武俠世界

血雨紅燈（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著

與世無爭的顏家與朱家，忽被人掛上紅燈，接着這兩家便慘遭一羣身穿簑衣的惡鬼殺死了！簑衣人是什麼來歷？爲何要下此毒手？沈鷹也迷惑了！這一案使他幾番落在下風，也使他首次接了一宗虧本的生意！本故事情節詭秘，氣氛緊張妖異，全文十[illegible]萬字，一氣呵成，是西門丁近期的力作。雙鷹迷實不容錯過。



$4.00

第24年
38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血雨紅燈」是西門丁近期精心力作。這是一部既詭異又恐怖的古裝偵探懸疑小說，內容充滿陰森妖異氣氛，驚心動魄。故事敘述兩個與世無爭的家族，一夜之間，忽然被人在門前掛上了紅燈，接着這兩家的人便慘遭一羣身穿簑衣的怪客殺死了，而且發現兇案現場漫天慘綠發光的螢蟲，耐人尋味……神捕沈鷹知悉此事，迷惑不已，親自出馬，也因而使他幾番處于下風，到頭來還是使他接了這宗虧本的生意，才告案情大白。欲知詳情，請先睹為快。

＊＊　　＊＊　　＊＊

「悽慘的刀口」與「神弓、寶斧、歸元劍」兩大巨著今期已告終結，兩篇故事發展分別都有令人莫測的變化，高潮起伏，愛不釋卷。下期起，黃鷹另一新篇歷史中篇故事「飛燕金刀」和東方玉的中篇「金劍令」相繼刋出，敬請留意。

欲知一個消聲匿跡了十多年的老魔頭為甚麼誓要得到一條鐵鑄的飛龍？而那條鐵龍到底藏着甚麼秘密？下期馬行空的巨型小說「飛龍．魔霸」有非常精彩的敘述，屆時敬請千萬不要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72.1.24.
第24年
第38期
（總號122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捕故事

雙鷹

血雨紅燈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淒風苦雨

襄陽城是座古城，經前朝的幾場干戈戰火洗禮，原有的房舍早已倒塌。現在新建的，也已有不少日子。在戰亂中搬走的人，也紛紛回來重建家園，但始終不脫古城的特色。

襄陽的人特別愛過平靜的生活，他們對於這古城的一切都甚覺滿意。雖然商業逐漸繁盛，但江湖上的糾紛却似乎與它無緣。

久而久之，一些厭倦了江湖血雨生涯的人，反而選襄陽作爲隱居之所。這些人以前的顯赫身份，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對襄陽城人來說，却覺得他們跟常人沒有兩樣。

但襄陽城終非世外桃源，也不可能不

血燈驚魂

與武林接觸，襄陽城人最熟悉的人，便是「錦衣豹」顏開元了！

「錦衣豹」顏開元雖然好勇鬥狠，但他的事蹟，却爲襄陽人津津樂道，那是因爲顏開元所打之人，全是土豪劣紳，恃強凌弱之輩，他雖好酒色，却絕不被人視作下流，而且因爲打遍襄陽無敵手，更成爲青年的景仰對象。

十年前顏開元便開始到外面闖蕩，由於他家裏有點錢，經常身穿錦衣，人又英俊不凡，加上打鬥兇狠，武功超羣，很快便博到一個「錦衣豹」的外號。

兩年後，顏開元在春節回家團聚，那時候，他父母尚未過世，便決定替他成親，連新娘子也已經找好了，但顏開元一回家得悉此事之後，只跟老朋友吃了一頓酒，在大年夜跟家人團聚之後，便漏夜出城去了。

事後顏家四處打探大子的消息，但消息傳來，他一時在洛陽，一時在商丘，甚至到蘇州去了。顏家沒奈何，只得把婚事暫且擱下。

又過了年多，忽然再沒有顏開元的消息，女家因已收了訂禮，便不時到顏家催促，顏家兩老沒辦法，只得跟女家商量。他倆提出一個建議：以弟代兄。讓次子顏開智與女家的歐陽英成親。

顏家不但家内有些田地，而且是書香世家，女家既能高攀，自然不加反對。如此，在該年的秋天，顏開智便娶了歐陽英了。

這歐陽英也讀過幾年詩書，美麗賢淑，深得顏家兩老喜愛，而她也十分爭氣，次年便替顏家添了一麟兒，事隔一年，再產下一女，一家上下無不高興。

可惜好景不長，前年冬，顏家兩老先後染病身故，顏開智性格與乃兄大不相同，不但孝順，而且清閑時只愛在家内讀書，或逗兒爲樂。歐陽英更芳心暗喜，認爲自己命好才能嫁給一個如意郎君。

這些年來，襄陽城若有人要出外做買賣或探親的，顏開智都託他順道打探顏開元的下落，可惜八年來音訊全無，甚至父母過世也沒回家拜祭，顏開智夫婦雖沒說出口，但都認爲顏開元必已凶多吉少，唯是仍未心息，依然不斷遣人去打探。

這天早上，顏開智盥洗完畢，走至内廳，見妻子正與兒子女兒在玩樂，便順手拉了張櫈子坐下。歐陽英道：「智哥，剛才小福來報說，咱大門外的兩盞燈籠，被人換過了！」

顏開智脫口叫道：「莫非是大哥回來了！」

歐陽英白了他一眼，道：「這件事有點奇怪，白燈籠變成了紅燈籠！」

顏開智一怔，道：「竟有這種奇怪的事？什麽人跟咱們開玩笑！」

歐陽英說道：「你叫小福子來問清楚吧！」

「不必了，我去看看！」顏開智說罷長身而起，走出大門。到了大門口見三弟顏開勇也在那裏，便問：「三弟，這是怎麽一回事？」

顏開勇比顏開智小了好幾年，兩年前才剛成親，一向十分尊敬兄長。當下他聞言即道：「二哥你來得正好，小弟也是想不出這其中的道理呢！」

顏開智抬頭望一望門簷下的那兩盞大紅燈籠，問道：「小福，是你發現的？」

小福是顏家的僕人，他父親顏福一向跟着顏開智的父親，他也一向陪着少爺玩，所以主僕間的感情還不錯。小福子道：「二公子，今早俺來開門，便看見了，却不知那個狗雜種幫咱們搗蛋！」

顏開智斥道：「別胡亂罵人！小福，把它拿下來，那對白紙燈籠呢？」

「不見了，俺剛才已找過了，四處都不見，眞是邪門！」

「再去買一對！」

原來顏家兩老因過世未滿三年，所以仍然掛着白燈籠。小福子拿下了紅燈籠，把它交給顏開智，拿了錢上街去買白燈籠了。

這紅燈籠是用布糊的，入手沉甸甸的，韓開智仔細看了幾眼，登時說不出話來。顏開勇見兄長臉色有異，也走過來觀看，他看了幾眼，也看出疑處來，「二哥，這燈籠有點古怪！」

顏開智提着燈籠道：「進來再說！」

兩人快步走到内堂書房，顏開智拿出一截蠟燭，把其點亮，然後插在燈籠上，那燈籠發出一團黯紅色的微光。顏開勇叫道：「布不透光！」

顏開智白了他一眼，道：「輕聲一點，別讓你嫂子聽見！」

顏開勇低頭在燈籠上嗅了一陣，道：「二哥，你聞聞看！」

顏開智聞了一下，臉色便變了。顏開勇囁嚅地道：「好像是血！」

顏開智點點頭，道：「不錯，布是用血染成的！」

顏開勇道：「不知那是什麼血！」

顏開智吹熄蠟燭，道：「什麼血都沒關係，這件事的確有點奇怪！」

顏開勇道：「二哥，我看這不是城內的頑童跟咱們兄弟開玩笑的！」

顏開智自言自語地道：「但咱們兄弟平日待人忠厚，可說沒有一個仇家，又有誰會弄了對血燈籠，掛在咱們門外？」

顏開勇嘆了一口氣，坐了下來，半晌，忽然叫道：「莫非是大哥以前的仇家，找上門來？」

顏開智心頭一跳，覺得大有可能，一時間兩兄弟你望我我望你，都沒了主意。

良久，顏開智才道：「也許是咱們鑽牛角尖，這件事本是件無足輕重的事，何必杞人憂天！」

顏開勇忽然說道：「二哥，你把燈籠給我！」

顏開智問道：「三弟，你要這燈籠何用？」

「等下才告訴你！」顏開勇提起兩盞燈籠，飛快地跑了出去。

經過小廳，剛巧讓歐陽英看見，她詫異地問：「三弟，你拿着燈籠去那裏？」

顏開勇顧不得答她，撒腿跑得更快了。不久，顏開智也自書房出來了，歐陽英問之，顏開智答道：「那對燈籠便是昨夜被人掛在大門外的！」

「三弟提着燈籠去那裏？」

顏開智道：「我也不知道！」

歐陽英道：「你還未吃早飯，我去叫人把點心送上來吧！」說罷便轉身去了。

顏開智本來想叫住她，但話至口邊又止住了。歐陽英到了灶堂，只見顏開勇提着燈籠往一個大澡盆內浸。她忍不住走前問道：「三弟，你到底在鬧什麼玄虛？」

顏開勇道：「小弟要看看這燈籠會不會褪色，二嫂，你忙你的吧。」

歐陽英道：「三弟，你不告訴我，我把這事告訴你二哥！」

「二哥才不會告訴你！」

歐陽英一怔，心中更奇怪，忙道：「這件事一定非同小可，你二哥瞞着我，怎地連你也不告訴我？萬一有什麼大事發生，家內的人都沒準備，可不是好玩的！」

顏開勇沉吟了一下才道：「二嫂，這燈籠便是昨夜被人掛在咱大門外的，而原來的那對白紙燈籠却……」

「這個愚嫂知道，你快說爲何要把燈籠浸在水中？」

「是這樣的，我跟二哥懷疑這燈籠是用血染成的！」顏開勇說罷把燈籠向上提起，只見燈籠黯紅如舊，不由叫道：「一定是血染的！」原來當時一般做燈籠的紅布都是會褪色的，用血染的反倒不容易褪色了。

歐陽英問道：「三弟，你吃過早點沒有？」

「還沒有……碰到這件事，也不想吃了！」

歐陽英瞪了他一眼，道：「不吃怎成？沒的爲一對燈籠餓壞了身子！弟妹吃過沒有？你到灶堂叫人把早點送到內廳一齊吃吧！」

顏開勇對嫂子甚爲敬畏，當下應了一聲，自去吩咐下人送早點，歐陽英轉身返回內廳，却不見丈夫，走到書房外，見裏面靜悄悄的，便把門推開，目光一及，心頭一跳。

原來顏開智手提寶刀正在冥想，書房木門一開，他才瞿然一醒，回頭看見妻子，忙把寶刀收起。「英妹找我有事？」

歐陽英道：「別胡思亂想，出來吃點心吧，我叫三弟及弟妹也過來。」

顏家頗大，莊院內分成幾個小院，顏開智與顏開勇雖沒分家產，却各住一個小院，平日早飯各自分開，午晚飯才在一起吃。

顏開智與歐陽英出到小廳，顏開勇恰好也陪着妻子楊氏來到，當下分頭坐下，吃了起來。

楊氏不知就裏，問道：「嫂子今早怎地這般好興緻？莫非又要添個小侄兒？」

歐陽英笑罵道：「胡說八道，你嫂嫂人老珠黃，你二哥早已厭了，怎還有兒子生？」

楊氏道：「二嫂說笑了，二哥是天下第一好丈夫，怎會厭你？勇哥若有二哥一半好，我也算有福氣了！」

歐陽英道：「你沒福氣麽？孩子都快生下來了……嗯，你有了身孕，多吃一點吧！」

小廳的氣氛稍爲輕鬆一下，吃飽之後，楊氏又問：「二嫂，今日有事麽？小妹一向口快心直，你莫見怪，假如小妹做錯了什麼事，請你多多指點！」

歐陽英道：「智哥，你把今早的事告訴弟妹吧！」

顏開智見不能再隱瞞，便把經過一清二楚說了一遍，楊氏看了丈夫一眼，道：「二哥認爲這是隣居開的玩笑麽？」

顏開智道：「也許是吧！」

歐陽英道：「我看未必，我雖是婦人，沒什麼見識，但總認爲這件事有異尋常，你倆兄弟若不相信的，何不去隣居處打聽一下？」

楊氏吃了一驚，道：「二嫂，那你認爲這是件什麼事？」

歐陽英見她吃驚的樣子，忙道：「愚嫂也不敢說，還是讓男人們決定吧！」

顏開智道：「你們先入房休息吧，我跟三弟去隣居處問一問！」

歐陽英送楊氏回房，自己也去找兒子。不久，顏氏兄弟都垂頭喪氣地回來，說隣居都不承認換了燈籠。

歐陽英道：「我看這件事透着奇怪，我雖不曾在江湖上走動過，但也聽人說過江湖上凶人報復的手段，很多時候都會先用種種的方法方式報個訊兒，莫非這便是了？」

「但咱們跟人沒寃沒仇，怎會有什麼仇家？」

顏開勇道：「也許那是大哥結下的仇家。」

顏開智道：「江湖中的漢子都是是非分明，講究一人做事一人當的，他們既然找上門來，自然知道大哥八年來不曾回家一步，他們即使與大哥有仇，也不會來動咱們！」

歐陽英道：「眞是個書獃子！假如人人俱是是非分明之輩，又怎會有正邪之分？也許他們找不到大哥，却來殺咱們，用此迫出大哥也未定！」

這話一出，顏氏兄弟臉色均是大變，怔怔地說不出話來。歐陽英續道：「無論如何，咱們都得從壞的方面打算！」

顏開勇道：「二嫂說得不錯，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咱們莊內青壯的也有七八十人，也未必會輸與他們！」

顏開智道：「三弟，人貴有自知之明，咱們有什麽份量，可得先自個搞清楚！愚兄的武功是大哥所授的，少年時，也跟大哥到外面打滾過一陣子，你的武功大多數由愚兄所授，更從未與人正式較量過，憑這一點，怎能與那些長年在腥風血雨中打滾的人比高低？」

顏開勇臉上一熱，道：「但大哥打遍全城無敵手，咱們雖不如大哥，那些人也未必能勝得了咱們！」

歐陽英接道：「話非如此，大哥武功雖好，說打遍全城無敵手，已有疑問，而且他又不是天下無敵！俗語說，一山還有一山高，強中更有強中手，咱們可不能掉以輕心！」

「二嫂認爲如何？」

歐陽英嘆息道：「可惜我爹爹已去世，否則倒也不必担心。」原來歐陽英的父親歐陽賢能是武功高強的隱俠，連帶歐陽英的武功也比顏氏兄弟高，只是她不想在丈夫面前逞強，夫婦倆若興緻來時，互相過招玩耍，最後她必定故意輸給丈夫，是故顏氏兄弟也不知道。

當下顏開勇聽了之後，心中不甚服氣，却也不敢頂撞嫂子，顏開智也是心頭沉重，素知妻子頗有見識，便問：「英妹，依你之見又如何？」

歐陽英道：「咱們若未戰便退，可也太過膿包，但家內的婦孺，最好能先把她們遣散！」

顏開智點點頭道：「愚兄這便去！」

「不可！」歐陽英白了他一眼，道：「三弟，你先把弟妹悄悄送出去，可別回娘家！」

顏開勇一怔：「不讓她回娘家。該去那裏？」

「她那個貼身婢女秋菊的家人不是住在城南麽？叫秋菊陪弟妹到她家去！」

顏開勇應了一聲，急忙去安排了，歐陽英對丈夫道：「智哥，不是我心狠，我心中實在很怕，這件事最好不要太過張揚，免得給對方知道了，你快找人把寶兒及苓兒送到安全的地方吧，過幾天假如沒事的話，再抱他們回來。」

顏開智道：「那麽其他的婦孺呢？」

歐陽英臉色一黯，道：「今夜再作安排，小妹去換一件衣服……」

顏開智問道：「英妹你要去那裏？」

歐陽英嫣然一笑，道：「我生是顏家人死是顏家鬼，無論什麽危險，我都不會離開你，你放心，我去找一找幾個父執輩，看看他們是否知道這血燈籠的來歷！」

「如此愚夫陪你去一趟吧！」

歐陽英道：「不可，他們都已隱居山泉，不欲見外人，也許他們會念在爹爹的份上，肯見我也未定！寶兒跟苓兒的事，你速速去辦！」

顏開智道：「家內的事你不必担心，速去速回吧！」

歐陽英道：「日落之前一定回來！」

× × ×

顏家莊一切如舊，大門外已重行掛起一對大白紙燈籠，燈籠在秋風中飄搖。自午後開始，日頭忽然隱去，天上佈滿灰黑色的雲塊，秋風漸緊，風中不時挾着落葉，捲進顏家莊。

顏氏兄弟各自暗中辦好了事，但心情仍如天上的雲塊，旣黑又沉。兩人臨急抱佛脚，拿出寶刀，在後花園溫習顏開元傳下的刀法。

練了一陣，兩人都有點沒精打采，顏開智首先收了刀，道：「你二嫂怎地還未回來？」

顏開勇道：「二嫂精明能幹，二哥不必担心，她旣然說日落之前回來，便不會在天黑了才回來！」

話音未落，一陣秋風捲了過來，樹上枯葉撲簌簌飛落地上，天地間充滿一片肅殺。

顏氏兄弟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一股不祥之念隨即襲上心頭，顏開智道：「三弟，進去吧！」

兩人收刀走入內進，只見小福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了進來：「二公子三公子，你倆去了那裏？累小的四處找不到你們！」

顏開智心情不好，不覺沉聲喝道：「小福，你沒規沒矩地幹什麽？」

小福抹去額頭上的汗珠，道：「二公子，不是小的不懂規矩，而是剛才海大叔上街買菜，回來時，貪圖便利，想由偏門進來，却見那裏也掛了一盞紅燈籠，小的聽見消息之後，到外面一看，除了大門之外，其他三個門都讓人掛着一盞紅燈籠，公子，你說奇怪不奇怪？」

顏氏兄弟齊吃了一驚，不約而同地道：「眞有這等事？」

「小的若騙公子的，便教我來生做豬做狗！」小福發誓道：「公子若不信的話，請跟小的去看看！」

「好！快帶路！」

顏氏兄弟把刀掛在腰畔，跟着小福出莊。顏家莊除了大門之外，左右各有一個偏門，後院尚有一個後門，共是四個，此刻除了大門之外，果然都各自掛着一盞紅燈籠！

顏開勇見燈籠上的那種黯紅色，便知道這三個燈籠也是由血染成的了，刹那間，一股寒氣自脚踵衝上腦門，忙叫道：「快把燈籠摘下來，抛掉！眞是混蛋，爲何發覺了還不把它摘下來，讓它掛着！」

小福摸了摸後腦，道：「小的未請示過公子，不敢自作主張！」他見二個主子臉色雪白，心頭甚是疑惑，却也不敢多問，咕嚷着把紅燈籠解了下來。

顏開智道：「三盞紅燈都拿下來，今日早點吃飯，晚飯後不許任何人出莊！」

小福再也忍不住，問道：「二公子，這紅燈籠是不好的兆頭麽？」

顏開勇斥道：「老爺過世未滿三年，掛紅燈籠難道是好兆頭！」

小福不敢再問，連忙到後門摘燈，顏氏兄弟也跟着走。到了後門，又一陣寒風吹來，風中夾着幾許水珠，顏開勇道：「

下雨了！」

話音一落，雨水已漫天洒了下來，顏開智道：「快進屋吧！」輕吸一口氣，越過圍牆，躍落後花園，顏開勇武功不如乃兄，只能先躍上圍牆，然後再跳下去。

兩人穿過後花園，到了內堂，一身衣服經已濕了。顏開智道：「三弟，快去換衣服。」

「但這件事……」

「這時候千萬別病着，有話也得等先換了衣服再說！」

顏開勇借了一柄油紙傘去了，顏開智自己並沒有去換衣服，望着天階的秋風秋雨發怔。

秋雨雖大，但秋風也盛，不斷把雨水潑了進來，顏開智渾身內外都爲一種不曾試過的担憂及驚慌所籠罩，放眼望去，偌大的一座莊院，在風雨之中，竟然似在飄渺虛無之中，好像離自己很遠很遠……

今夜會不會發生什麼事？過了今夜又如何？明日，明日風該止，雨該歇了吧？

顏開智忽覺自己的靈魂在這瞬間，似已脫竅而出。

正在發怔間，只見顏開勇大步跑了過來，雙脚踩在地上，水珠四濺，一柄油紙傘在風中左搖右擺，身上那套衣服，正是剛才所穿那一套，此刻早已上下濕透。

顏開智定一定神，皺眉道：「你急什麼？」

顏開勇人未至，便已喊道：「二哥，快來！」

「什麼事？」

「又有一件奇怪的事兒，你快去看看！」顏開勇在雨中招手。

顏開智聽不清楚，顧不得去找傘子，便冒雨衝了過去，顏開勇連忙拿傘來遮，顏開智問道：「是不是你二嫂發生了什麼事？」

「不是！剛才前院下了一陣血雨，下人們議論紛紛，二哥你快去看看！」

「走吧！」顏開智已有了點痲木，聽見不是妻子發生意外，一顆心便鬆了下來。過了一陣才霍然一醒，道：「天上落下血雨？」

「小弟也不清楚 是聽小福說的！」

兩人冒雨走出前院，只見庭院地上的積水帶着幾絲血色，顏開智叫人來一問，齊說不見天上下血雨，只是忽然發覺積水是紅色的。

顏開智輕咳一聲，躍上圍牆觀望，但見外面行人斷魂，四周一片灰濛濛，一丈之外的景物已難以看清楚。

雨水淋在顏開智的頭上、臉上、身上，他彷似沒覺，腦海中不斷轉動着幾件不祥的事物，凄風、苦雨、血雨、紅燈。

一陣風吹來，他忽然覺得一陣暈眩，就在此刻，顏開智忽然大叫一聲，自圍牆上跳了出去。

秋雨殺人夜

顏開勇及小福等一班家丁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見顏開智跳出莊外，都不約而同叫了起來：「二哥，二哥！」

「二公子快回來！」

但顏開智並沒有回應，顏開勇抽出寶刀，叫道：「拿着武器跟我出去！」

莊內只有一些棍棒，利器倒是極少，而且沒有準備。衆人忙亂之中，顏開勇早已忍不住，叫道：「小福，跟我出去！」

小福抄起一條齊眉棍，跑前把大門拉開，只見遠處路上停着一頂轎子，地上倒着幾個人，顏開勇奔前一望，見顏開智也倒在轎前，大雨之下，顏開智一動不動，他身邊也倒着兩個轎夫，身上淌血，血水順着地上的積水浮動，那情景說不出的恐怖。

顏開勇大叫一聲：「二哥！」連忙把顏開智拉起。

小福伸手一探，叫道：「三公子，二公子還有救！」

顏開勇顧不得揭開轎子的布簾觀看，抱着乃兄奔回家內。顏家家丁見狀忙拿毛巾熱羌湯過來，顏開智喝了幾口羌湯便醒了。他一睜開眼便叫道：「英妹呢？英妹！」猛地推開小福，跳了上來。

顏開勇一把將他抓住。「二哥你要去那裏？」

「那頂小轎……你嫂子在裏面！」顏開智喘着氣道：「快放手讓我去找她！」

顏開勇道：「小福，你們去把轎子抬進來，關緊門戶，立即開飯，今夜大家小心一點！」

顏開智道：「睡覺時，最好把武器放在床畔！」

小福問道：「公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

顏開勇喝道：「快去快去，別多廢話！二哥，你剛才看到什麼？」

× × ×

顏開智站在圍牆，心房充滿恐懼，一陣風雨吹打過來，他猛覺一陣暈眩，這刹那，他忽覺街上飛來一頂小轎，那小轎正是今早歐陽英所僱的，霎時間他精神忽然一振，連忙躍落圍牆，向小轎迎了上去。

那小轎剛才來得極快，但當顏開智奔前時，只見前頭那個轎夫，身子忽然一顫，速度便慢了下來，只走了幾步，忽然「嘩」的一聲，跌倒地上，積水四處飛濺！

顏開智吃了一驚，叫道：「英妹英妹！」幾個箭步衝前，已來至轎前，他伸手撩起布簾，只見轎內一個女人垂頭俯身，背上插着一柄匕首，轎子的頂蓋破了一個洞，雨水自洞口潑洒進來，洒在婦人的背上，血水橫流。

顏開智心頭如遭巨木一撞，大叫道：「英妹，是誰殺死你的！」要想伸手扶起她，猛覺眼前一黑，仰天跌倒不知人事。

× × ×

顏開智一口氣把經過說罷，顏開勇只覺後背寒意陣陣，喃喃地道：「難道已經開始了麼？」

天其實才在黃昏，但四周已是一片昏黑，家丁連忙點上蠟燭，老家丁顏福道：「公子，這到底是件什麼事呀？說出來大伙兒商量商量，有什麼事也好有個準備，何況在場的人，個個都是忠心耿耿，主人有難絕對不會棄主而去！」

另一家丁道：「不錯，老爺及公子對咱們恩重如山，咱們都肯與公子赴難！」

顏氏兄弟稍覺安慰，當下顏開智把今早與妻子的推測說了一遍，接着道：「不是我不相信你們，而是這件事一來來得突然，二來大家都是無拳無勇之輩，不必作無謂的犧牲！」

顏福嘆氣道：「公子說什麼話？咱們在顏家吃了不少平安飯，今日一但有事發生，自該同心合力禦敵！你莫看老奴年紀老邁，却還有這個雄心壯志！」

廳上的其他家丁也紛紛表示願共抵強敵，顏氏兄弟心頭十分感動，顏開勇道：「柴房下有個地窖，大家都知道的了，等下若有什麼風吹草動，大伙兒都躲到裏面去吧！他們只是要找咱兄弟兩人，諸位不必作無謂的犧牲！不過，諸位的這番心意，咱兄弟都記住了！」

顏福說道：「那地窖甚小，咱家上下將近百人，如何藏得下？公子們不必多說啦！」

顏開智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既然諸位如此熱心，我也不勉強，但婦孺一定要把她們安排妥貼！」

顏福道：「這才像話，吃了飯咱們便把娘兒們，安置在地窖內！」

說罷小福已與幾個家丁把小轎抬了進來，連同那兩具轎夫的屍體也搬入來。顏開勇扶着乃兄走出大廳，顏開智揭開布簾，道：「英妹，你死得好慘！」他顫着手把歐陽英的螓首抬了起來。

刹那間，顏氏兄弟四道目光一落，同時發出一聲驚呼，小福探頭一望，叫道：「她不是二少奶！」

不錯！轎內那女人不是歐陽英，而且年紀也比歐陽英稍大。

顏氏兄弟略鬆了一口氣，叫小福子把那女人抬出小轎，問道：「這女人是誰？你們有人認得她麼？」

衆家丁看後都搖搖頭，小福忽然叫道：「轎內有好幾柄刀劍！」

顏開勇伸頭一看，見轎內竹椅之下，果然放着七八柄刀劍，便道：「都拿出來吧！」

小福把刀劍搬入大廳，顏開智把刀劍抽了出來，却都是尋常的兵器，心頭泛起幾個謎團：「這女人是不是要來我家？是她自個要來的，還是英妹叫她來的？轎內爲何藏着這好幾柄刀劍？她是誰？又是被誰殺死的？她的死與我家是否有關連？還有，英妹去了那裏？」

這幾個謎團一個個依次泛上他心頭，顏開智但覺心亂如痲，理不出一絲頭緒來，這當兒，他忽然覺得妻子歐陽英的能耐來了。

往昔若有什麼事委决不下，歐陽英必能替他拿下主意，從不慌亂，夫妻日夕相對時，這優點難以覺察，如今分開才猛然驚醒，原來自己雖然讀了不少詩書，但論到遇事之應變能力，却不如讀書不如自己的妻子良多。

他心念電轉，情緒洶湧，想到要緊處，禁不住喊道：「英妹你怎還未回來！」話一出口，才醒覺家丁都在旁邊，臉上不由一熱，輕咳一聲，道：「大伙兒都去吃飯吧！」

顏福道：「還是等二少奶回來才……」

「不必啦！」顏開智揮揮手：「把我的飯也開上來！」

這一頓飯，全在顏家大廳進食，八九張大桌坐得滿滿的，但廳上只聞輕微的碗筷碰觸聲，不聞一個人聲。

天已黑了，但風雨依然未止，看那勢態，就像永不會止歇般，雨水打在地上的積水上，發出嘩嘩的聲音，上天似借着風雨而爲顏家吹打起喪樂般。

桌上的蠟燭，逐寸縮短，歐陽英依然未回來，所有的顏家男丁全都集中在大廳上，人人手中緊握刀棍，滿臉緊張，粗濁沉重的呼吸聲跟風雨響成一片……

× × ×

風猛雨大，報時的幾個更夫趁機偷懶，顏家斜對面有爿小吃店，只因店子及貨色都不及人家，所以老闆周猴子便拚着老命，由早上辰時開至二更才歇業。

久而久之，城內的人都知道周猴子的店子收得晚，晚上需要宵夜的人，都來光顧他，是故周猴子的生意在入夜之後才開始興旺！

周猴子年紀漸大，氣力大不如前，便與老伴商量，索性過了午才營業，今早天色頗佳，是以周猴子仍如往日，準備了大量的食物，不料午後一場風雨，使他的客人大減，直至此時，還賣不出四分一，望着那不見一人的長街，以及不歇的雨水，不由長嘆了一聲，回頭問老伴：「現在約莫是什麼時候啦？」

他老伴道：「你管它是什麼時候？橫豎沒有顧客上門，還是趁早關店上床睡大覺吧！」

周猴子年紀雖大，性子却十分固執，搖頭道：「你是個婦道人家，懂得了什麼？咱的招牌就是二更關店，除了大年夜及新春初一之外，一年三百六十三日，都是如此，怎能夠破例！」

他老伴罵道：「幾十歲人啦，還是像頭牛般，你不睡，我可要去睡了！」

「去吧去吧，別煩我！萬一剛巧有人來了，見咱們關了店，這招牌不就打破了麼！」周猴子忽然聽到一陣嘩嘩的水聲，似是有一羣人涉水而來，他大喜叫道：「老不死的，這不是有顧客上門了麼？還不給我出來準備準備！」

由於久無顧客，乍聞有一羣人經過，喜得周猴子手舞足蹈，忍不住走出店口相迎。

一眼望去，只覺天地一片黑暗，如同九幽地獄般，遠處街角，忽然飄出一排血紅色的燈籠，那燈籠也不知點了什麼東西，風雨之中竟然不熄。

紅燈轉過街角之後，列成一行，長蛇陣似的，向周猴子店子的方向飄來。

風雨之中，視野模糊，周猴子心頭忽然泛上一個想法，這些紅燈似長着脚般，穩穩當當的向他飄來。

「嘩嘩」的水聲越來越响，紅燈也逐漸飄近，周猴子這才發覺紅燈之旁都有一團黑影。再過一忽，才看出那是有人穿着深褐色的簑衣，提着燈涉水而來。

周猴子心頭剛自一鬆，目光觸及那妖異的紅光，心頭又是一沉。

紅燈共是七盞，人似也是七個，燈光映在地上的漬水上，刹那之間，地上似成了一片血河，映在簑衣人的頭上、臉上、手掌上，更加妖異，就像那頭、臉、手全是用血「做」成的。

凄風、苦雨、血紅的燈，亮着妖異的紅光、暗褐色的簑衣，血一般的漬水、血頭、血臉、血水、漆黑的天地，組成一幅詭異絕倫，而又令人心悸胆顫的圖畫！

周猴子忽覺這是一羣來自地獄的幽靈，一顆心幾乎自口腔跳了出來，只望這羣幽靈不是他的主顧。

周猴子一怔之下，才覺得應該縮回店內，脚隨心動，不料走急了，撞倒了一張板櫈，人也跪倒地上！

就在此刻，那羣「幽靈」已飄至店外，只覺爲首那個把手一揚，一道白光飛了進來，周猴子大叫一聲，不能動彈！

他老伴在內剛穿好衣裙，聞聲跑了出來：「老不死的，你怎麽啦！」

話音未落，又一道白光一閃，一柄飛刀不偏不倚打在她印堂上，她一聲不吭也攤倒地上了。

那羣「幽靈」旣不出聲，也不停止，在店外飄過，飄向顏家。「幽靈」之後，尚有一頂轎子，奇怪的是那轎子竟沒轎夫，却能前進！

× × ×

顏家大廳上，顏家上下仍然緊張地等待着，良久，顏開智問道：「小福，如今巳是什麽時刻？」

顏福代兒子答道：「大概是二更到三更吧！」

顏開智懊喪地道：「英妹怎麽還未回來！」

話音剛落，大門忽然「砰砰砰」地响了起來，大廳上幾十個男丁，刹那間，「刷」地一聲，站了起來，一顆心卜卜亂跳，不知是禍是福！

顏開智分開衆人，走至台階大聲喝道：「什麽人？」

門外沒人應聲，但門板仍拍得震天價响，顏開智深吸一口氣，下意識地揚一揚手中寶刀，喝道：「閣下旣然是高人，有種的便自個進來吧！」

只聽外面有人道：「什麽高人？咱們是抬轎的轎夫！送夫人同家，快開門，雨很大！」

衆人一聽，登時一鬆，顏開智大喜，道：「原來是英妹同來了！」鬆一鬆因抓刀抓得太久太緊而發痲的手掌，快步衝過庭院，顏開勇也跟着奔過去。

顏開智把刀插在腰帶上，拉開門閂，把大門打開，道：「請進！」

大門一打開，外面跳進一頂轎子來，顏開智毫不覺得怪異，跳過轎子的杠桿，揭開布簾，道：「英……」眼光一及，忽然叫道：「怎地是你……」那聲音充滿了驚喜，奇怪之意。

顏開勇叫道：「二哥，他是誰？」

與此同時，顏開智忽然悶哼一聲，身子忽然癱落地上，布簾一鬆，又把轎內的情景遮住。

顏開勇忽見幾盞血紅的燈籠在轎子後面飄了出來。

燈光血紅，比血還紅！

黑暗之中，突然冒出幾盞妖異的紅燈來，顏開勇脚步一止，顫着聲問道：「你們……你們到底是誰？爲何要來寒舍？咱們與你們有何寃仇？」

紅燈的後面忽然响起一陣猛烈的桀桀笑聲，笑聲充滿了無情的肅殺，緊接着，顏開勇便發現那七個「幽靈」似的簑衣人了。

簑衣人只笑而不語，笑聲一止，忽然向顏開勇走去！與此同時，大門忽又「砰」的一聲，被人關閉起來。

風似乎更猛了，雨也越來越大，大得令人在雨中難以呼吸。

風與雨也似乎在掩蓋一件令人髮指的事件的進行……

× × ×

風雨未停，腥風血雨也正開始。

× × ×

天未亮，風雨終於停了，風雨停了之後，周猴子才「醒」過來，他慢慢自地上爬了上來，腦袋依然有點混沌，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他緩緩抬起頭來，斜眼望出街外，只見斜對面的顏家大門外，掛着兩盞血紅色的燈籠，燈籠發着奇異的紅光。

血紅的燈籠，周猴子終於記得了剛才所發生的事，他摸索着拿起桌上的火石，把蠟燭點燃，火光一起，他便看見地上的一張板櫈，上面釘着一柄明亮的飛刀！

那飛刀尖端射穿板櫈，露出一絲殷紅，周猴子摸一摸頭頂，只覺頭上一痛，手掌摸着一團模糊的東西，心頭一驚，暗道：「老天爺保佑，剛才若不是恰巧板櫈落下，替我擋了這一刀，只怕我巳做了寃死鬼了！」

一想到此，他心頭又是一跳。叫道：「老不死的，你在那裏！」猛地一個轉身，目光一落，只見老伴睜着雙眼，雙眉之間釘着一柄飛刀，那飛刀幾乎沒柄而入，臉上僅僅掛着一抹血絲！

周猴子大叫一聲，只覺滿天星斗，雙脚一軟，又再暈死過去！

周猴子的叫聲，自長街上遠遠傳了出去，聽到的人，一定不少，却沒有一人來探看。

× × ×

周猴子又再醒了，這次他是被火灼痛而醒的，醒來時才知道落在地上的蠟燭，燒着了衣角！

他像一頭受傷的獅子般，猛地跳了起來，幾個箭步衝出店子，撲落街上的漬水中，身上的火終於熄了。

冰冷的水使周猴子稍一清醒，但當他目光觸及顏家大門外的那一對血燈，神志又亂了，瘋狂般自水中爬了上來，向顏家衝過去，口中大聲喊道：「都是你，都是你害死我老婆的！」

刹那間，顏家忽然衝出一道黑影，揮動木棍向周猴子打去，叫道：「都是你，都是你害死我們公子的！」

那一棍十分兇狠，但不知是不是他心急手亂，竟然沒擊中周猴子，棍頭落在地上，濺起一片水珠！

周猴子叫道：「老子跟你拚了，老子還未老，想當年，我一個人一對拳頭便打倒三個毛賊！」他幾句話未曾說完，巳欺身向前，望黑影連發三拳！

第一二拳都讓對方閃過，第三拳擊在對方的手臂上，那條木棍登時掉在水中。

那人虎吼一聲，張開雙臂，攔腰抱着周猴子，用力一扳，只聽「蓬」的一聲，

兩人一齊跌倒在水中。

接着，兩個人便在水中翻滾起來，這時候，天巳亮了，對面的一棟平房，跑出一個老頭來，叫道：「你們在幹什麽？」

周猴子猛地把對方一推，爬了起來，叫道：「花老大，這人害死我老婆！」

那人也道：「花大叔，這人害死我公子！」

花大道：「你們說些什麽廢話！」

與些同時，兩人齊是大叫一聲：「是你！」

原來那人赫然是顏家的僕人小福，花大道：「一老一少的，在水裏打滾，不怕別人看見笑話麽？到底是什麽事？」

周猴子及小福同時伸手向門簷下的紅燈一指。

「紅燈？」花大道：「咦，昨日顏家二少爺不是四處去打探是誰跟他開玩笑，把白紙燈籠換上紅布燈籠的麽？怎地今日又是這樣？」

小福哭道：「花大叔，我家兩位少爺都巳死了，還有，還有我爹……很多人……風呀、雨呀、血呀、劍呀……紅燈籠……死了很多人……」

花大見他有點神志不清的模樣，忙道：「有話慢慢說……」

周猴子截口道：「我老婆也死了，就是這紅燈籠引起的。」

花大喝道：「你們倆沒腦的，老朽全聽不明白。」

小福拉着他的手，道：「花大叔，你進去看看便知道了。」

花大忽然醒起他說莊內死了很多人，心頭一驚，忙道：「且慢，待我把我侄兒找來再說。」

花大的侄兒花彪是本城的捕頭，今年巳三十出頭，以前曾與顏開元一齊在城內鬧事。

周猴子畢竟也是個上了年紀的人，聞言連忙道：「不錯不錯，還是先把花捕快請來。」

說罷三人聯袂涉水向花家走去，花彪家在花大家的後面，中間隔着一條小巷。

這時候，花彪才剛下床，盥洗之後，正想到衙門內聽令，冷不防伯伯帶人衝了過來。

「彪兒，快拿刀跟愚伯去顏家。」

花彪有點摸不着頭腦，抓起桌上的佩刀，便跟着花大等人出門。

× × ×

四個人一踏進顏家大門，便爲莊內的情景懾住了。只見地上東歪西倒，躺着幾十具屍體，有的屍體四肢不全，殘屍斷骸，滿地皆是。地上的漬水，早成了血水。

花大眼前一黑，險險栽倒，就連巳經知道經過的小福，此刻再度面對人間地獄，一時之間也說不出話來。

畢竟花彪是個捕頭，見過不少殘殺的場面，也數他最早定下心來，問道：「小福，這是誰幹的？」

小福喃喃地道：「七盞紅燈，七個人……啊不是，轎內還有一個，是八個人，啊……不不不，是九個人……」

花彪白了他一眼，道：「到底是幾個人，你拿不準麽？」

「九個人！」小福道：「連二少奶一共是九個人，九隻吃人的鬼！」

「二少奶？」花大驚吁一聲，道：「這是你家的二少奶帶人來幹的？」

花彪道：「小福，你有沒有看錯認錯？這件案子非同小可，沒把握的話，你可不能亂說。」

小福激憤地道：「我沒亂說，假如我亂說一句的話，教我來生做豬做狗！」

花彪道：「那麽你把經過告訴我吧，等下我還得到衙門內稟告。」

× × ×

「砰！」大門被人關起，七個「幽靈」向顏開勇飄了過去。

顏開勇心頭一寒，要想後退，雙脚却不聽使喚，硬是栽在那裏，動不得分毫。也在此刻，顏開勇才發現顏開智胸膛不斷地淌着血，只聽他微弱地叫着，你爲什麽要殺我……」

一個「幽靈」在他身上踩了一脚，顏開智衝口噴出一股鮮血，寂然不動。

顏開勇一股怒火燒起，驅散驚慌，大叫一聲，抽出寶刀，向爲首那個「幽靈」劈去。

廳上的家丁在「幽靈」未至之前，還是滿腔熱血，同仇敵愾，但轎子入門，顏開智跌倒，紅燈出現，「幽靈」狂笑，這一連串的變化，充滿了詭秘妖異，偌大的一片莊院，瞬眼之間，似巳淪落地獄。

這些家丁無拳無勇，無識無見，幾曾歷過這種場面？刹那之間，剛才那股勇氣，也不知去何處，都是朽木般的站在廳上，屏息而觀。

顏開勇那一刀尚未劈至第一個「幽靈」的身上，只見一道白光自「幽靈」身上繞體而起，「噹」的一响，顏開勇只覺手腕一抖，刀子巳被人擋開。

說時遲，那時快，那「幽靈」擋開顏開勇的寶刀之後，手臂一掄，手中的單刀，劃了半個弧圈，如閃電驚虹般，疾往顏開勇砍下。

顏開勇大驚，忙不迭後退，他一退，「幽靈」立進，人的速度，自然不及「幽靈」，只見它手臂一長，單刀又再斬下。

顏開勇不及再退，只得揮刀一架，「噹」的一聲巨响，兩刀相撞，顏開勇虎口迸裂，寶刀應聲落地。

「幽靈」揚刀桀桀而笑，顏開勇望着對方那張血臉，又驚又恐又怒，自知不能倖免，大叫一聲：「少爺跟你拚了。」揉身撲了上去。

「幽靈」笑聲不止，手臂迅速一掄，白光一閃，只聽顏開勇大叫一聲，身體巳被攔腰截斷，上身飛落地上，雙脚依然向前蹬了兩步，那情景說不出的妖異。

「幽靈」伸出一脚，把顏開勇的下半身踢飛，手臂一揮，七具「幽靈」忽然向大廳飄飛過去。

顏福大聲叫道：「兄弟們，拚是死，不拚也得死，都跟他們拚了吧！」說着揮動手中的棍棒橫掃過去。

一具「幽靈」揮動銅鐧，把棒格開，順手加上一記，銅鐧砸在顏福的頭上，登時腦漿迸裂。

廳內的男丁一哄而出，有的是要奮勇克敵的，有的却是驚慌的逃命。

但那七具「幽靈」分頭攔截，見一個

殺一個，一見雙殺一對，眨眼之間，便已倒下了一大片。

小福隨着人羣衝出大廳，萬幸竟沒有遭毒手，他出了大廳，看見那頂小轎，仍然停在大門邊，仗着年少胆大，要去看個究竟。

當他揭開布簾後，只見裏面黑黝黝的，不見有人，他一怔之後，連忙後退，不料匆促間，勾着轎杆，那頂小轎忽然向後一仰，轎內似乎傳出一個响聲。

小福心慌意亂，魂飛魄散，自轎桿下鑽了出去沒命飛奔，驀地一顆帶血的人頭飛來，擊在他的脚跟上，小福一跤摔倒。

與此同時，小轎已恢復原狀，穩穩當當地平放着，布帘之內忽然飛出一把帶血的單刀。

大廳燭光掩映，只見一溜白光望小福的後背飛去，不料小福被那顆人頭一絆，那柄單刀恰好在他頭上三寸之處飛過。

小福跌倒在一具屍體上面，目光一瞥，見那死者，雙眼圓睜，嘴唇青紫，滿臉驚恐，頭顱飛落小半，紅的白的掛滿頭臉，小福與之相距不數寸，刹那之間，只覺心頭怦怦亂跳，眼前一黑，便暈死過去。

當小福醒來時，只覺大地一片寂寞，既沒呼殺聲也沒慘叫聲，只餘風雨之聲。

他定一定神，正想自屍體堆中爬上來，忽聽一道尖呼自後面傳來，接着一道嬌小的人影，自後而至，掠過小福的身邊，向大門飛去，口中大叫：「殺，殺！都殺死了……」

小福心頭一顫，心中猛叫：「她是二少奶，她是二少奶！」

只見歐陽英手仗血劍，閃出大門，口中仍叫道：「等等我，等等我！」

小福這一驚非同小可：「原來這是二少奶帶人來殺公子的，這賤人怎地這般心狠？對啦，她一定是去地窖殺人，那八個野男人走了之後，她才追了出來。」

心念雖然如此，但仍希望這都不是眞實，他實在不希望平日尊敬的二少奶，會突然變成一個狡猾兇殘、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小福掙扎了好一陣，才自屍體堆中爬了上來，向灶堂走去，到了灶堂，四下漆黑，伸手不見五指，所幸他自幼在顏家長大，對莊內的一切瞭如指掌，當下在灶頭上摸到石刀，便敲打起來，把油燈燃着。

地窖的入口在水缸旁，小福舉燈一照，只見水缸已被人移開去一邊，鼻端聞到一股腥味，不用看也知道地窖內，沒一個活人了，他大着胆子叫道：「下面還有人麽？」

連叫三遍，只見地窖出口探起一顆血淋淋的臉龐來，小福大叫一聲再度暈倒。

當他第二次醒來時，立即衝出灶堂，此刻風雨已止，天上露出一絲魚肚白，視野漸清，沿途所見全都是些殘缺不全的屍體。驚恐像附骨之蛆般，緊緊窩在他心房內，另外又有一股怒火迫使他神志陷于迷亂，他一口氣衝出大門……

× × ×

花大，花彪及周猴子聽了這一番轉述，只覺一股寒氣自脚踵衝向頭頂。

花彪道：「三位請跟我到衙門，然後待大人處置這件事，小福，這件事未查清之前，你不得離開本城。」

隨着大隊的官兵入顏家搬運屍體，這件紅燈血案便傳遍了整座襄陽城，人們對這件事又驚又好奇，不斷去找小福、周猴子及花大探探口風，但這三人經過一塲恐嚇，都已病倒了。

過了七天，街上便貼滿了緝拿兇徒的告示，告示上畫着一幅人像，赫然是歐陽英。

紅燈再現

月到中秋份外明。圓月如銀盤般，掛在半空，酒下一地銀白，把素心園照亮。

素心園在安陽城外，主人「風流神劍」朱劍儒，在江北頗有名氣，這座園子是他在七年前建下的，房舍雖少，但花園極大，而且栽花種樹，佈山建地，風景極佳，去過素心園的人，都有樂不思蜀之感。

朱劍儒搬出安陽城，在郊外建下這座素心園，是爲了他的妻子裘素心的。當年裘素心有個「雲中仙子」的外號，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英俊少年不知凡幾，但朱劍儒以他的文功武略，英俊瀟洒，少年多金等等條件把衆多的情敵一一擊倒，終於得到裘素心的芳心。

朱劍儒不但英俊，而且聰明，爲求得到素心的芳心，先建下這座雅緻的林苑，並取名素心，以博美人歡心，果然使他得從所願。

朱劍儒與裘素心的結合，曾成爲武林一段佳話，很多少女聽過朱劍儒的事迹，都暗中妒忌裘素心，也爲自己而失望。

無可否認，朱劍儒的確是少女夢寐以求的如意郎君，當然裘素心也沒例外，否則她也不會毅然的嫁與他。

成親後的頭兩年，朱劍儒一改往常的浪蕩生活，整日在家內陪伴嬌妻，不是彈琴相和，便是弄刀舞劍砌磋武藝，直教人只羨鴛鴦不羨仙。

朱劍儒曾在友人面前道：「得妻如此，夫復何求？」屢次婉拒朋友相邀遠遊。

成親後年半，裘素心便產下一子了，夫妻感情更篤，整日逗兒爲樂。到兒子滿周歲時，朱劍儒設十幾桌筵席，宴請昔日的好友。朱劍儒人緣頗佳，至該日朋友倒也不遠而來，朱劍儒夫婦甚是高興。

宴會至半，忽然來個不速之客：「及時雨」應陽天。

應陽天雖沒在被邀之列，但他是江北白道的領袖之一，朱劍儒夫婦自無不歡迎之理，當下重整杯碟酒菜，請應陽天坐在首席。

雙方寒暄了一陣之後，裘素心忍不住道：「應大俠突然光臨，蓬蓽生輝，晚輩一家也都增光不少，素聞應大俠爲武林公義而忙，今日怎地有此閒情光臨寒舍？莫非有所指教？」

應陽天哈哈一笑，道：「老朽說話素來不喜兜圈，說句實在話，賢伉儷設宴之事，老朽本不知道，只因下月初『鐵腿門』與『千劍門』要到伏牛山摩天嶺決鬥，老朽心想兩下都是道上的朋友，欲盡一己之力，去勸勸他們，恰好路過貴莊，順便進來討杯酒喝！」

裘素心道：「應大俠過謙了，能請得

到你，正是晚輩們的榮幸！」

「正是，應大俠，晚輩再敬你一杯！」朱劍儒舉杯相敬，旁人也都把酒杯舉起，應陽天寒暄幾句，一飲而盡。

朱劍儒道：「晚輩有個朋友是『千劍門』的弟子，喚白昭德的，不知前輩聽過沒有？」

應陽天想了一下，道：「老朽好像聽過，他有個外號叫『千劍白龍』的，可有記錯！」

「正是他，」朱劍儒道：「前輩若見到他，請勸他勿逞強鬥狠！」

應陽天嘆了一口氣，道：「千劍門與鐵腿門的紛爭，正是由『千劍白龍』引起的。」

「哦？未知是爲了何事？」

「這一點老朽還未查清楚，不過老朽巳約下『風雲刀』古逸飄古大俠去洛陽見面，關於兩派的紛爭，他比較清楚！」

「如此更請應大俠費心了。」

應陽天呷了一下酒，忽道：「朱少俠，老朽有一句話藏在心中巳久，只因未得機會，今天頗有不吐不快之感，却怕說了少俠聽不過耳。」

朱劍儒神情一凛，道：「晚輩昔日放形浪骸慣了，必做下不少惹人反感的事，大俠肯賜教，晚輩求之不得，請大俠指點，晚輩感激不盡。」

應陽天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道：「這些話與以前無關，而與現在有關。」

裘素心一怔，望了丈夫一眼，忍不住道：「大俠如此說，晚輩與外子便更加不明了，這兩三年來，晚輩們幾乎與世隔絕，却不知做了什麽失德之事。」

應陽天哈哈大笑，道：「兩位想錯了，以兩位的武功及資質，本應到江湖上立一番功業，起碼也得爲武林公義盡一分力量，才二十多歲便與世隔絕，豈不辜負大好身手？再說令師傳授武功時，也是希望你們能爲武林增光！」

裘素心粉臉一紅，道：「前輩的意思是……」

「唉，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呀，想當日你們在江湖上也薄有俠名，如今却躲在家內抱兒子，豈不令人可惜？」

裘素心滿臉通紅說不出話來，朱劍儒道：「晚輩不長進，倒讓前輩見笑了。」

「老朽口快心直，兩位莫怪。」

朱劍儒沉吟了好一陣，才道：「前輩的意思是要晚輩親自去勸勸白昭德？」

「正是如此，白少俠與你既然是好友，由你去勸他，豈不比老朽合適？而且這塲衝突死傷必大，假如能使之消失於無形，不正是一件功德？」

朱劍儒轉頭望向愛妻，裘素心輕輕點頭，朱劍儒道：「大俠說得有理，晚輩明幾便跟你走一趟吧！」

「孺子可教，老朽敬你一杯。」

這一宴，賓主齊歡，筵席一直至二更才散去，次日，朱劍儒辭別了妻子，與「及時雨」應陽天南下了。

素心園除了朱劍儒一家三人之外，尚有幾個僕人及丫環，還有一個總管朱盛，朱盛是朱家的老僕，服侍了朱家上下三代，今年巳過六十了，只因朱劍儒的父親曾教他一些防身健體的功夫，所以看來仍然十分健壯，朱盛雖是僕人，但朱劍儒却視他爲父執輩，平日朱劍儒在家的時候，用不着他，他也就樂得享享晚福，朱劍儒一離家，他便又仔細料理家務了。

裘素心首次與丈夫分別，起初有點不慣，後來也逐漸習慣了，朱劍儒一去，竟去了一個月，裘素心難免多問幾句。

朱劍儒道：「心妹，你有所不知了，愚兄一去，便平息了風波，雙方主腦都要宴請我，愚兄到了千劍門作了幾天客，又到鐵腿門躭了一夜，來回奔波，一個月並不久，實際上愚兄並無到別處遊玩！」

裘素心嗔道：「誰怪你呢？你喋喋不休的，教下人聽見還道小妹是醋娘子！」

朱劍儒一笑，接過兒子，把他抱在懷中，裘素心道：「這次你豈不是出了一陣鋒頭，那應大俠又有什麽話說？」

朱劍儒哈哈一笑。「這怎算是出鋒頭？你勿取笑愚兄了！」

裘素心見他雙眼發出响往及留戀的神光，芳心一顫，忽然覺得以前那種夫唱婦隨的日子，可能巳不復再見了。

裘素心並沒有料錯，此後，朱劍儒果然經常出外行俠，起初一兩個月來回一趟，後來逐漸延至半年才回家一趟了，裘素心雖不想丈夫離開自己，但自朋友處得悉，丈夫到外面確是做了好幾件俠義的事，並非去遊山玩水，招花惹草，便不敢開口了。

朱劍儒在外頭的日子逐漸比回家多，三年前他携劍出門，至今仍未回來，裘素心多方打探，甚至自己出去找了兩趟都打探不到消息．雖如此，裘素心却一直認爲丈夫一定尚在世上。

× × ×

每逢佳節倍思親，今天早上朱盛忽然發現大門外掛了兩盞紅燈籠，四下一問，全沒有人知悉，朱盛把這事禀告裘素心。

裘素心聽後大喜，道：「必是你們少爺回來了，却故意跟咱們先開個玩笑！」

朱盛一想，附近沒有隣居，這燈籠既不是家內下人所掛，除了是朱劍儒悄悄回來，故意跟夫人開玩笑之外，確無其他可能，當下也喜道：「如此老奴派人入城加辦一些菜餚，今夜好好慶祝一下！」

「少爺愛喝汾酒，你多買一點吧！」

朱盛呵呵笑道：「老奴是看着他長大的，他的脾性怎能不知，毋庸少夫人担憂，老奴必會辦得妥妥貼貼！」

午飯時，裘素心還以爲朱劍儒會出現，怎料竟沒見人影，家內的僕人丫頭，全都忙碌起來，張燈結綵，把後花園裝飾得如花似錦。

朱劍儒的兒子朱星巳五歲半，聞說父親要回家，心中甚是奇特，既歡喜，又有點害怕，三年前，他才二歲半，父親的樣貌形象，印象淡薄，平日一直問娘親，爲何爹爹不回家，如今聽見父親要回來了，反而窩在房中不敢出來。

裘素心忙了好一陣，見一切巳佈置就緒，便返回房中休息，見兒子一人在房內，不由問道：「姐姐去了那裏？」

「姐姐肚子疼，去吃藥，」朱星天眞地道：「娘，爹回來了沒有？」

裘素心笑了一下，道：「我去看看你姐姐，等下再來跟你玩！」

朱星口中的姐姐其實是個丫頭，名喚小紅，今年才十五歲，即是朱劍儒離家之後，裘素心才買進來，專事陪兒子玩的。

裘素心剛走出房門，便見小紅雙手按着小腹走了過來，秀眉緊鎖，一對大眼睛已失去往昔的神采，看見裘素心，輕聲叫道：「少夫人好！」

「小紅，你身子如何？」

「大概是吃了什麽不潔的東西，鬧腸痛，早上已請朱公公入城替小婢抓一貼藥，等下服下大概便沒事了！」

「朱公公來了沒有？」

「剛回來，在灶堂吃飯。」

「你去煎藥吧，歇兩天就會好了。」

× × ×

日頭偏西，朱劍儒仍未回來，裘素心不禁有點懷疑起來，不時拉着兒子到大門外眺望，但見官途上人馬來往不絕，却無丈夫的影子。

日落月昇，後花園已擺起酒食，糕餅及菓品了，朱劍儒仍然踪迹渺然，裘素心只得吩咐下人吃餅，上下全在後花園賞月歡宴。

朱盛道：「少夫人何不再等一陣？」

裘素心道：「若是少爺回來，斷無至此時仍不進莊之理，咱們邊吃邊等吧！」

下人們開始吃喝起來，樹上掛滿明幌幌的彩燈，如天上之繁星，衆人面對美景佳餚，都甚歡暢，只裘素心表面高興，暗中愁苦，而小紅則吃了一會，因鬧肚痛，回房休息去了。

吃了一半，眼看經已起更，朱盛不禁嘆息道：「不知少爺爲何一去，三年不回，就算有什麽急事也該送個信兒回來。」

朱星道：「城內的餅好吃，爹爹不回家吃！」

裘素心道：「小孩別胡說，我們家內的餅不是城內買來的麽？」

朱盛接道：「假如少爺沒回過來，大門外那兩盞紅燈籠又是誰掛上去的？」

裘素心道：「也許是你們少爺的朋友掛上的！」

朱盛眉頭一掀，道：「不對，假如是少爺的朋友掛的，他們也會進來跟咱們打個招呼！」

一個家丁接口道：「朱公子，剛才我拿了蠟燭插上那對紅燈籠，那顏色好生奇怪……」

裘素心懨懨地問：「怎地奇怪？」

「燈籠上發出來的光甚是黯淡，那紅色也不知用什麽染的，不大透光！」

朱盛道：「也許布比較厚！」

「不是，布是白綢布，薄薄的，是染料有問題！」

這件事說過也沒人放在心上，朱星忽然叫道：「娘，有飛虫！」

衆人抬頭一望，只見花園上空佈滿螢火虫，螢火虫在夏夜出現，無疑十分可愛，也惹人無窮的遐思，但在秋夜仍然有這麽多螢火虫集中在一起，不但少見，而且氣氛倏地一變！

滿空幽綠的螢火，把本來銀光閃閃的後花園，籠上一層妖異之色，映得下人們臉上都變了顏色。

「好多的飛虫，娘，你抓一隻給孩兒玩！」

螢火虫越來越多，眞似要把無垠的夜空遮住，衆人都詫異起來：「怎地突然飛來了這許多螢火虫！」

裘素心那裏還有心情替兒子捉螢火虫？問道：「朱大叔，你年高見廣，可知道爲何突來這許多螢火虫麽？」

朱盛道：「老奴也正奇怪！」站在椅上，伸手去趕。那些螢火虫並不因此而高飛，仍在園子上空盤旋，朱盛大叫奇怪。

裘素心滿腹疑雲，倏地自椅上飛起，右袖一攏，左手自袖管中透出，五指一合，抓住一隻螢火虫，然後才揮落地上。

朱星大喜，叫道：「娘抓到了，快給我！」

裘素心慢慢把手掌攤開，右手食中兩指把那隻螢火虫挾住，目光一落，心頭更是一怔，道：「好大的一隻螢火虫！」

朱盛連忙伸頭過來，螢火虫的螢光映在其臉上，綠幽幽的，似是孤魂野鬼，裘素心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趕緊把目光移開。

只見那隻螢火虫粗如小兒尾指，所發之光也比尋常的亮得多，尋常的螢火虫給人捉住時，尾端的螢火便自熄去，那一隻却不是如此，相反綠光更盛。

朱盛脫口道：「這螢火虫莫非是人飼養的！」

裘素心秀眉一皺，道：「江湖上似不曾聽人傳說，有人飼養這種東西！」

朱盛帶着幾分驚嚇地道：「少夫人，快把它放開吧，小心虫上有毒！」

裘素心一驚，手指一鬆，那虫兒便振翅飛起，在裘素心頭上低飛盤旋了一下才飛去。

朱星驚叫道：「娘，你的臉好綠！」

一陣夜風吹過，樹上的那些螢火虫忽然攏集得更密，燈籠全被夜風吹熄，衆人儘覺頭上懸掛着一片綠雲，綠雲飛過那裏，那裏的景物全都失却本來的顏色，閃着一種妖異的綠光。

瞬息之間，銀月也似乎怕了這些虫兒，躲在一塊厚雲之後，大地一暗，那妖異的綠光便更加光亮了，刹那之間，衆人但覺這座後花園似墮落九幽地獄，一切都是那般的鬼氣陰森！

「娘，快抱孩兒，我好怕！」

「別怕，這是虫兒，很好玩的！」

經此一攪，衆人興緻大減，朱盛道：「少夫人，不如把酒席搬入廳上吧！」

就在此刻，由螢火虫組成的那朶綠雲，忽然向外飛去，裘素心道：「不必搬來搬去了，就在這裏吧，吃飽後便早點休息吧！」

話音一落，耳畔忽然隱隱聽到一個拍門聲，她喜道：「有人來了快去開門！」

一個家丁立即奔向前門，螢火虫雖然已經飛去，但月亮仍然躲在雲層後，家丁及丫環連忙把彩燈點亮，正在手忙足亂之際，那家丁回來禀告道：「啓禀少夫人，外面有七個大漢一頂小轎，說有事要找少夫人！」

裘素心訝然問道：「那七個大漢子是誰人？」

「小的不知，問他們，他們只說受命送東西與少夫人，放在轎子內，叫你自己去看，却不答他們叫什麽姓名。」

裘素心道：「好，我去看看！」

朱盛忙道：「老奴陪你去一趟，也許那幾個漢子老奴曾經見過！」

裘素心點點頭，道：「小翠，你先抱小少爺去睡！」快步走向前門。

大門仍然緊閉着，裘素心叫那個家丁把門拉着，只見那羣螢火虫在小轎上空飛舞，小轎之旁立着七個漢子，人人均是身穿深褐色的簑衣，戴着竹笠，背向大門。

漆黑的夜空，綠幽幽的螢火，深褐的簑衣，七個背向的大漢，組成一幢詭異無比的圖案，而那七個身穿簑衣的大漢，身前閃着紅光，更有一股令人不能形喻的妖異。

裘素心、朱盛及那家丁看到這情景，心頭都不由自主地一沉，內心充滿驚悸。

那七個漢子如死人般一動不動，彷似石像般，四下裏一片寂靜，只聞螢火虫蟬羽般的雙翼撲拍聲，那聲音沙沙嗡嗡，就像千百條毒蛇，一齊向前遊動一樣。

裘素心只覺喉管枯渴，半晌才稍定下神來，問道：「請問諸位是何方神聖！」

「咱們只是受命而來，送少夫人一件東西！」

「諸位受誰之命？」

「這個少夫人暫時不必知道，東西就在轎內，少夫人取了之後，咱們便算完成了一半任務。」

「諸位不辭勞苦而來，爲何不讓賤妾瞻仰一下高容！」

那簑衣人哈哈一笑：「在下兄弟顏面醜陋，不敢以貌示人，實有不得已的苦衷，請夫人見諒。」

說罷，那七個簑衣人一齊向前跨出三大步，離裘素心及小轎更遠，裘素心正在猶疑，只見那羣螢火虫忽然向那七個簑衣人的身前飛去。

簑衣人的前身本來發出一層鮮血般的光芒，此刻忽然變成一片幽綠之色。

「少夫人再不取禮物，咱們只得原物抬回去了！」

裘素心心頭雖然驚恐，但女子天生心細如髮，使她心存疑惑，禁不住問道：「諸位既然受命而來，何不把禮物呈上！」

那人道：「對不起，敝上說，一定要少夫人親身拿取，恕咱不能效勞了！咱七個對少夫人並無惡意，請放心。」

裘素心沒奈何只得走前，輕輕把轎帘揭開，只聽她「啊」的一聲，驚呼出口，接着只見她嬌軀一震，不再言語。

朱盛及那家丁視綫爲裘素心身軀所阻擋，看不到轎內的禮物是什麽，心頭亦是十分緊張，忍不住問道：「少夫人，裏面是什麽？」

裘素心忽然尖叫一聲，身子向小轎倒下，只見那轎帘兒落了下來，接着那頂小轎忽地向後一退，退了七八尺，裘素心的嬌軀便直挺挺地俯跌落地。

這件事怪異之至，由裘素心的突然俯身跌倒，至小轎沒有人扛抬而自動向後飛退，無一不是怪異之極，令人難以解釋的事。

刹那間，朱盛忽然大叫起來：「來人啊，來人啊！」奔前幾步，扶起裘素心，只見她滿臉青綠，胸口上湧出一團墨綠色的液汁來！

朱盛只覺所托之人，絕不是裘素心，而是一個來自地獄的女鬼，霎時間，他如跌落冰窖，四肢冰冷，半晌才嘶叫起來：「少夫人，少夫人！」

裘素心緩緩睜開雙眼，朱盛又是一驚，一見她雙眼的眼白已變成幽綠色，令人看了汗毛直豎！

裘素心嘴角噏動，却說不出話來，眨眼間，螓首一歪，便已斷氣，裘素心雖已香消玉殞，但雙眼仍然瞪着，那對綠色的眼珠子，似要奪眶而飛向朱盛。

朱盛心頭一驚，裘素心的屍體便已滑落在他的脚前，朱盛心胆俱裂，抬眼見那頂小轎的布帘子在夜風中微微幌動，怒氣一生，胆子立壯，大叫一聲：「都是你這鬼東西，害死少夫人的！」叫聲未落，身子已撲向小轎。

那頂小轎，霍地又再向後一退，朱盛一抓落空，再度標前，十指箕張，向布帘抓去。

刹那間，只見小轎突然向後飛起，一飛一丈，越過那七個簑衣人的頭頂，再度飄落地上。

那七個簑衣人忽然齊聲發出一陣狂笑，笑聲一起，那些螢火虫便振翅飛起，在半空洒下點點幽綠，與此同時，簑衣人也齊把身子轉了過來，只見每個簑衣人手上均提着一盞血紅的紙燈籠，紅光映在臉上，血也似一般。大笑牽動臉上的肌肉，那七張臉龐毫無笑意，却似有團粘糊糊的血漿在移動，那情景說不出的妖異恐怖。

朱盛身子去勢倏地止住，刹那之間，只覺滿嘴苦澀，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一瞬之間，三魂七魄，都似已飛離身軀。

只見一個簑衣人撮唇一哨，半空那羣螢火虫便向朱盛頭上飛了下來，朱盛雙手亂舞，兀自止不住螢火虫的糾纏，心頭之驚嚇實也至無以復加的境地！

「惡魔，你們不是說對少夫人沒有惡意麽？」

那個簑衣人道：「你們少夫人之死，可是我們下手的麽？」

另一個道：「老頭，你們少爺，少夫人已等了很久了，你也上路吧！」身子陡地標前，單刀一閃，向朱盛斬去。

朱盛身子一閃，倏地望對方撲上去：「老夫跟你們這班惡魔拚了吧！」

「找死！」簑衣人手臂一迴一沉，只聽「噗」地一聲，朱盛已攔腰被截爲兩截段。

朱盛臨死之前，雙手已扯住對方的手臂，張口咬下！

這兩件事先後敘述，實際上是在同一瞬間發生！刹那，朱盛的下身已踏倒地上，但上身却仍掛在那簑衣人的手臂上！

簑衣人痛哼一聲，刀子再一落，把朱盛的腦袋劈成兩爿，但朱盛的上下齒仍緊緊咬住其手上的臂肌，簑衣人只得用手把其拉開，只覺左手疼痛無比，大怒之下，又跺了朱盛一刀！

爲首那個簑衣人道：「一共是十三個人，還有十一個，不可漏了一個！」

他說話時，臉上肌肉扭動，十分恐怖。

「咦，剛才還有一個小子，怎地一眨眼便不見了？」

爲首那人道：「呶，不是趴在地上麽

？九成巳嚇暈了！」說着緩緩走前，到得跟前，正待持刀，只見地上那個家丁倏地竄起，雙臂一張，望其雙脚抱去！

「好狡猾的小子！」簑衣人右脚一抬，脚尖蹬在家丁的胸脅上，只聽一陣嘞嘞骨折聲響，那家丁萎頓在地上，張口狂噴鮮血。

七個簑衣人立即衝入素心園，那頂小轎孤零零地停放在圍牆外。

半空的螢火虫，忽然全部散去，飛得無影無踪。素心園外，一片漆黑，只餘大門屋簷下那兩盞燈籠仍發着暗紅的光芒。

一陣寒風吹過，蠟燭熄滅紅光隱去，而那七個簑衣人也自內走了出去，爲首那人把手上紅燈吹熄，道：「十三個人，一個不剩，眞是天不知地不知！」說罷一陣狂笑。那六個簑衣人也哈哈大笑起來，眨眼間七人一轎便如鬼魅般在黑暗中隱去。

再一陣夜風吹過，吹起地上的落葉，也把天上的烏雲吹飛，銀盤似的月亮，再度把大地照亮。

簑衣人所幹的事，眞的天不知，地不知麽？

× × ×

半晌，素心園內忽然衝出一個紅衣少女，只見她滿臉驚慌，嘴唇青紫，却並沒有哭泣，她赫然便是素心園的丫頭小紅。

義僕與義婢

自從襄陽顏家及安陽朱家發生的紅燈血案之後，僅五日，兗州的廖家也發生了一樣的血案，一家七十五口，全部死絕，不漏一人。

越七日，滄州的葛家，也發現了一對紅燈，該晚擧家上下五十七人，也全部被一頂小轎，七個簑衣人殺死。

九月初，紅燈血案巳傳遍整座江北武林，而紅燈所引起的恐懼，也籠罩武林人士的心中，每個在江湖上混過幾天的人，見到紅燈簑衣，都會引起一陣緊張，杯弓蛇影之下，人人自危。

九月初四日，洛陽城的鉅富祝霸龍家的門簷下也被人掛了一對紅燈，這消息，迅即傳遍洛陽城，眨眼之間，所有的洛陽人都在議論此事，胆小的人，一早便把大門關上，學武之人則招朋呼友聚在一起，猜測此事。

祝霸龍一得悉此事，驚得手足無措，一面報官府，一面準備應付。

祝霸龍雖只學過三幾年拳脚，但也知道自己絕不是對方的敵手，更知道衙門內那些飯桶，絕不可靠，是故連忙着人帶上銀票去找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希望能請到他來助陣。

膺此重任的是祝霸龍的小舅子侯仙。侯仙帶着五張一萬兩的銀票，滿懷信心到沈鷹的「行宮」，他拍了一陣子門，才有人把門打開。侯仙未說先笑道：「捕頭，在下是祝府來的，請問沈神捕在家麽？」

那開門的人是沈鷹的一個手下陶松，他上下看了侯仙幾眼，淡淡地問：「閣下的祝府，是那一座的祝府？」

侯仙陪笑道：「家姐夫是本城的祝霸龍。」

陶松眉頭一掀，又問：「閣下找敝上有何貴幹？」

「家姐夫今早發現門外讓人掛了一對紅燈籠，是故派在下來找貴上，希望貴上能念在同城之誼而拔刀相助！」

陶松道：「你且等等吧。」說罷「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侯仙在門外來回徘徊，也不知轉了多少圈，才見大門再度打開，剛才那漢子再度探頭出來，他連忙走前道：「貴上答應了？」

陶松淡淡地道：「敝上不在家，請貴上另請高明吧！」

侯仙心頭一沉，苦着臉道：「洛陽城除了貴上之外，尚有何人能敵得住『紅燈』的屠殺，請捕頭救一救！」

陶松道：「即使敝上肯助你家，奈何他不在家，也沒可奈何！」

侯仙見他入內甚久，心知有異，忙用手撑住門板，道：「敝上肯付重金聘請貴上，只要貴上肯開個價！」

陶松眼珠子一轉，道：「陶某知道敝上去了那裏，若快馬來回的話，日落左右也可趕回來……」

「那麽就請捕頭辛苦一趟，所謂皇帝不差餓兵，咱們絕不會讓捕頭白走的！」

「也罷，你付一萬兩銀子，在下便替你跑一趟，另外假如貴上肯付一百萬兩銀子的話，也許敝上也肯爲祝老爺效力。」

「一百萬兩？」侯仙張大了嘴巴，不能相信。

陶松冷笑一聲。「一百萬兩對你家老爺來說，根本不是個太大的數目，我且問你，祝家幾百條人命值錢呢，還是一百萬銀子值錢？何況要保護幾百個人，咱們還得四處聘請賢能。」

侯仙哭喪似的說道：「可否請減點價錢？」

「減少價錢，咱們便不能保證貴府會全部夷然無損。」

侯仙不由雙眼一亮，說道：「只要家姐夫一家跟在下夷然無損便行，其他人都不重要！就請開個價！」

陶松臉上升起幾絲怒色，沉吟了一下，道：「好吧，那就減五萬兩吧！」

侯仙跳了起來，道：「咱們一共才十三個人，還要九十五萬兩？」

陶松道：「若只保護祝老爺一條人命，便收九十萬兩！怎樣，肯是不肯？」

侯仙道：「待在下回去向姐夫禀告一聲……」

話未說罷，陶松巳把門關上，侯仙垂頭喪氣離開，院子內却傳來一陣响亮的笑聲。

× × ×

洛陽城最熱鬧的街道是東大街，平日行人都十分悠閑，但今日却有異平日，來往的人都是神態緊張，行色匆匆。

牆邊有個少女怯生生地站着，脖子上掛着一個牌子，上書賣身兩字。

幾個富家子見她長得靈秀，便上前搭訕：「姑娘打算賣多少銀子？」

那少女道：「不用錢，只要你能替我找來『風雲刀』古逸飄古大俠，我便跟你回家，隨你處置！」

富家子弟們齊聲大笑，道：「少爺用二十兩銀子買你，你肯不肯？說不定少爺

一高興，還收你做個偏房！」

那少女瞪了他們一眼，道：「二十萬兩也不肯賣！」說罷把頭別開。

那些紈袴子弟取笑了一陣便散開了，不久一個青年帶着一個老頭走了過來，道：「姑娘，我巳替你把古大俠找來了！」

那老頭神色有點慌張，道：「姑娘，你何事要找老朽？」

少女詫異地望了他一眼，道：「前輩眞的是古大俠麽？請問四年半前，你在洛陽跟另外一個叫什麽名字的大俠相會？」

那老頭一怔，半晌說不出話來，那青年笑嘻嘻地道：「古大俠經常在洛陽一帶走動，所見之人也均是名頭响亮的大俠，他那還記得這許多。」

老頭道：「不錯不錯，老夫實在記不得這許多！」

少女道：「當時那位大俠還帶了個青年英俠前來，事後再聯袂南下伏牛山，假如古大俠還記不起來，便請吧！」說罷把身子轉了過去。

那青年罵道：「臭丫頭擺什麽架子！咱們走！」拉着老頭跑了。

少女轉頭「呸」了一聲，罵道：「無恥！」

那青年怒道：「臭丫頭，你可要小心一點！」

少女也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往人多的地方走去，路人見狀都側目而視，不久，大家都知道這美麗的少女賣身的原因，竟是爲了找尋「風雲刀」古逸飄。

過了一陣，只見七八個流氓趕開人羣，把那少女圍了起來，少女花容失色，叫道：「你們做什麽？快讓開！」

一個流氓道：「要咱們讓開，別做夢了，乖乖的便跟我們走！」

「去那裏？」

「跟咱們去便知道！」

那少女道：「姑娘憑什麽要聽你們的話！光天化日，在通衢大道也敢無禮，你們不知王法麽？」

那幾個流氓齊聲大笑。「臭丫頭，再不識相的，咱們可要動手了！」

忽聽背後一個人喝道：「你們害不害羞，幾個大男人，欺侮一個小姑娘！」

那些流氓轉頭一望，却原來發話的是一個青年，有點土頭土腦的，身上也掛着一塊牌子，上書賣身！

那幾個流氓一怔之下，立即爆出一陣大笑：「臭小子，原來跟這丫頭是一條綫的！好吧，咱們便先教訓教訓你！」

說着，幾個流氓立即向那土小子衝過去，拳打脚踢，只幾個照面，便把他踢到地上，那少女尖聲大叫：「別打別打，救命呀，救命呀！」

這些流氓，在城內大概巳惡慣了，行人對此都視而不見，更遑論上前勸架了。

眼看那土小子即將被人打死，那少女顧不得自身安全，衝了過去，扭着一個流氓的手臂，叫道：「快停，我跟你們去就是！」

那流氓哈哈大笑。「臭丫頭，你若識相點，這小子豈非可免得一場痛苦！」

那土小子嘴角沁着血，滿臉青腫，喘着氣道：「姑娘，他們是壞人，你千萬不要跟他們去！」

少女哭道：「但因小女子的事，累你被打，我也於心何忍？」

一個流氓拉着少女的手臂道：「快走快走！」

忽然遠處一個白衣青年如飛而至，喝道：「放手！」

那些流氓抬頭一看，臉上齊都變了顏色，哈腰道：「姑奶奶你好！」

那少女微微一怔，心想這人分明是個男子，如何稱他姑奶奶？

白衣青年怒道：「我巳三番四次警告你們，不想你們還敢作惡，今日我無暇跟你們慢慢算賬，罰你們自摑十個臉頰！」

青年話音一落，那七八個流氓便左右開弓，「劈劈啪啪」地各自摑了十記臉頰！少女及土青年，看得目瞪口呆。

白衣青年身子一閃，手腕一翻，「啪」的一聲，摑了其中一個流氓一記：「你竟敢騙我，少打了一記！」

那個流氓嘴角淌着血絲，叠聲道：「小的下次不敢了！」

「下次再讓我撞到，敎你們一個個斷手斷脚！把身上的錢全掏出來，給這位賣些傷藥！」

那些流氓不敢吭一聲，抛下了一堆銅錢，沒命而逃！

白衣青年道：「兩位以後小心一點，料他們下次也不敢再惹你們了！哦？你們要賣身的呀，樂天酒樓旁邊有個薦人館，老闆姓梁，爲人倒也老實，兩位醫好身子便去那裏問問吧！」

少女及土氣青年忙道：「多謝少俠救命之恩，請問少俠高姓大名？」

白衣青年道：「兩位免禮，此乃應爲之事！在下身有急事，請恕失陪了！」說罷匆匆而去。

那少女見土氣青年蹣跚地爬了起來，便紅着臉替他把地上的銅錢拾了起來，道：「多謝你了！」

土氣青年道：「這些錢給你吧，我身上還有錢！」

那少女道：「我也有錢，你拿去買藥吧！」

土氣青年猶疑了一下，才把錢接過，往懷中一塞，向少女點點頭，轉身而去，不料剛一抬步，便一個踉蹌跌倒了。少女驚呼一聲，扶着他起來，問一個路人：「請問附近那裏有治傷的大夫？」

那行人道：「吹，前面那裏不是一個醫館麽？那裏的錢師傅醫術十分高明，只是診金較貴！」

少女謝了一聲，攙着那土氣青年慢慢走去。到了那醫館，那大夫看了他身上所掛的牌子，冷冷地道：「我這裏看病可要收錢的！」

少女道：「要多少錢，請大夫開個價錢，好讓咱們斟酌一下！」

「一次半兩銀子！」

少女道：「不貴，請大夫費點心！」她還怕大夫不信，從懷內摸出一錠銀子來。「大夫若不相信的話，請先收診金！」

錢大夫一怔，心中暗覺奇怪，但對方既然有能力付診金，他也不再多問，便替土氣青年治理起來。

過了好一陣，把土氣青年的手脚都敷上草藥，再用布紮好，又拿出幾顆鴿蛋大

小的藥丸，道：「你身上有瘀血，這些藥丸和酒服下，每日三次後天再來換藥！」

少女扶着土氣青年走出醫館，問道：「這位大哥你住在那裏？」

土氣青年道：「我剛進城，還未有歇脚的地方！」

「如此我帶你去利賓客棧吧，小妹也住在那裏！」

「多謝姑娘！」

少女臉上一紅，說道：「你爲我而挨了毒打，我還未謝你呢！不知大哥貴姓大名！」

土氣青年臉上一紅，道：「什麽大名，賤名叫小福！」他却不敢問那少女的名字。

到了利賓客棧，少女替小福賃了一間小房，扶他進去，吩咐小二送飯菜入房。

小福感激地道：「多謝姑娘，我自己進去就是！」

不料那少女仍把他扶入房，又服伺他躺在床上，道：「你休息一下吧，你的醫藥費全由小妹負責，請安心養傷，有什麽事你喚一聲，我就在隔壁！」說罷紅着臉退下。

小福忽然叫道：「姑娘……」話至嘴邊，却又止住。

少女嫣然一笑，問道：「什麽事？」

小福雙眼不敢看她，輕聲道：「姑娘既然身上有錢，爲何又要賣身？」

少女悠悠一嘆，雙眼一紅，道：「小妹賣身是爲了找尋一個人！」一頓反問：「不知你知道古逸飄古大俠的下落否？聽說他名氣很大！」

小福搖搖頭，道：「這個古大俠是你的親人麽？」

「小妹尋他只想問他幾件事而已。」

小福一怔，訝然道：「你賣身便只爲了問他幾件事？」

少女毅然地點頭，眼光堅定地道：「不錯，爲了問他幾件事，我什麽苦頭都肯吃！」她見小福一副惘然之色，問道：「你呢？你又爲何要賣身？聽你的口音，並非本城人氏！」

小福咬着牙道：「我本就是一個奴才，但我家公子視我如同兄弟，我賣身是爲了替主報仇！」

少女肅然起敬，心道：「看不出他一副土頭土腦的，却有這副心腸！」忽覺他與自己甚爲投緣，忍不住問道：「你賣身便能報得了仇麽？」

「我有一個朋友，叫花彪的，是個捕快，他指點一條路子與我，叫我去找一個叫『神眼禿鷹』沈鷹的人，說這個人武功極高，本事又大，他可以爲我報仇，但他辦事是要收取費用的，而且聽說還很貴，可是我身上只有幾十兩銀子……」

說到此，小福忽然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其實我也是太痴，我這副身子能賣得了多少錢？只是心有不甘，希望能把身子賣給一個武功高強的人，假如你能够替我們公子報了仇的，我小福便是十代人與他爲奴，也心甘情願！」

少女更是心生敬佩，忙問：「不知那個叫沈鷹的人，他若能爲你公子報仇，要收取多少費用？」

小福苦笑一聲：「聽說他收取的費用，以萬計算！」

少女沉吟一下，似有一件難以決定的事，半晌才咬咬牙道：「一萬兩倒不多，若大哥不嫌棄的話，我便送與你如何？」

小福吃了一驚，道：「你那來的這麽多錢？」

少女傷感的道：「小妹本也是做人奴婢的，也是主人一家被人殺害，才來到洛陽城……這些錢都是我家主人的，共有八九萬兩，還有好一大包首飾珠寶的，只是這是我家主人的，這些錢將來還是要還給主人……不過就算我暗取一萬兩與你，主人知道了也不怕，這錢不是小妹暗吞，而是仗義施爲！」

小福連忙道：「不行不行，這錢既然不是你的，我便不能向你借……而且我也還不起！」

少女道：「你不想報仇了麽？」

小福聲音帶哭地道：「我若不想報仇，便不會由襄陽來這裏了！」

少女吃了一驚，道：「你是由襄陽來的麽？」

「是的，我買了一匹快馬，曉行夜宿，一路趕來，入了城心想要坐騎無用，便把它賣掉了！」

「小福哥，你出身雖然低賤，但操行高尚，眞令人敬佩！」

小福忸怩地道：「我，我……我傻乎乎的，什麽也不懂……姑娘才是女中丈夫，我，我也很敬佩的！」

少女一張粉臉登時漲紅了，垂下螓首，雙眼瞪着自己的脚尖。

半晌，小福才鼓起勇氣，問道：「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少女把頭垂得更低，現出一截雪白的後頸，聲如蚊吶地道：「小妹原姓唐，主人賜名小紅！」

「唐小紅，唐小紅……」小福喃喃地道：「這名字很好聽！」

唐小紅花容通紅，忙岔開話題：「那小二怎地還不把飯菜送來？待小妹催催他們！」

小福忙道：「不用了，我還不餓，唐姑娘你坐下吧！」

唐小紅果然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一坐下才猛覺自己有點失常：「怎地他叫我坐下，我便坐下了？眞是……無用！」要想起來，又覺不妥，只得照舊坐着。半晌才道：「你以後不要叫我唐姑娘……」

小福一呆道：「那我該叫你什麽？」

「隨便你，就是不要叫唐姑娘……」

小福喜道：「那我便叫你小紅吧！」

話音一落，房門忽然「篤篤」地响，小紅粉臉一紅，轉身過去，道：「誰？門沒關着，你自個進來吧！」

外面傳來小二的聲音：「姑娘，飯菜來了！」說着把抬着一具木盤走了進來，把飯菜放在桌上。

小紅不知如何，心頭忽地一動，忙對小福道：「小妹回房一下，等下再來！」說罷快步回房。

她把門閂上之後，伸手到蓆底一摸，臉色登時一變，如發瘋的獅子般，開門衝了出去，口中叫道：「小二哥，是誰偷走了我的包袱！」

忽見甬道上有一個瘦小的漢子，臂彎

挾着一包東西匆匆而行，小紅快步追前，叫道：「是你偷我的包袱，快還給我！」

那漢子急步衝出客棧，小紅那裏肯放過他？沒命地追前，大聲叫道：「捉賊啊，捉賊呀，前面那個穿灰衣的大漢子，偷了我的錢！」

這時巳衝至街上，那漢子三閃兩閃便隱沒在人羣中，小紅一急之下，不禁哭了起來，依然不斷奔前，口中大聲叫嚷。

只聽路旁一個蒼老的聲音問道：「小姑娘，發生了什麽事？」

小紅哭道：「我的錢讓人偷去啦！」她透過模糊的淚眼，看出問話的人是個年近六十的老漢。

那老漢急問：「那賊往那裏去了？」

小紅指一指方向，道：「小女子的包袱是印花藍布做的，那賊身穿灰衣……」一語未畢，那老漢身子忽然掠起，向前急射過去，眨眼便巳不見。

小紅一怔，收了淚，踮着脚眺望，半晌，忽覺有人走近，轉頭一望，只見小福一拐一拐地走了過來，她忙迎了上去。

小福急問道：「小紅，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小紅心頭一悲，撲簌簌掉下兩行眼淚哭道：「小福哥，我的錢被人偷去啦！」

「啊！」小福吃了一驚，抓抓頭踩脚道：「你怎不叫我，現在那死賊子呢？」

「跑掉了！」

小福道：「快去報官吧！」

小紅道：「且等一等！」說着轉過身去。小福十分奇怪，却也不敢多問，不久，只見一個老漢挾着一個瘦小的漢子如飛跑來。

小紅一看，喜得大叫：「就是他！就是他！」

那老漢一看，頷下的花白鬍子一陣顫動，呵呵笑道：「小姑娘，你解開包袱看看，有沒有少了什麽？」

小紅不敢把包袱解開，伸手入去搜了一下道：「多謝老伯，老伯對我恩同再造，請受小女子一拜！」說着彎腰拜下去。

那老漢單掌一托，止住小紅下跪之勢，小紅眼光無意觸及他腰上的那柄刀，忽然大叫一聲！

細說前因

小紅這聲大叫，使小福吃了一驚，不由怒道：「老伯，你怎樣欺侮她！」

那老漢一怔，道：「老夫幾時欺侮你的女友？喂，小姑娘你爲何突然大叫？」

只見小紅神情激動地問：「老伯，你這刀鞘上那兩個篆字是風雲兩字麽？」

那老漢呵呵一笑：「想不到小姑娘還懂得看！哦，不是這兩字把你嚇着吧？」

小紅喜道：「那麽老伯的這柄刀便是風雲刀了？」

「哦？你也知道這是風雲刀？」

小紅喜極而泣再問：「老伯姓古？」

那老漢臉上現出驚訝之色，問道：「姑娘識得老夫？」

小紅忽然跪落地上，咚咚地叩起頭來。那老漢這次來不及托住她，直讓她叩了兩個頭，才把她拖了起來：「小姑娘，到底是怎麽回事？」

小紅激動得一時說不出話來，小福恍然道：「原來你便是古逸飄古大俠！我也給你叩個頭！」說着艱辛地跪了下去。

「快起來，快起來！老夫正是古逸飄，有話好說！咳咳，這到底什麽回事，老夫也給你們弄糊塗了！」

小紅道：「請古大俠跟小女子到客棧稍坐一下，小女子有一件要緊的事求您，請您老人家大慈大悲，小女子不會躭擱你多少時間！」

「好好，你客棧在那裏？」古逸飄道：「這毛賊怎辦？」

小紅無意中遇到古逸飄，比拾到十萬兩黃金還高興，那還顧得與那毛賊計較，便道：「放了他算了！」

古逸飄道：「便宜這小賊！」飛起一脚，蹬在那毛賊的後臀上，那毛賊如離弦之矢，飛出丈餘，落在地上，跌個半死。

古逸飄罵道：「下次再撞在老夫手中，立取你狗命！」跟着小紅及小福走進利賓客棧。

這客棧雖小，却也乾淨，是故生意還不錯。原來小紅剛才對小福說出身懷鉅欵之事，無意中讓一個住客聽見，動了貪念，暗中查明了小紅的住房，潛了進去，順手牽羊，却不料小紅因禍得福，不但銀子失而復得，而且還遇上古逸飄。

當下三人重回小福的房間，小紅把房門閂起，又向古逸飄行了一禮，才道：「小女子在洛陽已三四天，正想賣身找您老人家，不料天賜良機……」

古逸飄苦笑一聲，道：「我老夫身上還有急事，姑娘有話請快說，不必再客氣了！」

小福道：「小紅只要問你幾句話，不會躭誤你很多時間！」

小紅吸了一口氣，問道：「請問古大俠是否見過我家少爺朱劍儒？」

「風流神劍朱劍儒？」

小紅喜道：「正是！聽說前輩在四年半前，曾與『及時雨』應陽天在洛陽有個約定，那時我家少爺也去了！」

古逸飄沉吟了一下，道：「老朽記起了，那是爲了『千劍門』及『鐵腿門』的爭執約定！後來老朽等人還聯袂趕到伏牛山！」說到此，古逸飄身子忽然一顫，道：「咦，他家最近不是發生了一件滅門的慘案麽？」

小福「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小紅，你是來自安陽的麽？」

小紅點點頭，道：「不錯！晚輩趕來洛陽正是爲了這件事！」

古逸飄道：「姑娘便是爲了問老朽這一件事？」

「請問除了那一次之外，前輩是否還曾在江湖上見過我家主人？」

「大約三年前，老夫在洞庭湖畔見過他一次，當時他還與幾個朋友在喝酒，看其神情，顯然十分歡愉！」

小紅忽然自懷內取出一塊小小的玉珮，道：「請前輩觀賞鑑定一下！」

古逸飄接來一看，見那玉珮色作翠綠，玲瓏剔透，一望而知，必非凡品，玉珮的圖案上是蝙蝠，下是葫蘆，左龍右鳳，中間雕着一個篆字，細看一下，却是一個朱字。他訝然問道：「姑娘，這是貴上之

物麽？咳咳，朱家是大富之家，他家內收藏的東西，自然不會是劣的！」

小紅道：「晚輩並非要前來鑑定此玉的高低，而是想請問前輩一件事：您老人家在兩次與我少爺相見時，可曾見他佩戴此珮？」

古逸飄閉目想了好一陣，才道：「好像有……不過朱公子當日所佩之珮，是否是這塊，老朽便不敢肯定了！」

小紅焦急地問：「古伯伯，你可否再想一想？」

古逸飄苦笑道：「一則老夫對這種飾物，甚爲厭惡，不可能會仔細留意其花紋刀勢，二則老夫對玉器一無所懂，即使記得其圖案相同，也不能肯定其玉質是否一樣！姑娘問這個有何用處？」

小紅觸動悲傷，眼淚便簌簌掉了下來。古逸飄這生最怕看見女人的眼淚，不論是小姑娘，還是老太婆，大凡是女子的眼淚一出現，他便手足無措了。忙道：「有話好說，別哭別哭！你一哭，老夫便什麽也忘記啦！」

古逸飄滿臉緊張驚慌的神色，落在小紅的眼中，她不禁「噗哧」一聲，笑了出來，梨渦乍現，有花帶珠，另有一番嫵媚，小福在旁不由看痴了！

古逸飄心想：「這小丫頭一時哭，一時笑，倒不好說話！」連忙道：「姑娘還有其他什麽事？」

小福截口道：「小子有一事請問。」

「何事快說，老夫沒空！」

「小子想請問前輩，知否『神眼禿鷹』沈神捕的下落？」

古逸飄一怔，道：「你找他何事？又如何知道他？」

「小子的公子一家被人殺死，有個捕快叫小子去找他破案，可惜小子無錢，所以來此賣身，小子還聽人說，沈前輩多數在洛陽落脚！」

古逸飄眉頭一皺，問道：「令公子怎地稱呼？」

「敝上是襄陽的顏開智！」

這次輪到小紅「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道：「小妹聽人說，府上一家百餘口，一個不剩，你……」

「我是暈倒在屍體堆中，才逃過大難的……」小福臉現愧色，反問：「我也聽說安陽朱家，一家十三口全部死絕，姑娘又怎地逃過大難的？」

小紅垂淚道：「此事說來話長……也許是天意，也許是兇徒最終要受到懲罰，所以才讓咱們僥倖活了下來！」

古逸飄大喜，道：「不錯，這便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一頓又道：「你倆一個是義僕，一個是義婢，老朽便助你們一臂之力吧！」

小福及小紅大喜，忙要跪下，道：「前輩若能替咱報却大仇，晚輩情願，終生服伺！」

古逸飄一手一個，把他們扶住，道：「起來，起來！老夫那裏有本事破案？做個跑腿的倒還差不多，老夫想帶你們去見沈老鷹，至於他是否肯替你們查案破案，可得看你們自己的造化了！」

小福道：「但小子身上無銀子……聽說他老人家收取的費用甚高，晚輩……」

古逸飄哈哈笑道：「沈鷹收費是觀人而定！有錢的，他多收，無錢的，他便少收，老夫曾見他收了一文錢，却花了他一個多月，才把案子查明的事！見到他時，老夫盡力爲你倆說項就是！」

小紅及小福大喜，道：「如此咱便先謝了！」

古逸飄哈哈笑道：「既然你們同意，現在便走吧，有話到了那裏才說！」

兩人結了帳，便跟着古逸飄到沈鷹的「行宮」前，古逸飄伸手在門上拍了幾下，有急有緩，有輕有重，不一忽，門便開了。

小紅及小福見那開門的人，不由一怔，那人赫然是早上在街上打跑流氓救他倆的那個白衣青年，白衣青年看到他倆，神情也是一呆。

古逸飄笑罵道：「雲丫頭，你連老夫也不認得麽？你乾爹可在？」

「在在！」原來那白衣青年，正是沈鷹的義女「雲上飛」雲飛烟所扮，當下她把門板拉開，請古逸飄等進去。

小紅紅臉道：「原來你是個姐姐！」

雲飛烟得意地一笑，道：「妹妹怎會與古伯伯在一起？」

古逸飄笑道：「你乾爹有個乾女兒，難道老夫便不許有個乾女兒麽？」話一出口，才猛覺有點孟浪！不知小紅聽了會有什麽反應。

不料唐小紅一聽，心頭大喜，奔前幾步，拜倒地上道：「女兒唐小紅，拜見乾爹！」

古逸飄一怔，一時之間竟忘了扶起她。雲飛烟掩口笑道：「原來古伯伯之蒞臨，是爲了借個地方收乾女兒的！」

古逸飄瞪了她一眼，扶起唐小紅，道：「義父今日沒帶什麽值錢的東西作見面禮……唔，待我想一想……」

唐小紅道：「女兒認你作乾爹，可不是爲了乾爹的見面禮。」

「不行，這個見面禮是少不了的！」

忽然台階上有人道：「何不學老夫那樣？」

古逸飄抬頭一望，原來沈鷹在內聽見古逸飄來了，出來迎接。「你可知道老夫送什麽給我乾女兒？」

雲飛烟粉臉一紅，道：「乾爹！」

古逸飄看了雲飛烟一眼，奇道：「你送什麽見面禮給雲丫頭？」

「我乾女兒出嫁時，老夫答應送她一套嫁粧！」

古逸飄哈哈大笑，道：「老夫又何嘗不能！」

沈鷹問道：「老古今日因何而來？」

古逸飄不悅地道：「你又何必明知故問！」

「是爲了『紅燈奇案』？可惜老夫沒有接手！」

古逸飄又是一陣大笑：「老夫此次來，便是要介紹二單案子給你！」

「你可少給老夫添麻煩！」沈鷹看了小福小紅一眼，道：「便是你乾女兒及乾女婿？」

乾女兒及乾女婿幾個字一入耳，小福及小紅都滿臉通紅。古逸飄看了他倆一眼，點頭道：「你們兩個若能配成一對，倒是天作之合！」

雲飛烟道：「古伯伯，你怎還站着？姪女已泡好茶啦，請進廳才慢慢說吧！」

各人入廳分頭坐下，古逸飄道：「老鷹，你勿小覷這兩個後生，他倆一個是義僕，一個是義婢，行爲令人敬佩！」接着便把他所知的有關小紅及小福賣身報仇的事，說了一遍。

沈鷹對小福及小紅不由刮目相看，問道：「兩位是怎樣逃出生天的？」

小福忙把當時自己如何僥倖逃過一刼的事仔細述了一遍。

沈鷹眉頭一皺，說道：「你再由頭說起！」

小福喝了一口茶，便一五一十說將起來。沈鷹閉目沉思了一陣，問道：「你說你家的二少奶是兇手之一？」

小福咬牙道：「錯不了！晚輩絕對不會認錯！」

「當時你揭開小轎的布帘，裏面沒有人？」

「黑黝黝的，我看不到人！」

沈鷹冷笑一聲：「既然轎內沒人，如何有刀飛了出來，要射你？」

小福抓抓頭，道：「這個晚輩便不明了！」

沈鷹轉頭問唐小紅：「如今請姑娘也說一下！」

唐小紅由頭至終把經過說了一遍，只聽得沈鷹手下們目呆口瞪。雲飛烟道：「那些螢火虫，眞的這般恐怖？」

唐小紅道：「小妹雖然只看了幾眼便回房，但那印象至今不能磨滅！」

沈鷹却問：「請姑娘把最後那一段，再說一遍！」

× × ×

小紅的寢室靠後花園，她本來已回房躺在床上休息，却因家丁們驚奇的叫聲，勾起了好奇心，走至窗前一望，便見到那些螢火虫了。

這樣多，這樣大的螢火虫，唐小紅這輩子不但未見過，也未聽過。她忽然覺得有點噁心，連忙關好窗子，走去灶堂，看那藥是否經已煎好。

藥是二碗煎八分，唐小紅提起藥罐子，把藥汁傾落碗中，恰好是一碗的八分，她把藥放在窗台上吹風，此刻，後花園那邊仍不時傳來驚呼聲。

接着，她便聽見前門傳來拍門聲了。「莫非少爺回來了？不知他是長得怎麽模樣！」

唐小紅興起一見朱劍儒的念頭，便顧不得熱，把藥喝下。

走出灶堂，那個叫小翠的丫頭道：「小紅，少夫人吩咐我照顧小少爺，你不必去了！」

「勞姐姐費神！」唐小紅正想返回自己的寢室，却見丫頭及家丁們，在後花園抬桌搬酒食，有的還把彩燈解下來。她忍不住也去搬了幾張椅子。

當弄好這一切時，一個家丁道：「少夫人跟朱公公去了這麽久，怎地還未回來？不如咱們也去看看吧！」

衆人一呼百應，唐小紅本也想去，忽然肚子一陣絞痛，忍不住跑到茅厠裏去。唐小紅房內本有馬桶，只因距離較遠，生怕來不及了，便顧不得骯髒，一頭鑽入茅厠內。

當她絞痛稍止，忽聽一個人道：「才十一個，尚差二個人，快找一找，一個也不能走漏！」

唐小紅一怔，心道：「這又是誰？怎地話聲如此陌生？」她本亦無認爲這人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但却認定是個陌生人。

一個小姑娘自茅厠鑽出去，剛好碰到一個陌生的漢子，可眞臊人，唐小紅便悶聲不响，挨在茅厠內。一忽，一個念頭便升上她的心房：「剛才他說什麽殺了十一個人，還欠兩個？他們殺什麽人？」她心生不祥，嬌軀倏地顫抖起來。

就在此刻，前頭忽然傳來小翠及朱星的慘叫聲，這瞬間，唐小紅什麽也明白了，她幾乎脫口驚呼起來，幸而總算反應够快，翻起雙掌，緊緊掩住櫻桃小口！

夜風送來一陣陣的血腥味，唐小紅幾乎嘔吐起來，萬幸那些兇徒並沒有到茅厠搜索，也許他們認爲素心園只有十三個人，却不知唐小紅在兩年前才賣進去。

過了好一陣，唐小紅聽不到聲音，才大着胆子走出茅厠，沿途所見，全是一具具斷爲兩截的屍體，唐小紅心口一陣腥悶，肚子又痛了起來。

她走至裘素心的寢室，只見小翠及朱星都死在床前，鮮血仍不斷自斷口處湧出，她不敢再看，掩臉出莊！

裘素心視她如親人，無論她心中如何害怕，也須替她收屍。

出了素心園，月亮忽自雲朵後露了出來，大地一片明亮，地上的鮮血也更加猩紅奪目。眼看裘素心死狀之慘，唐小紅忍不住哭了起來。

良久，一陣冰涼的夜風吹來，她才猛然一醒。彎身去抱裘素心的屍體，就在此刻，她忽覺地上有一物發着綠光，抬起一看，却是一件雕得十分精美的玉珮，她隨手放入懷內，把裘素心的屍體抱入莊內。

接着她再把朱盛的斷骸拾起拿入莊內，最後他去抱那個家丁的屍體時，却發覺他身邊的地上刻着兩行字……

唐小紅收了屍，已累得她幾乎踣倒地上，但想起少夫人對自己的恩惠，強忍悲痛及疲乏，提起一柄花鋤，打算在後花園挖個坑把屍體安葬了。剛挖了兩下，一個念頭浮上心頭：「那些兇徒假如知道我還未死，還會不會回來殺我？我若被殺死，還有誰能替少夫人報仇？將來少爺回來，他又怎知道情況？」

想到此，唐小紅拋下花鋤，走至裘素心房內，翻箱倒櫃起來，把銀票及首飾打成一包，再找了兩套衣服，趁天色未亮，離開了素心園。

出了素心園，忽然想起一事：「天地茫茫，我該去何處？少爺如今在那裏？我跟他又不認識，即使對面也不知道……」最後她記起裘素心有一次曾經對她提及朱星周歲，宴請嘉賓的經過，才想起了古逸飄，也才僱了車來洛陽，希望以賣身的條件，而找到古逸飄。

她本不想奢望能爲主報仇，却認爲把經過告知了古逸飄後，古逸飄既是大俠，又與朱劍儒認識，他自不會坐視不理，只

要古逸飄找到朱劍儒（假如他未死），將一切告訴他，她的心願也就完成了。

×　×　×

廳上的人聽了唐小紅的轉述之後，都默不作聲，既爲兇徒的殘暴而感到驚心，也爲唐小紅的忠義而感動。

良久，沈鷹才問道：「你剛才說在那個家丁屍體旁邊的地上，發現有兩行字，那兩行字寫些什麼？」

「那兩行字是用小樹枝在泥地上刻下的，第一行是：一頂小轎，七個簑衣人，紅燈，殺死了少爺！第二行是：他們要給少夫人看一件東西，小轎殺死少夫人，要殺十三個人！」

雲飛烟道：「這個家丁好生聰明，若非他的留意，咱們還不能一下子便判定素心園的案子跟襄陽顏家的血案，是同一個組織所爲的！」

古逸飄問道：「那家丁寫殺死了少爺，你可有發現朱劍儒的屍體？」

唐小紅搖搖頭，「女兒估計他們可能一早已殺死少爺了，却拿了少爺的一件信記——玉珮回來，引少夫人上當，然後也把少夫人殺死！」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不對！以那七人的武功而論，他們要殺你主母，根本易如反掌，何需用玉珮來引她？」

唐小紅道：「假如不是如此，那麼這塊玉珮便不是晚輩少爺的了！很可能是兇手遺留下來的！」

古逸飄一拍大腿，讚道：「紅兒眞是聰明！」

沈鷹冷笑一聲：「也許這塊玉珮本是藏在裘素心的身上，她被殺死仆倒地上時，自身上掉了下來！」

唐小紅道：「但晚輩服侍少夫人已兩年多，却不曾見過她戴過這件玉珮！」說着把玉珮遞與沈鷹。

沈鷹看了一陣，道：「這塊玉珮也許是朱劍儒送給裘素心的定情信記，裘素心平日把它收藏在首飾盒中，只因那天早上大門外被人掛上紅燈，她以爲是久出未歸的丈夫回來，所以才把這玉珮拿出來，佩在身上！那天你身體有病，精神欠佳，不曾留意及之而已！」

唐小紅想了一下，道：「神捕所猜也甚是有理！」

「老夫還有一個疑問：你家明明有十四個人，他們爲何只要殺十三個，而襄陽顏家除了小福僥倖逃過大難之外，全被殺死？還有，聽說兗州廖家，滄州葛家也是鷄犬不留！」

唐小紅道：「也許他們不知道晚輩，因爲晚輩是最後一個進去的！」

古逸飄道：「奇怪奇怪！他們難道沒有事先去調查過？」

沈鷹手下的第一個大將「鐵面金劍」蕭穆接口道：「調查漏了一個，也不太奇怪！」

沈鷹搖頭道：「也許他們根本沒去調查！因爲朱劍儒既然曾經落在他們手上（他估計朱劍儒已先裘素心遭殺害），可能在無意中洩露了家內的秘密！」

古逸飄道：「這就沒錯！」

沈鷹臉現疑惑。「老夫始終想不通一個關節：小轎之內有什麼秘密？他們爲何不直接入莊殺人？」

雲飛烟道：「小轎之內必有人，這人殺死了裘素心，他跟那七個簑衣人，自然是同路人！」

沈鷹斥道：「廢話！誰不知道！有一點可能你們都疏忽了！那七個簑衣人都是等對方的重要人物（裘素心，顏開智）死了之後，才動手展開屠殺的！這裏面又藏着什麼秘密？」

廳上除了沈鷹、古逸飄、蕭穆、雲飛烟、小福及小紅之外，尚有沈鷹的幾個手下：司馬城、陶松、葛根生及彭七。共十個人，人人苦思不得其解。

小福忽然道：「神捕，那七個人臉上，手上全都是血，不像是個生人！」

雲飛烟笑道：「那只不過是一種易容技術而已，只能嚇嚇尋常人！」

「還有！那一夜，天上下着大雨，他們手上的燈火竟然不怕雨！」

沈鷹眉頭一皺，說道：「這是一條綫索！」

古逸飄一怔，脫口問道：「這也是綫索？」

沈鷹笑而不答，再問：「還有什麼奇怪的事？」

「那頂小轎，沒人抬却能走動！」

沈鷹想了好一陣，道：「料這也只是一種掩眼法而已，不足爲怪！」

小福又問：「我家公子與世無爭，他們又不是爲了錢財，爲何會來殺人？」

古逸飄哈哈笑道：「傻小子，假如咱們知道了這一點，這件案子便已經破了一半！」

沈鷹道：「不錯！只要知道兇手殺人目的，要把兇手找出來便容易很多了！」

小福囁嚅地道：「神捕，不知你是否肯替咱們查這件案子？」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別說你是個義僕，就算不是，這件案子奇怪之處，多不勝舉，老夫也有意思跟他們周旋一下！」

小紅大喜，忙長身行禮道：「多謝神捕仗義！」

小福幾次欲言又止，最後才問：「不知神捕要收多少費用？」

沈鷹道：「每人收一吊錢！」

小福大叫一聲，跪在地上道：「晚輩今後願意替你爲僕爲奴！」

沈鷹長袖一拂，發出一股暗勁，把他托了起來，道：「老夫要婢僕做什麼？」

古逸飄道：「老夫在道上聽人說這日洛陽城又出現了一對紅燈，可是眞的？」

沈鷹點點頭，道：「這次是掛在本城富豪祝霸龍家的大門上，今早他託人來請老夫，但被老夫推掉了，你怎會來得這般快？」

古逸飄笑道：「老夫不是爲洛陽這對紅燈而來的，自從出現『紅燈血案』以來，老夫便心癢難搔了，心想這件案子，最後一定會落在你手上，所以趕來洛陽找你，今早到了城外，才知道洛陽也出現紅燈的事，說起來，老夫來得可眞及時！」

沈鷹笑道：「你既不敢回家，整天在江湖上閑蕩，這種事你不插手才怪哩！」

古逸飄訕訕一笑，唐小紅那裏知道他家有河東獅之事，心頭十分奇怪。

古逸飄輕咳了一陣，說道：「老鷹，你既然有心要管這件案子，但你在今早又拒絕了祝霸龍，豈不等於把送上門的銀子拋掉？」

沈鷹聽了，冷哼一聲，說道：「老夫要管是老夫的事，受他聘請却又是另一件事！」

「難道他的銀子是包鉛的？」

「此人刻薄成性。唯利是圖，更兼一毛不拔，活該讓他吃驚一場！」

古逸飄拊掌道：「這倒應該！」

沈鷹抬頭看了一下天色，道：「烟兒，吩咐早點開飯吧，吃了好作準備！」

雲飛烟去了之後，衆人談談說說，漸把紅燈的事忘記，不久，飯便開了上來，共分兩席。

剛要動筷，大門忽然「篤篤篤」地響了起來。

陶松笑道：「九成是那姓侯的又來囉嗦！」

沈鷹道：「給老夫回了他！」

陶松道：「咱們且先喝杯酒吧，讓他着急一下！」

衆人大笑，舉杯而盡，不料拍門聲越來越響，陶松大怒下廳。沈鷹道：「不要等了，咱們先吃吧！」

古逸飄道：「紅兒，你毋需客氣，沈鷹大人是乾爹的多年好友，咱父女來吃他，是給他的面子！」說着挾了一塊鷄肉，放在唐小紅的碗裏。

忽聽陶松叫道：「有貴客到！」

衆人一怔，齊把頭抬起，目光一及，古逸飄大笑道：「原來是你！」

苦候「紅燈」

這個及時趕到的貴客是誰？「中州大俠」崔一山是也！他與沈鷹的交情，不在古逸飄之下，也多次成爲沈鷹的助手。

當下沈鷹道：「崔老弟，你就是有口福，每在這時候自天而降！」

司馬城連忙長身讓座，自有人添上座位杯筷，崔一山也不客氣，一屁股坐下，司馬城道：「崔叔叔很久沒來，今日是什麼風把你老吹來？」

古逸飄笑道：「還不是跟老夫一樣，爲了紅燈而來的？」

崔一山也不否認，道：「剛才小弟聽說這城內的一個富豪也被掛上紅燈，可是眞的否？」

沈鷹點點頭道：「咱們正想稍後去看看！」

飯畢，沈鷹立即叫蕭穆把祝家周圍的地形，繪了一張仔細的地圖，然後分佈人手，以及研究如何堵截的方法。最後決定，沈鷹守正門，古逸飄守後門，崔一山守左偏門，蕭穆及雲飛烟守右偏門，其他人手平均分配。

小福見沒他的份，道：「前輩，晚輩呢？」

沈鷹道：「你跟唐姑娘留下來，暫時在老夫這裏住幾天！」

「但晚輩也想……」

古逸飄急忙斥道：「不說你身上有傷，就憑你那三腳貓的功夫，也敵不了人家一根手指頭！」

×　×　×

深秋的夜裏，風有點冷，天上無星無月，大地更加黑暗。這種日子是否最適合大屠殺？這倒未必，但對那種裝神扮鬼的人來說，却是最適合的了！

街上剛傳來初更的梆子聲，沈鷹等人便分批出去了。

長街寂靜，以往此刻正是燈火輝煌的時刻，今日却似荒野墳地，僅一日之隔，便有如此巨大的變化，可見「紅燈案」是如何深入人心了。那七個簑衣人，七盞紅燈，一頂小轎，又是如何的震人魂魄！

沈鷹匿在祝家大門對面的一棟平房屋脊後，這地離祝家大門只有丈餘，沈鷹自信能一飛而至，抬眼望去，四處靜悄悄，不見一個人影，而祝家大門上的那對紅燈，也早被祝家摘下了，大門關得沒絲縫兒，石階兩旁的石獅子在冷風中似在顫抖。

良久，只聞風吹葉動聲，仍不見那七個簑衣人，更夫在下面經過，打出二更的更鼓，四個更夫，一個提燈，一個打鑼，一個擊梆，還有一個提着更鼓，戰戰兢兢經過祝家，好像魂魄已被引路小鬼拘着。

沈鷹精神一振，心想時候大握已差不多了，雙眼在黑暗中烱烱發亮。

時間一點一點流逝，眨眼已是三更，「紅燈」依然未現。

沈鷹不禁有點焦慮：「莫非他們怕祝家早有準備，而今夜不來了？」

四更的梆子聲已傳至耳鼓，風更冷了，沈鷹心頭却更焦急，目光一掠，忽見一條黑影輕捷地掠過來，他心頭一跳，定睛一望，來人竟是乾女兒雲飛烟。

雲飛烟急速地飛了上來，也伏在屋脊後，輕聲問道：「乾爹，這裏有什麼動靜否？」

「沒有，你那邊呢？」

「也沒有！不知是不是他們得到消息，而不來了？」

沈鷹冷哂道：「他們又非神仙，怎能估到咱們會來設伏等他們？」

雲飛烟道：「那就奇怪了，莫非他們臨時改變了主意？」

沈鷹沉吟一下道：「你且伏在這裏，待老夫入祝家探它一探！」話音一落，身子已自屋頂飛起，半空沒一絲移形，便筆直射落祝家的圍牆內，當眞是點塵不驚。

偌大的一座祝家莊，不見一絲光亮，沈鷹忖道：「祝霸龍最是怕死，怎地他連燈也沒點一盞？」雙脚輕移，向內走去。

由於天黑，加上地形不熟，沈鷹無意中踢翻了一盆菊花，「嘩啦」一聲過後，便響起一陣噹噹噹的銅鑼聲。

沈鷹臨危不亂，索性站住，只覺身前響起一陣風聲，知有兵器襲到，右手一翻，已把烟桿握在手上，順勢一擋，但聞「卜」的一聲，烟窩敲在木器之上，沈鷹反應極速，左手一抓，抓住了一條木棒！

說時遲，那時快，背後又傳來幾道兵刄劈空之聲，沈鷹把木棒一扯，那人被扯過來，接着響起一個慘叫聲！沈鷹一怔，心想：「這人武功怎地如此不濟？」心知有異，忙喝道：「你們是誰？」

一個破鑼似的聲音也喝道：「你又是誰？」

「老夫沈鷹，特地看看你們的防務情

況！」

「啊！是沈大人，快點火！」

不久，幾根火把亮了起來，沈鷹見假山、花樹附近黑壓壓的站着不少大漢，却都是祝府的打手、家丁。

「你們老爺沒事吧？」

只見遠處走出一個壯漢，臉上帶着幾分驚恐之色，叫道：「來了麽？」

「原來你在這裏？」沈鷹瞪着那個壯漢，原來此人是洛陽城的捕頭凌浩波。

凌浩波尷尬道：「小的拜見大人！」

「不必，祝霸龍多少錢請你來？」

凌浩波怪聲地道：「一百兩銀子，五夜……」

「好平宜！」沈鷹冷哼一聲：「難道你的命只值一百兩？」

凌浩波臉現慚色，道：「小的老婆又生了個孩子，家母最近又病了，手頭緊了一些……」

沈鷹臉色稍霽，道：「祝霸龍在那裏，帶老夫去見他！」

凌浩波呆了一呆才道：「請大人跟小的來！」回頭喝道：「重新熄火，照舊守着，一有什麽風吹草動，便响鑼通知！」

到了大廳，凌浩波點了一盞燈，輕聲道：「大人，實與你說，姓祝的見聘請不到大人，怕得要死，又捨不得一百萬兩銀子，早巳跟他老婆兒子偷偷溜了，只瞞着下面的人！」

沈鷹冷哼一聲，道：「他爲何要瞞着下人？」

凌浩波道：「便是怕下人得悉了，會走漏了風聲！」

「此人對下人如此刻薄無情，你何必替他賣命？」

「小的早巳立定主意，一有什麽風吹草動，便溜之大吉，大人肯來助陣，小的便替你賣命。」

沈鷹道：「老夫怎肯替他賣命！銀子給了你沒有？」

凌浩波苦笑一聲：「姓祝的說五日後才一起計算！」

沈鷹大怒，自懷中摸出兩錠銀子來，道：「你先拿回去應急，不必再來！」

凌浩波沉吟一下，終於收下，道：「小兒滿月時，請大人到舍下喝杯羌酒！」

沈鷹道：「到時再說！若不够花用的，明日到我那裏再拿！」

凌浩波忙道：「够了，巳足解急矣，大人，你還要留下來？」

沈鷹道：「一齊走吧！」

兩人聯袂走出大廳，祝家家丁問道：「凌捕頭你上那裏？」

沈鷹道：「祝霸龍一家早巳偷偷溜掉了，你們也不必替他賣命，死了他也不會感激你們！」

此言一起，那些家丁齊是一呆，問道：「凌捕頭，可有此事？」

凌浩波道：「不錯，下午他巳溜出城了！」

那些家丁打手一聽，全都沒了主意，也不知誰先叫道：「咱們也有老婆兒女的，也都溜了吧！」

沈鷹忙道：「天亮了再走未遲，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前院，不要驚慌！」

那些打手們立即鳴起金來，把人手全都召集在前院，接着又把火把擧了起來！

風聲一响，只見牆頭上多了一人，却是雲飛烟。「乾爹來了麽？」

「不是！外面可有動靜？」

「四處靜悄悄，沒一絲兒動靜！」

沈鷹剛一皺眉，遠處巳傳來五更的梆子聲，黎明前，天色更爲昏暗了，夜風更緊。「凌捕頭，你且在這裏，老夫等守在外面，好歹再等他半個時辰！」

凌浩波應了一聲，連忙叫人把火把熄掉，沈鷹及雲飛烟重行返回對面那棟小屋，匿在屋脊上。

半個時辰又過去了，天際巳露出曙光，沈鷹道：「烟兒，吩咐他們回去吧！」他自個先返回「行宮」。

苦候一夜不果，衆人自是悶悶不樂，吃過早點之後，便紛紛入房歇息。

雲飛烟見唐小紅人旣秀靈忠義，又聰明伶俐，甚是投緣，只談了一陣，便巳姐妹相稱。

「姐姐，小妹見你也大不了我幾歲，怎地學得一身飛簷走壁的功夫？」

雲飛烟笑道：「那是自小練的，愚姐這身功夫可也上不得堂，只能對付一些流氓潑皮而巳！」

唐小紅那裏肯信，央求道：「姐姐便把這功夫都敎給小妹吧！小妹有你三成功夫，也就心滿意足了！」

雲飛烟失笑道：「你乾爹是武林有數高手，你放着菩薩不拜，却來求我這小鬼，豈不好笑！」

唐小紅粉臉一紅，道：「小妹急慌了，嗯，姐姐一夜沒睡，先歇一陣吧，等下再來看你！」

雲飛烟見她走得急，忍不住問道：「你去那裏？」

「小妹找乾爹去！」

「你倒性急！」雲飛烟一笑上床，也不解衣便盤膝坐在床上，運功調息起來。

唐小紅倒也不敢去打擾古逸飄，却去看小福。葛根生是沈鷹手下的大夫，有個外號叫「草藥王」，此刻合了藥，替小福包紮傷口。

唐小紅見有人在房內，便悄悄走去灶堂。

午時，衆人恢復了精神，便紛紛出廳，不久，飯便開了上來，衆人吃之都覺小菜燒得甚是可口，雲飛烟問道：「今日是誰燒菜的？」

沈鷹的一個手下忙道：「今日是唐姑娘親手下厨製的！」

沈鷹喝采道：「唐姑娘這手藝兒，比老夫之乾女兒有過之而無不及！」

唐小紅粉臉通紅，道：「晚輩怎敢跟雲姐姐相比！」

古逸飄得意地道：「老夫這個乾女兒沒有收錯吧！」

唐小紅道：「菜燒得好，有甚用處，還抵不住流氓的一隻拳頭！乾爹，你便敎點武功與女兒吧，免得女兒受人欺侮。」

「誰敢欺侮你？老夫把他一刀斬爲兩截！」

唐小紅吐一吐舌頭道：「可惜乾爹不能一步不離地保護女兒！」

「這倒也有理！」古逸飄作難地道：「只是乾爹的武功可不適合女子學！」

「誰說的！人家雲姐姐可也不是學得一身武藝！」

沈鷹哈哈大笑：「你乾女兒吃醋了，老古，老夫看你今後可要頭痛了！」

古逸飄只當沒聽見，轉頭道：「紅兒，武功的事現在對你說你也不明白！唔，不過一些入門的基礎功夫，以及內功心法，倒可以先傳你一點，不過這可要吃得了苦，才能有成就，就怕你花朶似的人，吃不了苦！」

「女兒深知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不怕吃苦！」

小福乘機道：「古伯伯，你也順道收了晚輩爲徒吧！」

古逸飄道：「你年紀巳大，此刻才學，將來成就也不大，人家看見你，還道老夫本事稀鬆，嗯，便收你做個記名弟子吧，可不得對外宣揚！」

小福大喜，連忙推席拜倒，崔一山問道：「昨夜那羣惡魔不來，咱們下一步怎辦？」

沈鷹道：「今夜咱們再去等一夜！」

× × ×

這一夜，祝家巳經跑得不剩一人，沈鷹等人仍依原計劃，在祝家附近分頭埋伏着。

時間一滴滴過去，又再是三更，那羣簑衣人猶不見踪影，衆人都有點不耐，但仍沉着氣，繼續苦候。

四更巳至，陣陣夜風之外，什麽也沒有，四更過了，五更也過了。整個洛陽城就像是座巨大的墳塲般，旣暗且靜。

一陣風吹過，沈鷹心頭一跳，一個念頭掠上心間：「咦，莫非這對燈籠，不是那七個簑衣人掛的？却因爲祝霸龍平日爲富不仁，旁人看不過眼，故意藉機，掛上一對紅燈來嚇唬他！」

他越想越覺有理，便吩咐手下去通知其他人。不久，衆人都到了祝家大門外，崔一山問道：「老鷹，可是另有發現？」

沈鷹把自己的看法說了，衆人皆表同意，彭七氣得一脚蹬在祝家大門上，罵道：「他奶奶的，這姓祝的爲富不仁，却也要累咱們熬兩個晚上，當眞豈有此理！」

衆人意興闌珊地返回「行宮」休息，次日一早，「飛鷂」郎四自外回來，沈鷹問道：「案子辦妥了沒有？」

郎四道：「巳經辦妥了，兇手是個汪洋大盜，他事先勾結了周同知的一個僕人，擄去周同知的兒子，窩在商丘城內，咱們迫那家僕供出地點，悄悄派人前去逮捕，結果一切大好！」

沈神捕與雲飛烟二人伏在屋頂上，監視對門祝府情況。

一切大好便是表示人質旣救了出來，兇手也巳就法。沈鷹詫問道：「小顧怎不與你同來？」

小顧是沈鷹手下四大悍將之一的「閃電刀」顧思南。跟沈鷹辦事巳好幾年了。

郎四道：「周同知及勝捕頭輪流要宴請顧二哥，顧二哥怕頭兒您掛懷，着屬下先回來！」

沈鷹點點頭道：「你先去休息吧！」

郎四道：「頭兒，不知『紅燈血案』的事，您知道否？」

沈鷹道：「知道，莫非商丘也發生了一件紅燈血案？」

郎四道：「非也，本城如今也發現紅燈……」

彭七截口笑道：「那人是故意嚇唬祝霸龍的，累咱們兩夜沒睡！」

「祝霸龍？」郞四一怔：「這事跟祝霸龍有何關係？我聽人說被掛燈籠的是『銀槍』王雷及『雙刀』風老七！」

「什麽？」衆人齊是一怔。郞四道：「屬下還特地拐去風老七家去，一問之下，果然眞有此事！」

沈鷹道：「兩家都被掛紅燈？」

郎四道：「屬下只問了風家！」

古逸飄道：「也許又是有人故意跟他們兩家開玩笑的！」

沈鷹搖搖頭，道：「除非掛的人是來自黑道的高手，否則無此可能！因爲風、王兩家與祝家不同，他們雖都有一身武藝，但爲人忠厚，又少跟人爭執，近年來又少出去走動！彭七，你再到王家一看！」

「是！」彭七去了後，沈鷹閉目冥想起來，眾人深知他的脾氣也不敢打擾他。

過了一陣，彭七回來，報告道：「頭兒，屬下去查過了，王雷今早前門的確被人掛了一對紅燈，同時屬下還聽說『神鏢銀髯』上官全上官老兒也發生了同樣的事。屬下又跑到上官家，恰好見上官老兒在門口，詢之亦經證實，確有此事，據知這老兒已金盆洗手，就不知那些人爲何尚不放過他！」

古逸飄道：「這樣說來，連祝霸龍洛陽城一共有四家被人掛上紅燈，咱們人手再多一倍，也應付不了！」

沈鷹對蕭穆道：「穆兒，你把這三家的資料整理一份與老夫！」

廳上衆人紛紛發表議論，沈鷹叫彭七發出信鴿，把在附近的手下召集過來，然後把自己關在書房內。

下午，蕭穆已把一份資料交給沈鷹。

「雙刀」風老七今年二十八，有兩子一女。在家排行第七，老大，老二及老四不曾學武，在外地經商。老三，老五、老六都住在本城。風家七兄弟五年前分家伙，風老七即購下現址，不久與許氏成親。

風老七的武功在兄弟中，除了老三之外，數他最高，但此人與妻子感情甚篤，極少在外面活動，在本城經營一小米舖，生活小康。風老七之爲人，頗爲恬淡，據他店內的夥計說，近來店子的生意極好，屢有人勸其擴充，風老七却謂生活已足，無需爲幾個臭錢而營營役役。店內伙計都認爲風老七待人和藹，待伙計也厚，每年終都發一筆錢與夥計。

但風老三及風老六却經常在外面闖盪，甚少回家，風老七常去拜謁嫂嫂。據說風老三三年前離家，至今未回！風老六離家也已有七個月了。

「銀槍」王雷，今年三十二歲，家有恒產，早年隨父闖盪江湖，博得了個「銀槍」的外號，但五年前其父過世，即不再外出，留在家內料理家業。

王雷是三代單傳，親戚也少，爲人雖頗高傲，但並無惡行，喜關在書房內讀書，生下一子一女，閑時除了讀書，便是逗子爲樂，據說已有三年未握過那杆銀槍！

「神鏢銀髯」上官全，今年六十三歲，三年前已金盆洗手，以一手「九子連環鏢」馳譽武林，急公好義，却十分健談，只因喜自誇，故朋友不多。

上官全生有三子，長子已歿，次子替他料理家業，長袖善舞，這些年頗賺了一些錢，但此人武功極低，又不喜江湖生涯，上官全不甚喜之。三子上官彪三年前在江南被人殺死，消息傳至時，上官全趕到江南，却連上官彪的屍體也找不着。

據說上官彪的武功青出於藍，最爲上官全所喜。有人說上官全在三年前，突然宣佈金盆洗手，正是因爲他最疼愛的兒子慘遭人殺死之故！

曾有人問爲何不替兒子報仇，上官全答之：據傳消息的人謂，兇徒三個，全是幪着臉，人海茫茫，憑何去找尋兇手？

尚有個傳說，上官彪是上官全與一個婢女所生的，死時才二十六歲。

× × ×

沈鷹看了兩遍，抬頭問蕭穆：「穆兒，你看對方是否會一齊下手？」

蕭穆想了一會，道：「根據簑衣人四次出現的情況看，只有七個人，即使連小轎內的那人計算，也不過八個而已，似無可能一齊對三家下手！」

「不錯！」沈鷹再問：「但他們是否會分先後下手？還是故佈疑局？」

蕭穆道：「假如這次掛紅燈的人，的確是與前次四起案子同一組織，依屬下看，他們只會挑一家下手！假如屬下是那個組織的頭目，明知洛陽是藏龍臥虎之地，更兼有頭兒在此，我也會故佈疑陣，提防對方請人助拳，而分散對方的力量！」

「不錯！」沈鷹眼光露出一絲讚許之色。「依你看，他們會先向那家下手？」

蕭穆想了一下，道：「假如是由屬下指揮的話，當先向上官全下手！因爲上官老兒年紀老邁，他二子武功又差！」

沈鷹這次却搖頭道：「錯了！老夫認爲他們並不是胡亂殺人的，假如是爲了殺人示威，老夫也會挑上官老兒下手！」

「然則頭兒認爲如何？」

「根據襄陽顏家及安陽朱家所發生的事來看，他們家都是親人離家三年以上的。問題必是發生在這個失踪的人身上！」

蕭穆脫口道：「如此則風老七危甚矣，因爲風老三離家已逾三年！」

「老夫就是替他担心！」

「依咱們人手而論，實不足照顧三家，如今找出對方下手對象，便好辦了！」

「不然，由於祝霸龍的出城，他們三家必會依法施爲，也腳底抹油逃走！」

話音一落，房門忽然被敲响，沈鷹問道：「誰？」

只聽彭七在外面大聲道：「頭兒，剛才有人發現祝霸龍一家十三口的首級被裝在一個蔴包袋內，拋棄在祝家大門外！」

沈鷹及蕭穆心頭齊是一跳，蕭穆連忙把門拉開，問道：「已經證實，那十三個首級，是祝霸龍的一家大小的？」

「凌捕頭看過後，來通知咱們的！」

沈鷹揮手叫他退下，喃喃地道：「經此一變，他們三家看來便不敢出城了！這可有點棘手！」

蕭穆道：「頭兒，待屬下去探探他們的口風！」

「不必，沒的惹麻煩上門！」

走廊上腳步聲一响，雲飛烟快步走了過來，道：「乾爹，上官全，王雷及風老七聯袂來找您！」

沈鷹畧一沉吟，道：「帶他們到大廳吧，老夫這就出去！」

一子下錯

大廳上坐滿了人，沈鷹叫手下退下，只留下崔一山、古逸飄、蕭穆及雲飛烟。

雙方未曾開口之前，沈鷹先把烟杆抽了出來，裝上烟絲抽吸起來，一團濃烟噴自他口中。「三位突然駕臨，蓬蓽生輝，却不知有何指教！」

上官全輕咳一聲，道：「神捕，老朽等三家的事，諒必您早已有所聞！」

「老夫聽人說過了，但限於人手，却愛莫能助了！何不趕緊收拾軟細出城避一避？」

王雷苦笑一聲：「在下何嘗沒此打算？奈何祝霸龍一家出了城還不是全家覆沒？對方既然有了準備，咱們要走也是走不了！」

風老七道：「神捕要多少費用，請開個價，風某一人死不要緊，但家內尚有家小，他們全未學過武，因風某而死，可有點寃枉！」

「因你而死？」沈鷹又噴了一口濃烟，「難道你知道對方的身份？」

「在下雖然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估計必是早年惹下的仇家！」

沈鷹問道：「你曾結下什麽仇家？」

「厲害的仇家倒也沒有，怕只怕那些仇家找到什麽高手來報復！」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但老夫人手不足，可不能保證，你們的安危！」

上官全道：「這點老朽也知道，但只要神捕肯相助，咱們也就心滿意足了！」

「好吧，這就一言爲定！老夫會暗作安排，但不保證你們的人命、財物不受損失。」

風老七道：「咱們也會自個小心戒備，只望神捕襄助一下！」

「諸位盛意拳拳，老夫若再推辭，倒嫌不近人情了，你們都非大富之家，隨便湊幾千兩銀子吧！老夫的朋友及手下可不能喝西北風！」

上官全道：「這個自然，咱們也不敢要諸位免費替咱賣命！咱們先回去準備了，一會便派人把銀票送來！」

沈鷹敲掉烟灰，道：「老夫不送，諸位慢走！」

上官全三人離開之後，沈鷹立即佈置起人手。古逸飄帶鄭四守護上官家，崔一山帶彭七到王雷家，他自己則帶蕭穆，司馬城、葛根生、陶松等人伏在風老七處，另外雲飛烟帶着幾名手下居中策應，遇事時，則發嘯爲號。

黃昏後，上官全等派人送來五張一千兩的銀票，接着，幾個在附近的手下，都聞訊趕來，沈鷹再抽派兩個給崔一山及古逸飄。

蕭穆把上官全等三家的附近地形說了一遍，衆人默默記住，吃過晚飯，沈鷹吩咐衆人養足精神，初更時，便傾巢而出，屋子內，只剩下小福，小紅及兩個沈鷹的手下。

才初更，洛陽城已如一座死城，長街寂靜，不見一人，沈鷹帶崔一山到王雷家，再帶古逸飄到上官全家，自己則帶着人到風老七家。

風老七家燈火通紅，婦孺被安排在內堂，青壯的家丁都拿着刀劍，在圍牆內來回巡邏，風老七背插雙刀站在石階上，一副如臨大敵的神態，當沈鷹等人進莊，他才鬆了一口氣。

沈鷹問道：「風老弟，可有什麽預兆麽？」

風老七道：「沒有！諸位請坐喝杯茶吧！」

「不必客氣，老夫想問你一件事，令三哥離家之後，是否有消息回來？」

「沒有。家兄出去時，曾對晚輩提及，說與幾位朋友相約要去南海！」

沈鷹一怔，忍不住問道：「千里迢迢去南海，所爲何事？」

「這一點家兄堅不透露，晚輩也猜不透！」

「三年來，毫無片言隻語傳回來？」

風老七嘆了一口氣，沉聲道：「沒有！家六兄三個月前，自告奮勇去嶺南打探消息，至今也還沒有訊息回家！」

沈鷹問道：「聽說風老弟尚有幾個兄弟。」

「是的，家兄以及二哥因不曾學武，晚輩不許他們過來，家四兄剛好去許昌買貨，尚未回來。家五兄如今則帶人守住後門！」

「你的妻兒呢？」

「都在內堂！」

沈鷹一怔，問道：「怎不把他們安排到令兄處躲一下？」

風老七苦笑一聲，道：「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假如拙荊及小兒到家兄處，而反而被對方知道，遷怒家兄一家，晚輩即使不死，又怎能心安？」

沈鷹肅然起敬，坐了一陣，遠處已傳來二更的梆子聲，沈鷹道：「老夫到各處走一趟！」

風老七連忙帶路，走了一圈，重新返回大廳，忽然圍牆外抛入一盞紅燈，接着一道尖銳的竹哨聲响起，半空倐地出現一大羣巨大的螢火虫！

沈鷹心頭一跳，沉聲道：「小心，來了！請風老七吩咐貴价上廳，一切由老夫等應付！」

風老七果然吩咐家丁回廳，蕭穆躍上圍牆，抬眼一看，連忙叫道：「頭兒，前面街頭有頂小轎，還有七個人影！」

沈鷹衝前幾步，雙脚一頓，飛身躍上圍牆，目光一及，道：「來得正好，大家小心一點！」

那小轎及七個黑影來得甚慢，竹哨聲不斷响起，半空的螢火虫越來越多，蕭穆道：「頭兒，咱們迎上去，還是在這裏等他們？」

「以逸待勞！他們既然要來，便不會虎頭蛇尾！」沈鷹一語既畢，便發出一道嘹亮的嘯聲。

嘯聲一落，那七個簑衣人及小轎，忽然一拐，走入一條小巷！

沈鷹一怔，道：「左邊是誰？」

蕭穆道：「王雷！」

沈鷹心頭起伏，一時之間難以決定，就在此刻，左邊也傳來崔一山的嘯聲，沈鷹喝道：「好狡猾的奸徒！穆兒，你小心一點，待老夫過去看看！」說罷雙脚一軟，身子如大鳥般向左掠去！

他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身後忽又傳來蕭穆的聲音道：「頭兒，他們又來了！」

沈鷹怒哼一聲，一個倒飛，重新躍上牆頭，果見那七個簑衣人又再出現。沈鷹冷冷地道：「要想用調虎離山之計？哼，沒那麽容易，大家沉住氣！」

話音一落，右首那邊也傳來古逸飄的嘯聲。沈鷹臉色大變，幸而雲飛烟如飛而至，問道：「頭兒，他們來了麽？」

「此處不必你理，快去你崔叔叔處看看！」

雲飛烟身子投入黑暗中，遠處那七個

簑衣人又再度隱入小巷中！

「他們是否去追烟兒？」這念頭一起，饒得沈鷹平日鎮定冷靜，此刻也禁不住心頭一亂，等又不是，追下來又不是！

右首那方的嘯聲甚是焦急，沈鷹拭去額上的汗珠，說道：「穆兒你去老古處看看，城兒你去你崔叔叔處，有事即留下，無事便立即回來，路上可得小心！」

蕭穆及司馬城應聲而去，沈鷹如標槍般立在圍牆上。

只一忽，只見雲飛烟鼻頭沁汗地奔了過來，道：「乾爹，崔叔叔那裏也出現了七個簑衣人及一頂小轎，但他們只站在遠處，而不攻擊！」

沈鷹喃喃地道：「這是他們故佈的疑陣，還是在等什麽人來主持？照看上官家必有同樣出現敵踪，莫非對方要一舉殲滅這三家？」

雲飛烟道：「希望古伯伯那裏也沒事才好！」

上官全那裏能平安麽？風老七家及王雷家先後出現敵踪，他家又豈能例外？

× × ×

三更的梆子聲傳來，夜風忽然猛烈起來，吹得庭院中的幾棵棗樹沙沙亂响。

古逸飄不知爲何心頭忽然一懍，道：「小心一點，時候差不多了！」

上官全腰畔掛着四隻鏢囊，手上握着一柄九環金刀，勇態不減當年，道：「老夫雖然金盆洗手，但面對這羣凶殘無道的暴徒，只得啓刀重出了！」說着抖動手中金刀，隨着一聲長嘆，刀脊上的九隻金鐶「噹噹」亂响。

古逸飄道：「老夫一向認爲金盆洗手乃無謂之舉，你要退出江湖，奈何別人不許，到時還不是仍要啓刀重出！」

話音一落，左邊忽然傳來沈鷹的一道長嘯，古逸飄臉色稍稍一變，道：「老鷹果然沒有料錯！」

上官全却是臉色一鬆，忙問道：「古大俠的意思是認爲對方其實是要對付風老七？」

古逸飄道：「這是沈老鷹的見解，是故他屯重兵於風家！」

豈知就在此刻，大門忽然「砰砰」地响了起來。

郎四立即高聲喝問：「誰？」

外面的人道：「咱們找上官老爺！」

郎四問道：「上官老爺不在家內，你們到底是什麽人？」

那人冷笑一聲，道：「上官全十日以來，不曾離開洛陽半步，今日下午他雖離家，但只一忽便回來了！」

廳上衆人臉色立時一變，古逸飄走至台階，厲聲問道：「你們因何事要找上官全？」

「有人託咱們送件禮物與他過眼。」

「什麽禮物？」

「對不起，咱們也不知道，須他親自觀看！」

古逸飄冷笑一聲，道：「假如他不看呢？」

「他不看也得看！」

古逸飄冷笑道：「有老夫在此，你們還能怎樣？」

那人嘆了一口氣，道：「咱們實在不想與『風雲刀』爲敵，奈何命令在身，上官老爺若不看，咱們便得死！那只好得罪了！」

話音一落，只聽「蓬」的一聲，那扇厚達三寸的大門，好像紙紮的一般，忽然倒塌下來！

衆人尚未定下神來，已見七個簑衣人，各自提着一盞紅燈，拱衞着一頂深褐色的小轎，進入大門。

就在此刻，半空忽然飛來一羣螢火虫，發出點點鬼火似的綠光，在半空上下浮動着。

古逸飄目光一抬，只見那七個簑衣人在燈光掩映之下，頭臉及手掌鮮血一般猩紅，雖明知這是對方故弄玄虛，但仍免不了倒抽一口寒氣。

爲首那個簑衣人叫道：「禮物就在小轎之內，請上官老爺上來過目！」

上官全道：「老夫與你們素不相識，所謂無功不受祿，恕老夫不能從命了！」

「老爺子眞是強人所難，如此叫咱們如何回去覆命？」

古逸飄知道這事絕不能善了，連忙發出一道長嘯。

那簑衣人冷冷地道：「古兄要想請救兵，已來不及了！」

一語既畢，那頂小轎無人扛抬之下，竟然向前滑出一丈。古逸飄大喝一聲，抽刀而起，爲首那個簑衣人也抽出一柄單刀，道：「在下領敎古兄的刀法！」

古逸飄不再打話，寶刀風雲乍現，只見一道白光，飛向對万頭頂！

那人單刀向上一橫，但古逸飄倏地一偏，避過對方的單刀，仍望對方頭頂斬下去。

這一刀勢如猛虎下山，威不可擋！那人翻刀不及，身子一偏，堪堪避過；只聞「刷」的一聲，頭上那頂竹笠，吃刀風一擊，分裂爲兩爿，簑衣人滿頭長髮亂飛，更似是幽冥來客。

「好厲害的刀法！」

「吃老夫一刀！」古逸飄手臂一圈，寶刀改斬爲横劈！

不料黑影一動，旁邊竄出一個簑衣人來，舉刀一擋。古逸飄以一敵二，竟然佔不了上風！

這兩個簑衣人一動，另外四個簑衣人忽然把手上的紅燈抛掉，一眨眼，手上又多了一塊黑黝黝，如同盾牌的東西來，同時飛身向大廳射去。

上官全大喝一聲：「老夫跟你們拚了！」雙掌一揚，只見十數件暗器，齊望那四個簑衣人飛去！

那四個簑衣人左手盾牌一舉，但聽一陣「得得得」的响聲傳起，那十餘件暗器全部貼在盾牌上！一個簑衣人狂笑道：「小子連環鏢又有何威力？」單刀一挽，欺至上官全身前。

上官全連發幾把暗鏢，都爲對方的盾牌吸住，心頭又驚又怒，一匹銀鬚不斷飄動。

說時遲，那時快，簑衣人的單刀已至，上官全只得挽起九環金刀應戰，他一身功夫全在那手獨步武林的飛鏢手法，奈何對方使用強力的磁鐵盾牌，任他發出的飛鏢手法如何精妙，角度如何詭異，只要一

到盾牌三尺之內，便被吸了過去！

飛鏢既然不能尅敵，以刀應付便更加不濟了，但那個簑衣人却不似有殺他之意，只一直迫他：「上官老爺，只要你收下禮物，老子便不與你爲難！」

上官全咬牙苦鬥，另外三個簑衣人立即向大廳的其他人撲去，刀光一閃，便有人中刀倒地！

郎四及另一個兄弟雙雙抽刀攔住一個簑衣人，惡鬥起來，雖以衆凌寡，但只幾個回合便已陷于下風。

古逸飄見形勢越來越險惡，急忙又提氣發嘯，可是對万纏得極緊，他發出的嘯聲便甚是短促！不但如此，由於他氣納丹田發嘯，微一分神之下，便被對方佔了上風。

古逸飄只得定下心神，揮刀衝突，那兩個簑衣人互相配合，古逸飄不能衝出重圍，心頭又驚又恐，回頭喝道：「郎四，快去找你頭兒來！」同時寶刀連劈三刀，稍竭對方的攻勢。

爲首那個簑衣人哈哈笑道：「來不及了！姓古的，識相便閃開吧，否則連你也殺了！」

古逸飄鬚髮齊豎，喝道：「有本事的，老夫這條命便送給你吧！」右掌在刀底穿出，擊向一個對手的胸膛！

那人伸掌來迎，但聞「蓬」的一聲，對方退了兩步，古逸飄也被震退一步，刹那，另一個簑衣人的銅鐧已疾如閃電地砸了下來！

古逸飄急忙翻刀一擋，那人左腿一個横掃，古逸飄躍起四尺，右腿一蹬，脚底反踢對方臉門！

那人抛下燈籠，以臂格之！古逸飄猛吸一口氣，凌空曲腰俯下，寶刀藉勢砍將下去！

這一刀急如星火，眼看那人再也抵擋不了，却見另一個簑衣人欺前幾步，長劍一舉，把古逸飄執的寶刀接了下來！

「噹」的一聲巨响，刀劍相碰，飛起一蓬火星子，古逸飄空中沒處發力，便跌落地，尚未站定脚跟，爲首那個簑衣人的銅鐧已及時掃至！

古逸飄匆急之間不能抵擋，千鈞一髮之際，吸氣倒飛幾尺，只聽「嗤」的一聲，袍角已被對方斬下一片！

古逸飄後背升起一股寒意，暗叫一聲僥倖，只得沉住氣，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急盼沈鷹能早點趕到！

上官全逐漸被對方迫出大廳，只見第七個簑衣人，右掌在小轎上拍了一下，小轎布帘一翻，轎內射出十餘暗器來，這些暗器包羅萬有，既有梅花針、鐵蒺藜、飛鏢，也有小飛石、飛蝗石，鐵蓮子，全部向上官全的背後飛射過去！

上官全聽得後背傳來風聲，憑他數十年的經驗，自然知道有人以暗器偷襲，但要想閃遷，左右却被對方封住，萬般沒奈何之下，只得拔身而起！

不料那些暗器好像長了眼睛般，來至上官全身後兩尺，又忽然斜向上方飛去！

上官全那裏意料得及，只聽噗噗連聲，那十餘件暗器便悉數射在他後背上。

「蓬」的一聲，當上官全自上跌下時，古逸飄才知道情勢已然大變。

與此同時，郎四及那個兄弟也已至危急的關頭，那簑衣人的刀法十分淩厲，內功又深沉，覷得眞切，運上八分眞力一刀把郎四的鋼刀格開，刀子順勢一落，在郎四的肩頭上拖了一道血槽！

郎四輕功頗佳，雖然受了傷，仍然倒退一丈，可是他一退，他的同伴便更加勢孤力單了，那簑衣人只一刀，便把其劈成兩爿！

郎四心胆俱裂之下，摸出身上的三柄飛刀，脫手向其抛去！

那簑衣人單刀連揮，把飛刀磕飛，標前幾步向郎四迫去！

郎四大叫一聲：「看刀！」右手虛揚一下！

那簑衣人連忙止住去勢，不料郎四根本沒飛鏢射出，却藉此又有再倒飛一丈。

簑衣人大怒正想追前，忽聽外面傳來一個叫聲：「古大俠，賊子在這裏麽？」

古逸飄聽出是蕭穆的聲音，却故意應道：「老鷹快來！」

一個簑衣人忽然發出一道竹哨，七個簑衣人同時破屋飛上瓦面！

緊接着，只見那頂小轎之頂也衝起一道黑影，脚尖在棗樹上一點，追上他的同伴。

蕭穆隔遠看見，傳音叫道：「快截住兇徒！他們向南城門逃去！各隊官兵，緊守城門，不得走漏一人！」

× × ×

沈鷹焦急地等待蕭穆的回音，奈何蕭穆未來之時，街角又出現那七個簑衣人及小轎！

沈鷹道：「烟兒，老夫跟你過去，你小心一點！」

雲飛烟道：「女兒知道！」

沈鷹抽出烟杆，大步走前，那七個簑衣人見沈鷹走近，又轉入一條小巷，這次那頂小轎，反而走在最前面。

洗鷹喝道：「快追！」幾個起落，已飛至巷口。

小巷口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那七個簑衣人及七盞紅燈，不知在何時突然隱去！

沈鷹掏出火摺子把其點燃，小巷渺無人跡，只餘那頂小轎，他抬眼向四周一掠，走前幾步，把烟杆插在腰上，揚手發出一股凜烈的掌風！

小轎吃掌風一激，如皮球般在地上滾動起來，雲飛烟叫道：「裏面沒人！」

沈鷹把火摺子交給雲飛烟，重新抽出烟杆走前，到了小轎前四尺，沈鷹將眞力佈滿全身，烟杆倏地探出，挑開轎帘。

火光下，看得分明，轎內沒有人影，雲飛烟却發現一件奇事：「乾爹，怎麽轎底有兩個窟窿？」

沈鷹看了幾眼，冷笑道：「轎內的人將兩隻脚由這兩個窟窿伸出去，雙手在內扶着轎子走動，黑暗之中，看不清楚，便以爲轎子不用人抬也能走動了！」

雲飛烟恍然大悟：「原來他不是坐轎，而是扶轎而行！」

沈鷹一對眸子在黑暗中閃閃發光，回身對雲飛烟道：「那七個孽畜，必定還藏在附近，你快去找凌浩波及巡城的官兵，叫他們過來一下，去時小心一些！」

雲飛烟應聲而去，沈鷹向小巷的出口處走去，黑暗之中，輕靈得像一隻貍貓似的。

到了小巷的另一端，是連接着一條大街，大街也不見人影。沈鷹心中冷笑一聲：「那七個孽畜九成還匿在小巷內！」

想至此，便一直站在巷口靜候，希望在官兵的協助下，逐家逐戶搜查，迫那七人現身。

過了幾盞熱茶的功夫，忽聽小巷的另一端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沈鷹心頭一跳，瞪着一對夜眼望去，但見小巷那邊人影一閃，便不復見了。

又再過了一忽，夜風傳來一個叫聲：「頭兒頭兒！」

沈鷹認出那是蕭穆的聲音，急問：「老夫在此，什麽事？」

蕭穆循聲奔了過來，在另一端道：「頭兒，上官全被人殺死了！」

「什麽？」沈鷹幾乎不敢想像：「老古呢？」

「古大俠寡不敵衆，若非屬下去得早，後果也不堪設想！郎四也受了傷，另一個兄弟已犧牲了！」

「那些孽畜呢？」

「剛才屬下見到他們向着南城門處飛去！」

「快追！」沈鷹估計剛才在自己眼前出現的那七個人，是對方佈下的疑陣，不是正點兒，即使抓到作用也不太大，當下立即飛身躍上屋頂。

偌大的一座洛陽城，竟不見一個人影。沈鷹長嘯一聲，向南飛射過去。

滿盤落索

夜風更急，更冷，深秋的夜風已有點冰冷透骨的感覺，但沈鷹却全身滾熱，他自出道以來，從未試過如此丟臉的！

雖說他一早已向上官全說明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但這次上官全被殺，並非己方力不能敵，而是自己計算錯誤，下錯了一子才引成的！這一着錯誤，使沈鷹顏面大失，也令他氣血翻騰，怒火暗燒。

奔了一同，忽然前頭來了一隊官兵，却是雲飛烟引來的，沈鷹躍落街上，道：「請通知蔡知府，叫他調動兵馬圍城，一定要抓到兇手才准放人離開！」

那隊長應聲而去，雲飛烟問道：「乾爹，事情又有了變化？」

沈鷹咬牙道：「上官全一家被人殺死了，剛才蕭穆來報，說兇徒向南而去！」

「如今蕭大哥呢？」

「他自另一端去了！」

雲飛烟道：「南城門那邊剛好有一隊官兵，現在不聞一點動靜，諒必對方還未出城！」

沈鷹心頭稍鬆，道：「老夫現在即趕去，你去通知崔老弟及城兒，叫他們帶人去城內巡邏，老夫不把他們掏出來，此恨難消！」言畢又飛向南城門。

到了那裏，只見有一隊官兵守在那裏，蕭穆正在問他們。

「頭兒，他們說不曾見有人出城！」

「穆兒你便守在這裏！老夫四處瞧瞧！」沈鷹馬不停蹄，向西城門方向馳去。

西城門那裏也有官兵把守，原來蔡知府也知道「紅燈血案」的事，為恐會傷及城內的無辜，今夜多派一倍官兵防衛。

沈鷹得知情況之後，便馳向上官全家，路上遇到司馬城，謂崔一山跟彭七已趕向南城門，沈鷹忙道：「你守在西城門處，無事不得離開！」

到了上官全家，只見古逸飄如鬥敗公鷄般蹲在門口，見到沈鷹嘆了一口氣，道：「老鷹，這次你我可丟盡顏面了，老夫發嘯你聽不見麽？」

沈鷹惱恨地說：「偏生在雷家及風老七家外，也出現七個簑衣人及一頂小轎，老夫不敢隨便離開，怕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是故派蕭穆先過來探個究竟！」

「嘿嘿，上官老兒一家都完了！」

沈鷹沉聲道：「咱們還未全輸，這局還可反敗為勝！」

古逸飄淡淡地道：「你有辦法救活上官老兒？」

沈鷹把他推開走入大門，邊走邊道：「那幾個簑衣人可能還未離開本城，老夫早已派人守住各個城門！」他忽然想起一事，忙道：「老古，你快去北城門，那裏已有官兵，若有事，請再發嘯，老夫帶人逐巷逐屋搜索，不怕他們能飛上天去！」

古逸飄精神大振，道：「如此老夫去了。」

沈鷹走至大廳，只見屍骸遍地，郎四正在包紮傷口，見到沈鷹輕聲道：「頭兒，我……」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這次錯在老夫身上，與你無關，你先回去休息吧！」

「頭兒，我還能動……」

沈鷹喝道：「老夫的話你聽不聽？」郎四不敢再說一聲，扭頭走了，沈鷹在上官全家走了一趟，見內堂尚有九個丫頭未死，倒在血泊中呻吟，他心頭窩火，快步退了出來，去看上官全的屍體。

上官全的屍體早已變黑，原來那些暗器都淬了劇毒。沈鷹撕下一塊衣袂裹，着手把暗器拔了出來，走至蜡燭前細看。那些暗器除了塗上毒藥之外，都沒一處特徵，任何一家的兵器店都有出售。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熱鬧起來，沈鷹走出去，只見一隊隊官兵在街道上遊弋，沈鷹忙叫總兵把人手仔細分配了，每個城門加派一隊官兵，其餘的官兵，分成十隊，逐街搜索，又吩咐雲飛烟去守東城門。

望着那長蛇陣似的火把，沈鷹心頭才略為一鬆，連忙躍上一棵大樹上，抬眼望去，不見附近屋頂匿着人。

一陣冷風吹來，沈鷹逐漸清醒，忽然想起一事：「剛才好像不見上官全的二子上官虎以及他老婆的屍體，莫非他兩人竟逃出大難！」想至此，心頭略鬆。

那些官兵漸漸遠去，沈鷹跳下樹，再躍上屋頂，踏瓦而去。

一忽，忽聞前頭傳來一道道隱約的慘呼聲，沈鷹心頭一跳，尖嘯一聲，循聲急馳。馳了兩條街道，慘叫聲已不復聞，沈鷹脚步不停，再穿過兩條小巷，一抬頭，猛見一座頗為精緻的莊院。他心頭一動：「這不是王雷的家麽？」

一個念頭升上腦海，他忍不住打了個冷噤，連忙跳進圍牆。

一入圍牆鼻端便聞到一股血腥味，沈鷹又打了個冷顫，急提一口氣，把眞氣佈滿全身，慢慢前進。

到了大廳，沈鷹伸手摸索，就在此刻，外面傳來一陣人聲，他急喝：「誰？」

「官兵查家！」

沈鷹忙道：「快提火把進來，老夫是沈鷹！」

不久，一小隊官兵便帶着火把走了出來。火光下，只見廳上屍骸東一具西一具的，十分恐怖，官兵們臉上都變了顏色。

沈鷹道：「你們為何先來此？」

一官兵道：「咱們聽見您的嘯聲！」

「可有發現有人由此出去？」

「沒有！」

沈鷹蹲下身，伸手摸一摸屍骸，還有點暖意，分明剛死不久，他心頭恚怒：「好狡猾的奸徒！乘崔老弟及彭七離開，再潛進來行兇！不好！下一個不知會不會對風老七下手！」

一想至此，他霍地站了起來，道：「快去一人，到南城門把蕭穆找來，叫他火速趕去風老七家！」

忽然一個官兵叫道：「大人您看，牆上有幾行血字！」

沈鷹依那官兵手指望去，果見大廳正面的牆壁上，被人用血寫着幾行字。

「字諭沈鷹，你我無冤無仇，何故相煎，再不識相，可要大開殺戒了！即使你能殺得了咱們，但以一城百姓的生命來相換，這筆生意對咱來說可做得過！紅燈老大。」

沈鷹倒抽了一口冷氣，這的確是個問題！刹那間，他只覺自己彷似跌落千年冰窖，手足也冰冷麻木了。

半晌，他定一定神，拉了一張椅子坐下，裝了一鍋烟，借火把烟點燃，剛抽了兩口，便想起一事，急道：「你們立即趕去風老七家，不得有誤！」

那些官兵轟聲答應，轉身去了。大廳重行陷于黑暗。只見沈鷹的烟鍋紅光一閃一閃的，沈鷹狀似悠閑，但五內却思潮洶湧。

紅燈老大那句話所產生的威嚇力，的確不小，到底該跟他們周旋到底，還是網開一面！

假如周旋到底自己有什麽辦法應付？

假如網開一面，一旦讓他們重歸大海，又不知有多少人要慘遭殺害！而且，從此之後，自己的金漆招牌，也不砸自碎了，將來更別想再混了！

沈鷹左思右想，都不能決定，一鍋烟已盡，他磕掉烟灰，長身走出王雷的家，步向風老七家。

上官全已死，王雷也已死，假如連風老七也死，那便最後自己能把兇徒一一殺死，這個代價太大了，也只能稱是慘勝。

到了風家，幸而安然無事，沈鷹略鬆了一口氣。剛想離開，見蕭穆上氣不接下氣地趕來，忙把王雷家的劇變以及那篇血書的事告訴蕭穆。「為防對方會遷怒於風家，你便守在這裏，沒老夫的命令不得離開！」

「是！」蕭穆舉袖拭去頭上的汗珠，問道：「那紅燈老大如此凶殘，頭兒你準備如何應付？」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今夜老夫已連敗兩仗，此刻也無主意！」

蕭穆道：「咱們自然不能放他們出城，但要防他們大屠殺，也不是沒辦法。」

沈鷹忙截口問道：「穆兒，你有何辦法？」

「屬下的辦法，絕不妙，只是死馬當活馬醫！」蕭穆沉着地道：「咱們先把官兵撤出去，再慢慢向城中心圍過來，另一方面，本城有不少臥虎藏龍的高手，只要咱們把這件稍作宣傳，他們也不會坐視不理！」

沈鷹大喜，叫道：「不錯，老夫就怕人手不足，有了這批生力軍，便不怕他們了！」

說着，遠處已傳來五更的梆子聲了，沈鷹躍上屋頂，運起丹田眞氣，把紅燈老大的作為及恐嚇說了一遍。

他聲音在夜空中迴盪，不久便有了反應，有些人紛紛打開門窗相問：「請問那夥兇徒，如今去了何處？」

「老夫還未找到，請諸位小心防備，若自信武功足以防身的，請參予搜捕！」

沈鷹四處喊話，不久，全城都已知道，青壯男丁人人熱血沸騰，而婦孺則胆顫心驚。

天亮了，沈鷹把陶松找來，叫他把城內的幾位英雄請來相助，他們是「開山掌」萬勝山、「穿雲劍」卓立霄、「流雲袖」丁雙鶴、樊家昆仲，樊城和樊州以及「梅花雙劍」韓嘯月夫婦。這幾人都是洛陽城的一流高手，而且急公好義。

沈鷹決定由南至北搜索，而官兵則逐漸向中間圍去。

行動之前沈鷹又把官兵分成四隊，每隊由兩個高手率領，各自負責一條街道。

由於恐怕那些簑衣人會藏在民居家內的暗處，所以搜得甚是仔細，因此速度也很慢，過了一個時辰，每隊才搜了半條街。饒得如此，沈鷹却極有信心能把對方掏出去。

再過半個時辰，西北角忽然冒起一道濃烟，沈鷹飛身跳上屋頂一望，心頭一沉，氣血翻騰，幾乎噴出血來！

原來起火的竟是自己的「行宮」！他連忙按住翻騰的氣血，傳聲道：「各隊繼續搜查，請丁兄及卓兄進來一下！」

丁雙鶴及卓立霄應聲而來，沈鷹道：「舍下起火，對方可能派人故意到那裏放火，而引開咱們的注意力，但為防萬一，請兩位跟老夫去一趟！」

丁雙鶴道：「神捕的安排自有妙算，在下等沒有異議！」

當下三人疾如星丸般向前飛去，到了沈鷹的「行宮」外，只見古逸飄抱着唐小紅自內衝了出來，叫道：「老鷹，咱們又再栽一次啦！」

沈鷹怒問道：「裏面尚有人否？」

唐小紅垂淚道：「都已死了……」

沈鷹猛吸一口氣，連忙發嘯召官兵來救火，同時斥古逸飄道：「老古，老夫正在搜索，你却擅自離開崗位，萬一對方的用意正是如此，北城門豈不是個漏洞！」

古逸飄不忙地道：「老天的乾女兒在裏面，難道要老夫眼睜睜看她被火燒死不成！」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老夫言重了，莫怪！請即返回北城門！」

古逸飄去後，沈鷹派丁雙鶴和卓立霄在附近搜了一陣，都不見人影，他遣回丁卓兩人，自己去找唐小紅。「唐姑娘，是誰放火的？」

× × ×

郎四扶傷返回「行宮」，小福見狀忙道：「郎大哥，葛大哥給我的傷藥還有一點，你拿去敷吧！」

唐小紅白了他一眼，說道：「別光說不做，快把紗布及傷藥拿來！」

小福回房取了傷藥，兩人便替郎四敷藥包紮。剛弄了一半，後面忽然傳來一個慘叫聲，郎四一怔，道：「這好像是老周的聲音！」

老周是廚子，而灶房正好在後堂，唐小紅道：「待小妹去看一看！」

郎四急道：「不可，危險！快拿刀應付！」

話音一落，又再傳來一道慘呼聲，這次聲音已近了許多，郎四大驚，忙道：「快走，有敵人來！」

唐小紅及小福有點手足無措，剛走幾步，只見一個身穿寬大的黑袍，頭罩黑布的人自後衝來，手中一柄長劍沾滿鮮血。

郎四見逃不掉，喝問道：「閣下是誰？可知此是什麽地方麽？」

「沈鷹的窩！」那怪客聲音十分奇怪，空空洞洞的，聽了令人汗毛直豎。

「閣下殺人不怕有報應？」

怪客大笑。「我是『幽冥來客』，還會怕報應？殺！」身子忽然衝前。

郎四揮動單刀抵擋，口中不迭地道：「你們還不快跑！」

幽冥來客笑聲更响，手中長劍一抖，泛起幾朵劍花，郎四不知對方劍刺何方，忙向後一退，但仍慢了一步，只覺腕脈一痛，已給對方的長劍刺傷，「嗆啷」一聲，單刀跌落地上！

幽冥來客一劍得手，標前幾步，長劍如彩虹掛空，直刺郎四的胸膛！

郎四身子一偏，以左手射出兩柄飛刀！幽冥來客長劍一絞，飛刀跌落塵埃，同時伸起一脚，把郎四踢翻。身子掠飛，長劍刺向奔跑中的唐小紅的後背！

郎四被踢傷了筋骨，一時爬不上來，却看得分明，叫道：「唐姑娘，快閃！」

唐小紅那裏還懂閃避？幸而她跑急了，金蓮踏着裙脚，登時一跤摔倒，幽冥來客那一劍也恰好刺了個空！

只聽他冷笑一聲，手腕一翻，劍尖刺向地上的唐小紅，唐小紅和身一滾，與此同時，小福忽然拚盡全身之力，以肩向幽冥來客一撞。

幽冥來客慮不及此，竟被撞開幾尺，唐小紅慌不迭爬了上來，向內堂奔去。

幽冥來客大怒，回劍刺向小福！小福的視綫為他所擋，看不到小紅已脫離險境。他一心只想救小紅，見長劍刺來，也不閃避，雙臂一張，反而抱向對方的腰側。

「撲！」長劍透體而入，小福雙臂不放，大叫：「小紅快跑！」

郎四看得睚眦均裂，他忽然伸手入懷，摸索了一陣，然後自地上向幽冥來客滾去，雙臂一張，抓住對方的足踝！同時張口咬向大腿！

幽冥來客一掌擊去小福的胸膛，小福的屍體飛出五尺，幽冥來客立即持劍刺落郎四的後背！

唐小紅站在遠處，嚇得失聲痛哭起來，幽冥來客桀桀一陣怪笑，雙脚一頓，向唐小紅射去！

唐小紅瞿然一醒，轉身跑入一間小室，同時把門關起，幽冥來客笑聲更响，標飛上前，一脚把門踢開！

他自恃武藝高強，毫不猶疑走了進去！目光一掠，登時一怔，原來房內竟無唐小紅的影子！

只聽他怒哼一聲，蹲身向床底望去，接着又踢開桌子、椅子，都捉不到人，最後才發現這房跟隔壁的房間有一扇暗門相通！

幽冥來客推開暗門閃了進去，那邊又是一間同樣的房子，他再找了一陣，才發覺再有一度暗門與第三間相通！

他一連打通四間房子，才走至外面，却是一個天井，天井有棵大樹，枝葉茂盛，大樹之後便是灶堂及澡房！

幽冥來客衝入灶堂及澡房仍找不着唐小紅，大怒之下，在灶堂處放了一把火，然後躍上樹頂，看了幾眼，仍找不到對象，才振衣離開！

唐小紅去了那裏？原來她憑機智躲過幽冥來客的追殺，逃到天井。大樹之後，有一口水井，水井上有個木架及繞轆，她一急之下，讓她想到一個脫身之計，快步走前，抓住繞轆上的痲繩，垂落井內。繩未盡，她便用手向上爬，把自己吊在井內半空，萬幸那幽冥來客沒有探頭向下查看，否則，十個唐小紅也沒命！

過了一陣，她抬頭向上一望，見上面濃烟密佈，不知那惡鬼是否已經離開，抑不敢爬出來。

正覺雙臂酸軟無力時，忽聞古逸飄的叫聲，她心頭一鬆，忍不住哭了起來：「乾爹，乾爹……」

古逸飄循聲而至，繞動轆子把唐小紅吊了上去，當唐小紅的嬌軀離開井口，他便把她抱住，問道：「小福他們呢？」

唐小紅哭着道：「小福哥他們為了救女兒，都讓一個自稱幽冥來客的人，殺死了……」

「別哭，別哭，你一哭乾爹的心便亂了！」古逸飄道：「那個幽冥來客呢？」

唐小紅四處一望道：「也許跑啦！」

古逸飄便把她抱起，躍出火場！

× × ×

沈鷹道：「姑娘的命眞大，也好生聰明！」

唐小紅說道：「晚輩全身乏力……剛才也不知那來的一股力，竟能用手吊住身體！」

沈鷹笑道：「人每到危險之時，便會把體內的潛力全部發揮出來！」

說着，那些官兵已救熄了火，沈鷹扶起唐小紅，走了進去。

起火的地方是灶堂等後廂，前堂未有波及，是故沈鷹及唐小紅由前門進去，入了門，走了幾步，便已看到地上的兩具屍體。

唐小紅嗚咽地道：「郎大哥及小福哥是為了救晚輩，才被那惡鬼殺死的！」

沈鷹安慰她。「那人武功如此高強，心智又狡猾機詐，即使他倆不救你，也難以逃出毒掌！你能够安然無恙，實在命大，而且聰明機智，否則再有十條命，也不濟事！」

唐小紅撫着小福的屍體大哭，她見小福雙眼圓睜，嘴巴張開，似仍在張口大叫：「小紅快跑！」更是悲不能止。哭了一陣，才發覺沈鷹已不知去了那裏。她吃了一驚，放聲大叫：「沈神捕！前輩！」

叫了幾遍，不見回音，正想退出屋子，才見沈鷹一手提着一具屍體，自內走了出來，唐小紅這才鬆了一口氣。

沈鷹把屍體放在地上，嘆息道：「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若非如此，也不會累弟兄們傷了生命！」

忽然又咬牙道：「老夫出道至今，所遇兇徒也不知凡幾，但胆敢到老夫『行宮』行兇的，從未有之！哼，由此可知那羣孽畜，必尚被困在城內！」

唐小紅收了淚，把小福的屍體堆放在另兩具屍體旁邊。接着又去抱郎四的屍體，目光一落，忽然叫道：「神捕，地下有字！」

沈鷹心頭一跳，走前幾步，蹲在地上觀察，地上有三個血字：女千里！

唐小紅道：「女千里是什麽意思？」

沈鷹抓起郎四的手一看，見他石手食指染着血，血未乾，指尖處血迹最少，證明字是郎四在臨死前用血寫的！

女千里這三個字的確令人難以忖測其含意。沈鷹仔細比較研究。第一個字，色最濃，最後那個里字，已甚模糊，很可能這句還未寫畢，只因指上的血已用盡，而郎四又未及再醮血便已斷氣！

沈鷹再仔細看了一下，覺得女字及千字的距離，比千字及里字的距離為大！那麽這是否是兩句？女，千里……

女字是什麽意思？莫非那個幽冥來客，是女的？

想到此，沈鷹抬頭問道：「唐姑娘，那幽冥來客是男的，還是女的？」

唐小紅囁嚅地說道：「晚輩看不準，那人的一襲黑袍十分寬大，而且他的聲音很粗！」

沈鷹想了一下，道：「你再把郎四跟那人搏鬥的情況說一遍！」

唐小紅一邊回憶，一邊轉述，沈鷹問道：「郎四抓住他的脚？」

「是的！」

沈鷹精神一振，道：「那個人一定是女的！她被郎四自鞋子上看出來的！」

「但有的男人脚也比較小……」

沈鷹道：「還有一點，郎四的鼻子極靈，他既然與她如此接近，定是自氣息上分辨出來！」

說至此，沈鷹心頭一動，連忙解開郎四的胸襟，只見一個拇指般粗細的錫管滾了出來，沈鷹一把抓起，把蓋子拔開，低頭一嗅，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唐小紅十分奇怪，沈鷹叫道：「老夫雖然下錯一子，但仍然還有機會反敗為勝！郎四武功雖低，但甚為聰明，他已為老夫立下不少奇功，想不到這次臨死還能為老夫再立一奇功！」

死而生，生而死

唐小紅詫異萬分，問道：「前輩你說什麽，晚輩不明白！」

沈鷹一手抓起唐小紅，飛身躍上屋頂，向後堂射去。

原來郎四臨死寫下的千里兩個字，加上那個錫管，使沈鷹得到啓示：郎四在那幽冥來客的身上下了「千里飄香」！

「千里飄香」是一種藥，是江南總捕頭管一見的手下，風火輪家的秘傳，這藥見風生香，說是「千里飄香」未免有點誇大，但這種香味能保存幾日不散，而且其香極淡，若是普通人根本聞不到！所以風火輪用之來跟踪，往往能奏奇效！

風火輪曾以此跟踪「飛天蝙蝠」蒲松柏（事見本故事集之『雙鷹會江南』），後來沈鷹帶人到江南，郎四得知風火輪有此奇藥，求他索取的！

郎四另立一功的是，指出幽冥來客是個女的！雖說郎四在其身上下了「千里飄香」，但假如讓對方得悉，而把衣服換掉，便失去功效，但假如知道其身份是女的，範圍便小很多了！

沈鷹幾個起落，已翻過灶房，落在街上，風中帶着幾絲焦味，沈鷹眉頭一皺，連忙吩咐一個官兵，把唐小紅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沈鷹躍上屋頂，向前奔去，跑了十餘丈，才聞到一絲香味，此香似有似無，甚難斷定，心中不由再想起郎四。可惜斯人已逝，沈鷹連嗅幾下，不能斷定香味往何方去，只得向風老七家奔去。

風老七家一切如舊，由於現在是白天，加上全城出動搜查兇徒，風老七料想暫沒危險，心情放鬆，臉上神色已大不相同，見到沈鷹即道：「請神捕喝杯熱茶！」

沈鷹苦笑一聲，把郎四臨死的情況告訴了蕭穆，蕭穆道：「頭兒，烟妹的鼻子也很靈，不如叫她回來辨認一下！」

「好，她在東城門，你現在立即去與她對調，老夫在這裏等她！」

蕭穆去了之後，沈鷹一邊品茶，一邊抽烟。風老七站在一旁服伺，問道：「神捕，如今情況怎樣？」

「暫時是老夫落在下風，但最後相信她翻不出老夫的掌心！」

風老七不敢多問，叫人把早點送上來，沈鷹吃了一半，雲飛烟便來了，沈鷹叫她把剩下的早點吃了。雲飛烟累了一夜，肚子早已餓了，也不客氣，吃了一點點心，喝了一杯茶，擦了一把汗，隨即問道：「乾爹，你把女兒調回來是為了什麽？」

沈鷹簡單地把郎四立下的功勞說一遍。「老夫鼻子不如你靈所以調你回來！」

雲飛烟道：「這就去吧！」

兩人展開輕功，馳至「行宮」後，再躍上屋頂。雲飛烟邊聞邊前進，穿過幾條小巷，香味突然轉弱。她道：「乾爹，香氣突然減輕，很難再前進了！」

沈鷹眉頭一皺，道：「莫非那人在這裏把黑袍脫掉？」

雲飛烟道：「即使那人脫掉黑袍，也該有香味，除非她把黑袍拋掉！」

「不錯！」沈鷹道：「快找一找！」

兩人找了一陣，終於在水溝內，找到一襲黑袍。沈鷹道：「那女魔既然把黑袍抛在此處，一定是藏在附近！」

雲飛烟也同意。「不錯，因爲左面的搜索隊已逐漸接近，後面的那一段，看來不大可能！現在只剩下右面及前面！」

沈鷹道：「你去找兩隊搜索隊來！」

雲飛烟去了之後，沈鷹再向前走進，穿過一條小巷，便到了上官全的那棟小莊院。

這刹那，沈鷹忽然想起一件事：「昨夜老夫不見上官全妻子及二子的屍體，何不再進去找一找？」

想至此，沈鷹便跨進門去，逐具屍體查看起來。廳上的屍體，全是上官家的家丁，沈鷹走向內堂。

剛推開一扇房門，房內忽然劈出一柄刀來，沈鷹猝不及防 幾乎被斬個正着！幸而他反應够快，急切之間，上身向後一彎，手腕一翻，反抓對方的腕脈！

不料那人刀法甚佳，只見他臂彎一沉，手腕一轉，刀鋒削向沈鷹的手臂！

沈鷹雙脚一蹬，側退兩步，左掌一揚，發出一股掌風，把門帘揚開！

門帘一動，只見一個三十不到的漢子，相貌堂堂，手持金刀走了出來，臉上滿懷敵意。

沈鷹道：「閣下是誰？」

「你又是誰？」那漢子一話既落，金刀巳連劈兩記，沈鷹見他來勢汹汹，再退兩步！

他一退，對方立進，手臂一掄，金刀帶著一道眩目的光芒，疾如星火地斬向沈鷹的頭頂！

這一刀中宮直進，全不把沈鷹看在眼內，沈鷹不由生怒，身子一蹲，右手在腰帶上一翻，烟桿經巳在手，手臂一長，烟咀刺向對方的虎口！

那漢子立時變招，以刀身敲開烟桿，同時沿杆削下！

沈鷹豈容他削着？立即撤招錯脚，左掌拍開對方的金刀，烟咀急戳對方胸膛的「神藏穴」！

那漢子身子一弓，如煮熟的小蝦，身子向後一滑，同時左手一揚，發出幾件暗器！

這下變生肘腋，沈鷹大吃一驚，急切之間，猛使一招「隨風擺柳」，上身向側彎下，左掌在地上一撑，右脚急蹬對方下腹！

沈鷹反應之快，應變之妙，顯然也大出對方意料，一呆之下，才倉惶後退！

沈鷹猛一暴喝，左掌一撑，上身彈起，烟杆急打對方手臂！

這一招，快如白駒過隙，那漢子翻腕揮刀來格，右手入懷，又抓了一把暗器。

不料沈鷹那一杆看似有去無回的猛擊，實在只是一記虛招。杆至半途，忽然一轉，烟咀戳在對方左臂的「氣海穴」上。

只聽一片「叮叮噹噹」的聲音，那七八件暗器全部跌倒地上！

那漢子一條左臂麻木難動，沈鷹再無顧忌，烟杆時而使出小花槍的招式，時而是點穴鐝的招式，把那漢子的一柄金刀，緊緊壓住！

那漢子又驚又恐，問道：「閣下有胆行兇，難道無胆把姓名示下？」

沈鷹道：「閣下殺人之後，又藏在屋內，鬼鬼祟祟，也爲何不把姓名見告！」

那漢子邊戰邊退，怒道：「胡說！死者全是我的親人，我怎會殺人？閣下含血噴人，反咬一口的技倆，未免太拙劣！」

沈鷹攻勢一緩，訝然問道：「閣下是上官全的親人？叫什麽名？」

那漢子倚牆而立，揚一揚手中的金刀，道：「閣下既然來殺人，難道未曾查明，我家的成名功夫麽？」

沈鷹一怔，脫口道：「你是上官全的兒子？」

「不錯，在下正是上官彪！老匹夫，有種的便連我也殺了吧！」

「你是上官彪？」沈鷹更是一怔，「你不是被三個幪臉人殺死了麽？」

「誰說的？哼，你當然恨我不早點死去！」

「笑話！你知老夫是誰？」沈鷹心頭甚亂，「老夫沈鷹！你的死訊，是你父親告訴老夫的！」

那漢子也呆了一呆，半晌才道：「你是沈鷹？如此說來家父不是你殺的了？」

「當然不是！」沈鷹看了他一眼，見他神情似甚平靜，便問道：「既然令尊說你被殺死，爲何你又回來？」

「在下當時也自忖必死，不想竟遇到一個救星，把我救走，饒得如此，也是最近才醫好！」

「那人是誰？」

「『洞庭醫聖』程老前輩！」

「是程子務？」沈鷹大喜，道：「原來這老頭還未死！」

上官彪道：「他自然不會死！」

沈鷹心頭一動，臉現疑惑之色，詫聲道：「不對！程老頭在兩年前的七巧節前後，尚在杭州附近出現過，而你說的却是三年前……」

上官彪微微一呆，半晌才道：「這倒也不奇怪，他老人家並不是一直陪着在下，起碼也得去採挖草藥！」

「唔，如今他在那裏？」

上官彪抓抓頭，道：「對不住，程前輩嚴禁在下洩露他的行踪！」

「他爲何要突然隱居？」

「在下自旁側擊，程前輩好像在研製一種解毒聖藥，這種藥對他甚爲重要，假如不能成功，他便不再出江湖！」

「原來如此！」沈鷹又想到一個問題：「閣下是何時入城的？」

「剛才！」

沈鷹轉身面對着他。「今日封城，你如何進來？」

上官彪道：「我自小在本城長大，難道那裏有漏洞，我也不知道麽？」

「漏洞？」沈鷹心頭一跳，忖道：「城牆有漏洞，上官彪既然能進來，那個女惡鬼也必能自漏洞處出城？」想到此，他忙問：「上官彪，老夫相信殺死令尊的兇手，必尚留在城內！現在老夫問你一件事，你必須老實告訴我！」

上官彪微微一怔，道：「未知是什麽事？」

「你自那裏來的，便帶老夫去！」

「爲什麽？」

「既然有漏洞，她便能離開，她離開，令尊的仇何時才能報？」

上官彪道：「剛才有漏洞，現在可能沒有了！」

沈鷹瞪了他一眼，道：「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上官彪道：「兇手又不是本城人氏，她又怎會尋到破洞，神捕放心好了！」

「放心！」沈鷹冷笑一聲：「你父親被殺，傷心悲痛的該是你，不是老夫！你既然放心，老夫尚有什麽不放心的！」

話音一落，忽聽外面有人道：「大人，雲姑娘叫我來找您。」

「什麽事？」

「咱們已找到一個嫌疑人物！」

沈鷹大叫一聲，一個轉身飛撲出去，上官彪見沈鷹出去，忽然舉袖拭去額頭上的汗珠。

就在此刻，房內忽然有人道：「快去看一看，什麽地方有漏洞！」

上官彪恭聲道：「是！」把地上的暗器收入懷內，跑出家門。

沈鷹跟那官兵來至一棟平房處。只見雲飛烟及丁雙鶴制住一個漢子，那漢子大聲叫道：「冤枉！」

沈鷹問道：「烟兒，你認爲他有何嫌疑之處？」

雲飛烟道：「這棟平房本來住着一個年老的婆婆，她兒子到外面營商，只她一個住在這裏，昨夜隔壁的隣居還看到那婆婆，剛才咱們進來搜查時，却不見那婆婆了！」

一個官兵接道：「大人，那婆婆跟小的有點親戚關係，她家內有什麽人小的都清楚得很，當時小的看見這漢子，便有所懷疑，所以通知雲姑娘！」

「這個人你見過沒有？」

「沒有！」

沈鷹對那漢子道：「你爲何來此？」

「我來找婆婆！」

「你跟他是什麽關係？」

「我是他兒子的朋友，因要來洛陽買點東西，她兒子便託我帶家費給她！」

「原來如此，不知他的兒子叫什麽名字？」

那漢子臉色一變，隨即道：「我跟他不熟，平日大家都叫他大哥，我也叫他大哥！」

「他母親叫什麽名？」

「我只知道她叫婆婆！」

沈鷹哈哈大笑起來。「他家的情況，你一概不知，而你跟他既不熟識，他怎會把錢託你帶來！老夫若不用刑，看來你是不會招供了！」

「冤枉！」那漢子話音剛落，沈鷹中指在他身上戮了幾指，那漢子立即慘叫起來，在地上滾來滾去。

沈鷹說道：「這滋味如何？快老實招來！」

那漢子再滾了兩轉，忽然不動。沈鷹一呆，把他的臉轉了過來，只見他臉色青紫，嘴角淌着一絲黑血，已然斷氣。

雲飛烟道：「他嘴裏藏毒！」

沈鷹道：「再搜！老夫到上官全家……嗯，上官全的三子上官彪，原來還未死，剛才回來了！」

沈鷹返回上官家，叫道：「上官彪，上官彪！」

聲音在屋內四溢，却沒人應他。沈鷹走上大廳，見地上的屍體，仍在那裏，便走入內堂，內堂的房間雖不少，但除了幾個丫頭的屍體之外，並無上官彪的影子。

沈鷹忖道：「他去那裏？」信步走出大廳，目光觸及上官全的屍體，心頭猛地一跳：「上官彪怎地任他父親的屍體放在地上？不好，那人一定是假冒的！老夫竟然被其瞞過，好狡猾的奸徒！」

這個念頭剛滅，第二個念頭又再升起：「上官全是死於暗器之下，那奸徒剛才用暗器射我，手法既快又妙……莫非他便是殺死上官全的主凶？」

想至此，沈鷹立即躍上屋頂，傳音叫道：「殺死上官全的兇徒已出現，此人擅用暗器，大家小心的一點！那人身裁高瘦，三十不到的年紀，身穿湖水綠色長袍，使用一柄金刀！」

想起那奸徒說有漏洞，他立即沿着城牆走了一匝，見各處防守十分嚴緊，這才鬆了一口氣。

到了北城門，古逸飄問道：「老夫的乾女兒沒事吧？」

「老夫叫人送她到凌浩波家，你放心！昨夜那幾個簑衣人的身裁如何？」

「有高有矮，有肥有瘦！」

「藏在小轎內那個呢？」

「身裁高瘦！」

沈鷹心頭一跳，急道：「你把昨夜的經過說一遍！」

古逸飄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便仔細把經過說了一遍。沈鷹恨恨地道：「一定是他！這些人十分狡猾，分散匿藏，看來一日之內，要想搜遍全城，把他們全部掏出來，可不大容易！」

古逸飄道：「白天尚好辦一點，到了晚上便有漏洞，咱們能够幾天幾夜不休息，那些官兵，又怎行？」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這果然是個問題！」說着。便告訴他在上官家遇到一個假冒上官彪的事。

古逸飄道：「這人九成便是昨夜自小轎內用暗器射殺上官全的兇徒！」

沈鷹咬牙地道：「可惜當時老夫一時之間，想不起上官全是被暗器所殺的！不過，任他如何狡猾也逃不出如來佛祖的掌心！那小子身穿湖水綠衣，你小心點！」

「老夫想跟你一起參加搜索！」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須防對方狗急跳牆，你還是守在這裏比較重要。」

忽聞有銅鑼聲响起，沈鷹連忙轉身奔去，高聲問道：「什麽事？」

一個官兵叫道：「大人，咱們發現一個身裁高瘦，身穿綠衣的漢子，快去！弟兄們都抵擋不住了！」

沈鷹問明了方向立即提氣飄前，疾如離弦之箭，幾個起落，已掠過一條街道。

果見街上一隊官兵正圍着那個假冒上官彪的漢子，假上官彪手持金刀，殺得那些官兵狼狽異常，但一來上頭有令，二來仗着人多，雖有損傷，但仍不退下，假上官彪即使武功再高一點，也不容易脫困。

沈鷹抽出烟杆，喝道：「等老夫來收拾他！」話音一落，人已至假上官彪面前

，烟杆急刺其「氣海穴」！

假上官彪怒道：「沈鷹，你瘋了麽？怎地寃枉好人？」

沈鷹冷笑一聲：「不必多說，待老夫制住了你，再慢慢迫供！」

「放屁！迫什麽供？你到底懷疑我什麽？」

「上官全是你用暗器射殺的！」

「你有什麽證據？」假上官彪臉色微微一變，金刀急揮，護住前身的要害。

沈鷹攻勢更急，道：「你發暗器的手法，跟殺上官全的一樣！而且此城根本無漏洞，你如何進來的？這便足以證明，你是兇手！」

假上官彪臉色大變，刀法登時一亂，沈鷹烟杆「颼」的一聲，自刀洞中突進。

「這次你再也跑不了！」

假上官彪連退三步，沈鷹緊迫得他手忙脚亂。

假上官彪眼看逃不出去，喝道：「少爺跟你拚了！」金刀不擋沈鷹的烟杆，急劈沈鷹的脖子。

沈鷹身子忽然一伏，烟咀戳向對方的丹田，假上官彪以左手格開，右脚急蹬而起！不料，沈鷹早已把這一切估計在內，假上官彪脚一動，左手食中兩指拚起如戟，點向對方脚上「陽陵泉」穴！

這一來，兩下一湊，迅速奇快無比，假上官彪要想收腿，再也來不及。只覺腿上一痳，下盤再也動不了！

沈鷹斜標六尺，長身而起，冷笑道：「要想離開此城，有老夫在此你還是少做夢吧！假如你把一切招供出來，老夫便饒你一條性命！」

假上官彪咬緊牙關，沈鷹道：「第一，你的同黨在何處？」

「不知道，咱們分開匿藏。」

「你別以爲老夫是三歲小童，就算分開匿藏，也該有聯絡的辦法。」

「沒有，咱們只約定出城之後，到許昌的萬利客棧見面！」

「老夫暫且信你！」沈鷹問：「你們的首領是誰？其他同伴又是什麽身份？」

「咱們只知道首領是姑蘇慕容的後人，她的眞正姓名，甚至樣貌，咱們也不知道！」

「姑蘇慕容？」沈鷹道：「近數十年來，姑蘇慕容一家，已逐漸式微，她有這等武功？」

「以彼之道，還彼之身！」假上官彪道：「除了姑蘇慕容一家之外，武林中尚有那一個門派，有這個規矩？」

「以彼之道，還彼之身？」

「不錯！擅用刀法的，咱們以刀殺之，擅用劍法的，咱們以劍殺之，擅用暗器的，咱們以暗器殺之！」

「你負責殺死上官全？」沈鷹走前幾步，瞄着假上官彪，「你本名什麽？」

「在下是『三手哪咤』周三刀！」

「三手哪咤周三刀？」沈鷹眉頭一皺，道：「這名可陌生得很！」

「因爲在下一向在嶺南活動！」

「爲何來江北？爲何要殺上官彪？」

沈鷹頭一抬臉色忽然大變，烟咀在他身上連點數下，只見假上官彪臉色越來越黑。

「神捕不必再點穴了，毒性已攻入心房……」

「你自己服毒？」

「不是，是我的同伴下手的……他們大概怕我供出秘密……」

沈鷹快如旋風，轉至上官彪的身後一望，果見他後背上斜釘着一把藍注注的飛鏢！

沈鷹大怒，抬頭一望，雙脚一頓，斜飛而起躍上屋頂，立即向前鏢射出去！三個起落之後，沈鷹發現屋頂上根本無人！

來殺人滅口的兇手去了那裏？沈鷹心頭一動，心想趁假上官彪還未斷氣，還是趕緊再問一問他，於是重新回來。

當他自屋頂躍下來時，發覺假上官彪的身前多了兩個人，却是「梅花雙劍」韓嘯月夫婦。他恨恨地道：「可惜又讓兇手逸去！」

韓嘯月眉頭深皺，道：「沈神捕認爲此人便是殺死上官全的兇手麽？」

「不錯，他親口說的！」

韓嘯月道：「不會吧，他的確是上官全的第三兒子上官彪！」

沈鷹轉至假上官彪身前，見他臉上在這一瞬間，已爛得斑斑駁駁，不能辨認，他詫異地問道：「韓大俠認出他是上官彪嗎？」

韓嘯月妻子，夏愛荷道：「愚夫婦來時，他臉上的肌肉尚未腐爛！」

沈鷹心頭一沉，再問：「賢伉儷以前見過上官彪？」

夏愛荷道：「見過好幾次！」

韓嘯月接道：「舍弟以前常與他來往，愚夫婦相信不會認錯人！」

沈鷹呻吟一聲，苦笑道：「如此老夫便如墜入五里霧中！他既然是上官彪，剛才爲何又自認是活躍於嶺南的『三手哪咤』周三刀呢？」

「哦？竟有此事？」韓嘯月夫婦亦是一怔，喃喃地道：「他爲何要這樣做？」

「而且他還說他接到命令來殺上官全的！他們的首領是姑蘇慕容之後。」沈鷹澀聲道：「還說以彼之道，還彼之身。他頭兒令他以暗器射殺上官全！假如他眞的是上官彪的話，豈有弑父之理？」

這次連「梅花雙劍」也懷疑起來，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五里霧

沈鷹沉吟了一陣，道：「依老夫看，此人一定是樣貌與上官彦差不多，加上賢伉儷來時，他臉上的肌肉已開始腐爛，只能望到一眼，要再仔細看時，肌肉已爛至不復辨認！」

韓嘯月苦笑一聲：「大概如神捕所料，也許愚夫婦看走了眼！」

沈鷹轉過話題問道：「賢伉儷可有什麽成績？」

「咱們找到三個嫌疑人物，可惜一抓住他們，他們便咬破藏在嘴裏的毒藥自殺了！」

「好厲害的女魔！」沈鷹雙眼噴火，道：「看來那女魔平日馭下必定極嚴。」

夏愛荷道：「神捕，還有一事愚夫婦要跟您商量的……」

沈鷹抱拳道：「賢伉儷急公好義，沈

某一向極爲尊重，有話但說無妨，千萬別客氣！」

「那些官兵們鬧了大半天，都又飢又渴又累，再下去情形可不太妙！」

沈鷹道：「吩咐他們就地休息，沈某立即派人送上飯菜茶水，但飲食之前，一定要先驗過是否有毒！下午再分班休息，最重要的是今夜！」

韓嘯月道：「不錯，最怕他們晚上乘黑出城，而咱們若太疲乏的話，便難免會露出破綻！」

韓嘯月夫婦去了之後，沈鷹望着周三刀的屍體發怔，直至此時，他一直處於被動之下，也一直落於下風，這實是前所未有之事，教他心潮如何能平息。

他一邊繞着周三刀的屍體踱步，一邊思索着幾件難以解釋的疑團。一陣秋風吹過，周三刀的後衣捲起，獵獵作响，沈鷹下意識地轉頭一望！

當他目光觸及那柄淬毒的飛鏢時，登時怔住，刹那間，一顆心怦怦亂跳。

沈鷹輕吸一口氣，使頭腦平靜下來，然後蹲下身仔細觀察。

飛鏢的式樣及大小，跟遺留在上官家的一模一樣，但令沈鷹心頭狂跳的却不是這一點！

那柄飛鏢是由下向上斜挿在周三刀的後背肌肉，入肉大概只有寸餘深，這便出現了一個問題，假如周三刀在招供時，恰爲他同伴路過，因恐他把全部秘密招了出來，是故發射毒鏢，以圖殺人滅口，那麽這人當時的位置該在何處？

沈鷹轉頭一望，八尺之外是一排民居，這中間毫沒可供匿藏的地方，是故兇手若非在屋頂，便只能躲在民居內，透過窗子射出飛鏢！

如此那飛鏢便只有由上向下斜釘在周三刀的後背，而絕不可能是由下向上，除非兇手是匿在地底下，發射飛鏢！

沈鷹想至此，連忙退後，用脚力頓地上，這青石板舖砌的街道，顯然沒有暗道暗溝！那麽，飛鏢自何而來？

沈鷹心念急轉，一個念頭浮上心頭，登時又怔住了，這只有一個可能，這柄飛鏢是周三刀發射的！

周三刀在下肢痳木被自己制住之後，悄悄摸了一柄飛鏢，趁自己問話不覺時，把手放在背後，然後向上一抛，是故，飛鏢便由下向上斜釘着！

緊接着，又有一個問題泛上心頭：「周三刀爲何要自殺？他怕老夫不放過他？但老夫剛才已表明，只要老實招供，便饒他性命！唔……莫非他的口供是假的？

「那麽他到底是不是『三手哪咤』周三刀？又或者他眞的是上官彪？

「他爲何要用這種毒性的飛鏢，使肌肉迅速腐爛？是爲了怕讓人認出他的眞正的身份？

「果如此，他便肯定不是周三刀了，甚至便是上官彪，上官全如此疼愛他，他爲何還要弑父？而且弑父之後，又毫無傷感後悔的神色？」

沈鷹腦海內不禁又翻起在上官家巧遇他的那一幕來，更覺此人十分可疑，心中不覺相信了幾分，這人便是上官全的三子上官彪！

殺人兇手是上官彪，這一點一經確定下來之後，其他的問題，便更加多，也更加令人難以解釋。

「紅燈血案」由始至今，一切都充滿了謎，而其來龍去脈，也始終如隱在霧中，令人難以看清其眞貌，沈鷹更是深深墜在霧中，迷失了方向！

沈鷹在街上冥思，不斷繞着上官彪的屍體而轉，那些官兵都是心頭詫異，只道沈鷹遇上「鬼打牆」。

一陣涼風吹過，帶來了一絲髮香味，沈鷹抬起頭來，只見雲飛烟站在旁邊，他不耐煩地道：「烟兒，你去歇一會吧！」

雲飛烟道：「女兒剛才自韓大俠夫婦口中得悉了一切，這人到底是誰，乾爹猜出了沒有？」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他正是上官彪！」

「上官彪？」雲飛烟吃了一驚：「上官全的三子上官彪，剛才大人不是已推翻了韓大俠的看法麽？」

「現在已經證實！」沈鷹把自己發現上官彪是自殺的事說了一遍。

雲飛烟點頭道：「如此說來，他是上官彪的成份便比較大了，而那姑蘇慕容的事，看來也是假的了！」她見沈鷹沉吟不語，又道：「乾爹也請回去歇一下吧！」

沈鷹恨恨地道：「這件案子至今已毁了好幾個弟兄，老夫不把那女魔碎屍萬段，這口氣怎能消！」

「乾爹，如今本城已圍得飛鳥難出，你放心，捉拿他們只是遲早的事！」

沈鷹道：「烟兒，你先陪老夫到上官全家查一查！」

兩人聯袂至上官全家，一切依舊，沈鷹輕聲對雲飛烟道：「小心一點，房內可能有危險！」說罷踢開剛才巧遇上官彪的那個房間的木門！

木門「嘩啦」一聲倒地，布簾一幌，沈鷹左手一抓，把其拉下，雲飛烟探頭望去，房內不見一人，沈鷹立即走了進去。

雲飛烟忽然輕咦一聲：「乾爹，女兒又聞到『千里飄香』的味道！」

「那女魔來過此處？點火搜一搜！」

房內有一張大床，錦帳放了下來，雲飛烟把錦帳拽起掛在鈎上，走上床一嗅，道：「床上的味兒反而較淡！」她重新走下床，用力一嗅，道：「咦，這裏的氣味最濃！」

沈鷹道：「也許她只坐在床上！」

「既然坐在床上，床上也該有味！」

「你忘記了她已把黑袍脫下了麽？」

雲飛烟道：「那麽怎還有味兒？」

「你又忘記了，郎四在她袍子上撒了『千里飄香』，然後再伸手去抓她的足踝，當時他手上必定尚沾有一些『千里飄香』的藥屑，這些藥屑後來便塗在那女魔頭的鞋子上，是以郎四的心血並無白費！」

雲飛烟嗅了一陣，忽然鑽入床底，沈鷹心頭一動，抽出烟杆，在地上敲打起來，雲飛烟也用劍柄敲打，最後發現床底地下是空心的。

他倆又花了半柱香的時間，才找到開啓地道入口的暗掣。

雲飛烟按下暗掣，一塊地板彈起，沈鷹待過了一陣，不見有異狀，這才提燈探

頭向下打量。

燈光下，但見地窖躺着幾具屍體，却無一個活人！

沈鷹道：「下去看看！」

雲飛烟跳了下去，數一數屍體，一共五具，一老二壯二幼，雲飛烟仔細看了一陣，道：「乾爹，這壯年的男子漢與上官全的相貌差不多，也許便是上官虎！」

沈鷹腦內靈光一閃，道：「看來這五具屍體，除了上官虎之外，餘者便是他老娘老婆及兩個兒子！原來他們藏在這裏，難怪老夫剛才找不到他們的屍體！」

雲飛烟蹲在地上，沈鷹道：「先把屍體抛上來！」

雲飛烟依言把這五具屍體抛上地面，過了一陣，便道：「乾爹，這裏有『千里飄香』的氣味！」

沈鷹冷冷地道：「看來那個自稱是周三刀的孽畜，便是上官彪無疑，若非他，誰知道上官莊還有一個這樣的地窖！」

雲飛烟怒道：「此人眞是豬狗不如，不但殺死自己的父親，連母親及兄嫂侄兒也殺了！」

沈鷹咬牙道：「上官彪眞是罪該萬死，老夫所遇之兇徒，不能謂少，但像他如此凉血的，却未曾見過！」

雲飛烟走上地面，問道：「乾爹，咱們只要加緊搜索，便不怕他們能够飛上天去！」

「現在最困擾老天的，是上官彪爲何會殺死他父母？是他因某一件事對父母產生怒恨，還是純粹是奉命而行，假如是後者的話，那女魔頭有什麽辦法令他如斯聽話？這一點實在令老夫難以理解！」

雲飛烟道：「還有一點，『紅燈』每次殺人，雖然都派了八個人出動，但殺死重要的人物，却全都是由藏在小轎內的人下手的，至此一共發生五起慘案，下手之人，是否全是上官彪？」

「以彼之道，還彼之身……」沈鷹道：「顏開智用刀，裘素心用劍，兗州廖光宗用鐧，滄州葛石公用一對銅鈸，是罕見的外門兵器，連上官全在內，五個人全是死在自己所熟悉的兵器之下，照看上官彪似無此本領！」

「那女魔頭跟這五家有何仇恨，要用此手段殺戮之？」雲飛烟道：「假如轎內所藏之人，每次不同，她又有何辦法，令這許多高手替其賣命！」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看來這些謎都要等逮住了那女魔才能得到答案了，咱先回去吃點東西，下午繼續搜索！」

× × ×

沈鷹及雲飛烟吃了飯之後，便帶着一隊自己的手下，搜索起來，他再不爲那一個接着一個的謎團而煩惱。

下午雖然有一半官兵休息，但速度仍然不慢，加上官府勸喻居民協助搜索，估計起更左右便能全部搜索完畢。

下午仍發現了幾個嫌疑人物，但他們因嘴內都含有毒藥，是故一個也無法得到口供。

太陽逐漸西落，天空一片紅霞，就像被人抹了一團鮮血般。

眼看只剩下城中心的幾條街道，衆人又是興奮，又是緊張，沈鷹連忙高聲傳話：「請諸位小心，提防對方狗急跳牆，還有，請城中心的百姓儘量到外圍避一避。以免遭受無妄之災！」

太陽剛自西山墜落，沈鷹便吩咐太白酒樓，千日醉酒樓，悅香居酒樓把晚飯送上，衆人席地而食，倒也另有一番滋味。

飯畢稍事休息，搜索再度開始，各隊一齊努力之下，只剩下四五棟平房，一棟小莊院未搜，沈鷹叫官兵團團圍住，再吩咐「梅花雙劍」在外面接應及指揮官兵，其他的武林好手全部跟沈鷹進屋。

那四五間平房，只一會兒便已搜畢，裏面不見一人！

最後衆人把那座莊院圍住，圍牆上站滿了彎弓搭箭的官兵，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

沈鷹等人亦是十分緊張。這莊院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此刻所集中之人手，就算挖地三尺，也不須多久的時間。

沈鷹吩咐多舉火把，自己一馬當先入莊。莊內房舍頗不少，但每個房子都不見一個生物，沈鷹心頭一沉，登時怔住了。

「開山掌」萬勝山道：「人去了那裏？莫非他們背生雙翼，可以飛天！」

「流雲袖」丁雙鶴道：「也許已讓他們溜掉了，咱們白忙了一日一夜！眞是可恨！」

樊城道：「既然讓人溜掉，咱們還在這裏幹什麽？散了吧，都回家歇息去！」

衆人轉頭望向沈鷹，沈鷹抬頭望向橫樑，心潮起伏難定，想不到他又栽了一個跟斗。半晌，才喃喃地道：「他們去了那裏？」猛地精神一振，道：「請派人去查問一下，看誰家有否地窖暗道的，也許讓那羣孽蓄躲在裏面！」

「穿雲劍」卓立霄道：「不錯，反正已搜了一日一夜，好歹也得再找一找！」

羣豪出莊，派了一隊官兵，打鑼當問訊。一般居民那裏有什麽地窖暗道的？因此一共才二十七家有此類設施，其中十五家已搜過，只剩下十二家未動。

沈鷹道：「咱們幾個分成兩組，各帶一隊官兵去，其他人仍在原地把守！」

到了二更，這十二家的地窖也都搜過了，那女魔頭及七個簑衣人還不見人影，就好像烟霧般，突然消失了。

丁雙鶴等人即使都急公好義，此刻也垂頭喪氣，意興闌珊，把眼望着沈鷹，等他作最後的決定，那些離家的居民，更是恨不得早點回家！

良久，沈鷹忽然叫道：「咱們好像還有幾個地方未搜查過！」

衆人齊是一怔，心想全城數萬戶，窮一日夜的搜索，那裏尚有什麽漏網之魚，臉上都露出詫異的神色。

半晌，丁雙鶴才問道：「請問神捕，咱們還有什麽地方未搜過的？」

「有！」沈鷹堅定地道：「而且還不止一戶兩戶！這事洩露不得，請諸位跟老夫去便是！」

於是沈鷹叫官兵留在原地，他只帶七個武林高手，雲飛烟，以及彭七等手下穿街而去。

夜風頗大，衆人心頭甚是納悶，却也不敢多問。不久，沈鷹便停在一棟大宅之前，羣豪心頭都是一陣狂跳！

智鬥「紅燈」

原來那座大宅，赫然是知府阮晉阮大人的府邸！

丁雙鶴道：「不錯，阮知府、僉同知關通判及魏總兵的府邸，咱們都不敢進去搜索！」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如今老夫却又不希望他們在裏面！」

樊州脾氣有點急躁，聞言忍不住道：「神捕忽左忽右，叫咱好生不明！他們不在裏面，您又希望他們在那裏？」

沈鷹喟然道：「並非老夫忽左忽右，而是假如那羣孽畜在咱們進去時，制住了阮大人，迫咱們開城，咱們又該怎辦？」

樊州一怔，失聲道：「他奶奶的，這樣可就麻煩透頂了！」

萬勝山苦笑一聲，道：「醜婦終須見家翁，既然來了，便須進去，站在這裏可不是辦法！」

沈鷹吩咐雲飛烟留在外面，以備假如不幸猜中，放走了那羣孽畜，也可以悄悄跟踪他們。

當下沈鷹走前拍起門來，裏面有人應聲：「誰？」

「老夫沈鷹，有事求見阮大人！」

阮知府是正四品，沈鷹是御賜的從二品，位同布政使司，他說求見那只是一種禮貌，阮府的家丁那敢怠慢，忙不迭把門打開。

沈鷹見內面燈火通明，家丁家將持刀仗劍，一派如臨大敵的模樣，一顆心稍鬆，問道：「大人睡着了沒有？」

「小的也不知道，請大人跟諸位壯士入內侍茶。」

羣雄跟那家丁步上大廳，後堂的阮晉，早聽到消息，連忙披衣出廳。「不知大人賁夜來訪，恕罪恕罪！」

「不敢，下官怕那些孽畜躲在府上，會驚動大人，是故帶人來看看！」

阮晉道：「有勞大人担心，下官感激不盡！但自昨日至今，一切平安，點塵不驚！」

「如此便好！」沈鷹道：「爲安全計，可否讓下官搜查一下？」

「歡迎之至，大人是爲了下官的安全，下官豈有不許之理？」阮晉說：「待下官吩咐妻子出堂！」

「有勞了！」

不久，阮晉一家，以及一羣婦孺丫環都至大廳，沈鷹派樊氏兄弟留守大廳，自己帶人入內檢查！

過了兩頓飯功夫，全府已搜遍，果然沒有那些簑衣人的踪影。沈鷹告罪一聲，帶人上僉同知的家繼續搜查。

五更的梆子聲自遠處傳來，阮知府、僉同知、關通判及魏總兵四家都經檢查，而全城至此，已再無漏網之處，但仍不見敵踪，連足智多謀的沈鷹，此刻也不禁束手無策！

樊州道：「神捕，如今還有什麽辦法，迫他們現身？」

「老夫想不出來！」

丁雙鶴道：「城內的百姓及那些官兵如何處理？」

沈鷹道：「先讓百姓回家，再把官兵遣散！」

羣雄去了之後，雲飛烟自黑暗中走了出來，道：「乾爹無須氣惱，須知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沈鷹沒好氣地道：「烟丫頭你給老夫住口！假如花了這許多人力還不能迫他們現身，叫老夫以後如何有臉再來洛陽城！」說罷飛上街旁的一棵大樹上。

夜風大，吹得枝葉左右搖幌，沈鷹的心潮也如風中的枝葉般，不能靜止。

刹那之間，他只覺得腦海一片空白，竟連一個念頭也翻不上來。

雲飛烟見他趺坐在樹上，不敢打擾他，便倚在樹下閉目養神。

一陣大風吹過，樹枝向左一擺，眼前因沒有樹葉的遮擋，沈鷹忽然發現遠處有一串明亮的風燈在風中搖幌。

驀地一個念頭襲上心頭，只聽他大叫一聲：「烟兒，吩咐官兵不可散隊，通知丁雙鶴他們到東大巷！」說罷，下肢一沉，借着樹枝的彈力，射了出去，飛向那串風燈。

× × ×

沈鷹不是爲風燈而去，而是爲掛風燈的地方而去的！這地方叫留香院，是本城最大的妓院！幾乎全城最紅的幾個妓女，都在留香院！據說留香院單可薦席的勾欄，便有上百個，還不包括那些清倌人！

來留香院的嫖客，也非尋常的嫖客。要來留香院嫖，起碼得花得起錢。

沈鷹到留香院附近，見街上人影稀疏，有的也只是匆匆回家的居民，不久，雲飛烟便帶着丁雙鶴等人到了，還帶了兩隊官兵，沈鷹吩咐雲飛烟指揮官兵把守四周，自己帶着七大高手走前。

大門拍了一陣，仍不見有人來應門，丁雙鶴道：「神捕，這妓院下午咱已來搜過！」

沈鷹道：「留香院的勾欄，多不勝數，那女魔頭假如跟鴇母有所勾結，隨便扮成一個妓女，你們又怎能知道？」

丁雙鶴嘆了一口氣，道：「這倒也是，咱們從未涉足此種地方，倒甚容易被混過！」

話音一落，只聽門內有人道：「今日本院暫停一日，貴客光顧請明夜再來！」

沈鷹道：「快開門，咱們是官府派來的人！」

「本院下午已經搜過，未知爺們來此爲何？」

沈鷹向樊氏兄弟打個眼色，示意他倆踰牆入去，嘴上却喝道：「老夫要再來查，行不行！」

那人略頓一下才道：「如此請諸位稍候一下，待小的通知媽媽來迎接！」

沈鷹一掌把大門震開，羣雄一湧而入，那龜奴吃了一驚，道：「爺們慢來慢來，請勿嚇慌了樓上的姑娘們！」

沈鷹不理他，帶人走入大廳，喝道：「快叫鴇母出來！」

廳上只點了兩盞油燈，沈鷹叫龜奴多點幾盞，那些龜奴那敢抗命？須臾，大廳大放光明，但見好一派豪華的氣氛，堆金砌玉，飛棟畫樑，只嫌有點俗氣。

龜奴送上茶來，羣雄都不沾唇，沈鷹

道：「那鴇母爲何還不來？」

一個丫環道：「媽媽已安寢，大概在梳粧！」

再過了一陣，才見樓梯上走下一個風情萬種的中年婦人來，柔眼波，朱紅小口，好一副天生的媚骨。

鴇母未說先掩嘴一笑。「哎啊！妾身還以爲來的是什麽貴客。原來是神捕及諸位大俠，眞是天降的榮幸，使妾身受寵若驚！」

「別廢話，把所有姑娘都請出來！」

鴇母一怔，道：「諸位要多少個姑娘服侍？」

丁雙鶴拍案道：「咱們的來意，不信你不知道，你別跟咱們裝蒜！」

鴇母道：「妾身的確不知，若說要搜查，下午已來過一次……」

沈鷹道：「再搜一次又如何？」

鴇母忙道：「如此待妾身吩咐她們換裝下來！」說罷匆匆上去了。

沈鷹見鴇母神色有異，心中疑雲大盛，便悄悄叫丁雙鶴去把古逸飄、崔一山、蕭穆等人找來，再加派幾隊官兵，圍在附近。

丁雙鶴去了之後，沈鷹便悠悠地抽起烟來。良久，梯間才响起一片脚步聲，一個龜奴大聲叫道：「樓上樓下的姑娘們，通通出來見客！」

脚步一响，那些勾欄們臉上搽脂抹粉，掛着一抹慣常的笑容，依次走了下來。

龜奴叫道：「小翠、小紅、金花、銀菊、青青、綠綠……」

沈鷹喝道：「四個成一組下來。」

龜奴不敢不依，一次叫四個勾欄齊下，羣雄瞪着眼仔細觀看，但他們既不知道女魔的相貌，又不曾來留香院嫖過，如何能看出疑點？

不久，所有的勾欄都已走了下來，「開山掌」萬勝山忽道：「老夫曾聞人提及留香院有四大美人，如今怎地不見？」

鴇母道：「她們都有客人在房內！」

沈鷹喝道：「快叫他們出來，連嫖客也帶出來！」

鴇母快步上樓，不久便帶了四個千嬌百媚的勾欄，四個身穿綾羅的青年下來。

龜奴逐個叫道：「賽西施、蔣公子！賽貴妃，蘇公子！賽飛燕，姜公子！賽貂蟬，郭公子！」

沈鷹身子忽然自椅子上飛了上來，左掌右扦，忽攻那四個公子！刹那間，但聞一片鶯聲驚叫，蔣公子及郭公子，「砰砰」兩聲，栽倒在梯級上，隨即向下滾落！

蘇公子及姜公子都能及時閃開，沈鷹大喝一聲，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掌右扦再度攻出，那兩人也應聲跌倒，沈鷹一怔，隨即道：「得罪了！」彎腰替他們四個解開穴道。

那四人一臉詫異，不知發生了什麽事，哼哼哈哈地爬將起來。

沈鷹目光在那四個美人臉上掃過，見那四個女人，跟傳說中的四大美人，果然有點相像，便問鴇母：「還有人沒有？」

鴇母道：「沒有了，就這許多個！」

「把丫頭及龜奴都叫出來！」

不久，又走來了二十多人，沈鷹見他們都不像學過武的，不禁猶疑起來，鴇母道：「大人，妾身已說過，那些兇徒，並無來本院！」

「都站在這裏，待老夫上樓搜查一下！請丁兄跟老夫一道！」

丁雙鶴應了一聲，跟着沈鷹上樓。到了樓上的走廊，却見樊氏兄弟正由一個房間走了出來，輕聲道：「這座小樓，再沒別人！」

沈鷹心有不甘，道：「兩位請悄悄到後堂下人居住的地方看看！」說時拉着丁雙鶴下樓。

那些勾欄，都低着螓首，心頭忐忑，沈鷹道：「老夫再搜一搜樓下的房間！」

樓下只有幾個房間，但留香院除了此座小樓之外，尚有不少小院，佈置甚佳。眞要仔細搜查起來，可不容易。不過如今全城只剩此地有藏身之可能，沈鷹自不會輕易放過。搜了幾間房間，到了一間看來是下人居住的小房，沈鷹仍不放過，走了進去，把桌上的蠟燭點燃。就在此刻，沈鷹忽然聽到一個輕微的呼吸聲。呼吸聲來自床邊的一個小巷處。

小巷有塊布帘，照理那裏是擺放馬桶的地方，沈鷹抽出烟杆，輕輕走至布帘前，冷冷地道：「乖乖給老夫出來吧！」

裏面沒有應聲，却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衣袂聲，沈鷹一把將布帘扯下，只聞一個尖叫，馬桶坐着一個女子，衣衫整齊，嬌軀不斷地抖動。「妾身……在，在小解……你是誰……」

沈鷹冷哼一聲：「這麽大的一個人，穿着裙子小解的，眞是聞所未聞！再不站起來，老夫要動手了！」

那女子看來二十左右的年紀，身裁略胖，梳着一個貴妃墜馬髻，抖着嬌軀站了起來。

「出來！」沈鷹喝道。

「妾身什麽也不知道……你不要難爲我……」

沈鷹心頭一動，左臂一長，捏住她的琵琶骨，沉聲問道：「你是誰？」

「妾身叫夏蓮，是留香院丫環……」

沈鷹把她拉了出來，燈光下但見那女子貌美如花，眉宇間有股媚意，竟是個絕色美人。沈鷹微微一怔，又見那女子顯然已經破瓜，便道：「你眞的是個丫環？」

「眞的，眞的……」

「那鴇母這般厲害，怎不叫你接客，却來做丫環！而且老夫令你們全部出大廳，你怎躲在這裏？快老實招來！」眼光一落，見她身衫全是綾羅綢緞，更加懷疑，喝道：「你一定是個妓女！」

那女子「嚶嚀」一聲，幾乎暈倒，刹那間，沈鷹心頭一跳，伸手點了她的暈穴，同時竄出房門。

以彼之道　還彼之身

沈鷹一出房門便呼叫在附近搜查的丁雙鵬。「丁兄快來！」一語未畢已衝同大廳。

卓立霄見他來得匆急，訝然問道：「神捕，是否已查出什麽端倪？」

沈鷹目光一掠，心頭一震，問道：「那個賽貴妃呢？」

卓立霄道：「她說要去解個手。」

「到那裏解手？」

「在樓上！」

「請丁兄再跟老夫上樓！」沈鷹身子標前幾步，雙脚一頓，斜飛而起，足在沿梯，便躍上樓上。

就在此刻，他聽到左首一個房子發出一道聲音，沈鷹一射而至，伸脚踢開房門，只見房內的一扇窗子打開着，他大喝一聲，一掌擊碎窗櫺，人隨即飛了出去！

樓下是座花園，亭台水榭，假山花樹如幽靈般，伏在黑暗中。沈鷹脚尖在假山上一點，正想躍下，一個念頭猛地翻上心頭，忽然一個倒飛，躍回房內。但見床旁的布帘一閃，立喝道：「誰？」

「妾身賽貴妃在解手，請神捕迴避一下！」

沈鷹心頭一定，哈哈笑道：「好狡猾的女魔，老夫幾乎給你瞞過！」

賽貴妃道：「你一定是找到夏蓮，否則又怎會知道？」

「是的，老夫承認今日失却往日的鎮靜！」沈鷹一邊運功戒備，一邊道：「其實老夫早該看出你是個假冒的！」

賽貴妃格格亂笑，如風吹銀鈴，煞是好聽。「妾身便不信你有這個本領！」

沈鷹悶哼一聲，道：「老夫早應由你們的紅燈不懼雨淋，而猜出這必是西北關外所產的『黑油』，而你皮白凹眼彎鼻，雖然美麗却有異漢人！」

賽貴妃笑聲不絕，沈鷹又道：「如老夫猜得不錯的話，你該是早幾年曾在甘陝道上，出了一陣風頭的同人香妃！」

沈鷹話音一落，那女人再也笑不出來。沈鷹冷冷地道：「無論你承認不承認，但這些案子總是由你指使的，這一點，絕不會錯！」

「你錯了，完全錯了！」

沈鷹一怔，脫口問道：「老夫錯在那裏？」

香妃道：「我根本不是指使人，而只是一個看熱鬧的人，這幾場戲，做得果然熱鬧非凡，令人嘆爲觀止，起碼能使你一度暴跳如雷，束手無策，便已十分有趣！而且，我只能算是半個同人！我生身之父本是漢人，我娘才是同人！」

沈鷹又是一怔，半响才怒道：「你何須狡辯？醜婦終須見家翁，還不給老夫滾出來！」

香妃格格一笑，道：「聽說你沒有兒子，我怎能做你的媳婦？你又怎能做我的家翁？」忽又悠悠一嘆：「我很醜麽？以我來中原所見過的女人，沒一個有我的好看！你們漢族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沈鷹頗有哭笑不得之感，半晌才沉聲道：「你再不出來，老夫可要進去了！」

香妃又嘆了一聲：「其實你並不老，爲何自稱老夫？只要你打扮一下，一定還有不少少女喜歡你！」

「當眞無恥之至！」

「我無恥？」香妃聲音忽變厲：「你們男人就只會罵女人無恥！男人可以三妻四妾，還可以在外面勾三搭四，逛窰子，遊花街，說是風流？女人只要對男人多看一眼，便是無恥！這算是什麽道理？」

沈鷹不由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香妃忽然又長嘆一聲：「我一向都不忍傷害別人，你爲何對我凶巴巴的？你要見我，怎不進來？我早已繫好裙子了！」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你道老夫不敢？」他對香妃的技倆頗有幾分畏懼，說畢連忙運氣繞體轉了一圈。正想踏前，忽聽一陣衣袂聲响，急問：「誰？」

丁雙鶴在房外道：「神捕，樊氏兄弟讓人制住了！」

沈鷹心頭一跳，精神微分之際，但見布帘兒一掀，自內鑽出一個美人兒來，正是那位假扮賽貴妃的香妃！房內立時香氣陣陣，中人欲醉。

香妃對着沈鷹嫣然一笑，道：「你知道妾身爲何叫香妃麽？」

沈鷹心頭一動，却道：「老夫不想知道！」

「你不知道，我告訴你吧！我自小身上便有一種異常的香味，長大後，這香味便更濃了，男人聞過之後，便終日對我念念不忘！」

「老夫已到知天命之年，豈會爲你所惑！」

香妃又是嫣然一笑，如一朵鮮艷的花朶，突然盛放，連沈鷹也不禁看得一痴，暗道：「這女人只怕比楊貴妃還媚，幸而沒選進宮內，否則社稷危矣！」

香妃又是一笑。「神捕，我知道你的厲害啦，也不想再看熱鬧了，你放我們出去吧！」

沈鷹哈哈大笑。「你們雙手染滿鮮血，要憑一句出城，簡直痴人說夢話！」

香妃眩光欲滴，楚楚可憐地道：「你忘記你的朋友讓咱們抓住麽？咱但便來個交換吧！咱們同人打仗都喜互相交換俘虜的！」

「你們一共多少人？」

「連我還有八個！」

「以兩個換八個，這筆生意漢人不會做！」

「但現在咱們還不是俘虜！」

「在老夫的眼中，與俘虜完全沒有分別！」

香妃道：「我可叫他們七個爲我拚命，即使最後我們會失敗，但我相信你們的傷亡一定很大！」

沈鷹不爲所動地道：「無論有多大的傷亡，都在所不惜！」

「你不怕下面的人會因你的鐵石心腸，而不再聽令於你？」

「因爲你們這羣狗男女，實在太沒人性了，爲了將來不再發生這種慘劇，我相信任何正義之士，都不會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重！」

香妃笑嘻嘻地道：「老哥哥們，你們替我把那個姓樊的一刀殺了吧！」

丁雙鶴道：「神捕，這個……」

沈鷹也不禁有點猶疑起來，半晌才道：「要老夫以二換八那是無論如何也不答應的，有胆的便把樊家兄弟殺了吧！老夫保證替他倆百倍報仇！」

香妃想了一下，道：「那麽以二換四呢？」

「也不行！」

外面有人道：「香妃娘娘，只要你能脫困，咱們寧肯爲你拚死在這裏！」

沈鷹冷哼一聲，走出房子一看，見七

個漢子，臉上戴着血紅色的面具，推着垂頭喪氣的樊氏兄弟。

樊城羞愧地道：「這羣惡鬼躲在假山內，在下兄弟不提防着了暗算！神捕不必理會咱兄弟的性命，把他們都殺了吧！」

沈鷹讚道：「兩位不愧是令人敬佩的好漢！香妃，你聽見了吧！」

香妃銀牙暗咬，道：「好吧，就讓你以二換二！」

沈鷹正在考慮，忽聽那七個血臉幪面人齊聲道：「不可！」

香妃輕笑一聲，道：「哥哥們有何見解？」

那幾個血臉幪面人又說道：「以二換一！」

香妃、沈鷹及丁雙鶴齊是一怔。只見香妃垂下兩行清淚，嗚咽地道：「妾身知道哥哥們的意思……但，這叫妾身又於心何忍？神捕，妾身願意向你叩三個响頭，請你一併放了他們吧！我保證將來，咱們一步也不踏進中原！」

沈鷹冷笑道：「這個問題，老夫剛才已答覆你了！」

一個血臉幪面人道：「娘娘，假如他肯以二換二，試問你要帶誰出去？」

香妃嘆了一口氣，道：「說得也是，你們人人對我忠心不二，我的確很難挑出一個特別突出的！」

另一個幪面人道：「娘娘不必再費心思，咱們願意替你効死，但求你能平安離開洛陽城！」

香妃淚如珍珠，道：「奴家記住了，我發誓爲你們七日不近男人！」

血臉幪面人道：「不必，娘娘身體要緊！」

沈鷹喝道：「好生無恥的女人，竟然煉採陽補陰之邪術！」

一個幪面人怒道：「沈鷹，咱們已讓你佔盡便宜，你可不得出口傷人　如今咱們便放人，你也快放人吧。」

「老夫從來說一是一，你們若不放人，老夫也不放人，但話說回來，假如她若出了洛陽城，老夫可不再客氣。」

香妃道：「一言爲定！」

幪面人立即把樊氏兄弟放了，沈鷹摘下一塊腰牌，道：「你拿老夫這腰牌，自北城門出去。」

香妃向沈鷹襝衽一禮，道：「後會有期。」剛接過腰牌，那七個幪臉人立即抽出武器，望沈鷹及丁雙鶴撲去！

沈鷹及丁雙鶴匆促間應戰，只幾個回合，便陷於險境。香妃飛身入房，自窗子射了出去。

樓下的卓立霄等聞見樓上的打鬥聲响，都忙飛身上來，見狀立即抽出武器加入戰團。

由於萬勝山還未回來，雙方以七敵七，更因爲那七個幪面人心存必死，十分勇悍，往往只顧傷殺，而不顧自身的安危，因此，除了沈鷹一人佔了上風之外，餘者盡皆落在下風。

與沈鷹鏖戰的是個手持長劍的幪面人，此人劍法輕靈，而且應變極快，沈鷹一時之間，竟無法下得重手。

激戰中，但見那人一劍刺來，沈鷹烟桿一格，隨即沿劍滑下，急敲對方「合谷穴」。

那幪面人手臂一沉，長劍反刺沈鷹的小腹。

沈鷹雙脚一錯，左臂揚起，五指如鈎，望對方琵琶骨抓去。

幪臉人反應極快，長劍忽然一回，已刺向沈鷹的左小臂。

沈鷹猛喝一聲，烟桿敲在劍背上，把劍格開，幪臉人十分狡猾，身子如魚兒般向後一縮，便脫出沈鷹的左爪。

沈鷹長笑一聲：「那裏跑？」欺前一步，烟桿抖起如槍，泛起幾朶桿花，蓄勢不發。

那人戴着面具，看不出其表情，但見他長劍護身，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忽聽他大叫一聲！身子忽然滾落地上，長劍如蛟龍翻江般，急向沈鷹的下盤捲去。

沈鷹雙眼神光烱烱，瞪着對方的來勢，緩緩後退。

那人長劍速度忽然更快，沈鷹曲膝一躍而起。

只見那人左臂在地上一撐，身子如豹子般竄了起來，長劍把沈鷹的胸腹籠住。

這一着，急如星火，事先竟無一絲兒先兆，只一眨眼，白光經已繞體而至。

但沈鷹似乎不慌不忙，手臂一掄，但聽「噹噹噹」三响過後，劍光頓斂，幪面人跌落地上，沈鷹却已斜竄出八尺。

沈鷹脚一落地，立即再度奔前。那幪面人剛剛長起身來，沈鷹一桿掃去，那人慌忙伸劍來格。

不料，桿至一半，忽然一拐，左手飛快地掠起，五指一落，奇準無比地抓住對方的劍脊，同時烟桿一送，烟咀戳在對方的麻穴上。

幪面人的左手剛想要動，但只覺腰上一麻，全身已不能動彈。

沈鷹舉袖拭去額上的汗珠，這一戰時間並不太長，但因對方存心拚命，又不能下殺手，是故頗感吃力。他轉身看看同伴的形勢，見各人雖仍落在下風，但却已逐漸穩住陣脚，暫時不會有生命危險。

他鬆了一口氣，伸手揭下幪面人的面具，却是一個劍眉星目，隆鼻紅唇的壯年漢子。沈鷹已估計這七個人，必都是英俊瀟洒的男子，但仍想不到對方的面貌，竟美如潘安再世。

剎那間，沈鷹心念一轉，問道：「閣下叫什麽名字？」

那人輕哼了一聲，一副視死如歸的模樣。沈鷹嘿嘿笑道：「老夫便不信你不怕死！」

「你何不試試？」那人已被制住麻穴，但仍能張口說話。「朱……某人若是皺一皺眉的，便不算是好漢。」

「憑你這等德性，也敢稱好漢？」沈鷹哈哈大笑，笑聲未止，心頭忽然一動，摸一摸光頭，詫聲道：「你姓朱？」

那人臉色慘白，只眨眼間，臉上已升上一團黑氣，沈鷹叫聲不妙，烟咀在那人的脖子上一戳，那人嘴巴不由自主地張了開來，但見嘴裏一片黝黑，還發出一股腥臭。

沈鷹大怒，道：「服毒自盡，便叫不怕死？你不說老夫也猜出來了，你便是朱劍儒，也即是殺死裘素心的主兇！」

那人眼光露出一絲詫異之色，喉間胡胡亂响，却說不出話來。

沈鷹道：「你們爲了向香妃表示不二，所以回家把自己的親人殺死了，你們這樣做還有人性麽？爲了香妃喜愛看熱鬧的心情，你們又故意裝神弄鬼，所作所爲只爲了一個人盡可夫的女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那人眼光露出一絲憤怒之色，但很快便黯然無光，沈鷹伸手一探已無呼吸了。

沈鷹立即一個風車大轉身，但見那些與自己同伴决鬥的幪面人，已全部佇立不動，他快步走前，先用烟嘴制住一個幪面人的麻穴，道：「請諸位都把他們的面具摘下來。」

韓嘯月制住了對手的麻穴之後，把其面具揭了下來，失聲驚叫起來：「這不是蔣恨天麽？」

沈鷹一怔，問道：「蔣恨天是誰？」

「便是兗州廖光宗的大弟子！」

沈鷹心頭一跳，目光轉向一個手持銅鈸的漢子身子，喃喃地道：「莫非他便是葛石公的兒子葛岳？」

丁雙鶴應道：「不錯！在下五年前曾到過滄州葛家，見過他一面，他正是葛石公的大子葛岳。」

「穿雲劍」卓立霄指着一個漢子道：「這個便是襄陽的『錦衣豹』顏開元。」

接着樊城又認出其中一個是泰山派的大弟子田巨峯，另外兩個雖然未能認出其身份，但料必也有顯赫的身份。瞬息間，那六個漢子的臉上肌膚都又開始腐爛，顯然他們也都是服了含在口中的毒藥。

顏開元、朱劍儒、葛岳、上官彪、蔣恨天這五個名字在沈鷹腦海中不斷地轉動着，半晌他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夏愛荷詫聲道：「神捕因何大笑？」

「老夫笑他們所謂以彼之道，還彼之身的說法，原來是以其親殺其親。」沈鷹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但這手法比傳說中的姑蘇慕容還更加恐怖，事實上，姑蘇慕容家早已式微。」

樊州道：「神捕，那女魔已離開甚久，咱們快追吧！」

沈鷹笑道：「不要緊，老夫的乾女兒早就跟上她了，不怕她能背揷雙翅，飛上天去。」

「料她已出了洛陽城，」丁雙鶴道：「咱們這就追去吧，免得夜長夢多。」

羣雄立即走出怡香院，剛好萬勝山帶着古逸飄、崔一山及蕭穆趕至。

沈鷹抓住一個官兵問道：「老夫的乾女兒呢？」

「她剛才離開了，說會留下記號，叫大人您帶人追去。」

「好，請諸位跟老夫去。」沈鷹向小巷射過去，不久，一堵牆壁上便現出幾絲螢光來，那道螢光勾勒出一隻振翅欲飛的大鷹，鷹咀向右方，沈鷹立即拐右而行。

天降救星

雲飛烟留下的記號一直指向右前方，不久便到了東城門。陶松已代替蕭穆守在那裏，沈鷹問：「烟兒可是由此出城？」

「是。」陶松道：「剛才一條人影飛來，屬下正想喝問，不料那人影忽然飛來一個黑乎乎的彈子，落在地上，便爆出一團濃霧　屬下怕霧中有毒，便叫官兵退下，那知待那團濃霧爲夜風吹散，已不見了那個人。」

沈鷹急問：「是男是女你可知道？」

陶松想了一下，道：「他身穿彩衣，該是個雌兒……不久，烟四姐便來了，說賊魁自這邊奔來，屬下把情況告訴了她，她便出城追去了。」

「去了多久？」

「兩盞茶工夫。」

「快開門，老夫得去接應。」

官兵把城門打開，沈鷹又道：「通知他們都散隊回家休息吧，九個主兇，已死其八，只剩那個女魔，如今她也已離開洛陽，城內暫時已無危險。」

羣豪出了東城門，仍不時見到雲飛烟在樹桿上留下的暗號。可是走了里餘，便不復見了。

沈鷹急道：「快追！」

羣雄再馳里餘，仍不見暗號，心頭都是一沉，沈鷹更是焦慮。剛才一路上雲飛烟都是每隔二十丈便留下一個指示方向的暗號，如今暗號不再見，很可能雲飛烟已有危險。

沈鷹如熱鍋上的螞蟻，急道：「快回頭找尋！」

羣雄到了最後一個暗號的地點，然後十一個人分成六組，除沈鷹之外，餘者兩人一組，分六個方向向前搜索。

且說沈鷹向左首一座樹林飛進去，急如離弦之矢，幾乎足不沾地般，飄前數十丈。出了樹林，是個小斜坡，月光下發出一片綠光，斜坡之後又有一座小樹林。

一陣夜風吹來，沈鷹忽然隱隱約約聽到一陣似有似無的兵刃劈空之風，他心頭一動，猛地長嘯一聲，去勢更疾。幾個起落，已至林外，林內果然有人在打鬥。

沈鷹把江湖上的格言：「遇林莫入」拋在腦後，急提一口眞氣，穿入林內。

只見香妃手提一條近丈的衣帶，衣袂飄飄與一個青衣青年大戰。

那青年背向沈鷹，看不到其樣貌，但沈鷹只看幾眼，便認出他便是被自己派去商丘公幹的手下大將「閃電刀」顧思南。

這剎那，沈鷹心頭一鬆，問道：「小顧，烟兒呢？」

「頭兒，小飛已被這女人迷倒，你快來，點子扎手得很！」顧思南的武功，本與香妃有一段的距離，但因心上人被制，只得豁出性命與其拚鬥，此刻沈鷹一到，心神可一鬆，敗象更顯，被那香妃的一條衣帶迫得連連後退。

沈鷹抽出烟桿走前，道：「小顧，你去救烟兒，這女魔頭，交由老夫。」說着烟桿自側攻了上去，使出打穴鐝的招式，以烟咀戳向香妃的「笑腰穴」。

烟咀未戳至香妃的「笑腰穴」，香妃已格格一笑，道：「你們這許多男人要應付我一個女人，好不害羞，我不跟你們玩了。」一語未畢，身子如泥鰍般向後一滑，脫出沈鷹及顧思南的攻勢。

沈鷹喝道：「那裏逃！」大步流星追前。

香妃又是格格一笑，再倒飛半丈，嬌

軀忽如乳燕般直飛起來，落在一棵樹上。

沈鷹怒道：「今日若讓你逃去，老夫明日便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身子也跟着飛了上去。

他人在半空，烟桿亂揮，護住頭臉，只見香妃盤膝坐在樹枝上，笑聲：「你也坐下來吧，妾身有話跟你商量。」

沈鷹落在她對面五尺外的另一條樹枝，悶哼一聲，道：「老夫却無這種雅興陪你閑坐，妖女，拿命來吧！」

香妃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你不要乾女兒的命麼？」

沈鷹心頭一沉，立刻止住了去勢，問道：「她在那裏？」

香妃半轉着嬌軀，在樹枝上抱下一人來，正是雲飛烟。只因她身穿黑衣黑袴，黑黯之中，沈鷹一時看不到。

「她很好，你放心！請你說話輕一點，她睡得正香哩！」香妃抱着雲飛烟，右手輕輕在她後背拍動起來。

沈鷹幾乎被氣炸了肺，只覺手脚冰冷，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香妃嫣然一笑，道：「老郎君，如今你也可坐下來吧？你乾女兒眞如花朶般美麗，像她這種人，怎會做起偷偷摸摸，跟在人家屁股後面亂轉的事？你難道沒敎導她，做人該光明正大麼？」

她這些話說來，娓娓動聽，態度眞誠，那裏像是一個視人命如草菅的女魔頭，像是個溫柔多情的妻子，在床頭跟丈夫商量。

沈鷹心頭又驚又怒，極力鎭定下來，思索搶救雲飛烟的辦法，表面上却裝作一副沒可奈何的神態，道：「好吧，老夫便坐下來，聽你的條件。」說罷對着香妃背後方向眨一眨眼。

他眼神充足，這一眨雖在黑暗中，仍被香妃查覺，忍不住轉頭望向背後。

這本是沈鷹的計謀，他見香妃上當，心頭大喜，雙脚一沉，藉着樹枝的彈力，如箭似矢向香妃射去，手中的烟杆，直戮對方的「紫府穴」。

香妃一臉天眞，但心思絕不比人差，一回頭見背後不見人影，便知不妙！刹那間後面傳來一陣勁風，她忽把勁力一沉！

只聽「喀嗤」一聲，樹枝斷折，人如隕石般墮下，沈鷹這一杆，登時落空，這一瞬間，他心頭又是一沉，只得長長嘆了一聲。

香妃輕輕巧巧，原式不變，飛落草地上，雙腿依然盤着，一隻右手已放在雲飛烟的後腦上，却悠悠一嘆：「你們男人都是魯莽之輩，你這樣衝過來，不怕吵醒烟兒麼？還不趕快下來？」

沈鷹看着她臉上的笑容，倒抽了一口冷氣，但覺後背寒意陣陣，冷汗浸濕重衣，忖道：「這女人當眞比狐狸還狡猾，比魔鬼還難應付！」

香妃說畢，忽然自懷中取出兩團扁長的紅色物件來，雙手一拉便成了兩盞小風燈，接着點起火來，周圍便爲一團紅光所籠罩。

香妃右掌一揚，風燈突然衝起一股綠烟，綠烟衝起十餘丈，在空中凝聚不散。

黎明前的時刻，天色最暗，紅光綠烟，在漆黑中，甚是繽紛奪目，但在沈鷹的眼中，却充滿了詭秘及妖異的氣氛。

遠處傳來一片衣袂聲，沈鷹料想是丁雙鶴他們聞嘯而到，便飛身落地，顧思南早就仗刀立在香妃背後。

香妃對這一切絲毫沒所覺，低聲哼着歌，歌聲輕盈柔軟，沈鷹不知她在唱些什麼，但料必是同人的催眠曲。

不一陣，蕭穆、古逸飄等人巳至，見狀都是心頭一沉，把香妃團團圍住。

沈鷹問顧思南。「你怎會來此？」

「屬下聽聞洛陽發生血案，連忙漏夜趕來，到了東城門外，便發現樹上有咱的聯絡標記，是故追了下來。

「到了這裏，只見樹木間飄揚着一團黃烟，又聽見小飛的驚叫聲，跟着便看見這女人了，却不見小飛的踪影，屬下便跟她打了起來！」

沈鷹臉色一沉，喝問道：「妖女，我乾女兒中了你什麼毒！」

香妃歌聲未停，眼波更加柔和。

沈鷹見她無視自己，不覺更怒，喝道：「你道老夫不敢殺你麼？」

香妃右掌放在雲飛烟的後腦上，抬起頭來：「啊！老郎君，你在問我麼，難道你不知道妾身的名字？」這幾句話她說得如同唱歌，悅耳之極，但沈鷹却被氣得腦門發脹。

「老夫的話你沒聽見麼？」

香妃食指放在嘴前，噓了一聲。「輕聲點，烟兒睡着了！唉！她長得又乖又漂亮，我實在捨不得離開她，誰叫你們不讓我離去呢？只得讓她來作交換條件呢。」

奇怪，她說話時，眉宇間眞的泛起幾絲難分難捨之情。沈鷹冷笑一聲：「何必假惺惺，有什麼條件，你便爽快地開出來吧？」

香妃一愕訝然道：「我巳把話說清楚，難道你是聾子，我要烟兒送我離開！」

「不行，放下她，你自個離開！」

香妃嫣然一笑。「我一放下她，你便又會來追我了，這筆生意我不做。」

「如此你待怎地？」

「出了關，我便放她回來，說不定我還會跟她做個姐妹！」香妃邊說邊用手指撫摸着雲飛烟的臉龐。

沈鷹冷笑一聲：「你別做夢！你雙手沾滿漢人的鮮血，便想一走了之，天下間豈有這般便宜的事！」

香妃嘆了一口氣，道：「我實在不想糟踏這漂亮的小姑娘……你知道麼，只要我手指兒在她後腦戮了一下，她便可能會成了白痴，也可能變成一個瘋子，更可能會變成一個蕩婦淫娃，眞是可惜，老郎君，你既然是她乾爹，難道你不愛惜她？」

沈鷹呆了一呆，半晌才道：「她無論變成什麼，老夫一定替她報仇！」

「就算你替她報了仇，難道可以減輕她的痛苦，你又於心何忍？」

「她若痛苦，老夫便殺了她，免她有痛苦。」

香妃忽然尖叫一聲：「你們男人都是沒良心的東西，女人沒用了，便要辣手摧花。」

沈鷹氣得身子簌簌亂抖，怒道：「妖女，你嘴上放乾淨一點。」

香妃臉上的怒色忽然烟消雲散，又換

上一副惋惜的神色。「這樣，我更加捨不得把她交給你了。」

古逸飄道：「妖女，你自信能逃得了麼？」

香妃鼻子皺一皺，冷哼一聲：「我不跟糟老頭說話！」抬頭望一望天色，眉宇間忽然現出一抹担憂之色。

沈鷹心頭一動，忖道：「這妖女莫非還有帮手不成？」心念未了，只見香妃又向燈籠揚一揚手，又一股綠烟衝天而起。

「是的，妖女一定是利用此法來通知她的手下來救她。」沈鷹心念一定，突然發出兩股凌厲的掌風，掌風把燈籠捲飛偏側，燈內的火立即把燈籠燒着，不久便噴出裏面的一截黑色的管子來，火便由裏面噴出來，却不見燈芯。

香妃嘆了一口氣，道：「你生氣又何必拿燈籠來出氣？」神色忽地一變，厲聲道：「老娘如今嚴令你們退出十丈之外，否則便毁了這妮子。」

此刻她說話的神情與剛才巳大不相同，滿臉戾氣兇狠，沈鷹沉吟了一下，心想離開十丈，也不怕會被她逃脫，當下道：「老夫便看你如何逃出咱們的掌心！」揮手指揮羣豪離開。

羣豪每人立一個方位，自把小林圍着，就在此刻，樹林邊緣的一棵樹上，忽然飛下一個幪面人來，沈鷹喝道：「留下來！」身子如大鳥般標射出去。

那幪面人脚尖點地，向林內竄去，沈鷹也追前，只見林內傳來雲飛烟的驚叫聲，接着香妃的聲音也傳了過來：「老郎君，你乾女兒要變白痴了。」

沈鷹胸膛起伏，只得住脚停了下來，匿在一棵樹後偷窺。

只見那幪面人走出香妃面前彎腰行禮，香妃道：「公公，快想個辦法救我。」

那幪面人聲音沙啞道：「你先解了屬下身上的禁制，屬下才把辦法告訴你。」

香妃怒道：「我解了你身上的禁制，你還肯聽命於我乎？」

「屬下武功遠非你之敵，你怕屬下跑得了？」

香妃低頭沉思，沈鷹聽了，大是奇怪，却又暗暗高興：「原來這人跟朱劍儒等人大不相同，咦，那妖女叫他公公，莫非他年紀巳很大？」

香妃考慮了一陣，厲聲道：「你若敢棄我而去，老娘必殺死你！蹲下身子！」

那幪面人果然蹲在地上，香妃運了一陣子功，手指在幪面人身上連點數指，幪面人身子連顫，似甚痛苦，聲音沙啞地道：「娘娘，你的手法好像有點不對！」

香妃柔聲道：「過一下便沒事了？」

「要再過多久，太久了，屬下如何救你出去！」

香妃沉聲道：「你若要救我，現在巳可動手。」

幪面人道：「好吧，屬下現在便施爲了，請娘娘閉住呼吸……」說至此，聲音忽然降低，沈鷹凝神運功也聽不到，只見香妃連連點頭。幪面人忽然自懷中掏出一枚鐵管來，又幌着了火摺子，大聲叫道：「快閉住呼吸。」

沈鷹不知他鬧什麼玄虛，只得也閉住呼吸，却把眞氣提到雙臂上。

幪面人把火摺子放在鐵管下，不久，鐵管突然噴出一股濃烟來，烟白如乳，在風中迅速擴散，把香妃，幪面人和雲飛烟三人籠罩起來。

沈鷹悄悄走前幾步，隨時準備攔截香妃，就在此刻，濃烟中，忽見有紅影竄動，發出獵獵的衣袂聲，衣袂竟有幾個之多，向他四處擴散。

沈鷹剛自一怔，忽聽濃烟處傳來一道悶哼，接着一道人影筆直地飛出濃烟。

沈鷹不假思索，一掌擊出，掌風把濃烟驅散，這才發覺那道飛來的人影竟是雲飛烟。沈鷹吃了一驚，連忙把掌上的勁力散掉，手臂一圈，抓住雲飛烟的後衣，隨即倒飛一丈，把雲飛烟放落地上，然後衝進濃烟中。

沈鷹只衝進丈餘，巳爲一片白烟包圍着，一低頭，連自己的肩膊也看不見，刹那，一股寒氣直冒心頭，此刻雖有點像雲中的神仙，但白烟太濃，那種感覺實在太難受，就像雙眼在一瞬間便瞎了般。

沈鷹急忙翻掌驅烟，一邊前進，忽覺前面白烟滾動甚急，連忙望那裏發出兩掌。這兩掌他盡力施爲，強勁的掌風吹擊得白烟，如同兩條白龍般，向前翻捲而去，視野登時一清。

只見香妃雙掌連揮急攻那個幪面人，幪面人身法呆滯，顯然巳經受傷，香妃見沈鷹突至，吃了一驚，雙脚一頓，捨下幪面人而去。沈鷹豈肯放過她，身子如出洞蛟龍一般，直射出去！

香妃身法不但輕靈，而且速度極快，可惜碰到以鷹爲外號的沈鷹，便顯得有所不如了，十餘個起落，巳飛出樹林頗遠，此處白烟甚淡，但沈鷹也恰在此刻追上香妃！香妃見逃不脫，嫣然一笑，道：「老郎君你要請我同家吃飯麼？」她索性停了下來，解下衣帶，目光充滿恨意。

沈鷹哈哈大笑：「妖女，到現在你還有什麼好說？」

香妃格格大笑，似花枝亂顫。「你一直落在下風，如今便以爲可以吐一口氣吧？可惜你還是高興得太早！」話音一落，撮唇一嘯。

沈鷹道：「你還有什麼帮手？看招！」欺前一步，烟杆戮向香妃的喉頭。

香妃嬌軀一扭，玉帶一揚，直向沈鷹的腰際捲去，沈鷹左掌一翻，望其衣帶抓去！香妃似覺沒閃避的意思，手掌將抓及衣帶之際，沈鷹忽見香妃雙眼露出笑意，他心頭一動，急忙撒掌飄身。

香妃轉身向前馳去，口中不斷發出尖銳的嘯聲。

沈鷹急掠而去，烟杆刺向香妃後背。

香妃嘆了一口氣：「你不讓我離開是何道理？莫非你眞有臨老入花叢之意？」一句話不曾說畢，身子巳接連三變，沈鷹的三招急攻，登時落空！

香妃身子一轉，衣帶的頭端，如同棍子般，向沈鷹顏面飛來，沈鷹身子一弓，欺前兩步，烟咀戮向對方的「笑腰穴」！

香妃左手一揚，衣帶的尾端捲了上來，向烟杆纏去！同時吸氣凹腰！

沈鷹右手一圈，左掌擊出，香妃左手棄下衣帶，也翻掌來迎。

沈鷹見她手掌青光隱隱，心頭一跳，右手烟杆便戮對方的掌心「勞宮穴」。

他一變招，香妃也同時變招，手腕一沉，掌心擊向沈鷹的丹田。

沈鷹後退一步，忽然耳畔聽見一陣「嗡嗡」的聲音，這嗡嗡之聲不是叫聲，而是似羽翼的搧動聲。沈鷹心頭一怔，抬頭一望只見遠處飛來一羣似是黃蜂的東西。

香妃哈哈大笑，攻勢忽盛，沈鷹沉着應戰，一忽，那些似黃蜂的東西已到頭頂上，不斷升降盤旋，此刻沈鷹才看出那些東西是罕見的大螢光虫！

沈鷹精神稍爲一鬆，香妃的衣帶已急纏而至，此刻將近眼前，沈鷹才發現衣帶的前端繫着一柄打製十分精緻鋒利的小刀，小刀只有拇指般大小，小刀雖小，但若被其刺中要害，仍可致命！

沈鷹身子一蹲，左手再度翻起，向衣帶抓去！就在此刻，背後忽然傳來一道驚叫：「衣帶有毒，不能沾！」

沈鷹一驚，急忙撤掌，同時身子一偏，跌落地上，烟杆改掃香妃的下盤！

香妃一躍而起，衣帶一沉，小刀射向沈鷹的後背！沈鷹就地一滾，那些螢火虫忽然一齊飛下，沈鷹只覺眼前一黑，已失去香妃的踪影。沈鷹這一驚非同小可，烟杆急揮，護住頭臉，同時身子再一滾，只聽「篤」的一聲，香妃衣帶上的小刀在沈鷹肩旁兩寸處，插在地上。

沈鷹左肘在地上一撐，身子急竄而起，香妃手腕一抖，小刀飛囘，射向沈鷹的腰側，沈鷹眼明手快，揮動烟杆，把小刀擊飛！

那羣螢火虫仍然在沈鷹面前飛舞，使沈鷹視綫大爲受阻，他心頭又驚又怒，不敢求功，先求無過，左手利用掌風，飛掃螢火虫，右手烟杆護住要害。

香妃雙手抓住衣帶的中央，首尾兩端，如流星鎚般，連番出擊，把沈鷹的前後左右全部封住，沈鷹憑風聲抵擋，而且螢火虫振翅飛動時，發出的一陣嗡嗡之聲，沈鷹不但視綫受阻，甚至連聽覺也受影响，好幾番險被香妃衣帶上的小刀刺中！

剛才提醒沈鷹謂衣帶上有毒的聲音又再傳來：「用火攻。」

沈鷹心中苦笑，此刻自己危在旦夕，又如何能抽身去取火。刹那一個念頭閃上他心頭，忖道：「老夫的視綫受阻，她的視綫也同樣會受阻，奈何老夫雙脚那些螢火虫又遮不住，唔，得想個辦法才好！」

心念一動，忽然一飛而起，那些螢火虫來不及跟着飛起，沈鷹視綫一清，自高望下，見蕭穆等人已至，忙喝道：「穆兄，快紮些枯枝燒虫！」

話音未落，香妃也飛了起來，衣帶再攻射出，接着，螢火虫又把沈鷹的視綫擋住。沈鷹急忙吸氣，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再竄起八尺，同時雙脚一曲，堪堪避過香妃的一擊！沈鷹自知危機未過，雙臂一劃，橫飛五尺，烟杆在一條樹枝上一敲，發力翻落地上。他雙脚一落足，立即標前，纏住香妃！

香妃見對方來了援兵，芳心大驚，幾番欲抽身撤退，都被沈鷹緊緊纏住！

由於貼身厮打，那些螢火虫橫在中間，對兩人同時有所影响，而香妃手掌因淬了毒，是故較佔便宜，但沈鷹改變打法，將左手縮入袖管中，收袖迎敵。

過了一陣，蕭穆、顧思南及古逸飄等人已紮好枯枝，引火燃燒，那些螢火虫一見火光，立即振翅高飛！

沈鷹精神一振，攻勢大盛，那提醒他的人又道：「小心她身上衣衫也有毒！」

「多謝提醒！」沈鷹左袖急揮，反捲香妃的衣帶。

香妃右手忽然鬆了衣帶，伸掌擊來，沈鷹冷笑一聲，烟杆急戳其掌心！

香妃化掌爲爪，抓向烟杆！沈鷹也反戳爲打，烟杆擊向其手背！

就在此刻，香妃的袖管中，突然飛出一團白烟！沈鷹如脚底踩着火炭般，雙脚一縮，身子向後倒飛！與此同時，香妃也向後倒飛，脚尖一點，轉身向外飛去！

古逸飄抽出寶刀，喝道：「妖女，往那裏逃！」飛身去攔！

沈鷹身子倒退，見香妃轉身欲逃，左掌急在烟杆上一拍，烟咀突然離杆飛出，直射去香妃的後背！

與此同時，恰好古逸飄的喝聲响起，香妃的聽覺受影响，使沈鷹烟咀射中她「靈台穴」！「靈台穴」是人身的三十六個大穴之一，只見香妃嬌軀一震，張口噴出一口鮮血，隨即踣倒地上！

古逸飄走前用刀把香妃的嬌軀轉了過來，香妃早已香消玉殞。「死了！」

沈鷹一怔，道：「這樣快，倒便宜了她！」

古逸飄道：「這妖女死十次也不嫌多。只可惜咱們不知道她用甚麽方法令那些人爲他拚命，甚至把自己親人也殺死！」

沈鷹轉過身去，只見一棵樹下，倚坐着那個幪面人，便走了過去。

「多謝閣下多次提醒，又救了小女，老夫十分感激，未知閣下尊姓大名？」

幪面人忽然把巾罩拿了下來，露出一張清癯的臉龐來，沈鷹目光一及，禁不住失聲驚呼一聲！

真相

古逸飄聞聲過來一看，也驚詫地叫了起來：「是你？程老怪！」

原來這幪面人赫然是失踪了兩年多的「洞庭醫聖」程子務！沈鷹道：「前年老夫與管一見去杭州找你不着，原來你被人擄去西北關外！」

程子務赫然已受了重傷，說話有氣無力：「老鷹，你把老夫懷內的一雙錫盒子拿出來！」

沈鷹依言伸手入他懷中，摸出一隻錫盒，隨即把其打開，裏面放滿了大小不一，顏色有異的藥丸。

「把那夥黃色的揑開，餵給老夫服食！另者，把綠色的給你乾女兒服食！」

沈鷹依言揑開蜡丸，把藥丸塞入他口中，程子務咀嚼起來，並把其嚥下，沈鷹手掌按在他後背上，一股內力緩緩注入其體內。程子務立即閉起眼睛，過了一陣，沈鷹頭頂冒起一團淡淡的白烟。再過了兩盞茶功夫，程子務睜開眼來，精神好了很多，「行了！」

沈鷹收掌，自己盤膝調息了一下，程子務欠一欠身，道：「其實老夫並非被他們擄去，而是自願的！」

古逸飄一怔，隨即笑道：「莫非你也看上那妖女？」

程子務瞪了他一眼，古逸飄自知失言，連忙住口。

「那年，當老夫接到管一見的帖子之後，便立即起程趕去杭州，到了城外，忽然被一個青年叫顏開元的攔住了老夫，問老夫是否『洞庭醫隱』，老夫答是。

「他道：『有一椿怪病，令天下名醫束手無策，不知你是否有興趣看看！』老夫一時被勾起好奇心，便問其患者得了甚麽怪病。

「顏開元道：『患者是一個美麗的姑娘，這姑娘身體有一股香味，但香味濃時，便需要與男子交合，否則脾氣便全變了，變得滿腔怒火，暴躁異常，若是一兩天不與男人交合，便會心如火燒般！』

「老夫想了一下，道：『也許她患花癲之症！』顏開元道：『所有的名醫都如此斷定，但當他們接觸過病人後，便都推翻這個判定了！』老夫又道：『也許她是陰火大盛鬱積在心，老夫開一個方子與你便是！』不料顏開元又道：『原來名聞天下的名醫程子務，跟那些庸醫沒多大分別！』老夫大怒：『你怎可把老夫喻作庸醫！』他道：『因爲看過患者的庸醫，後來亦認爲她所患之症，也是陰火大盛，結果猛下藥石，但患者不但病症沒有減輕，相反却是更重了！』

「老夫一愕，沉吟了一陣，道：『患者如今在何處？』他道：『便在兩里外的一座樹林內，在下保證所述，字字俱眞，對您也沒懷一絲惡意！』於是老夫便跟他去了！」

沈鷹道：「那個患者便是香妃吧？」

「不錯！當老夫替她把了脈之後，却覺得一切十分正常，便以爲爲其所戲，香妃却道：『請神醫稍等一下可否？妾身病是時好時發的！』老夫因被勾起好奇心，答應留了下來。接着大約過了頓飯功夫，是故香妃臉色突然變紅，老夫伸手一按，只覺她脈強而亂，心跳異乎尋常。她問老夫是否有辦法立即替她治理，老夫答說要觀察一下。

「不料，她忽然一指點了老夫的穴道，跟着自個寬衣解帶起來，顏開元也解下袴子跟她胡天胡地起來，當時老夫氣得幾乎噴出血來，奈何身上穴道被制，移動不得！」

程子務說到此，忽然長嘆一聲，續道：「不久完事後，香妃臉上的紅潮退去，神色有點羞澀，穿好衣服，走至老夫身前痛哭起來，說是身不由己。又解開了老夫的穴道。

「老夫再替她搭脈，一切又再正常了，當下便答應跟她到關外，因爲她說在關外，她發作的次數較少。

「到了關外，老夫才知道她有不少面首，便是這次『紅燈血案』的那八個青年，他們都肯爲她而死，據老夫一次跟顏開元閑談，得悉他們一嗅到她身上的體香，便情慾高漲，與其交合其樂無比，其他女人根本不能與她相比。

「老夫竭盡心智，試製不少藥物，都不能治好她的病，但老夫生天的牛脾氣，遇到奇難疑症，便非要把它解決不可，否則便心頭難舒服。有一次，她因老夫不能治好她的病，便點了老夫身上的幾個隱穴，使老夫若運內功，五內都一陣絞痛。聲言醫好了她的病，她才爲老夫解去禁制。

「到了今年春，香妃又想到中原來玩，老夫也跟着來了。有一日，香妃謂將來若治好身上的怪病，便只嫁給一人。那八個男人臉上都變了色，立即便要抽出武器相向，却爲香妃勸止：『誰對我忠心，我便嫁給他！』

「有人問她，如何算忠心，香妃道：『如果你們肯爲我殺死你們的親人，便是對我最忠心了！』不料那八個傻子，眞的爲她做任何事，香妃便說殺人沒趣，要殺便須殺得有趣一些，所以他們便想出了那個辦法了！至於留香院的鴇母大概是被他們強迫吸下毒藥……」

古逸飄怒道：「這女人視人命如草芥，縱使她身上有病，也不能迫人去弑父殺子！」

程子務道：「她父親是漢人，早年因避仇家跑到囘疆，邂逅了她母親。當她母親懷了她之後，那漢人便拋棄她母親囘關了。後來那漢子做了一股流寇的瓢把子，還帶人去洗刦囘人，是故香妃自小便十分痛恨漢人，聽說她幼時得到一個隱居在關外的漢人大魔頭傳授武功，後來她長大了，那魔頭見她美貌！竟強暴了她……其實她的身世也甚凄凉……」

沈鷹截口道：「難怪他痛恨男人！」

程子務道：「不錯，她幾個面首對她死心塌地，但她對他們也是時好時壞！唉，也是這女人天生的媚骨，那些男人明知被玩笑，却對她仍忠心不二，把家內的妻子父母，全都拋諸腦後！」

古逸飄道：「無論如何，這妖女都不值得原諒！」

「老夫却一直認爲她本性善良！她凶殘的一面，可能是幼時的遭遇，以及身帶隱疾而影响了！每次與面首交合之後，她都有一種自暴自棄之情，病好之時，又後悔不迭！也因此老夫才千方百計要治好她的隱疾！」

程子務說至此，臉色一正，道：「老鷹，不是老夫小覷你，這女子剛才若脫了衣服，施展『姹女大法』，只怕你的心神也要受其影响，那時鹿死誰手還未知！」

「姹女大法？」古逸飄問道：「很厲害麽？」

「這本也無甚麽特別之處，只是這女人天生的一副媚骨，假如赤着身子，再配合一套動作不雅的武功，威力可就大了！兩年前老夫看過一次，竟也心猿意馬！」

沈鷹連忙岔開話題：「這件案子老夫也不知如何下判語，總之那幾個面首自作孽，死了倒沒寃枉他們！這妖女假如藏在深山無人處，隨她一日卸十男，老夫也不會去理會她！她帶人來屠殺無辜，便死不足惜！」

一頓，沈鷹想起一事，問道：「老程，這兩天你藏在何處？」

「就在這附近，等候他們！」

「你爲何不阻止他們行兇？」

（以下轉入第八十四頁）

前文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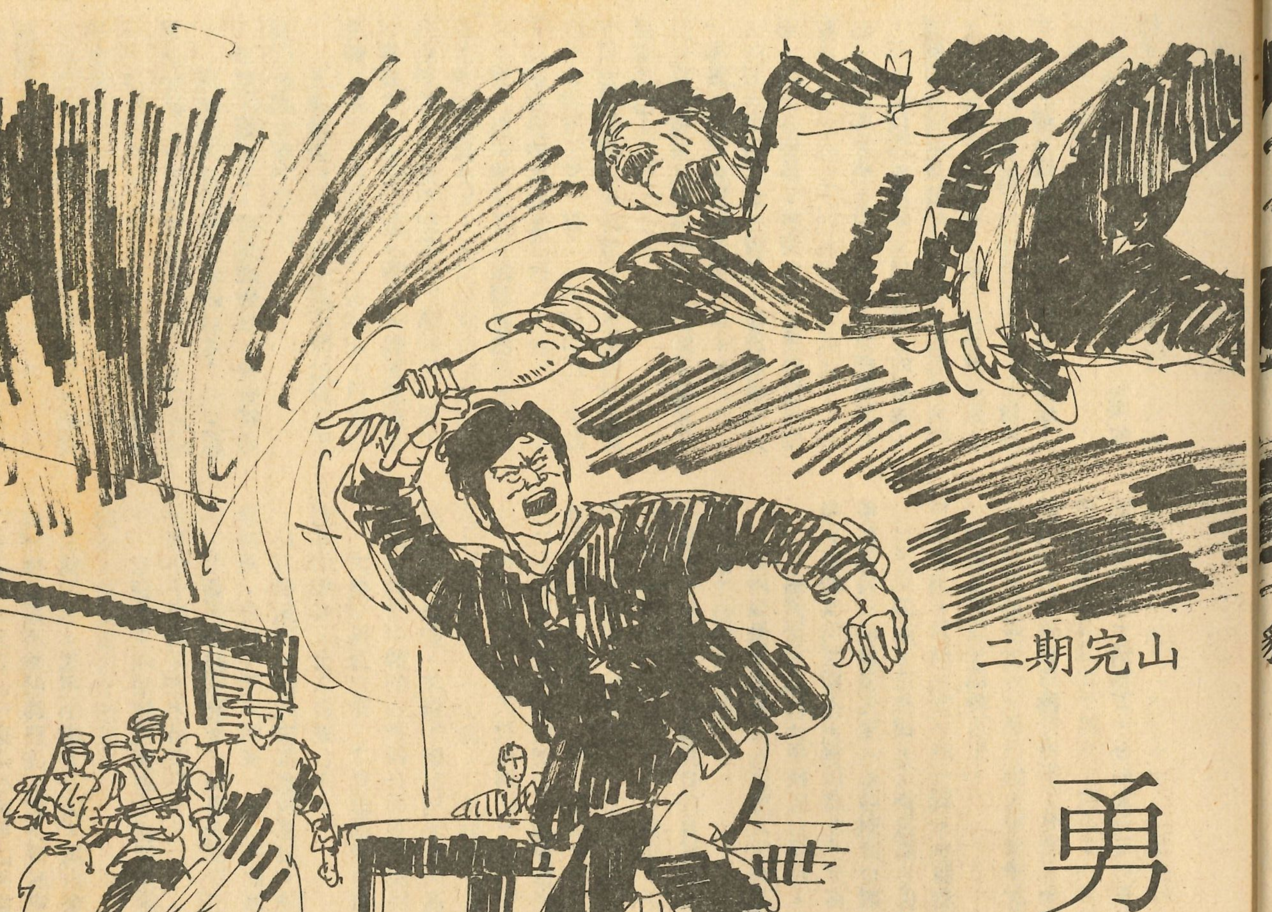
前文書至王森接到一個任務，總局長要王森在一個月內偵破一件槍械失竊的案件，經過多番曲折複雜的偵查，王森估計搶槍械的主持人可能是徐東衞，便要求局長批准他入屋搜索，但周局長却認爲證據不足，不能隨便行動，王森决定晚上入屋探查一下，入屋後，王森覺得屋內很靜，情況不大妙，忙問看門老陳說求見老爺，但敲了一會兒也不見老頭出來，大概是得到風聲而溜跑了……王森在徐東衞家搜索一會而仍不見有查出什麽，只好離去，誰知却被屋內保鏢發現，展開一番惡鬥，正當危急，局子裏兄弟趕到了，王森才僥免於難……

爲償賭債　被逼迎娶

勇闖虎山（下）

貓王森鬥智小說／王一龍・文　可飛・圖

二期完山



自烟台至高陵，只有八九十里路，王森及小虎子故意放慢步伐，準備用二天的時間到高陵。

既然任務如此緊急，王森爲何好整以暇？原來他前天曾派出兩三個人跟在白家的迎親隊之後，去高陵探察，他希望能在路上碰到他派出的人報告，使自己先對白家有個印象。

走了一天，碰不到那幾個探子，只得找了個地方歇脚。第二天，月頭高逾樹梢，兩人才再起程。到了下午四點多，便到了高陵了！

．高陵是個小鎮，人口雖不多，但街道頗爲整齊，店舖也頗多。王森兩三日來不曾剃鬚子，如今不用化粧，也已滿臉青慘慘的鬍鬚茬子來，他扮作客商，小虎子則扮作跟班小厮。

入了鎮，王森拿出一扎竹筷，走至一家雜貨店兜售。「老闆，咱們自南部揹了一批竹器，都是上等貨色，價錢又平宜，你瞧這竹筷削得多圓滑？」

那老闆道：「小號的筷子還有很多存貨，你家有買竹碗沒有？」

「竹碗要明春才有，下次俺帶來給你看看！」

「好吧！咱們高陵不是什麼大地方，價錢賣不高，您可得算平宜一點！」

「這個自然啦！咱做生意最老實！老闆，你們最近生意很好吧？」

「那裏，糊口而已，就算還託賴，不用賠錢！」

「老闆可眞客氣！」王森話題忽然一轉：「聽說你們鎮上的白家最近娶媳婦兒，風光得很，一定大排筵席，你家的生意，還少得了？」

那老闆嘆了一口氣，道：「不瞞你啦，老鄉！白家外頭雖然風光，其實，唉……閒話還是少說，總之他並沒大擺筵席，俺一分生意都沒多做！」

王森故意怔了一怔，半晌才道：「這豈不奇怪？俺一路來，都聽人說白家如何有錢，如何是高陵的首富，怎會這般表裏不一？」

老闆道：「不瞞老鄉你，俺跟白家也有點親戚關係，白家的情況鎮上的人，數咱最清楚了！這些年白家的確是高陵的首富，但自從出了個不肖子弟，便……」

王森問道：「這人叫什麼名字？」

「便是今次做新郎的白棟樑！這孩子名字好聽，却是個敗家的胚胎，日夕與些地痞來往，又是嫖，又是賭，這些年來，銀子如同流水一般流出去，白家只剩下一個空殼了！」

「啊！原來如此！眞是可惜。」王森露出一副同情的神態，道：「小伙子最怕沾上嫖與賭這兩項！」

老闆嘆了一口氣：「嫖這只是他個人的事，賭才是大害！試問白家一大副家當，即使婊子的薦金貴，一下子也沒能使他破產，賭博那就快得多了，一夜之間，輸個十萬八萬可容易得很！」

「老闆說得不錯！」王森又試探：「但白家的家長也管敎不了他麼？」

「白家只他一條根，自小寵愛得不得了，而且我那親戚身上又有病，整日躺在床上，那裏管得了這許多！」

「聽說白家娶的是烟台城內的徐百萬的三小姐，可是眞的？」

「如何不眞？徐家送來了一大批嫁粧，鎮上的人都在說閑話哩！」

「聽說徐家三小姐，貌如天仙，你這位親戚也算有福氣了！」

「外間的人都這般說，但俺看她也不太漂亮！而且手粗脚粗的，不像是千金小姐！」

王森心頭一跳，却不敢再問，隨口道：「老闆你謙虛哩，徐百萬的女兒怎樣是粗手粗脚的！」

那知那老闆正容地道：「眞的，俺沒亂說！」

王森謝了他一聲，正想離開，不料街上走來五六個青年，前面那人身穿錦衣，後面幾個滿臉都是奉承之色，看樣子都不是什麼好貨色。

老闆道：「吺，這不就是白家大少爺？你看他，整天跟這些流氓走在一塊，見到俺這個親戚，也好像不認得似的！九成又去找人賭錢了！哼，成親才幾天，便又耐不住啦！」

王森又跟他胡搭了一番，才帶着小虎子到高陵客棧投宿，說了那一陣子話，天色經已黑了，兩人吃了飯，在店內商量！

小虎子道：「頭兒，咱們索性跟你上次到徐公館那樣，來個夜探吧！」

王森道：「不行，鬧得不好，失陷在裏面，可就完蛋了！你沒聽那老闆說麼？新娘子手粗脚粗，我估計她不是徐家三小姐，而是徐公館內的丫環，她們把一個丫環冒充小姐出嫁，自然是爲了引開咱們的注意力，這樣子高陵白家跟這件案子也就脫不了關係了！」

「所以咱們更加需要到白家去探個究竟！」

王森道：「局長他們也都認爲槍械已運來白家，但我却認爲未必，因爲徐東衞女兒嫁與白家的事，大家都已知道，換而言之，白家已不成爲秘密，所以我認爲槍械絕非放在白家！甚至白家也不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小虎子說道：「不會吧，他們怎會不知？」

「白家既然臨于破產，假如有人叫他們娶個媳婦，却可以得到一批嫁粧及一筆錢，你說白家肯不肯？」

小虎子這才點了點頭，「這就有可能了，但誰跟白家的人接觸的，白家總會知道！」

「不錯！所以咱們的目的是查出刦槍械的人，而不是被人利用的白家父子！」

「我估計那是一股悍匪幹的！」

王森笑而不答，半晌才道：「你到鎮上找找看，那三個弟兄是否仍在鎮上！」

小虎子應了一聲，立即便出去，王森道：「小心一點，我一直有個感覺，他們可能已發生了意外！」

小虎子神色一懍，跨檻而出。過了一個鐘頭，小虎子才回來，道：「全鎮都已找到，當眼的地方都不見有聯絡記號！」

王森臉色凝重。「這小鎮可眞是個藏龍臥虎之地，明日一早，你去通知丁處長，叫他派幾個人入鎮……」說着附在小虎子耳邊，說了一番話。

× 　　× 　　×

第日一早，小虎子果然一早便出店了，到了午後才回來，道：「頭兒，都已辦妥了！」

「人來了吧？」

「來了！」

「好，咱們現在便出去吧！」王森重新掛上銀袋，與小虎子到街上。

白家在鎮上的中心，屋大牆高，十分易認，王森與小虎子等了半天，才見白棟

穿着件綢面的棉袍出門，身後還跟着兩個彪形大漢。

王森立即向小虎子打了個眼色，小虎子會意，自小巷內轉了出去。

白棟樑跟保鏢經過王森的身邊，也沒看他一眼，筆直地走去了。

風中傳來他們幾人的說話聲：「少爺，你成了親之後，手氣就變啦，今日定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

王森慢慢跟了上去，却不時趁對方不覺時，用粉筆在牆上畫了些標記，只聽白棟樑道：「今天要殺，明日後日都要殺！他奶奶的，少爺不把輸去的贏回來，就不能算揚眉吐氣！」

另一個保鏢道：「這個自然啦，您贏了咱們也多少沾點光！」

白棟樑干笑一聲：「早知如此，少爺早就該娶個老婆來沖沖喜了，也不必弄到這個田地！」

保鏢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早一點娶，可能會娶到個喪門星……」

另一個斥道：「老鄭！你別胡說！少爺，也許你明後年再娶一個，手氣會更佳呢！」

白棟樑大笑，說着已入了一棟莊院內，王森見門內站着幾個兇神惡煞的大漢，便知道裏面必是個賭場，於是忙把頭別開，又走進一家店舖，「做」起買賣起來。

過了一陣，再由原路回去，恰好碰到小虎子，便把情況說了。小虎子輕聲道：「那幾個弟兄已到了！」

「我看那小子沒這般快回來，你叫他們先歇一下！咱們在附近監視。」

這可是苦差，一直過了晚飯的時候，白樑棟都還不離開那莊院，衆人匿在暗處，又飢又寒，氣得小虎子不斷咒駡白家祖宗。

王森道：「咱們輪流去吃飯吧，說不定那小子要到半夜才出來呢！」

七個人輪流去吃飯，到得全部都已吃過晚飯，白棟樑還未回來。臘月天的寒風，比刀子還利，夜風吹打在屋瓦上，發出刺耳的聲音，令人倍覺心寒。

大概十點鐘左右，才見那兩個白家的保鏢，扶着半醉的白棟樑自那棟莊院出來，「他奶奶的，才贏了幾百塊，今天還要去！」

保鏢道：「明天殺他媽的一萬八千塊！」說着慢慢向白家走去，白棟樑邊走邊放開喉嚨唱起歌來：「俺好像漢初大將韓信，直遇高祖才吐氣揚眉……」

王森看見四周再無別人，便向手下打了個眼色，五個偵緝隊員立即自黑暗中撲了出去！

那兩個保鏢喝道：「什麼人？」

二個偵緝員見他一手扶着白棟樑，左拳立即向其胸膛擊去，那保鏢左手來格，偵緝隊員右掌後發先至，擊向對方小腹。

那保鏢鬆了白棟樑，正待抵擋，但已慢了半步，只聽「嘭」的一聲，小腹着了一記，五內幾乎翻轉過來。

與此同時，另一個保鏢也被偵緝隊員解決，白棟樑更是嚇得出不了聲來，一個叫何俊的隊員抽出手槍來，說道：「乖乖的跟爺們去一個地方，否則大爺可不客氣了！」

一個保鏢道：「你們是什麼來路的？這周圍百里，都有咱們的弟兄……」

一個偵緝隊員立即給了他一拳，「快走！」前引後推，把他們帶到鎮外的一個小樹林裏。

白棟樑嚇得臉色大變：「我的媽呀，你們要錢，俺給你就是！」

何俊說道：「小錢不要，要大錢！快走！」

樹林是沿山而生長，山坡還有個小山洞，雖然小，倒勉强可以遮風。何俊先把三個人都縛了起來，再用布縛住雙眼，最後叫同僚把兩個保鏢拉了出去。只剩下白棟樑。只聽他一個勁地說道：「好漢們，你們有什麼要求，快說吧，千萬不要動刀子！」

王森跟小虎子剛好入了山洞，聽後知道他是個怕死鬼，便亮着手電筒，同時向何俊打了個手勢，何俊立即喝道：「你奶奶的，我叫你閉嘴，你還在嘟囔什麼？不打你是不知道痛的！」說着一巴掌摑了過去。

白棟樑吃了一記，立即痛得哼哼哈哈起來。何俊道：「你還敢叫嗎？」

「不敢了，不敢了，你千萬別再打，俺要撒尿了！」

何俊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你敢撒出尿來，俺便再揍你！」

王森乾咳一聲：「別再唬嚇他，白少爺，你乖乖的，聽咱們的話，咱們便不會難爲你！」

何俊道：「大哥對你說話，你還不應他？」

白棟樑忙道：「小的聽見了，請大哥吩咐！」

「你眞的肯聽我的吩咐？」

白棟樑又是一驚：「大哥不是要殺我吧？」

「你若聽話，俺殺你作甚！」王森故意粗着喉道：「我問你，你娶的媳婦兒叫什麼名字？」

「她是徐……徐家小姐……」白棟樑似乎患了口吃病。「你跟我岳父家有……仇？」

「哼，你又不老實了，你老婆誰說是徐家小姐？」

「他……他們徐家說的！」

「俺看你是不肯說實話了，給我打！不要打小腹，免得他尿了出來！」

白棟樑忙道：「我說了，我說了，別打！」

「停！」王森止住何俊。「快說，假如有一句不老實的，俺可不再客氣了！你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白棟樑囁嚅地道：「老大，俺把話告訴你，你可別傳出去，要不然，俺這條小命，便得報銷了！」

「俺答應你，你老婆到底是誰？」

「她是徐家的一個丫頭，叫春梅，臨出嫁時才被徐百萬收作義女的！」

「爲何要用這個瞞天過海的計謀？」

「這個……假如說白家娶了個丫頭，那可沒面子得很，所以……」

何俊道：「放你媽的屁，你又要討打了！」

王森道：「你爲何要娶徐家的一個丫

頭？他們給了你什麼好處？你得一字不漏的招出來，否則，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辰！」

白棟樑結結巴巴地把原因說了出來，原來白棟樑好賭，不但把家當輸光，而且欠下了賭館一筆債項，賭館迫他要在年底清還，否則便要用白家的大屋抵押！

白棟樑回家向老父哭訴了，白金樂一聽，病又重了幾分，一個勁地駡個不休，最後，賭館的老大忽然對白棟樑說：「只要你娶了徐家的丫頭，咱們這筆債便一筆勾銷，你們既不需要聘禮，便可以得到人，得到嫁粧，又可清還債務，一舉三得，是天下最好的好事，你答不答應，不答應俺便要搶人佔屋了！」

白棟樑問道：「新娘子可是個醜八怪嗎？」

賭場老闆單眼老三哈哈大笑：「不但不是醜八怪，而且還是個漂亮的小妞。」

「這樣的美事，老闆怎肯把這讓給給我？」

「這個你便不必多問了，你到底意見如何？」

「好吧，俺現在已是俎上的魚肉，還敢說個不字呢！」

老三說道：「既然如此，你回家準備吧，過幾天，我便通知你的佳期，你派些人去迎娶便可以，人越多越好，嫁粧也越多！」

於是，白棟樑便糊糊塗塗地娶了老婆，直至進了洞房後，白棟樑才知道老婆不是徐家小姐，而只是個丫頭，白棟樑娶老婆，單眼老三還封了二百塊賀禮給他。白棟樑暗中扣起了一百塊大洋，作賭本，這兩天贏了七八百塊，但他單輸給老三的已有好幾萬塊！

王森及小虎子聽了之後，心想這單眼老三必與攔刦軍火的事有關，當下問道：「單眼老三是個什麼人？」

「他今年約莫五十左右的年紀，五年前帶了一批人來本鎮開賭，他底下有三幾十個弟兄，個個都是學過拳脚的，又跟鎮長有交情，人人均怕他幾分……」

「他經常在賭館內？」

「不一定，有時也會出鎮，不過這兩天他都在賭館內坐鎭！」

「他那賭館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進去賭？」

「是的，不過有熟人介紹就比較好一點！」

「好，明天你便介紹俺去跟他賭幾手吧！」

白棟樑嚇了一大跳，一張嘴幾乎合不攏來，王森道：「你不回家，你家內的人會找你麼？」

「俺不回家也慣了，我爹娘又不敢管我……」

「好極了，你在這裏睡一覺吧！」

崑崙賭館

單眼老三的賭館叫崑崙，每日由午後開業，直至深夜才散局！

剛過午，王森和小虎子便「夾」着白棟樑去拍崑崙賭館的門了，由於白棟樑拍門時用三重兩輕的暗號，裏面的人，問也不問便把門打開了。

「白少爺，這兩位是……」

白棟樑臉色青白，結結巴巴指着王森說道：「他是俺的表哥，今日陪俺來賭幾手！」

一個打手問：「兄台是做那一行生意的？」

「小弟是做山貨竹器生意的，跟表弟已有七八年沒來往了，昨日來鎮上做生意才剛好碰上的。」說着故意搖一搖銀袋，發出一片叮叮噹噹的聲音。

那幾個打手臉上立即堆上笑容，道：「三位爺們請進！」

賭場就在屋內的大廳上，兩邊還有幾間小房，專給能賭大錢的賭客用的。

一個大漢問道：「爺們要大廳還是小房？」王森道：「也不知俺今日的手氣如何，先在大廳賭幾手吧！」

荷官問道：「爺們要賭什麼？」

「牌九！」

「好！」荷官把一副牌九倒在桌上，洗起牌來。王森，小虎子和白棟樑分坐三門，一連推了七手，荷官大敗，三人都贏了不少錢。

王森道：「今日咱們的手氣不錯，到小房內玩吧！不知小房有什麼規矩？」

「這裏是大小由人，小房的規定是每注最少一百個大洋！」

「不多！」王森說道：「就到小房去吧！」

四人進了一間小房，立即有兩個打扮妖冶的娘兒送上瓜子，捲烟及清茶。

賭了幾手，莊家贏了一點，王森道：「不賭牌九了，咱乾脆一點，賭骰子！」

荷官大喜，忙叫人收起牌九，問道：「爺們要六個的，還是玩四個的？」

「六顆的！」

原來擲骰子賭錢，分四粒及六粒的，擲四粒比較簡單，只須擲出三顆同樣的點子，餘下一粒，所顯示出來的點子便是大小，如擲出三粒四，一粒二，這一手便只是二點了，最高的是六點，還有四粒都是六的，是骰子的至天寶，六粒骰子比較複雜，須拋出四粒相同點數的，餘下兩粒即是一隻骨牌，兩粒六點是「天」，兩粒一點是「地」，一對五點，便是「梅花」。

當下押了賭注，莊家先拋，拋了三手，擲出了一個「梅花」，「梅花」已不算小，是以白棟樑及小虎子都輸了，輪到王森抓起骰子，心中暗笑：「你奶奶的，原來灌了水銀！」當下喝道：「殺！」一手擲下，即擲出「地」來，莊家只得賠錢，但算起來，因爲殺了小虎子及白棟樑，比對之下，尚輸了一百塊。

王森向小虎子打打眼色，叫他不要加注，自己却把贏來的加上去。

第二手，王森又贏了，小虎子和白棟樑則一勝一敗。

第三手，王森的賭注已是四百塊，莊家有點緊張，連擲七手，才擲出一個九點來。王森暗暗冷笑：「這小子還不行！」

原來骰子灌鉛的雖然比較容易控制，但却易爲人發覺，灌水銀的要使它隨心所欲，便非要有十年的苦功不可了。本來對付尋常人，已足大勝，奈何王森自小跑江湖，所識之人，十分複雜，其中有一個跟他師

父是同鄉的，擲得一手好骰子，人稱「寶子大王」，他見王森聰明伶俐，便把平生絕技傳授與他，所以除非莊家能擲出六粒六點，否則他都穩佔勝券！

輪到王森擲時，只輕輕鬆鬆拋出個「梅花」，又贏了！他仍把贏來的錢加上去，變成八百。

莊家額角汗漬斑斑，拿出手絹擦汗，却讓王森發覺他把骰子換過了。只聽他大喝一聲：「通殺！」把骰子往碗中一擲！

不料，王森忽然伸手一抄，抓着了三粒骰子。莊家驚問道：「大爺幹什麼？」

「俺見這骰子好像有點不對。」

「什麼不對？」莊家把臉沉了下來。

「你是來賭錢的，還是來搗蛋的！」

王森道：「俺也不來拆你的台，只想痛痛快快賭幾手，你功夫還不够，叫你們老大出來吧！」

話音剛落，房門便被拉開了，走進一個頭髮半禿，身裁矮小，但骨格甚爲壯實的漢子來：「這位大爺說得不錯，你下去吧！拿一副骰子來！」

王森一聽便知道這人必就是單眼老三了，仔細一瞧，果見他瞎了一隻左眼。老三問道：「大爺貴姓？」

「敝姓洪，老大貴姓？」

「人人均叫我老三！」

說着骰子巳送了上來，老三道：「請洪爺先看看這六粒骰子有問題否？」

王森道：「俺信得過你！」

「好！有胆有識，俺老三認你是一號人物！」老三抓起骰子，拋了三手，即拋出「人」，小虎子擲出七點，白楝樑擲了「牛頭」，都輸了。

輪到王森，他抓起骰子，試出裏面沒做什麼手脚，對老三能三手擲出個「人」來，也暗暗佩服。他連擲七手，才擲出「地」來，僅僅贏了莊家。

小虎子及白楝樑身上的錢早巳輸得干干淨淨。

老三道：「俺跟你對賭吧，輸贏只看這一手！」

「好，爽快！」王森仍把贏來的錢加上去。

老三拋了幾手，擲出「天」來，臉色登時鬆了下來。不料王森竟把六顆骰子分擲成六點，道：「俺又贏了！」

老三道：「你是『天』，俺也是『天』，你怎會贏俺？」

「你是『天』，俺六粒全是六點，是『至天尊』，當然是俺贏了！」

「咱們這裏沒這個規矩，這局算和，再來！」老三對幾個手下打了個眼色，那些打手立即站到王森的背後。

王森同時也向小虎子打了個眼色，臉上却裝出一副忿忿不平的神色，道：「老闆怎不早說！」

「俺以爲你巳知道了規矩！」老三抓起骰子向下一擲。王森出其不意地伸手一抓，一把抓着了老三的手腕，同時長身而起，掄臂一拉，老三猝不及防，身子離地而起，飛了過來，但他也不是省油燈，立即趁勢一掌望王森劈去！跨步一閃，左手在他肩上一抓，把他的手曲到背後！

這當兒，賭館內的打手一怔之下，也都抽出武器望王森擊去，但王森巳把老三的身子擋在自己身前，同時小虎子也把短鎗掏了出來，喝道：「全部拋下武器，把手舉起，誰敢動一動，俺便叫他躺下！」

白楝樑人雖草包，逃命却快，見狀忙站在王森背後，身子如篩米般抖動起來。

老三道：「姓洪的，你是什麼來路，不妨亮出來，大家都是道上的朋友，有話好說，何必動刀動鎗的！」

王森冷笑一聲，說道：「俺知道你有鎗，但俺既然敢來虎山拔牙，自然不會怕你！」

「你有什麼條件便請說吧！」

「其實很簡單，俺不要錢，不要人，只要你們合作，答我幾個問題！」

老三臉色一變，道：「你們是『雙口』派來的？」

「算你聰明，外面巳讓咱們包圍了！只要你們合作，俺保證從輕發落！」

老三連掙幾下，都掙不開王森的手，怒道：「你就算殺了咱，咱的兄弟也不會放過你！」

「那是以後的事！何況俺素來天不怕，地不怕！」王森說道：「這件事與白楝樑無關，你們讓開一條路，讓他回去，要是有人敢弄手脚的話，俺第一個便先殺了你！」

老三咬一咬牙，道：「好吧，讓那膿包出去就是！」

白楝樑如奉綸音，立即衝了出去。局外的人知道房內巳發生了事故，都把槍掏出，只望能救出老三，那裏還顧得了白楝樑？

白楝樑離開了賭館，便給何俊攔住。

「裏面情況如何？」

白楝樑結結巴巴地情況轉述了一遍，何俊放了他，立即跑入小巷，輕聲對一個同僚說了幾句話，那偵緝隊員隨即出鎭。

過了一陣，數十個偵緝隊員在丁一彪的領導下，趕了過來。衆人打開崑崙賭館的大門，直衝入內，喝道：「通通把手舉起來！」

那些打手火力怎能與這隊裝備精良的偵緝大隊相比，見狀都把武器拋落地上。

王森哈哈大笑，押着老三自房中走了出來，道：「老三，快招了吧，免得皮肉受苦！」

老三咬牙道：「要打要殺任你，話却在我肚子內！」

王森要想發脾氣，忽然小虎子道：「頭兒你看！」

王森隨着小虎子的手望過去，只見打手之中有一個看來頗爲臉熟，一時之間却記不起那人是誰。

小虎子道：「頭兒，你看他是不是張藥膏？」

王森脫口道：「正是！」

那漢子太陽穴旁貼着一張藥膏，一副尖臉猴腮的相貌，此刻身子正不斷打顫。

丁一彪吩咐手下用蔴繩，逐個把那些打手縛了起來。王森道：「把這個也縛了吧！」

小虎子忙把老三牢牢細了起來，丁一彪見大事巳定，便下令：「到裏面搜一搜，看看那批槍械是不是窩在這裏！」

王森拿出捲烟，抽吸起來，過了一陣，手下來報，裏頭只有幾柄短槍，還有老

三的一個姘頭。

丁一彪道：「帶老三到裏面審問！」

王森道：「先審問那張藥膏！」

丁一彪不反對，當下把張藥膏帶到內堂的一個房子內，丁一彪拍桌道：「張藥膏，田橫島外攔刧槍械的事是因你而起的，你小舅子小福子也因此自殺了，你還不把一切招供出來！」

「俺只是貪圖幾個錢，把消息賣出去而巳，可不知道這許多事情！」

王森冷笑一聲：「把消息賣給誰？」

「賣給崑崙賭館的老闆老三！」

「不是賣給他的！」王森冷哼道：「你別以爲咱們都是三歲的孩子！老三在高陵，你在石臼所，相差幾百里路，小福子上岸後，只兩天便發生這件案子了，你那裏趕得及！」

「是，小的把消息賣給老三的一個親信！」張藥膏低着頭道：「俺怕事後被你們查出來，所以躲在這裏，不敢回家！」

「既然槍是老三搶的，爲何不見了那些槍械彈藥？」丁一彪道：「老三把槍藏在那裏？」

「我什麼也不知道，你……你問老三吧！」

「張藥膏，這件事是由你引起的，論罪可判你死刑，你得想想清楚呀！」王森道：「老三若沒證據的話，咱們可不能動他！而你因爲有小福子的口供，可免不了一個死字，除非你肯合作！」

張藥膏哭喪着臉，道：「但小的眞的不知道呀，叫我如何招供！」

丁一彪正想叫小虎子把他押下去，不料王森道：「且慢，張藥膏，俺再給你一個機會，你若不敢開腔，俺便替你說個開頭吧！槍是賀光頭要的！這賭館其實也是他的，老三只是個代理人，而槍也是運去了崑崙山！俺可有說錯？」

張藥膏臉色一變，半晌說不出話來。

王森冷冷地道：「這個機會你若還不抓住……哼哼，把他拉出去斃了！」

小虎子在張藥膏的後衣領上一提，張藥膏立即大叫起來：「俺說俺說，不過俺招出來之後，有甚麼好處？」

王森臉色一沉，道：「俺最討厭討價還價的人，拉出去吧！」

張藥膏臉色灰白，急道：「俺照實招供，一切由長官裁決就是！」

「這才像話，快說！」

「有一日，村內來了幾個漢子，要找一個同村叫蔡星的小伙子，俺帶他們到蔡家……後來蔡星對我說，有人要找一批槍械，若無洋鎗，土鎗也要，還叫我帮他們找一批，找到的有賞錢，那時，俺正鬧窮，便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過了兩三天，俺的小舅子恰好來了，俺自他話中知道他押一批貴重的物品要到烟台，心想也許上天送了一筆錢給俺，便叫他上船後查一查那些木箱裝着的是什麼東西，假如是槍彈的話，便叫他兩日後在船上多點燈……」

王森截口問道：「你許小福子什麼好處？」

張藥膏想了一下才說道：「俺說得到錢之後，便把鴉片戒掉，洗臉革心重新做人……」

「哼哼，現在你怎不洗臉革心，却跑來這裏？」

張藥膏說不出話來，丁一彪道：「後來又如何？」

「小福子落船之後，咱便去找蔡星，他那些朋友恰好還未離開，於是他們一面派人去通知附近的弟兄，一邊租了一艘船追出後……以後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丁一彪道：「那些槍械眞的是賀光頭要的？」

「是，現在那些槍械大概也巳經運上山了！」

王森忙問：「你去過崑崙山賀光頭的巢穴沒有？」

「沒有。」

王森喝道：「拉下去，帶第二個！」

王森跟丁一彪忙了一個下午，終於把崑崙山的情況摸清楚，於是立即商量攻打賀光頭的計劃。

賀光頭這夥土匪盤據崑崙山巳有好幾年了，手下少說也有二百來個，在山東半島算是數一數二的土匪，山東省的治安部門早就想把他們連根拔掉，可惜一直沒有機會，現在賀光頭得了一批槍械彈藥，眼看再不制裁，勢力必定更加龐大，只是單是强攻，犧牲頗大，而且大部隊去時，他們容易得到消息，很可能又轉移了。

丁一彪想了一陣，才道：「隊長，這次看你的了！」

王森沉吟了一下，又提審了幾個崑崙賭場的打手，知道這裏的打手除了有數的幾個之外，山上的人都不清楚。便決定假冒賭館的手下，混進山中，相機行事。

這件事說來容易，做起來却困難重重，何況危險性極大，丁一彪考慮了好一陣才贊成。

小虎子忽然問道：「頭兒，你剛才怎會知道奪槍的是崑崙山賀光頭的主意？」

丁一彪也抬起頭望着王森，王森哈哈一笑，道：「俺是看了這賭館的招牌而得到啓示的！」

丁一彪哈哈一笑：「還是小伙子的腦筋動得快！」

打手之中，其中一個喚鼻涕蟲的，爲山上的人所熟悉，王森覺得此人較怕死，便把他提上來，曉以一番大義，要他引自己及小虎子上山，假如滅了賀光頭那般土匪，便免他的罪，而且還賞他一筆花紅。

鼻涕虫起初不發一言，後來才沒可奈何地道：「好吧，但假如你們自個露出馬脚，讓老大殺死，可跟俺沒關係！」

王森把臉一沉，道：「你若有心悔過，不洩俺的底，俺又怎會露出馬脚？告訴你，你若敢妄動，俺便先一槍撂倒你，你自個掂掂輕重，山上的切口黑話如何說，你先教教咱們。」

鼻涕虫說了一遍，王森便記住了，却故意裝作忘記，不斷問他，鼻涕虫每次所答都是一樣，王森估計他不敢使詐，便叫他先去休息，接着三個人便又訂下聯絡，及配合的步驟。

次日一早，王森跟小虎子便「押」着鼻涕虫向崑崙山進發，臨行之前，丁一彪又替他們各添一柄快慢機，以防萬一。

高陵與崑崙山距離甚近，午後便走入山區了，鼻涕虫不斷找尋刻在樹上的暗記

，沿着記號前進，越走山勢越高，樹林也更加濃密。

再走了一程，樹上忽然跳下幾個人來，喝道：「那裏來的？」齊刷把手舉了起來。

鼻涕虫忙道：「是自家兄弟，別用槍開玩笑，萬一走了火，可不是好玩的！」

那幾個土匪分別問了些切口，鼻涕虫自然沒有問題，而王森及小虎子也對答如流，其中一個土匪問道：「喂，你們在高陵鎮好吃好住的，巴巴的進山幹什麼？」

王森道：「因爲昨夜白家那小子忽然失了踪，老三怕事情露底啦，便叫咱們進山跟老大商量商量！」

一個小頭目大概也知道這一件事，忙道：「既然如此，你們快上去吧，這可不是小事情。」

鼻涕虫謝了一聲，帶着王森及小虎子繼續前進。

大約再走了了頓飯工夫，便見前面路上攔着幾個土匪，問了切口之後，一個土匪道：「三位且等等，俺向郝隊長報告一聲。」

「請去請去，」鼻涕虫聲音有點發顫，話出口之後又改口道：「兄弟！要再見郝隊長，可要躭擱不少時間，咱們趕着去見老大！」

「老大現在也無空陪你，你們且等一等吧，不見過郝隊長，你也別想上去！」

過了一會兒，那土匪重新回來，帶着王森等三人到一個山洞前，他向內通報了一聲，只聽裏面有人喝道：「進來吧！」

那土匪道：「你們自個走去吧，俺要下去了！」

鼻涕虫開門時，王森對他道：「小心一點應付，否則俺不放過你。」

山洞看來頗大，中間用木板隔成內外兩進，外面是個廳子，裏面大概便是郝隊長的寢所。

此刻廳內坐着兩個人，一個是頭髮半禿的漢子，一個是撇着胸膛的壯漢，一身肌肉如鐵石，那來禿漢子看來年紀巳近五十，臉上圓圓胖胖，一身皮肉雪白，似乎不是土匪，桌上還擺着兩樽酒。

那壯漢大概便是郝隊長，見鼻涕虫走進來，便道：「他奶奶的，你不留在鎮上過年，來山上跟咱們爭飯吃麼？」

鼻涕虫陪着笑臉，照王森吩咐的話說了一遍，郝隊長一怔，道：「眞的有這種事，那些『雙口』今次耳目怎地這般靈光？叫老三把賭館歇了吧，順便上山跟大伙兒過個肥年。」

「不是的……老三說這件事非同小可！一定要跟老大說一說！」

郝隊長忽然道：「你有沒有騙我？」

鼻涕虫吃了一驚，道：「俺怎敢騙你呢？」

那姓郝的看來粗豪，心思却頗仔細，瞪了王森及小虎子一眼，道：「這兩個是新來的兄弟麼？」

「是的，老三見他倆忠心耿耿，便叫小的順便帶他倆進山拜見老大跟您！」

郝隊長眉頭一皺，道：「山下既然風緊，他爲何還一派便派了三個人來，單你一個來報訊不行麼？」

鼻涕虫身子一抖，囁嚅地道：「這是老三的吩咐，俺不敢多問！」

郝隊長忽然道：「鼻涕虫，你奶奶的，上次你還欠咱十五塊大洋的賭債！什麼時候才還？」

鼻涕虫哭喪着臉道：「過年吧，請隊長再寬限一兩個月！」

「不行，做生意的年底算帳，咱們賭債，也要過年前清還。」

「但小比身上連個大洋也沒有……」

郝隊長雙眼一瞪道：「俺怎知道你有沒有說謊，不行，到俺房內讓俺搜一搜！」說罷不分由說便把鼻涕虫拉進裏面。

王森及小虎子都大吃一驚，心想萬一鼻涕虫對郝隊長招了出來，今日便得命喪於此了，刹那間，王森腦海內靈光一閃，便把身上的一枝墨水筆拿了出來，向內走了進去。

郝隊長喝道・「俺沒叫你，你進來干什麼？」

王森陪笑道：「小弟忘了一件事，這次上山老三叫小弟帶了一枝西洋墨水筆，說要送給你的。」說着把金筆遞了上去。

郝隊長把筆接來，旋開筆帽看了一看，道：「他奶奶的，是派克21，老三在那裏弄來的？」言詞之間露出幾絲喜悅。

王森忙向鼻涕虫瞪了一眼，道：「這還是鼻涕虫向老三說的……」

「說什麼？」郝隊長抬起頭來。

「說隊長夠義氣，一向在老大面前讚老三，叫老三送一些禮物給你……」

郝隊長哈哈大笑，轉頭問道：「可是眞的？」

鼻涕虫忙說道：「眞的，眞的，隊長又一向大量，俺欠了你半年的債，你又不追……」郝隊長笑罵道：「你奶奶的，又乘機敲竹槓！好吧，你的賭債便再寬限你兩個月吧，要上山的便去吧！」

鼻涕虫感激地望了王森一眼！便相偕出來，那半禿頭髮的漢子也道：「隊長，俺也要上山了，順道跟這三位一道走！」

郝隊長道：「您老慢慢走！」

四人出了山洞，到了沒人之處，那漢子忽然走近王森身邊，輕聲叫道：「王隊長，你來得好快呀！」

危機重重

王森聽了這話，恰似一盆冷水自頭頂淋下，他萬萬料不到自己身份的暴露與鼻涕虫無關，却與這個頭髮半禿的中年漢子有關。

刹那間，王森心念電轉，他借着神色一呆的反應，訝然道：「這位大叔，您叫俺什麼？」

那人詭異一笑，輕聲道：「徐某人跟你交個朋友如何？」說着伸出一隻手來。

徐某人三個字一入耳，王森幾乎要抽出手鎗來，幸而對方臉上似無惡意，當下伸手跟對方一握，霎時間，他心頭一動，問道：「閣下便是徐百萬？」

那人哈哈一笑，不置可否，但王森巳肯定他便是徐東衞，原來他徐東衞那天派人去追殺王森，結果那三人沒有一個回去，便漏夜出城，來到崑崙山。

王森認出徐東衞的身份！心頭疑問重重，不知對方如何要跟自己握手，一時之

間，難以委決是否該立取動手把徐東衞殺死以絕後患。

只一猶疑，巳至一個開闊地，這廣場四周以木板搭建了不少房子，有的還建得甚有氣勢，廣場上有些巡邏的土匪，見到徐東衞立即打招呼，「徐爺您好！」

其中一個土匪見到鼻涕虫也跑了過來，「鼻涕虫，你奶奶的，你跑來山上幹什麼？」

鼻涕虫道：「老三派咱們上山有事向老大滙報，老大在山上麼？」

「明夜咱們還要慶祝勝利！順便過個快樂年，老大怎能不在山上！」

鼻涕虫咳了一聲：「請帶小弟去見見他！」

那土匪道：「老大最近抓了一個小妞上山，現在還在房內，就是徐爺要見他，他也不見，俺看你有話還是明夜才說吧，免得惹他一頓臭罵！」

鼻涕虫向王森看了一眼，王森向他點點頭，鼻涕虫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道：「好吧！」

那土匪問道：「喂，到底老三派你找老大有什麼急事？」

鼻涕虫道：「老大又不見俺！說給你聽又有什麼用？」

那土匪道：「你奶奶的，別像孝子那樣，等下俺陪你賭幾手。」

鼻涕虫搖手道：「俺巳戒賭了！說眞的，你們吃過飯沒有？」

「你奶奶的，天巳黑了，又要站崗，能不吃麼？」

徐東衞道：「二位若還未吃飯，不如到俺那裏吃吧，反正俺還未吃！」

那土匪笑道：「鼻涕虫，你奶奶的眞有福氣，徐爺這裏，鷄鴨豬羊是少不了的了。」

鼻涕虫又望向王森，王森心想：「這姓徐的不知安着什麼心，但無論如何，瞪着他總比較安全！」當下便道：「多謝徐爺。」

徐東衞的住所很大，由兩間木屋連成，前面是廳，後面有幾間房，一個女人，一個姑娘正在桌上擺放碗筷！見父親帶了幾個男人進去，却是一怔，那少女放下竹筷，奔進房內。

那中年婦女道：「請坐。」

徐東衞道：「這是內人！」

王森忙道：「徐太太您好！」

徐太太見王森舉止斯文，不似土匪，有點奇怪，不過她自小長生富貴之家，極有教養，點頭爲禮，也不多問。

徐東衞道：「灶堂內還有肉麼？再切一盤來，還有，拿我那罈紹興酒來。」

徐太太又是一怔，心想這罈紹興酒是丈夫的命根子，以前在城內還沒話說，如今在山上，樣樣欠缺，要想再弄一罈可不容易！爲何用這樣的酒宴請三個土匪？

徐東衞揮手道：「快去快去！」隨又道：「諸位請坐！」

王森道：「咱們一來，累你太太女兒沒飯吃，咱們怎好意思！」

「別客氣，她們可以再弄。」

吃飯時，王森心頭忐忑，小虎子及鼻涕虫一個身入虎穴，難免驚慌，一個做了「奸細」，此刻面對弟兄，心頭難安，都是只顧吃飯，不吭一聲，倒是徐東衞不斷說話逗笑，不過王森却看出他眉宇間帶着一抹憂色。

吃飯之後，徐東衞又叫老婆送上一壺清茶，道：「山上一切簡陋，招呼不周，請原諒。」

王森道：「不敢，請問徐爺何時到山上的？」

徐東衞道：「比你們早幾天，承老大厚賜，送了這棟房子給俺安身！」

王森道：「老大對你一定很不錯！」

徐東衞哈哈一笑，道：「現在的確不錯，將來如何可就難說了！」

王森心頭一動，正想答話，房門忽然被敲響，屋內的人全部一怔，此刻天色早巳黑了，還有什麼人來？徐東衞把門拉開，目光一及，神情更是一變，只聽外面一個粗豪的聲音道：「老徐，你還未睡吧，俺不會打擾你吧！」

徐東衞道：「歡迎賀大哥蒞臨！」

王森、小虎子及鼻涕虫全是一驚，連忙站了起來，接着外面便進來一個身裁高大，滿面鬍鬚漢子，年紀看來在三十七八歲的壯漢，那漢子見廳上還有幾個男人，神情也是一怔，却認得鼻涕虫，罵道：「你這小子怎地跑上山來？」

鼻涕虫連忙道：「小弟本想去見你的，但牛哥又說您……這幾天不見人……大哥……」

賀光頭摸摸光禿禿的腦袋，乾笑一聲，「俺現在不是來了，什麼事上山的？」

鼻涕虫看了王森一眼，臉上露出幾分驚怕之色，王森也十分緊張，便硬着頭皮道：「是這樣的，昨夜白家那小子忽然失踪了，老三怕事情會傳出去，所以派咱們上山報告大哥……」

賀光頭看了鼻涕虫一眼，鼻涕虫道：「眞的是這樣，大哥是眞的！」

王森見他一副膿包相，氣得牙癢癢的，却又不能做聲，幸而賀光頭也沒在意，他沉吟了一陣，道：「山上的事，可不必掛慮，倒是你們那裏……唔，你們明早立即下山，叫老三把賭館停歇起來，先避避風頭再說！」

鼻涕虫連聲應是。王森一想明早便下山，自己這一趟豈不是白來？當下便道：「聽說明夜山上有慶祝會，咱們想……跟大哥一齊樂一樂……」

賀光頭眉頭一皺，道：「所謂救兵如救火，怎能再躭誤時間！」

鼻涕虫乖巧地道：「老廖跟老何留下來，俺明早便下山去，反正這次去也不是搬家，也不欠人手！大哥，他倆既然興緻大，您便讓他們開開眼界吧！」

賀光頭瞪了王森一眼，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小弟叫廖先，是老三新收的拜把兄弟！」

賀光頭眉頭又是一皺，道：「他怎會派你上山？什麼時候進『門』的？」

「上個月。」

「上個月？」賀光頭道：「俺怎沒聽他說過，也沒寫個信通知！他奶奶的！」說着眼光露出懷疑之色。

王森吃了一驚，他事先完全沒想到這個關節，幸而一急之下，給他想到一個藉

口：「也許這個月來，大家都忙着呢！」

「嗯，有道理，但是憑什麼跟你拜把？」

王森道：「小弟其實是跟他在賭桌上認識的，俺以前帶着個徒弟四處奔跑，靠賭爲生，那次跟老三擲骰子，鬧了個平手，後來更承他不棄結交！」

賀光頭道：「原來如此，我道老三爲人十分謹愼，怎會突然轉了性子，唔，你說你是四處跑的，去過什麼地方？」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濟南、青島……」

徐東衞忽然插腔道：「廖兄大概也去過烟台吧？」

王森一顆心立即提起，忙道：「三年前去過一次，烟台的賭館不大，嘻……」

徐東衞道：「難怪，你若是經常到烟台的，俺一定認得你！」

王森心頭一鬆，隨又泛起一陣疑雲，嘴上却假裝一驚：「徐爺是烟台人氏？」

「正是，俺是土生土長的！」

賀光頭道：「你們不認識的？」

徐東衞道：「剛才我到郝隊長那裏坐談，剛好碰到他們三個，便一道上山，後來知道他們還未吃飯，便請他們到舍下吃頓便飯！反正舊相識是兄弟，新相識的也是兄弟！我一向最佩服滿懷義氣的人，可惜做不到！」

賀光頭大笑一聲：「那裏那裏，徐爺本身便是個義氣深厚的好漢子，賀某一向十分佩服！」

徐東衞道：「大哥，俺有一個小小的要求，不知你能否答應？」

賀光頭仰天一笑，笑聲極响，聽在王森耳中却有個乾癟了的感覺。「徐爺，不是俺說你，你我既然是兄弟，再說客氣的話，便顯得很生份了！」

「是是！」徐東衞道：「小弟剛才跟廖兄傾談了幾句，覺得他見識廣，想向你求個情，讓他留在山上，小弟有空時，也可跟他聊聊天打發日子。」

賀光頭又是一陣大笑，「這又有何難？我就讓他做你的守衞吧！」

「多謝大哥栽培！」

賀光頭道：「不過他晚上不能住在這裏！」

王森等人齊是一怔，徐東衞臉色却微微一變，說道：「這個自然，舍下地方小，也不能安置他。不過，今晚可以破個例吧！」

賀光頭道：「好吧！我明天再來看你！」說着站了起來。「鼻涕虫，你還不跟我出去！」

王森又是一驚，忙向鼻涕虫打了個眼色，鼻涕虫顯然也不想跟其他人在一起，當下忙道：「小弟在這裏坐一夜，明日一早便下山……」

賀光頭雙眼一睜，道：「你怎地好像變了個人似的！以前可不是這樣的！」

鼻涕虫道：「大哥千萬別誤會……俺欠了弟兄們不少賭債，只要走出此門便……俺下次來再陪您吧！」

「沒用的傢伙，你明天趁早給我滾下山！」賀光頭拉開房門，衆人立即起身相送。

徐東衞關了門之後，道：「請王兄到小弟寢室一坐如何？」

王森也想摸清他的底，自然不反對。徐東衞帶王森進房之後，把老婆也趕了出去，又把房門關了起來，王森冷笑一聲：「徐爺怕什麼？」

徐東衞忽然跪在地上道：「請王隊長救救徐某一家！」

王森一怔，忙道：「徐爺這樣反使王森如墜五里霧中，你替賀光頭立了一功，還有什麼性命之憂？」

徐東衞這才把前因後果却說了出來，原來徐東衞跟賀光頭根本沒有關係，無奈人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他不去理賀光頭，賀光頭却看上了他的家的財產，便設下一個圈套，引他入局。

徐東衞最錯的是請了曾八臂作保鏢，因爲曾八臂早巳跟賀光頭勾結，這樣他們便逐漸把徐家控制起來！

徐東衞貪好漁色，到花街柳巷時，不免帶曾八臂去壯胆，曾八臂便利用這個機會，想出了一個圈套，吩咐賀光頭的人馬在半夜埋伏在那個窰姐兒的家中，徐東衞一進去，便被人挾持着，迫着立了一張契約給那窰姐，契約上寫着這一幢莊院，五十畝田，一百萬塊大洋給那窰姐兒。

當時徐東衞性命要緊，自然照做不誤，那些人謂只要他聽話，便絕不會動他，也不會找他拿錢，但假如不照他們的指示去辦，便要取他的狗命。

起初賀光頭也只是憑那張契約，向徐東衞勒索一點錢，因爲數目不大，徐東衞也沒在意，直至上月底，對方忽然說要運一批貨到他家暫放幾天，徐東衞雖知道賀光頭寄放的貨物，絕不會是什麼好東西，奈何讓人抓住痛脚，只得答應。

這時候，曾八臂跟他的手下便露出本來的面目了，徐東衞後悔莫及，由於事發之時，局子內的人看得緊，曾八臂沒法把槍械彈藥運出城去，而靠平日有限的手下把槍一枝一枝帶到城內的「內應」家內，速度甚慢，危險性又大，所以曾八臂便想出一個「徐家嫁女」的計謀來。

那時候，徐東衞已如肉在砧板上，那裏敢說個不字？

王森夜探徐公館之後，一來槍枝巳安全運出，二來又巳暴露，所以曾八臂漏夜持着徐東衞一家到「內應」的家內！過了兩天待城內的風聲靜後，再偷偷來到崑崙山上。

王森聽罷道：「賀光頭對你似乎不錯，你担心什麼？何來性命之虞？」

徐東衞哭喪着臉道：「他們已把我家的田契地契拿了去，又要我把店內的生意清掉，拿錢給他們，假如我的財產被榨光，他們還要我什麼？何況這賀光頭十分好色，他對我女兒，似乎不懷好意！」

王森道：「要救你也不是不行，你可知道山上放彈藥的地方在那裏麼？」

「有一山洞，外面守着不少人，我想槍械彈藥必是放在裏面，明早我便替你去查一查！」

王森道：「那山洞是不是日夜有人守着？」

「是的，通常有四五個土匪！」

王森想了一陣，已有了計較，當下便寫了一封信交給鼻涕虫，道：「鼻涕虫，這是你立功的機會，你下山之後，把信交到……」說着把聲音放輕，鼻涕虫只連連點頭。

這晚王森又與徐東衞輕聲談了好一陣才休息。

福星高照

次日一早，鼻涕虫便下山了，徐東衞也出去打探消息。午飯時，徐東衞才回來，道：「那山洞果然便是存放槍械彈藥的地方，賀光頭打算得了這批槍械，過了年便下山洗刦附近的市鎭！」

「有幾個守着山洞？」王森急問。

「今早有六個人守着，不過今天晚上山上有飲宴，防守一定較鬆，咱們一定有機會！」

王森道：「很好，咱們等慶祝宴開得差不多了才動手！」

× × ×

黃昏未至，山上的人巳忙碌起來，在廣場上安排桌子，拉布條，搬酒抬石的鬧個不亦樂乎，而山後更架起幾個大鍋，屠牛宰羊，準備晚宴的食物。

夜幕低垂，風漸緊，但土匪們却一片毫不在乎的神情，點起牛油火把，把廣場照得明幌幌的。

不久，賀光頭便走了出來，土匪立即打鑼放鞭炮，通知衆人出去飲宴。王森昨夜對賀光頭要求留在山上過年，雖不想去，却又不能不去。

賀光頭見除了巡夜的人之外，都巳到齊，便抓起一碗酒道：「諸位兄弟，今晚是大年夜，又值是咱們的慶功宴，大伙兒多喝幾碗，那一個不醉的，便不是自個兄弟！」

衆土匪轟應一聲，賀光頭道：「今夜能够這般高興，咱們得先敬徐爺一碗，請徐爺出來跟弟兄們見個面，俺打算正月初七跟徐爺結義，做個兄弟！」

衆土匪又是一陣大叫，徐東衞拿着酒走了出去，說了幾句場面話，最後道：「俺有幸到山上來，又蒙大哥不見棄，心頭十分高興，以後大家有苦同吃，有酒共喝！來，今夜不醉無歸！」

衆土匪立即爭肉吃，爭酒喝起來，土匪們幾碗酒下肚，都放形浪骸起來，有的放聲唱歌，有的大叫大鬧，那個姓郝的隊長道：「咱們明早下山去搶幾個妞兒上來解解悶兒，有興趣的，明早便拿槍跟我下山！」

土匪們又哄叫起來，王森見巳差不多，便與小虎子偷偷溜開，一個土匪醉薰薰地問：「兄弟們，你們去那裏？」

「咱們去解個手！」

「快去快回，晚一點連水也沒了！」

王森和小虎子依徐東衞指示的道路，向那個放藏槍械彈藥的山洞走去。

山路上不見一人，到了那附近兩人把脚步放輕，只聽有人道：「他奶奶的，怎地還沒人來換班，餓得俺肚子咕咕叫！」

又一人道：「蘇大江你去催一催！」

王森只覺那聲音十分耳熟，陡地心頭一動：「不好！原來曾八臂在這裏！」忙拉着小虎子竄入一棵樹後！

不料走快了，地上的沙子發出一片「沙沙」的聲音，那邊的人立即發覺了，喝道：「誰？」

曾八臂道：「拿火把去照一照！」

王森及小虎子都十分緊張，這時候要想走回去又巳來不及了，只得靜觀其變。

火把終於越來越近，幸而此刻遠處走來幾個脚步虛浮的土匪，大概是來換班的，那個提火把來查看的土匪罵道：「你奶奶的，怎地到現在才來，眞不是東西！」

一個土匪道：「別嚎，快去吧，酒快喝光了！」

山洞外的土匪聽見這話，都快步跑了出去，曾八臂匆匆交代了幾句也去了！王森及小虎子一顆心才鬆了下來。

一批醉鬼終究要比一批頭腦清醒的人好對付。過了一會兒，一個土匪道：「俺去撒泡尿！」另一個也道：「俺也去！」

一個粗豪的聲音道：「快去快回！」

王森向小虎子打了一個手勢，兩人立即悄悄分開。那兩個土匪一邊解開褲子，一邊哼着歌，王森及小虎子同時撲了出去，左臂箍住土匪的脖子，右手刀子一抹，便結果了。

過了一陣，只聽那粗豪的漢子罵道：「你奶奶的，你倆死在林子內麼？」

一個土匪接道：「九成是醉倒在裏面了。」

粗豪聲音又道：「他媽的，你們去把他倆拖出來！」

不久，又兩個土匪入林，見地上躺着兩團黑黝黝的東西，便罵道：「他媽的，眞的醉倒了！」

剛彎下腰去拉動，不料王森及小虎子，又自黑暗中撲了出來，一人一個又解決了。接着王森及小虎子便掩了出去。

那聲音粗豪的是個壯年漢子，倒是這幾個土匪的頭目，坐在地上抽着烟，另一個把後背靠在山壁上打瞌睡。

那壯年漢子聽到脚步聲，頭也不抬地問道：「拉出來了沒有？他奶奶的飯桶，喝兩碗便醉了！」

王森及小虎子一個箭步標前，抽出手鎗，一人對付一個，王森鎗管抵在那壯漢額上，道：「乖乖的不要叫，否則老子便讓你吃『蓮子羹』！」

「你奶奶的，開什麼玩笑的！」壯漢話出了口才覺得聲音有點不對，猛一抬頭，手往腰上拉，但王森比他更快一步，把他的槍繳了，道：「把山洞打開，乖乖的聽話，有你們好處！」

「你們是那條綫上的？」

「『雙口』派來的，山下巳被咱們圍住了，乖乖聽命令，免你們的罪！」

壯漢吃了一驚，只得道：「好吧，到時千萬放俺一條生路！」說着拿出一柄大鐵匙來，王森命令他把山洞打開，把他們兩個推入洞內。

小虎子打亮手電筒一照，見山洞內放着一箱箱的槍械彈藥，還有一批小型的炸藥包。

王森找了一條麻繩把他們綑了，接着撬開木箱，找出幾柄快慢機，裝滿了子彈，插在腰帶上，然後又拿些炸藥包出去。

廣場上的土匪尚未散去，王森及小虎子先在那些木屋內撒上火藥，然後鑽到人羣內去找徐東衞，徐東衞一見他走來，便

知大事已準備妥當，連忙悄悄退了出去。

王森急忙轉身向外，不料後肩忽然被人一拍。「兄弟快來喝酒！」

王森下意識地一回頭，目光一及，登時怔住了，原來此人赫然是曾八臂，曾八臂摸摸腦袋，道：「兄弟貴姓？俺好像在那兒見過你？」

徐東衞也吃了一驚，急忙道：「他是我家的親戚，上次來找過我……」說着拉着王森走開。

曾八臂忽然叫道：「不對不對……」

王森知道要糟，先發制人，抽起快慢機，一梭子子彈發射出去！

槍聲砰砰中，土匪們料不及此，紛紛應聲倒地，曾八臂中了一槍，却大聲叫道：「有奸細！這人是『雙口』派來的！」

王森左右雙槍連發，一個勁催促徐東衞帶家人下山！

槍聲一響，小虎子便知道事情有變，立即掏出炸藥來，準備應變，王森一跑出人堆，小虎子迅速用火點燃了火藥引子，隨即把其拋出！炸藥包落在人叢中，响起驚天動地的一道巨响！火光一閃，血肉横飛，伴着喊爹叫娘，似是一幅人間地獄。

賀光頭大聲叫道：「快入屋拿槍！」

話音一落，又一道爆炸聲响起，這次炸藥落在一棟木屋上，火花燃及火藥，木屋「熊」的一聲，燃燒起來。北風凜烈，火舌飛捲，旁邊的木屋立即波及。

混亂之中，王森已至小虎子身邊，雙槍急射，眨眼之間，那些土匪倒下了一大片，但生命在俄傾之間，那些土匪如喪家之犬般，四處亡命流竄。有幾個悍匪拿到兵器的，便紛紛向王森這邊衝過來。

小虎子連拋三包炸藥包，那些土匪已經分散，殺傷力便大大減少了，他立即改變主意，也舉槍還擊起來。

王森掃了五梭子彈，五柄快慢機的子彈已用罄，他取出最後那柄匣子炮，用點射應付，同時道：「快退到山洞外那個土墩後！」兩人邊戰邊退，到了土墩後，王森又吩咐小虎子把身上的槍留下，再令他入山洞取子彈。

小虎子一去，火力大減，土匪們在賀光頭的催迫下，慢慢迫近，王森沉着應付，看看他們逐漸聚集，便又點燃了一包炸藥包，脫手向人羣中拋去！

這一來土匪們又忙龜縮下去。不久，小虎子抬一箱子彈出來，快手裝上子彈，王森趁對方未佈成陣勢，同時地形不佳，而可作遮擋的木屋，又已成了一片火海，快慢機輪流掃射，仍然死傷了不少土匪。

賀光頭看出對手人少，便道：「分一半人兜圈到他們背後，不把他殺死，誓不爲人！」

賀光頭下令全力進攻，王森及小虎子逐漸抵擋不住，加上其他的土匪自後掩過來，腹背受敵之下，只得縮入山洞內，把木門緊緊關起。

賀光頭下令用樹幹撞門，王森及小虎子各自裝了十餘桿快慢機的子彈，靜觀其變。「蓬！蓬！蓬！」那扇堅厚的木門被撞開，小虎子立即把一包炸藥包點燃，王森快慢機叫响，把那幾個撞門而衝入的土匪解決掉，小虎子自木箱後奔了出去，脫手把炸藥拋了出去！

只聽「轟」的一聲暴响，山洞似乎要塌了下來，震得洞裏的人都雙耳嗡嗡亂响。洞外的土匪倒下一大片，未傷未死的也被那陣巨浪，掀倒落地。

當他們慢慢自地上爬了上來時，背後忽然响來一陣冷槍，只聽一個人大聲喊道：「繳械不殺！」

小虎子大喜，叫道：「頭兒，丁處長來了！」

只聽徐東衞及鼻涕虫也輪流在喊話，那些土匪鬥志渙散，有不少人都心生怯意，賀光頭道：「誰敢退一步的，俺便先把他斃掉！」

於是槍聲再度响起來，王森及小虎子不時跑到山洞外打冷槍，賀光頭大怒，道：「都是你這兩個狗小子！」回身猛掃兩梭子彈，王森及小虎子只得再縮入山洞。

賀光頭喝道：「老郝，你帶十個人進去，無論如何都得把他倆殺死，另外在洞外佈下十條槍，一有人出來，便射他一個腦袋開花！」

話音一落，冷不防王森及小虎子拋出一包炸藥包過來，同時趁着硝烟瀰漫中衝了出來，四柄快慢機格格地亂叫。土匪們再也無法約束，四處流竄。

丁一彪率領幾個偵緝大隊隊員，左右圍堵，殺得那些土匪大叫投降。

賀光頭見大勢已去，悄悄爬上一棵大樹匿藏起來。

丁一彪見大獲全勝，心頭大喜，下令打掃戰場，找尋賀光頭。衆人在四處找了一下，都不見賀光頭的踪影，王森道：「一定是藏在山洞外的那座樹林內！」說着拉着小虎子入林。

賀光頭在樹上聽見，心頭暗喜，輕輕把槍管自樹葉叢中探出來，正想扣動槍機，樹上一頭宿鳥忽然「呱」的一聲大叫。

賀光頭冷不防吃了一驚，手一顫，來不及瞄準便發了火，子彈在王森的身邊擦過！王森如同豹子般，一竄幾尺，手上的快慢機，叭叭叭地叫响。

一忽，只聽「砰」的一聲，一具高大的軀體自樹上跌了下來，正是賀光頭。

丁一彪聞聲入林，見了這情況，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同時伸手在王森的肩膊上一拍，道：「今後最危險的任務，我都會首先考慮派你去幹！」

王森苦笑一聲，問道：「處長，屬下有點不明……」

「因爲你這小子福星高照！換作別人早已死在賀光頭的槍下了！」丁一彪看了他一眼，道：「我不派你去，派誰？」

衆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接着便把山洞內的槍械彈藥搬下山。

半路上，王森道：「處長，你們來得可眞及時，假如來遲半步，我就慘了！」

丁一彪道：「咱們在鼻涕虫的帶路下，繞開山上的哨崗，一直望山上進發，後來聽見爆炸聲，便知道你幹起來，再見到徐東衞，便派先頭隊伍搶上山，以配合你們兩個！今日是大年初一，下山後咱們開個慶功宴！」

王森笑道：「俺昨夜在山上開慶功宴，今日却又要在山下開過慶功宴，當眞口福不淺！」偵緝隊員們聽後都大笑起來。

（本文完）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龍驤·文
可飛·圖

荒城生死戰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呂奇去美腦務圖書館想查閱有關海盜史頓的記載，可惜圖書館關了門，再轉去問一個古董商，知道殺害韓雅君父親的兇手陳善仍在此地，同來聽到韓雅君被考古學家的响導阮正千握捏頸項的呼叫，雖然雅君用詞掩飾，心裏仍有點懷疑阮正千和林媚是否與陳善有關，及後又發現畫家趙寧失踪，對阮正千林媚的行動加以注意，發現他們準備船隻離開此地，是否發現藏金想把它運走，於是把發生的事情和韓雅君商量，再去和哥查連絡，監視阮正千林媚會不會勾結了陳善把藏金運走……還有趙寧的下落……

死亡陰影　亡命搏鬥

當地人說那些天然洞窟是神蹟倒並不過份誇張，那些千奇百怪的洞口排列在離山頂約莫有百碼左右的斷崖裏。下面是山谷，乾澗。然而，在洞口的前面却有一道寬約二碼的平坦地，就彷彿是萬能的神故意造出來供他的子民前來朝聖的道路。

黃黑相間的風化岩，沒有一草，一木可以掩蔽的，只有那些形狀或像怪獸，或像巨人的岩石。哥查的獵犬前導，呂奇走在最後，他們做好了隨時遭遇突擊的心理準備，一口氣看了幾十個洞窟，什麼也沒有發現。

其中有幾個洞窟低得根本不容許一個人通過，甚至哥查的獵狗也鑽不過去。

已經是上午十點多鐘，太陽漸烈，氣息燠熱起來。

他們坐在一個如傘形的岩石陰影下，享用了哥查帶來的清冽山泉，打算作短暫的休息，再向前搜索。

「我仔細地看過趙寧的每一張畫，」呂奇說：「他和我們走的同一條路，一個洞窟一個洞窟地畫過去，我猜想他是要將所有的洞窟畫好粗稿，然後拼湊在一起成爲一幅巨構。」

「他好像已經畫好了八十多張。」韓雅君說。

「嗯！」呂奇點了點頭。「我們要看完那八十幾個洞窟，恐怕還需要好幾個小時。」

「沒關係。」哥查拍拍他身旁的糧袋。「老妻作的玉蜀黍煎餅還不壞，我帶了許多。即使我們今天不下山，也够我們吃了。」

「哥查先生！」呂奇望着他，「我們方才從隘口進來時，我記得你好像在說——嗨！二十多年沒有走這條路了。」

「是的。」哥查神情黯然地點點頭。

「是故意不來的嗎？」

「嗯！」

「爲甚麼？」

「我來幹什麼？」哥查瞪大了眼睛望着呂奇，就好像答案寫在後者的臉上。「

找那些藏金嗎?」

「你當然不會。」韓雅君接口說，「我父親臨死時說了『蒲公英』三個字，那不會毫無意義，你可以到這兒來，發掘秘密。」

哥查顯得很痛苦地搖搖頭說：「我不能來。」

「爲什麼?」呂奇又問了一次。

「我在想：萬一我發現了那些藏金，該怎麼辦?」哥查喃喃自語：「搬走嗎?那麼我也要搬離沙樂村。誰來監視上山的路?誰去注意陳善的行踪！看見藏金不搬嗎?我可能無法拒絕藏金對我的誘惑，所以我一直不來。二十五年來，我日日咬緊了牙齦。」

多麼坦誠的自剖，呂奇不禁肅然起敬。他剛想說什麼，突然自山頂上滾下一粒小小的石頭。

接着兩粒，三粒，無數粒……砂土混合碎石，嘩嘩地落下一大堆。

獵犬豎立了耳朶，後半身弓起，作撲出之狀。哥查冷靜地按住獵犬的頸項，緩緩地探出頭去向上查看。他的目光中充滿高度的警覺，握槍的手穩定而有力。突然他鬆出一口氣：「嗨——山羊！」

呂奇和韓雅君抬頭向上看去，一共有八頭山羊，沿着峭壁邊緣而過，啃食着岩縫間疏落的青草。

山羊過去了，山巔又靜默下來。

「聽！」呂奇突然低呼了一聲。

是的，獵犬的耳朶又豎起來了。

哥查聆聽一下，說：「好像是鐵蹄的聲音。」

「對！」呂奇的眼光在這一瞬間亮極了。「就是你們村子裏走失的馬，由阮千牽着來了。」

「嗯！」哥查點了點頭。「山那邊有一遍採石場，開了較寬的路。馬兒從那邊上來，好走得多，而且不會被沙樂村的人發覺。他牽着馬來幹什麼?來載運藏金嗎?那麼他們已經找到了?」

「哥查先生！」呂哥原來坐着的，現在蹲了起來。「想想看，我們是否有辦法去截擊他?」

「你有這種打算?」哥查似乎有些意外。

「嗯！」呂奇肯定地點着頭。

「呂奇！」韓雅君低叫了一聲，「你考慮過沒有?那是一個很冒險的行動。」

呂哥握緊着她的手說：「雅君！妳父親被殺，我昨晚被那個傢伙用木椅狠狠地砸了一下。妳的債加上我的債，不該求得償還嗎?而且我是個天生喜歡冒險的人。雅君！妳就在這兒，只要不亂動，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我和哥查先生從岩石間繞上去。」

哥查的獵犬原先是放開讓牠自由行動的。現在，哥查爲牠加上了皮帶，緊緊地挽在手裏，向呂奇揮揮手，低聲說：「跟我來。」

韓雅君看着兩個勇敢的男人的背影在嵯峨的岩石間消失，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儘管那種複雜的滋味使她感到難受，却沒有使她不安。

她靜坐了一陣，目光開始順着那條二碼寬的廊道向前搜索。

突然，她發現了一遍黃色的光影。

她揉揉眼睛細看，心中大震，原來那遍黃色的光影是一叢小花，正在隨風搖幌點頭。

蒲公英！那是蒲公英！

韓雅君忘記了呂奇要她原地不動的警告，她站起來，貼着石壁，向那叢迎風招展的蒲公英走去。

距離大概有一百碼吧！如果她大模大樣地走，最多只需要三分鐘，而她却化費了十分鐘；因爲她要防備突擊，要防備被別人看見她。

那叢蒲公英種植在一個不算太大的洞口，花草一直繁衍到洞窟裏面。現在，她明白她父親臨死時說那句話的意義了；當他發現藏金之後，就在洞口洒了些蒲公英的種籽，以爲識別。

她停留在洞口約莫有半分鐘，考慮是否該進入洞中搜查。她很快地決定，進去。那不是爲了藏金，好像是爲了尋找她父親在冥冥中的影子。

每每向洞中深進一步，韓雅君的心弦便拉緊了一些。那並非表示她感到畏懼或緊張，呂奇臨別時的一握給了她無比的信心。她只是覺得她不能就在那兒，別人都在冒險，她也應該找點事做。

她緩緩地深入，心弦也漸漸拉緊。突然她的心臟像要爆開來，因爲她看到兩口銹跡斑斕的鐵箱。

電筒光柱照射過去，一口破了角的鐵箱內閃出黃黃的光。藏金！藏金！她想大喊，但不是喜悅的呼叫；因爲這些藏金曾經奪走了她的父親的生命。

她穩定地站住，冷靜地搜索。鐵箱旁邊有一個坑穴，一把鐵鍫，一把鶴嘴鋤，一堆繩索，一堆砂石……

突然，手電筒熠亮的光柱在那堆砂石的旁邊停止不動了，因爲她看到了一雙男用帆布鞋。

鞋尖朝上立着，那表示鞋子還穿在人的脚上。韓雅君見過那雙鞋子，昨天早上她還看見穿在趙寧的脚上。

韓雅君的背脊上不由自主地流出了冷汗，恐懼的意識爬上了每一根神經末梢。她的雙脚彷彿被鐵釘釘在地面上。手電筒也差一點離手而去。她用力地咬緊牙齒，然後向那堆砂石的後面衝過去。

兇手根本就懶得埋葬趙寧的屍首，砂土堆與石壁之間的那一條狹窄空地竟然成了他的墳場。

韓雅君差一點要嘔吐，也差一點昏眩，但她盡力將身體的重心穩定住，左手支撑着石壁，總算沒有摔倒。

在這一剎那間，韓雅君所見到的悲劇與恐怖，就如同巳經做了千百次的惡夢一樣深刻。

趙寧曾經被綑綁過，手腕上有帶血的繩痕。他的襯衫被撕成碎片，兩肩，雙臂，有無數的圓形小黑點，那一定是用香烟的火頭燒的。在他被殺以前，曾經被兇手嚴刑拷問過。

他的眼睛不曾閉上，在手電筒的光芒中閃動着冷峻，憤怒的光芒，白齒森森，在臨死前他也許想咬斷兇手的咽喉，結果他咬斷了自己的舌尖，血巳凝固，紫黑色的血痂，彷彿是死亡的陰影。

韓雅君畢竟是一個嬌柔女人，手電筒落在地上，當黑暗從四週籠罩過來的一瞬間，她暈了過去。

冰冷的地面又使她甦醒，她連爬帶滾地離開了那具血淋淋慘不忍睹的屍首，她不想在這兒多停留一秒鐘。不幸她的體力巳竭，神智也巳崩潰，最多也不過離開了那具屍體十碼左右，就靠在石壁的一個凹縫裏不能動彈了。她不過深入了洞內五十碼左右，現在她矇矓地望着洞口那一圈亮光，就好像隔了千萬里。就像人類在天氣昏黯的時候看月亮，那只是一個圓圓的光圈。

突然有一道黑影在光圈中閃了一下。黑影的閃動有極大的刺激作用，韓雅君的神智在瞬間恢復。她看見一個高大的人影，手拿電筒緩緩地走進洞窟中來。

那是誰?……她知道絕不是呂奇，她迎着光，看不清對方的面貌，她只知道盡量蜷曲肢體，藏身於那個凹縫之中。她想：在母體中大概就是這種姿態——雙手抱膝，頭部埋在腿縫之間。

沉重的步履從她的身邊過去，她默察，最多相距三步，來人很可能發現她，幸而那個人只是專心一致地注視着那堆砂土，他是去察看趙寧屍體的，熠亮的手電筒光柱投射在砂土的後面。

韓雅君的心房幾乎要從口腔中跳出來，她的手電筒丟在那兒了。如果那人發現了地上的手電筒……還好！他沒有發現。

他轉過身來往回走，從洞口射進來的光綫照射在他的左頰上，那裏有一塊醜惡的痕疤，那濃濃的眉，那種令人心悸的獰笑，完全和趙寧那張人像速寫一模一樣——他是陳善。

二十五年前殺害她的父親的劊子手。撲過去和他拚命嗎?如果倒退十年歲月，韓雅君很可能會這樣作。現在的她，冷靜而沉着，她盡量使自己呼吸均勻，姿態穩定。既不能暴露身體，也不能發出一點點聲音，否則，她會和死去的趙寧睡在一起。自然，那時候她巳停止了呼吸。

陳善將手電筒放在地上，開始以繩索去綑綁沉重的鐵箱。韓雅君心頭明白，他和阮正千連絡好了，後者要牽馬來馱運。不過，陳善一定料不到，他的合夥人阮正千可能永遠也不會到這兒來了。

陳善突然停下了工作，側耳聆聽。

韓雅君心頭不禁一楞，自己的行踪被他發現了嗎?她嚴密地注視着每一個可能的猝變，她發覺陳善全神注意着洞口，接着，她又聽到了急促的步履聲。糟！一定是呂奇來了。

她幾乎想大叫，那樣一定可以使呂奇得到警告，但也同時警告了陳善，在這一瞬間，她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她的神智巳痲痹了。目光呆滯地看着陳善的右手伸進褲袋，掏出了槍。

急步跑來的人匕在洞口出現，她是林媚。

韓雅君一顆提起來的心，暫時落了下去。

林媚還是那件紅襯衫，一陣疾奔，使她臉紅氣喘，豐滿的胸域急遽地起伏，益發增添了她的美麗和魅力。

「原來是妳！」陳善說的是雲南口音極重的中國話，很不高興的語氣。

林媚的目光投射在那兩口鐵箱上，貪婪地以粉紅的舌尖滋潤着嘴唇。「嗨！終於被你找到了。」

「昨晚我就告訴妳，可以讓我們過半輩子安適生活的黃金巳被我找到了。」他的語氣冷漠得缺乏生氣。「妳不該來的，妳的任務是等在山麓的車子裏。」

他的話提醒了韓雅君，她這才發現他左手裹着紗布。那是他凌晨被咬傷的。原來在趙寧房中和呂奇搏鬥的不是阮正千，而是陳善。

「黃金的誘惑力實在太大。」林媚慢慢地走近，性感地笑着，「所以我忍不住要來看看。請別生氣，沒有任何人看見我的。」

「看見阮正千了嗎?」

林媚的目光瞪視着鐵箱殘破閃露金光的地方，她的心中顯得也是想着黃金。直到他連問三次，她才倉惶地回答：「沒……沒有。」

「這傢伙死到什麼地方去?妳從何處來的?」

「夾道，」她神秘地笑笑。「我知道你會走那條路，所以預先躲在那兒，等你通過後，悄悄地跟在你的後面。你不會生氣吧！」

「妳！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你們有馬載運，不需要車子也可以將這兩箱黃金送到海邊的船上，你也許不來找我。」

「也許?哼！」他聳聳肩頭。

「嗯！我親自來看看總比較放心。」

「車子停在什麼地方?」

「停在你指定的地方別人看不見。」

陳善沉默了一陣，看看洞外，喃喃地說：「阮正千還沒有來。」

「別急！」她微微笑說：「他一定會來的。」

「他巳經超過預定時間了。」

「別急！我們正好趁機會談談。」林媚扭擺着她那性感的胴體，靠過去。「難道你現在巳不再喜歡我?」

陳善攫住了她，以淫猥的姿態扯住她的頭髮，使她面頰上仰，吻了她一下；林媚則將性感的身體緊緊地貼上去，並撫弄着他的頭髮。他雖然在吻她，韓雅君却發現陳善是在敷衍她。

那麼，他並非沉迷於林媚的美色，只是因爲她會使用汽車而巳。不過，韓雅君却有些迷惑，二十五年之久，陳善竟然連駕車都沒有學會嗎?

他們分開了。林媚整理着她的頭髮。陳善則以冷漠的聲音說：「妳要和我談什麼?」

「談談你對我的態度。」

「別誤會，我只是不要女人參加實際工作。」

「你知道我不是說這些。」

「妳要說什麼?」

「趙寧！！」

「嗯！那個大孩子。」

「他迷戀我，他暗示我，如果我答應他的求愛，他將有足够的黃金爲我造一間金屋。我還發現他畫了一張你的半身像。我將這些情形告訴你，你說明天到這裏等

他。他是凌晨你和我會面時，你却說你沒有見到他。」

「我本來就沒有見到他。」

林媚指着那兩口鐵箱，語氣嚴厲地說：「那麼，你怎麼能够找到這些黃金？」

「妳以爲是趙寧告訴我這藏金的位置嗎？」

「當然。在我告訴你有關趙寧的一些情況之前，你根本茫然一無所知，甚至將希望寄托在那個姓韓的女人身上。現在却突然找到了，這不是有些古怪嗎？」

韓雅君眞不明白，林媚何以會如此大胆，難道她不怕激怒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冷血劊子手？對了，韓雅君突然想起了呂奇的警告——林媚有一支槍，想必她也不是好惹的人物。

陳善默然了一陣，才語氣緩慢地說：「我們不該爲這件事情爭論的，是趙寧告訴我藏金的所在，或者是我自己找到的，並沒有多大差別。」

「大有分別。」

「噢！」

「如果是從趙寧口中探問出來我應居首功。」

「哦！」他陰森森地笑。「原來如此！妳應該知道，我只是多麼需要妳，所以黃金全是妳的。」

「眞的！」林媚並沒有笑。

「當然是眞的。」

「我想問你一件事，昨天中午你曾開槍狙擊韓雅君，是眞想殺死她，還是別有用意？」

「只是想嚇唬她。」

「目的呢？」

「不希望她上山。」

「由此可見你那時巳從趙寧口中問出了藏金的下落。否則你不會那樣作。按照你原訂的計劃，是要韓雅君帶路的。」林媚說到這裏，語氣一沉，「告訴我，你見到趙寧了嗎？」

陳善以萬般無奈語氣說：「見到了，行嗎？」

「你怎樣處置了他？」

「妳爲什麼要追根究底？」陳善有些不耐煩。

「我只是想瞭解眞象。」

「他死了。」

「屍體如何處置的？」

「留着。準備放在車子裏一同沉下大海裏。」

「車子是我冒用韓雅君的名字在庫塔拉查租的，如果車子裏面的屍體是我，或者是韓雅君，都合情理。趙寧的屍體放在車內未必妥當。」林媚冷笑了一聲。「你原來打算以何人與車子同葬海底？」

「妳問這些話有何意義？」

「當然有意義！」林媚冷冷地說：「這可以了解你對我的態度，我想，你本來的意思是打算要我和那輛車子殉葬的，對嗎？」

「我的小乖乖，妳在想什麼？」陳善的態度突然大變，他將她拉過來，狎暱地擰着她的面頰。「我是多麼需要妳，我怎麼會那樣做呢？」

林媚的身體扭動了一下，但是掙扎得並不厲害，聲音朦朧地說：「但願你說的是眞話。」

「現在就可以證明？」他猥褻地說：「小乖乖！到那邊去，快點！趁阮正千未來之前，我們還來得及。」

陳善推着林媚，走向砂土堆另一面，只隔了幾步就是趙寧的屍體。

韓雅君看見他們在砂土堆的陰影處躺下，林媚的紅襯衫飛了起來，接着是她那條灰藍的長褲，韓雅君渾身如火燒，額下汗珠如雨，她恨不得在這一瞬間死去，最少也讓她的聽覺失靈，偏偏事與願違，一陣陣不堪入耳的淫穢聲不停地襲擊着她。

× ×

從斷崖的縫隙間往山頂揉升之際，呂奇發現了年逾五十，巳算老人的哥查的潛力，他簡直像一頭猿猴，行動異常矯健。呂奇雖然年輕力壯，却還比不上他。

二人爬昇了五十碼，橫着走過一層斷崖，在一個隱蔽處停下來，那陣鐵蹄聲還在山頂上响着。哥查聆聽了一陣，才悄悄聲說：「如那匹馬眞是要牽去某一個天然洞窟中馱運物品的話，就必須經過這裏，我們可以在這裏等候。」

「牽馬的人不管是陳善，還是阮正千，我們兩人都可以對付得了，不過要注意一件事情。」

「注意什麼？」

「不能使對方發出一聲呼叫，如果對方有槍，就可能使他發射，槍聲將警告了他的另一伙伴。」

「放心！柯比會爲我們出力。」

呂奇詫異地問道：「誰是柯比？」

「我的獵犬。」

說到這裏，蹄聲逐漸清晰。一人，一馬已在遠遠的隘口處出現，那是一匹身裁矮小，慣行山道的「蹓馬」，牽馬的人是阮正千。

使呂奇和哥查放心的是，阮正千沒有帶槍，只有一把犀利的彎刀插在腰間，在雄健的柯比猛撲之下，他未必有機會能够拔出刀來。

獵犬巳經豎起耳朶，哥查在不停地摸撫牠的頭部，靈敏的柯比瞪視着逐漸走近的阮正千，牠顯然巳明白了主人的意思。

哥查也脫下了上衣，呂奇困惑地望了他一眼，心裏在想：難道這個雄壯的老人喜歡赤膊狩獵嗎？

阮正千終於走近了，哥查的手一鬆，柯比縱了出去，闊嘴一張，像鉗子似地將阮正千的右腕咬住了。

阮正千飛快地以左手拔出腰間彎刀，呂奇巳縱到他的身邊雙手緊握着對方的左腕，犀利的刀鋒差一點割傷呂奇的面頰。

哥查也飛快躍出，以他的上衣蒙住了阮正千的頭部，原來他是防備阮正千呼叫告警。

這一次「狩獵」的行動快速而成功，唯一的遺憾是，那匹馬在受驚之餘，掙脫轠繩跑了。

哥查和呂奇合力將阮正千弄到岩縫間，呂奇喘吁着說：「糟！那匹馬走了！」

哥查想了一想才說：「我看沒有關係，老馬識途，牠會回到沙樂村去。」

「萬一被陳善見到了呢？」

「那是無法顧慮的事，讓我們先問問這個傢伙，」哥查取下蒙着阮正千腦袋的

上衣，以膝頭頂住了對方的胸骨，厲聲喝問道：「快說！陳善躲在那裏？」

阮正千滿面驚慌之色，但他的口風却依然很緊。「那個陳善，我可不認識。」

拍地一响，哥查重重地給了他一個耳光，血從嘴角處流下，獵犬柯比也以「狗仗人勢」地發現出狺狺之聲。

「朋友！」呂奇冷冷地說：「你不要自討苦吃了，乖乖地說出陳善現在何處，否則，你不舒服。」

「我不認識這個人。」阮正千回答得很乾脆。

哥查揚掌打下去，呂奇一揚手攔住了他。「別打了，這小子生就一身銅筋鐵骨，他不在乎？」

哥查氣呼呼地問道：「那該……那麼，怎麼辦？」

「將霰彈的火藥傾倒在這個小子的胸脯上，」呂奇一面掏出了打火機，「用火燒他，看看這小子有多麼狠！」

阮正千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噤，但是，他仍然沒有屈服的跡象。

× ×

陳善懶散地從砂土堆的陰影處站了起來。只聽林媚沙嗄的聲音說道：「我的衣服。」

林媚的衣褲淩亂地丢在泥地上，陳善抓起來，扔出去，却不是扔向林媚，而是越過了砂土堆，飛落到趙寧的屍體上。

林媚坐了起來，韓雅君看見她揮舞着兩條赤裸的手臂，聽見她以憤怒的語氣低吼着說：「你幹什麼？」

陳善冷笑着說：「小乖乖！妳唯一的本錢就是妳那身赤裸的胴體，又何必要穿上衣服？」

「快將衣服給我！」她的語氣柔和了一些。

「不忙，我們何不先談談。」

「談什麼？」

陳善自褲袋拿出一支小小的手槍，冷冷地說：「別以爲任何男人伏在妳身上的時候就會忘掉一切，我就不是妳想像中的那種男人，這是從妳的長褲口袋中拿出來的，說吧，是怎麼回事？」

林媚的內心一定是很吃驚的，但是她表面上反應却很鎮定：「我難道無權携帶一件自衞武器？」

「自衞？」陳善聳聳肩頭：「就算妳說的是眞話，那麼，我再問妳，妳口口聲聲說對我忠實，但是妳却背着我勾引阮正千，有這回事嗎？」

「我勾引他，」林媚幾乎嚷叫：「那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

「毛孩子！嘿嘿！」陳善冷笑了一聲，「但是妳在他面前却說他是英俊强健的年輕人，我是行將就木的糟老頭。妳教唆他，黃金一運到船上就槍殺我，這樣他可以人財兩得，對嗎？」

「胡扯，胡扯，」林媚顧不得全身赤裸，發狂地站了起來，她的醜態使韓雅君不得不閉上眼睛。「是他勾引我，被我嚴詞拒絕，所以他才揑造這些鬼話來陷害我。請相信我，我不是那種人。」

「你難道還不明白？」

「我非常明白。」

「陳善！」林媚的口氣巳轉變爲乞求。「沒有我！你無法來到蘇門答臘，你明明知道我是愛你的，請不要用這種態度對付我。」

陳善瞇起了眼睛，就像是打量着黃金的成色，韓雅君看出他的眼內露出閃閃兇光，不禁爲林媚揑了一把冷汗。

「林媚！」陳善的聲音異常冷峻，「妳少來這一套，妳帮我偸渡離開西貢，助我找到阮正千，那是因爲妳想分享那些黃金。」

林媚拚命地搖着頭，使她飽滿的胸脯也在作巨幅的搖幌。但是，這對於慾望巳然發洩的陳善來說，顯然巳不起誘惑作用；面對於韓雅君呢？却使她痛苦地閉上了眼睛，不幸她的聽覺依然在忠實地工作。

「我不要分黃金。」林媚說：「我們是一個人，永不分開，黃金爲我們共享，我不要分。」

「不想分黃金！」

「當然。」林媚用力地點着頭。

「妳的確不想分黃金，」陳善冷峻的聲音在洞窟中引起廻響，像是冰雹敲打着石壁。「那是因爲想一個人獨吞。」

「陳善，你冤枉我！」她低聲吼叫。

「別嚷！」陳善手中短槍揚了一下。

林媚面上掠過了一絲驚惶之色，畏縮地向後退了一步，語氣遲疑地說道：「陳善，你要……殺我嗎？」

「妳以爲我會如何對付妳。」

「我看得出，你巳打算殺我。」林媚突然鎮定起來，這個貪婪而又狡黠的女人，似乎正在設法自救。「不過，你心中也有顧慮。」

「有什麼顧慮？」

「你殺了我之後，不便處理我的屍體和那輛馬車。」

「我可以將妳的屍體放在車廂內，然後將車推進大海。」

「我的身上有槍洞，」她一字一字鏘鏘有力地說：「警方會查出是謀殺？他們或許不會想到兇手是你，但是他們會查緝阮正千，當他們查出阮正千有一艘機動魚艇時，會通知海上巡邏隊……」

「住口！」陳善低吼了一聲。

「你一向很冷靜，這是我愛你的原因。」林媚消失很久的笑容，再度浮上面頰。「別發脾氣，那樣會使你處理某些事情時發生錯誤。」

韓雅君的心弦拉緊得似乎將要斷裂了，她看見陳善的嘴唇在蠕動，伸在短槍護圈內的食指一會兒挺直，一會兒彎曲，她怕聽見那震耳欲聾的槍聲，更怕看見林媚胸口淌血扭曲着身子倒下去。

林媚的舌尖在溫潤着她那乾焦的嘴唇，靜靜地，就像一個經過長期牢獄生活而致神智痲痺的罪犯在等候法官再度宣佈她的死刑。

足足有五分鐘之久，陳善都沒有勾動機槍，他似乎巳漸漸鬆懈下來，目光迅速地向洞口一瞥。

「阮正千還沒有來。」林媚聲音沙嗄地說。

陳善沒有去理會她，又向洞口張望了一眼。

「他也許永遠不來了。」林媚的聲音提高了一些。

「妳怎麼知道?」

「我在猜。」林媚緊緊地抓住可以活命的機會，」也許她失足了落下了一道溝澗，受傷後爬不起來，也許山頂上有人在走動，使他不敢冒險，那個姓呂的中國人在山頂上，還有那個探視他父親墳墓的韓雅君，老獵人哥查，也許……」

「胡說，姓韓的墳墓不在阮正千所要經過的路上。」

「咦！你怎麼知道?」林媚的神色顯露了解破了一道困難謎題般得意。「我明白了，戰時你在這兒參加游擊工作，姓韓的是被你殺的。」

韓雅君在等待陳善的答案，她的心臟狂跳，呼吸急促，她以手捂住鼻孔，不希望被陳善聽到她那濁重的呼吸聲。

陳善靜默了一陣，才說：「我不想再提起戰時的事，只希望了解妳和阮正千最後一次見面時，他告訴妳一些什麼話。」

「只怕你不信。」

「說！」

「他說，你是一個陰險的傢伙。」

「噢?」陳善的目光跳動了一下。

「他說，與你合作下去，也許得不到一兩黃金而送掉性命，他勸我放棄黃金夢，和他離開這兒。他有一條船，可以幹走私，一年之內，就可以發大財。」

「妳為甚麼不跟他走?」

「因為這兒有東西引誘我。」

「那兩箱黃金嗎?」

「你比黃金更值錢。」

「哼！妳在說謊！」

「陳善！你不相信我愛你。」

「我不相信妳所說的任何一句說話，阮正千絕不會那樣對妳說，他駕船來到此地，絕不願空手而回。」

「他沒有按時牽馬來到這裏，却是事實。」

「也許……」話停住了，陳善自己也想不出理由。

「陳善，別三心兩意了。」林媚開始擺着身體向前走了幾步，擺出誘人的姿態。「你還需要我，不管在那一方面，如果阮正千背叛了你，我還可以帮你搬運黃金，你一個人是不行的。」

從洞口射進來的光綫正好照在林媚裸露的胴體上，雖然韓雅君不敢逼視林媚那種醜態，却也不得不承認她那種姿勢具備了一股邪惡的美；而邪惡的美又是最能吸引那些有心理變態的狂徒。

她逃過了，韓雅君心裏在喊，眼光從指縫間看出去，她發現陳善手中的短槍正在下垂，胸膛起伏不定。

「陳善。」林媚沙嗄地吼着，身子扭動了一下。

「我方才說過，」陳善喘吁着說：「赤裸的身子是妳最大的本錢。」

「不！」林媚的頭在搖，身體也在幌，儘管她不認，却又在盡力賣弄性感：「我還有頭腦，也有健壯的體力，我可以帮你作許多事。」

「事情就壞在妳有頭腦。」

「那是你的誤會。」

「情勢逼迫我只有信任阮正千。」

「為什麼?」

「因為他有船。」

「那很簡單，」林媚扭擺着軀體。「看，憑我的美色可以誘惑任何一個水手，我可以為你弄來一個船隊。」

「這也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我們將要在海上航行五日，每一分鐘阮正千都有被妳誘惑的可能；而我也是每一分鐘都可能遭到被殺的可能。」

「別說這些氣話了，」林媚放胆向前走了幾步，將裸體緊貼着陳善，顯然想引誘他再度佔有，「來！讓我的肉體告訴你，我是多麼地愛你。」

陳善沒有動，這使林媚增加了勇氣，她扯着他的頭髮，使他的嘴唇與她相合，另一隻手在鬆解他的腰帶。

陳善手裏的槍放進了褲袋，雙手緊緊地擁抱着她，她則發出咿咿唔唔陶醉的聲音。

這一次，他們竟然沒有到土堆後面去，這使得韓雅君像遭到雷殛般痛苦，她只有兩隻手，捂住了眼睛，就無法堵住了耳朵。

她聽見林媚發出一聲低叫，她百分之百肯定那是喜悅的聲音，縱非肉體上的喜悅，也是心靈上的喜悅，因為林媚藉最原始的誘惑征服了一個暴戾，殘酷的狂徒。

山洞中突然靜下了來。

韓雅君所看到的一齣醜劇似乎是一個夢，在一瞬間消失了，她鬆開捂住眼睛的手，發現陳善靜靜地站在那兒凝視着躺在地上的林媚，她的眼睛半張，發出閃閃的光，紅紅的嘴唇也沒有閉攏，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

突然，韓雅君打了一個寒噤，若非她迅速地以手掌捂住嘴吧，一定會驚呼出聲，因為她發現林媚巳被陳善勒斃。

× × ×

卡察一聲，呂奇掣燃了打火機，當他點燃火藥時，一股烈焰昇騰而起，只在轉瞬之間，那青葱翠綠的野草就被燒得焦黃，硫磺氣味在迅速地散佈，使那嗅覺靈敏的獵犬連打了幾個噴嚏。

打火機的上的火苗仍燃着，呂奇將火苗湊近阮正千的胸膛幌了一幌，冷冷地說：「看見了吧，烈性火藥，在幾秒鐘之內可以燒焦你胸膛上的皮肉，然後你要忍受三天的痛苦才會緩緩死去。」

阮正千踢動雙脚，想挪動他的身體，但是他辦不到，他的四肢巳被粗大的爬山繩索，細綁在岩石上。

「說！」哥查扯着阮正千的頭髮，語氣嚴厲，「陳善在何處。」

「我眞的不認識這個人，」阮正千用力地擺動他的頭說，「你們不能這樣對付我。」

「朋友，」呂奇手中的火苗幌了一下。「你眞的要逼我在你胸膛上點火嗎?」

阮正千將目光移向他的胸口，衣服巳經撕開，上面沾滿了霰彈的火藥，他發出一聲驚懼而又痛苦的低呼。

「說吧。」呂奇的語氣緩和了一些，同時熄滅了打火機。

「你……」你到底是甚麼身份?」阮正千驚惶地問。

「別問！」呂奇安慰對方，「我們找的是陳善，因為他在戰時殺害了韓雅君小姐的父親。我們找的是他，而不是你。」

「噢！韓小姐的父親是被陳善殺死的嗎?」

呂奇緊緊地追問下去：「朋友，從這句話就可以聽出你是認識陳善了。」

「不錯，我認識他。」阮正千的目光瞪視着無雲的晴空，似在搜索他的記憶。「是在西貢監獄中認識他的。」

「他為甚麼坐牢?」

「殺人，」阮正千說：「就在戰爭結束那年的冬天，他因殺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他誤殺了一個船長，目的是想奪得那條船，可惜他不懂得駕船，聘來的水手向警方告發了他。」

呂奇毫不放鬆，追問道：「他被監獄禁了多久?」

「二十四年，三個月前他才獲得減刑出獄。」

呂奇望了哥查一眼，後者也在望他。

他們一直猜不透陳善為甚麼等了二十多年才來搬運戰時所發現的財富，現在，答案終於出現了——原來陳善一直都被監禁在西貢監獄裏。

阮正千又接着說：「三年前，我因走私罪被判三年，在西貢監獄中結識了他，當我知道他為了奪一艘船而殺人時，我好奇地問他，要船幹甚麼用?他告訴我是想搬運存在這裏的一批財富。」

「財富?」呂奇故意問：「是陳善在戰時所搶掠的財物嗎?」

「不！是一批軍械槍彈。」

「軍械?」

阮正千道：「嗯！在東南亞，那是最有市場的熱門貨。」

呂奇明知阮正千被陳善矇騙，但他却沒有說破，只是聳了聳肩頭，說道：「我還以為是珠寶黃金哩！」

「荒城那來的黃金?」

哥查以脚尖在阮正千的腰際踢了一下，低叱道：「別說廢話！」

阮正千以怨毒的目光看了哥查一眼，才又接着說：「我是幹海上走私的，所以有一艘機動漁船。當時我就答應陳善，只要他能夠出獄，我就跟他合作。」

「因此，他出獄後就找到了你。」呂奇接了一句。

「我沒想到他會獲得減刑的機會，所以當我一年前出獄後，就沒有再和他聯繫，一個月前，林媚找到了我告訴我陳善巳出獄的消息。」

「林媚！」呂奇滿面驚疑的目光向哥查望了一下。

「她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下流女人，是陳善出獄後才結識她的，她醉心於財富，所以就成了他的情婦。」

「那麼，她成為考古學家的助手也是有用意的了?」

「是陳善教她那樣作的。」

「考古學家失踪了！是怎麼回事。」

「請你們去問陳善。」

哥查大吼了一聲：「陳善在那裏?」

「在山洞中。」

呂奇接着問道：「那一個山洞?」

「洞口長滿蒲公英的那一個。」

「哦！蒲公英！」哥查振聲大叫：像是對他逝去多年的異國老友韓信甫在打招呼。

獵犬柯比也跟着狂吠了一聲。

× × ×

林媚的屍體巳被陳善移到趙寧屍體的旁邊。

在松林客棧中，韓雅君曾經發現趙寧對林媚投射貪婪的目光，那目光燃燒着情慾的火燄，在他死後，終於接觸了林媚赤裸豐滿的胴體，冰冷的，僵硬的，那似乎是造物者對貪婪人性的一個諷刺。

韓雅君不再去想林媚和趙寧，她明白，此刻的環境應該更關心自己，她正當在生死綫上！稍一不愼，就可能成為死神宴會上的貴賓。

陳善像一頭冷靜的野獸，半個小時以前，他在一個年輕女人的身上發洩了情慾，接着又殺死了她，但是從他的表情上却看不出他有絲毫犯罪的感覺，他的血液好像早就冷却了。

他坐在洞口，沉靜地望着外面，顯然，他還在等待阮正千，這對韓雅君是一個嚴重的威脅，蜷曲在石壁凹縫處的身邊巳經逐漸痲痺，僵硬，她可能隨時倒下，輕微的聲響都可能被陳善發現。

不知過了幾分鐘，陳善突然站了起來，經過短暫幾秒鐘的猶豫，然後下定決心，走出洞去。

韓雅君清晰地聽見陳善的脚步聲是出洞之後向右，也就是她方才來的方向，她清楚地記得，向右過去約莫二十碼就是一個彎道，這是一個大好機會，她只要出洞向左，躲進另一座洞窟，就可以死裏逃生了。

陳善的脚步聲漸遠，韓雅君默默計算，對方應該巳經走過了彎道，於是，她站了起來，也不管雙腿如針扎般痠痲，以手扶着石壁，奮力向着洞外走出去。

陽光仍是那樣烈，沒有陳善的影子。

韓雅君衝出去，踮着脚尖向左跑，但她又不敢跑得太快，爬山靴走在斷崖上，即使很輕，也會發出沉重的廻響。

她走了幾步，就看見了下邊一個洞窟，距離約莫五十碼，那需要一百步左右，她唯一的希望是——在她沒有藏進另一個洞窟時，陳善千萬不要去而復回。

偏偏在她走到一半時，陳善走回來了，脚步聲比先前要快，要重，他似乎巳經發現韓雅君的脚步聲了。

石壁的凹凸不平，勉强可以藏身，韓雅君立刻緊貼凹處，靜立不動，石壁被烈陽晒得火燙，透過薄薄的衣衫灼爇着她的背脊她，只有咬牙忍着。

陳善站在洞口向內察看，右手插在褲袋裏，韓雅君發現他的手掌中露出一截槍柄。

韓雅君深深瞭解，陳善如果在洞內沒有發現什麼，必定會向這邊搜索過來，自己應該抓住這一瞬即逝的時候躲藏起來，她抬頭看，發現上面是一處平台，有低矮的灌木叢。她雙手攀住平台的邊緣。用力爬了上去，脚尖蹬翻了一塊石頭，那塊石頭向斷崖下滾動，震撼着山谷，韓雅君顧不得灌木叢的樹枝刺傷了她裸露的手臂，飛快地鑽過去，伏在地上。

石塊落下斷崖的響聲驚動了陳善，他貼着石壁走了過來，走到韓雅君方才貼身處就不動了，顯然，他巳從落石的聲音中

找到了方向，現在，他兩道冷凜的目光正凝視着頭頂上的灌木叢。

這一排灌木叢延伸約莫有好幾十碼，韓雅君輕輕地移動，她不希望被陳善一翻上平台時就發現。她的臉緊貼在滾熱的泥地上，眞希望能變個小虫鑽到地底下去，不幸她有一百一十磅的體重。

陳善終於爬到平台上來了，他就站在那兒不動，過了一陣，他轉過身子，似乎打算離去。

突然，山頂上滾下了一顆小石子。

接着，是一陣泥土和細砂。

陳善又回轉身來，伏在泥地上的韓雅君也飛快地轉動身子，她不在乎細砂和泥土落進她的眼睛或口中，她要看一看，山頂上是什麼人走過，如果是呂奇或哥查，她決心大喊大叫。

又是那八隻山羊。

羊羣站在五十碼高的一個突口上，耳朵豎起十六隻黃色的眼睛向下望，充滿了好奇，大概牠們不明白泥地上何以躺了一個女人。

難道羊羣是在瞪視一條小蛇或是蜈蚣嗎？陳善是絕不可能那麼想的，他沒有鑽過灌木叢的勇氣，繞了十幾碼，來到灌木叢的後面，並未向前繼續搜索，但他的目光却變得尖銳起來。

泥地是凹凸不平的，韓雅君正躺在一個四十五度的傾斜處，稜綫擋住了她，而且她又是滿身塵土，照道理說，只要陳善不走過來，是絕對不會發現她的。

然而韓雅君却不這樣想，陳善雖未走過來，却也沒有離去，足足地在那兒站了有五分鐘之久。

倔強的個性將韓雅君怯弱的血液趕走了，她突然從泥地上站起來，揮手彈去她身上的塵土，根本就忽視陳善的存在，也沒有關心那支槍對她生命會造成多大的威脅，昂然地向前走去。

離開這兒，必須經過陳善的身邊，韓雅君絲毫沒有猶豫之色，她大概將對方看成一尊石像了。

陳善也沒有動，手中的槍仍然下垂着，他像毒蛇瞪視一隻青蛙般看着韓雅君，當她走過他身邊時才將她手腕緊緊握住。

像有一道強大的電流從手腕處導遍韓雅君的全身，使她感到巨大的震撼，但是，倔強的個性再一次懾服了她，沒有喊叫，沒有發抖，也沒有作無用的掙扎，平靜地，像青蛙瞪視着毒蛇。

「嘿！」陳善爆出一聲冷笑：「小姐，昨天晚上妳在松林客棧中很兇嘛！」

韓雅君沒有說話，她也不願說話。

陳善將手中短槍放進褲袋，以粗糙的手掌輕撫着她的面頰，獰笑着說：「小姐，妳欠我的債，我現在要向妳討回。」

韓雅君面上的神色顯得很冷靜地問道：「我欠你甚麼？」

陳善舉起右手，他的手臂處有黑紫色的齒痕，上面擦過紅汞藥水，在她的眼前微微幌動。「看！妳昨晚咬了我一口。」

「你也欠我的債。」她吼叫着。

「噢！」

「你殺死了我的父親。」

「嘿嘿，誰告訴妳的？」

「你那畏罪的目光。」

「親愛的小姐，我們不必為此事爭辯。」陳善的面孔上佈滿了獰笑，說話的聲音冷得使陽光都消失了熱力，「妳千里迢迢地趕到這兒來，就是爲了要討回這一筆債嗎？」

「不錯。」

「沒有別的目的？」

「沒有。」

「好，我們的債務就要扯平了。」

「永遠扯不平。」韓雅君竟然絲毫不感到怯弱：「即使你死了還是扯不平。」

陳善將她的手臂扭曲，使她的身體幾乎貼近了他的懷裏，惡狠狠地說：「親愛的小姐，妳知道我要怎樣對付妳嗎？」

他沒有耐心去等待韓雅君的答案，也不讓她去想，右手一抬，嘶地一响，她的上衣撕破了。

韓雅君飛快地以左手擋住胸部，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比男性要困難得多，因爲她們不但要設法保護自己的生命，還要設法保護自己的貞操。

「朋友，當我等待我的朋友與我見面前這一段空閒時刻，妳正好可以解我的寂寞，除非妳願意告訴我一些事。」說到這裏，陳善的語氣突然一沉：「說！妳的朋友到那兒去了？」

「他就在附近，」韓雅君抓住機會恐嚇對方。

陳善扭住韓雅君手臂的那一隻手絲毫沒有放鬆，另一隻手揑住了她的脖子，低吼着說：「乖乖地跟我到山洞裏去。」

韓雅君無法掙扎，她只有兩隻手，一隻被扭住了，另一隻要保護她的胸域，衣衫撕裂胸罩拉斷，她只要鬆開了手，女性的神秘殿堂就要敞開，她不希望陳善那雙貪婪的眼光成爲神秘殿堂的第一朝拜者。

可是，當她被挾持着下了平台，被陳善推着往那山洞走進去時，她開始猶豫了，洞裏躺着趙寧和林媚的屍體，而且這惡徒被林媚第二次挑起的情慾還不曾發洩，萬一他要……想到這裏，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

寒噤也使她冷靜下來，一股莫大的勇氣突然產生。她放鬆掩住胸域的左手，全力以拐肘處向後搗去。她此刻是背對着陳善，所以絲毫不曾顧忌胸域的裸露，據說山神是有耳朵，但她不相信山神會有眼睛。拐肘正搗在陳善的肋骨上，一定很痛，只聽他低呼了一聲，鬆開了手，連連向後退了幾步。

韓雅君抓住機會向來路奔去。

她猜想陳善不敢開槍，因爲槍聲很可能引來呂奇和哥查。

陳善的確不敢開槍，但他也不願韓雅君逃了，他跳躍着，追上去，兩者相距約莫十碼。不幸韓雅君脚尖絆着一塊石子，她仆倒了。

當她掙扎着要爬起來時，陳善已經跨騎在她的背上，她感覺到粗糙尖銳的砂石刺痛了她的身體，但她却很滿意她現在面部向下的姿勢，她看不到惡徒的殘酷的神色，惡徒也看不到她那神秘的殿堂。

陳善是決心要殺死她的，他拾起一塊石子，準備砸向韓雅君的後腦。

突然，前面的彎道處，閃動了一個影子。那是呂奇，他像溜冰一般快速，只眨

眼之間已經到了距離他們十碼處。

陳善扔掉了手裏的石塊，飛快地跳了起來。

韓雅君在半昏迷狀態中突然驚醒，但她的身體却依然在「昏迷」狀態之中，休想作絲毫移動。

呂奇在距離他們十碼處停住了，沒有再向前衝刺，靜靜地站在那兒，目光緊盯在陳善的臉上。

「嘿！」陳善爆出一聲乾笑：「中國人！」

呂奇語氣冰冷地說：「我猜想你是陳善。」

「不錯。」

「我們以前好像見過面吧！」

「昨天晚上。」

「嗯！昨天晚上在松林客棧中趙寧的房裏，如果昨晚我認識你就好了。」

「現在也不遲！」

韓雅君很想告訴呂奇，這個殘酷的惡徒殺害了趙寧和林媚，但她發現自己已發不出一點聲音，喉管似乎已經被陳善揑破了。

「你殺死了游擊隊的同志韓信甫？」

「嗯！」

「爲什麼要殺死他？」

「那是我的秘密。」

呂奇向前走了一步，笑了笑說：「爲什麼不滿足我的好奇心？」

他顯然在找尋前撲搏鬥的機會。

陳善抬起左手，遮住迎面的陽光，也向前走了幾步，目光鎮定地盯着呂奇。

他爲什麼要用左手遮住陽光呢？因爲他要用槍，韓雅君突然想到這個問題，也聰明地作出答案。

就在陳善閃電拔槍的那一瞬間，韓雅君「昏迷」的軀體也突然「甦醒」。心理學家分析過人類最大的敵人莫過於自己，當一個人放棄一切時他會顯得毫無力量，當他要振作，奮鬥時，力量會泉湧而出。

韓雅君全力以雙脚掃向陳善的腿彎處，雙手猛扯他的衣襟，陳善一個踉蹌，摔在石堆上，手中的短槍丟落在石堆中。

呂奇猛撲上去，以全力揮動右拳，狠狠地敲在陳善的下頷處。

陳善倒下，但他的雙脚却飛快地踢出。呂奇前撲之勢太猛，根本就無法收煞，陳善的兩脚都沒有落空。

韓雅君看見呂奇捧着小腹後退，他的面孔扭曲，就像一隻蛤蚧突然被人拏開了硬殼似地痛苦，他一定被陳善踢到了「鼠蹊」部份。

陳善抓住這個機會，反撲上去，兩個人擁抱在一起，作亡命的搏鬥。

呂奇很壯，陳善够狠，僅僅幾秒鐘的厮打就已經使韓雅君驚心動魄。她忘記了自己衣衫不整，奮力從地上爬起來，跑向石堆，去找陳善遺落的那一支短槍。

槍在石堆的縫隙中，槍口朝上，在挪動中很可能走火擊發，但是韓雅君顧不了那樣多，她只知道呂奇需要幫助，殺父之仇需要報還。

謝天謝地，槍從石縫中拿出來了，沒有走火。韓雅君雙手握着槍把，但她無法瞄準目標，兩個男人扭纏在一起疾速地滾動，她很可能一槍擊中呂奇。

於是，她靜靜地等待着。

最後，呂奇終於抓住了機會，使勁地用雙脚將陳善踢開。

陳善踉蹌後退，韓雅君舉槍瞄準。

突然，獵犬柯比出現了，在陽光照射下，牠那遍體黃毛發出閃閃金光。

這條獵犬的出現，使韓雅君想起了她那裸露的胸部，她實在不願被老獵人哥查刺探她那聖潔而又神秘的胴體。

她忘了開槍，雙手交叉着遮掩胸域，她相信，獵犬柯比足可以對付陳善。

但她估計錯了，那條狺狺的獵犬却向她撲來。

韓雅君發出一聲驚叫，本能地揮槍去阻擋獵犬的攻勢。她被獵犬撲倒，那支短槍也落在地上。

「柯比！」韓雅君低吼了一聲。

她不是主人，獵犬不會聽從她的命令，再次前撲，韓雅君在地上連連地滾動，獵犬也沒有張口咬她。

「柯比！」一聲低沉的喊叫。

獵犬蹲伏着不動，這一次下達命令的是牠的主人。

哥查手端獵槍出現，槍口指着陳善，以抱歉的語氣說：「抱歉！韓小姐，柯比找錯了對象。」

「哥查先生！」呂奇吁了口氣，「噢，我想不到你會來。」

「我本來是要看守阮正千的，」哥查的聲音給人一種安慰鎮定的感覺，「又怕你對付不了陳善，所以趕來看看，還好，來得不算太遲。」

（未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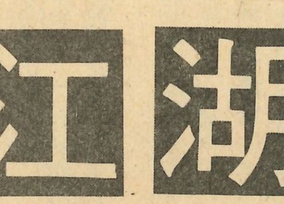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歐陽虹石中玉楚峻等人在魯山和叛徒羅漢光及黑土堂主厮殺，正在危殆，寡不敵衆，突然來了丐帮温和春長老參加戰陣，轉敗爲勝，羅漢光自殺而死，黑土堂主被楚峻石中玉追殺，他逃入石洞，卒被上山找尋兒子的石九斗殺死，衆人追至，揭開黑土堂主的幪面巾一看，原來是丐帮長老姜獨臂，左肩斷臂鑲了一條鐵鑄假臂，難怪懷疑他有刀劍不能傷的「鐵臂功」，原來他出賣了丐帮，勾結五行盟殘殺丐帮子弟，無非是爭奪帮主地位，甘願爲五行盟效力，更殺害了楚峻一家，楚峻請石九斗温長老爲他報仇，追查其他兇手……

老俠爲首　力挽狂瀾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磨劍江湖

濟寧城雖是個小地方，但却住了一個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便是「千里追風」蘇振中蘇老爺子！

能够令江湖上的朋友，尊稱一聲老爺子的，除了德高望劭之外，尚要武功有過人之處才行！

蘇振中早年開設鏢局，闖下名頭，難得的是蘇振中發達之後，對朋友依然一如以前的熱誠，仗義不輸于遊俠，是故近年雖然很少在外面跑動，但江湖上的朋友對他仍然十分敬重。

令人覺得遺憾的是蘇振中的兩個兒子都在壯年時被黑道上的高手殺死，蘇振中雖然沒有兒子，幸而尚有女兒及徒弟，他們都與蘇振中住在一起。

正月廿五日，春寒料峭，但濟寧却熱鬧非凡，使人們身上加了幾分暖意，原來今日是蘇振中的七十大壽！

雖然蘇振中只發了幾十張請帖，但聞風而至的朋友，竟十倍於此數，使蘇家大失預算，連忙立即張羅起來，幸而有些賀客在昨日已至，是以蘇振中多少有點心理準備，加上家内人多，立即四處的購買食物酒水，蘇家大門一天到晚，人羣出入，幾未停止過。

雖說事情有點忙亂，但到底是朋友們給自己的面子，所以蘇振中也喜得一張嘴合攏不來。

今早到濟寧城的各地好友越來越多，蘇家的那座大廳已擠不下，遲來一點的，都擠在院子中。蘇家下人四處去借椅桌，弄得蘇振中連聲向賀客道歉。

壽宴是在中午，但臨午仍有不少趕來，不但人多，而且是連禮物也堆得如同小山般，這情況雖說蘇振中大感臉上有光，但也有點詫異，懷疑自己是否眞的有這麽大的號召力。

擾攘了一陣，終於宣佈壽宴開始，蘇振中請好友們入座，接着大門外的那一大串大紅鞭炮便劈劈啪啪地响了起來，氣氛更加熱鬧。

衆人正想向壽星公祝壽，忽聽到大門外有人高聲唱道：「中州石大俠率領丐帮弟子駕到！」

在塲的賓客人數雖多，但若論名氣，却沒一人能望「中州大俠」石九斗的項脊，就連蘇振中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也是一怔。

他老友「奪命追魂斧」葉雲泉輕聲道：「蘇兄，小弟說他一定會來，你看！」

蘇振中大喜，道：「石大俠眞給老哥哥臉上貼金！眞是意外之至！」

葉雲泉笑道：「如今魯境的老英雄，有誰比得上您？㕭，蘇兄，你還不快去迎接！」

蘇振中這才醒起，忙叫道：「趕快迎接石大俠！」忙與葉雲泉推席而起。

蘇振中十多年前雖在中原與石九斗見過一面，但却大大不如葉雲泉與石九斗的關係。而以石九斗今日在武林中的地位，肯遠道來此小地方爲蘇振中祝壽，這份人情比什麽禮物都來得珍貴。

衆人走至大門外，果見街上緩緩馳來一批人馬，爲首的正是石九斗，人羣中立即紛紛指指點點，大多數對石九斗是聞名而未見過面的，待至發現人馬當中人數最多的竟是丐帮弟子，而且丐帮弟子都乘坐馬匹，低語聲便更响了！須知丐帮弟子若非大事，不能乘馬，此一帮規在江湖上混過幾天的人都知道！

葉雲泉道：「蘇兄，連丐帮弟子也乘馬到賀，這份情義，當眞令人感動！」

蘇振中雙眼濕潤，連聲不敢當，眼看人馬將至，連忙走前抱拳道：「不知石大俠與丐帮諸位義士駕到，請恕老朽有迭遠迎之罪！」

石九斗與衆人連忙滾下馬鞍，走前道：「老英雄此話可折殺石某了！希望還趕得及替老英雄拜壽！」

蘇振中感動地道：「老朽臨終得此殊榮，實乃三生有幸！」

丐帮第一長老温和春道：「蘇老英雄這樣一說連老要飯的也不好意思了！其實老要飯的嘴饞，厚着臉來討頓酒飯吃！」

這話在塲之人自然不信，但却爲他這風趣的話逗笑了！

温和春正容道：「敝帮發生了一點事，累得石大俠來遲了，並非他禮數不周，而且咱們一路趕來，也來不及買禮物，這點老叫化也要替石大俠向您致歉！咱們丐帮可是白吃慣了，石大俠可不同！」

蘇振中急道：「諸位大駕光臨，蓬蓽生輝，老朽也臉上生光，要那勞什子禮物做什麽？請諸位移玉入内，喝杯水酒！」

衆人重新入内，石九斗替蘇振中介紹同行三人，主要人物是丐帮飛鴿堂堂主歐陽虹、化名齊高的楚峻以及自己的獨生兒子石中玉。

蘇振中立即請石九斗父子和温和春坐在首席，歐陽虹和楚峻坐次席，其他丐帮弟子則散坐各席。

蘇振中說了一番客套話，衆嘉賓便爲壽星公祝起壽來，蘇振中老淚縱横，連聲道：「多謝諸位盛意，蘇振中何德何能得此殊榮？老朽不懂說話，唯有請諸位多喝幾杯……不醉無歸！」

衆賀客都舉起酒盞與壽星公互敬，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個响亮的叫聲：「還有賀客，請慢！」

這聲音令人既覺得遙遠，又似就在耳邊說話般，衆人聽後都是一怔，葉雲泉看了石九斗一眼，道：「這似乎是某個高人以『千里傳音』的玄功發出的！」

温和春道：「不錯，的確是『千里傳音』！」

石九斗笑道：「却不知是那一位高人雅士！」

蘇振中有點驚奇和忐忑，只好道：「對不起，請諸位先喝吧！等下老朽再敬酒！」說着推席而起。

話音剛落，只見一個漢子道：「請壽星公迎客！」

衆人又是一怔，蘇振中更是奇怪，忙向大弟子湯金池打了個眼色，湯金池會意，忙問：「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那漢子傲然一笑。「在下只是個下人，名字有什麽要緊？」

須知主迎客雖是一個應有的禮儀，但客人要求主人迎接的，却是絕無僅有的。當下湯金池仍然沉住氣，問道：「如此請問貴上又是那一位高人？」

那漢子臉上不見半絲表情，淡淡地道：「敝上的尊號，在下不敢直稱，不過他的確是一位値得你們迎接的嘉賓，包保不會令大家失望！」

所有的賀客都抬頭望向蘇振中，蘇振中略一沉吟，道：「任何人來替老朽祝壽，都是老朽的朋友，他看得起老朽，老朽該迎接，諸位請繼續喝酒吧！」

忽又有個聲音在賀客們的耳畔响起，「多謝老英雄視我爲友，不敢勞動老英雄的玉趾，在下來遲了，豈還敢敗大家的雅

興！」

賀客們轉頭望向大門。只見門口多了一個金袍人，金袍人臉上帶着一具金色的面具，竟是笑口常開的胖彌勒！

剎那間，廳內廳外的賀客立時一靜，人人心中均想道：「此人是誰？怎地如此神秘？」

蘇振中亦無例外，一呆之下，竟忘了說話。石中玉輕聲對石九斗道：「爹，孩兒知道此人是誰！」

石九斗白了他一眼，道：「小孩子不要亂說話！」

石中玉道：「爹，孩兒二十歲啦！」

石九斗微微一笑，「好吧，你說他是誰？」

「五行盟黃金堂主『金面甲神』！」

「哦？」石九斗神色微微一變。「他是五行盟的？好大的胆子！竟然不把天下武林看在眼內！」

說話間，蘇振中也問道：「請恕老朽不擅猜謎，尚請閣下賜下尊號！」

「在下遲來半步，理該是敬您一杯！」那怪人向橫跨了兩步，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巳搶下一個賀客手上的酒盞，隨即向蘇振中拋去，道：「請老英雄接住！」

說也奇怪，那酒杯去勢極慢，穩穩當當地凌空望蘇振中飛去，杯中的酒，點滴不瀉！

蘇振中心頭一懍，忙把內力運至掌上，迎空一招，那酒杯便落在他掌中！

這一招，表面上似乎平分秋色，但其實是怪人的內功拿捏得恰到好處，蘇振中手掌剛一到，它飛落掌上，眞正的內情只有他們兩個當事人知道！

滿堂的賀客見兩人各露一手上乘的絕藝，都同時喝起采來，怪人道：「蘇老英雄的『凌空接到』絕技，當眞令在下大開眼界！」

蘇振中老臉一熱，訕訕地道：「老朽湊巧接着，倒讓閣下見笑了！」

「那裏那裏，蘇老英雄實在謙虛！」金面怪人語未畢，只見他上身向旁一彎，左掌望一個賀客的掌中酒杯抓去，尾指斜斜豎起，指向對方的腕脈，雙眼仍望着蘇振中，就像不曾發生過什麽事般。

那賀客聽得風聲才驀地發覺，要想轉身過去已來不及，只得鬆指縮腕，那杯酒便落在金面怪人的掌中，一時間又羞又憤。不由罵地道：「何方見不得人的怪物，在主人面前居然如此無禮，你眼中尚有人否？」

金面怪人「面」上笑口吟吟，聲音却十分冰冷，令人覺得甚是怪異。「得罪了，在下眼中若無人，又怎會向蘇老英雄敬酒！老英雄，在下祝你壽比南山，福如東海，請受我一敬！」

蘇振中把身一側，不肯受禮，「老朽連閣下是誰也不知道，又如何敢受此大禮？對不起，假如閣下認爲老朽尚堪一交的，請你把面具取下如何？老朽相信在場之人，都想高瞻尊容！」

一些賀客聽了這席話，心中都暗暗喝起采來：「人謂薑越老越辣，此言果然不虛！」

金面怪人打了一個哈哈，道：「在下的身份自會揭曉，但老英雄連這杯酒都不肯喝，叫我這個聞名而來之人好生失望！何況這酒是你家之酒，杯也是你家之杯，莫非老英雄生怕在下在酒中做了手脚？若果老英雄有所顧忌的話，咱們便互換酒杯如何？」

這幾句話也好生厲害，賀客們又把眼光投向蘇振中。

蘇振中略一沉吟，道：「好！閣下既然說得客氣，蘇某若再推辭，反倒不合禮數了！請，多謝閣下盛意！」

金面怪人也把酒杯舉了起來，道了聲請，把頭一仰，然後將酒傾入「胖彌勒」的口中，須臾，酒盡，稱道：「好酒！」

蘇振中也一口把酒喝乾，金面怪人道：「痛快！」隨又把酒杯交與那賀客。

蘇振中道：「酒巳喝過，閣下大概巳可將大名見告了吧。」

「何必急急乃爾？」金面怪人雙掌一拍，道：「把禮物捧上來！」

只見門外走進一個漢子，雙手捧着一尊尺餘高的金鑄壽星，陽光照在上面，閃閃生輝，耀人眼簾，金全面怪人道：「此物雖輕，却是在下的一片心意，敬請老英雄笑納！」

這尊壽星足有數斤之重，價値不菲，看得賀客都是一怔，蘇振中臉色一變，忖道：「這人到底是什麽來路，料不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當眞豈有此理！」却不去接。

金面怪人乾笑一聲：「老英雄不接禮，莫非嫌禮物太少？再來！」

又見門外走進一個黃衣漢子來，一手捧着一對金鑄壽桃，這份禮可眞够份量。

蘇振中道：「老朽與閣下素昧平生，這份禮物實在不敢接納！」

「老英雄害怕什麽？」

「所謂禮尚往來，老夫今日若收了你的禮，他日又如何回敬？」

「原來你担心這個，在下若做七十大壽時，也必通知你，你就算用紙畫個壽桃，在下也巳高興之至。」

蘇振中明知對方來意可疑，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當着天下英雄的面前，既不想失威，又不想讓對方找到藉口，乘機搗亂，心中正在念頭電轉，着實委决不下。

歐陽虹看出蘇振中爲難之處，便揚聲道：「閣下說得有理，想這黃金之物，未免沾點銅臭，老英雄高風亮節又怎會喜歡？閣下何不用紙畫對壽桃代替，相信老英雄必會接納。」

蘇振中忙道：「是極！這份大禮老朽不敢接受！」

金面怪人道：「原來如此！在下一時倒沒考慮到，廳上那位丐帮的弟兄說得不錯，禮物只貴在意義，而不在乎貴賤！」他雙掌又是一拍，呼道：「再來！」

只見門外又走進第三個黃衣漢子來，漢子手上拿着一捲畫軸，臉上神情木然。

金面怪人乾笑一聲：「把畫打開，讓壽星公鑑賞一下！」

黃衣漢子把畫軸拉開，只見上面畫着一對壽桃，筆法實在令人不忍卒睹，若非還有兩片葉子，那裏還猜得出是壽桃，只道是兩個包子，金面怪人笑道：「在下拙於書畫，見笑了，但此畫是在下平生第一

幅畫，不論如何都可表達在下的一片心意，乞望老英雄笑納。」

滿堂賀客至此再蠢鈍的人，也看出此人來意不善，而且巳有周詳的計劃，都有點爲蘇振中担心。

温和春輕聲對石九斗道：「石大俠，這厮不但心思愼密，而且狡猾之至，看來今日必有事發生。」

蘇振中心念電轉，見對方準備如此周詳，也暗暗心驚，黃衣漢子把畫呈至他面前，剛才蘇振中巳把話說了，只得收下，「閣下眞是個有心人，蘇某若不接納，反要厖煩貴僕不斷呈物了！」

金面怪人笑道：「老英雄既然把在下視作朋友，怎不請在下入席？」

蘇振中自始至終都落在下風，只得沒好氣地道：「閣下若不嫌酒劣菜粗的話，請進首席，」他心想首席有石九斗及温和春在座，即使對方要鬧事，也未必能討到好去。

歐陽虹冷笑：「就算無酒無菜，他也是不肯回去的了，老英雄何必請他！」

這話說得十分尖刻，金面怪人除了眼、鼻、口之外全爲面具所遮，看不到他的神情，只聽他淡淡地道：「這兄弟說得不錯，吾人乃注重情義，豈有來謀白吃的？當着天下英雄之前，在下可想借機與之認識交往一下，豈有坐失良機之理！」

說着巳跟着蘇振中走上大廳，石中玉聽他語氣透着洋洋得意之色，忍不住道：「金面甲神，你得意什麽？」

金面怪人似是一怔，道：「少俠認識在下？」

此言一出無疑等於承認他便是金面甲神，當下先是一呆繼而又交頭接耳起來。

石中玉道：「天下間，只有你們五行盟的人才會如此藏頭縮尾，一看你這裝束，少爺不用猜也知道。」

五行盟三個字一入衆賀客之耳，大廳霎時間嗡的一聲鬧哄起來：須知這幾年來，五行盟在江湖上做了幾件大事，手段既殘酷，又乾凈利落，令人生畏的是沒人知其來龍去脈，此刻更加知道對方來意不善，也得知今日將難善了，幾個與蘇振中交情深厚的人，都暗暗爲他捏了一把冷汗，不知他因何與五行盟結怨！

金面甲神道：「少爺果然聰明！」轉頭又對蘇振中道：「老英雄爲何不替在下介紹一下？」

蘇振中輕吸一口氣，振作一個精神，道：「這位是『中州大俠』石九斗石大俠，這位是丐帮長老温和春，這位是石公子，石中玉……」

金面甲神連聲幸會，温和春冷哼一聲：「狼外婆拜年，沒安好心，你我兩派巳結下深仇，有什麽手段的盡管使出來，何必假惺惺！」

歐陽虹也大聲道：「不錯，貴盟的黑土堂主巳被咱們殺死，有胆的便衝着咱們，不要令蘇老英雄怠慢了嘉賓！」

金面甲神搖搖頭，「諸位誤會了，在下的確是來祝壽的，並無他意！」

賀客們聽了歐陽虹都恍然一悟，忽然聽了金面甲神的話後，不由又是一怔。

石中玉道：「少爺不信你存好心！」

金面甲神哈哈大笑，說道：「你們都認爲我會來爲敝盟的黑土堂主報仇麽？其實，他便是丐帮的長老姜獨臂呀，諸位都認識他的，以他這種雙脚踏雙船的人品，死了乃是活該，在下也很佩服諸位大義滅親哩！」

這一來，廳上更是吵雜，衆人立即議論起來，有誰能料得到五行盟的黑土堂主竟然是丐帮的「第二長老姜獨臂？那幾個替蘇振中担心的人，此刻都鬆了一口氣：「看來他們要對付的是丐帮！」

石九斗怕他再說下去，影[illegible]帮聲譽，忙道：「閣下既然自言沒惡意，那麽便坐下進膳吧，大家都早巳餓了！」

「是極是極，」金面甲神向四方抱一抱拳。「請諸位進食，敗各位的雅興，請恕罪恕罪！」

廳上的聲音雖然靜了下來，但人人均暗中留意，看丐帮如何收拾這局面。

金面甲神面對羣豪，毫無怯意，不慌不忙地斟了一杯酒，道：「久聞石大俠乃武林奇葩，今日一見，此言不虛，教在下好生高興，來，在下敬你一杯！」抓起面前的酒杯遙敬。

「不敢當閣下的讚賞！」石九斗淡淡地道：「閣下胆氣之大，也令石某敬佩，敬你一杯！」

金面甲神哈哈大笑，與石九斗各盡一杯，旁若無人。

蘇振中沉住氣道：「諸位請自便，招呼不週之處，尚請原諒！」

衆人開始動箸，由於氣氛有異於尋常，數百個人竟沒人作聲，只聞杯碟的碰撞聲。

金面甲神道：「諸位既然是爲蘇老英雄拜壽，怎地沒一絲氣氛？」忽地拉高聲音，叫道：「來人，奏禮樂！」

只見大門外湧進七八個黃衣漢子來，每人手上都拉着一根長短粗細不一，似金非金，似木非木的物件，用鐵管輕輕敲擊起來。

那東西雖然不起眼，但發出的聲音却甚是清脆，起先還覺得不甚悅耳，一忽便覺得高低有緻，抑揚頓挫，加上聲音鏗鏘，節奏明快，竟甚是動聽！

那樂聲初初稍慢，後來越奏越是急驟，隱隱然有金戈鐵馬之聲，金面甲神雙手在桌上敲拍，與樂曲相和，似亦爲蘇振中而奏。

半晌，楚峻忽道：「這是古曲『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這四個字一入耳，衆人心頭齊是一沉，金面甲神似乎沒有聽見般，搖頭擺腦，雙手越拍越快，七八個漢子也越奏越快，聽得當場之人，既是心驚，忽又熱血沸騰，彷彿自己正與強敵厮殺般！

有些坐在樂隊附近，而又武功低微的，只覺心頭砰砰亂跳，血液直往腦子裏冲擊，恨不得早點結束。

「鏘」的一聲猛响，那七八個樂子與金面甲神全部停住，但餘音仍在空中廻盪；羣豪也魂游太虛，未曾歸體！

石九斗鼓掌道：「老夫聽過中原五個大樂手奏過此曲，但大多用琴瑟奏之，似這般敲打出來的，實在前所未見！」

金面甲神道：「石大俠既然賞識，便再聽一闕如何？」

「不必了！」石九斗淡淡地道：「待閣下做大壽時，再聽之豈不更有意思？」

金面甲神乾笑一聲，道：「下次石大俠做五十大壽時，在下必率人上門爲嘉賓獻醜！」

「閣下手下的樂手造詣非凡，只不知爲何千百闋樂章都不奏偏選了這一闋？」

金面甲神嘆了一口氣，道：「看來石大俠雖文武雙全，但對樂之一途，却知之甚少！」

石九斗仍然不動聲色。問道：「在下的確孤陋，正想請教！」

「手樂乃心靈之表現也，不論如何的高手，其對樂曲的熟習如何深刻，但都不如內心有所感觸也！」

石九斗微微一怔，道：「在下蠢鈍，茅塞難開，可否請閣下再詳述一下？」

金面甲神道：「這有何難解？試問在一個熱鬧歡樂的場面，而樂手又心頭喜悅，你要他奏些悲哀怨苦的曲子如『瀟湘夜雨』者，必定不如奏些輕快歡愉的曲子如『相見歡』者！石大俠是聰明人，怎會不明白！」

石九斗打了個哈哈，道：「原來咱們已陷于十面埋伏之中！閣下不說，在下尚蒙在鼓中了！」

此言一出，衆皆驚怒，一個滿面腮髯的漢子叫道：「石大俠，這廝既然不懷好意，咱們也不必跟他客氣，先下手爲強把他殺了吧！咱們人手勢衆，不怕他們有多人，好歹也跟他們拚一拚！」

至此，蘇振中已由主角淪爲配角，焦點逐漸移到石九斗的身上。

石九斗微微一笑，「這個兄弟說得有理，但今日是蘇老英雄的大喜日子，若非萬不得已，最好不要動手，否則教咱們如何對得起他老人家？」

金面甲神擊掌讚道：「石兄之言，深得吾心，在下根本無與諸位爲難之心，諸位但管放心飲宴！」

溫和春冷聲道：「老夫素來不相信狼外婆會眞心給山羊拜年！咱們明人不說暗話，你待如何，但請明擺吧！」

金面甲神口中嘖嘖有聲。「石大俠溫文鎮定，泰山崩於面前而面色不變，溫長老快人快語爽直過人，同樣令人讚賞！」

溫和春那裏吃他這一套，拋杯大喝道：「賊子！你若是衝着咱們丐帮的，此刻老叫化便跟你到外頭解決，不可連累了別人！」

刹那間，丐帮的弟子都唰的一聲站了起來，大廳內的氣氛更形緊張。

金面甲神忙道：「諸位勿急，在下來此雖然尚有一個含意，但對諸位只有好處而無壞處！」說至此，他故意把話頓住，拿眼一掃。

羣豪見他雙目神光灼灼，均是心頭一懍。忙把眼移開。趙三拍桌道：「好賊子，你有屁便快放，別在屁門邊兒徘徊！」

羣豪雖然心頭忐忑，但聽了此話，都忍不住哄堂大笑起來。

金面甲神輕哼一聲，隨即又哈哈大笑起來：「這位丐帮的兄弟，說話當眞有趣得緊！」他目光又向羣豪一掃，然後道：「敝盟正想大展鴻圖，歡迎諸位加盟，將來共襄大事，發揚武林正義，何樂而不爲哉？」

溫和春冷笑一聲：「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貴盟鬼鬼祟祟，奢云發揚正義，當眞令人噴飯！」

金面甲神仍不生氣，反問：「閣下年紀已不少了吧，怎地會說出這種話來？」

溫和春怒道：「老夫此話有何不妥之處？」

金面甲神道：「一個人所做之事正義與否，豈能祗憑表面的現象而斷定！」

溫和春沉住氣道：「說得好！老要飯正想聽聽你們有什麽善舉！」

金面甲神道：「首先須讓天下武林全部聽令於本盟，如此要剷除惡勢才能萬衆一心，事半功倍！」

歐陽虹冷冷地道：「假如天下英雄都聽令於你們，而到頭來，你們要剷除的却是正義的力量，這又如何？咱們豈不都做了傻子？」

金面甲神哈哈大笑：「小兄弟眞會說笑，豈有這種事！」

歐陽虹冷笑一聲：「咱們做乞丐，首重現實，你們不先做幾件義事，便要咱們入壳，此無疑是畫餅充飢！」

金面甲神道：「本盟其實已做過不少義事，只是避免讓人誤會是自吹自擂，所以各位不知道而已！」

歐陽虹道：「你們的義舉咱們可不知道，只知道貴盟三番四次爲難本帮，又派人去刦田湘田老爺子的家財！」

金面甲神乾笑一聲，道：「刦財的事是貫帮的長老姜獨臂，小兄弟莫非忘記了麽？」

歐陽虹臉色一變，澀聲道：「姓姜的是本帮的叛徒，他已是五行盟的人了，與本帮拉不上關係！」

「但他可是丐帮出身的，這可不能否認！」

楚峻道：「豈不聞橘過淮即成枳？」

溫和春道：「不錯！姜獨臂在本帮之時，其爲人如何人人均知，一到貴盟便成了強盜，如此貴盟是什麽貨色，也不問而知了！」

金面甲神即使如何好脾氣，此刻也再沉不住氣了。「如此諸位到底接不接受本盟的邀請？」

歐陽虹大喝道：「誰肯與你們狼狽爲奸！」

「諸位難道不怕生命安危麽？」

石中玉拍案而起，道：「與其瓦全，寧爲玉碎！」

羣豪齊聲鼓掌，却又覺得石九斗有點奇怪，閉目坐在椅上不發一言，表現反不如其子，却甚是奇怪。

金面甲神哈哈大笑，「有志氣，有志氣！」話音一落！忽然發出一道尖嘯，大門外立即湧入不少黃衣漢子，同時牆頭上站滿了手執長箭硬弓的大漢。

羣豪齊都把桌子推翻，大聲叫道：「咱們都跟他們拚了！」一時間，叫聲此起彼落。

金面甲神冷笑一聲：「你們要找死，還不容易！」聲音忽然轉厲，扭頭向蘇振中：「此處誰的武功最高？」

蘇振中道：「中州石大俠武功之高，天下均知！但此事與武功高低絕無關係，

只要是血性的漢子，都不會屈服於淫威之下！」

羣豪齊聲叫好，金面甲神哈哈大笑，「不錯，在下也素知石大俠不但俠義動江湖，而且武功之高，罕有人敵，但可惜此刻這席桌子的人全部已中了『狂牛跪地』之毒！」

葉雲泉急問道：「什麽是『狂牛跪地』？」

這是產自苗疆的一種强烈痲藥，連狂牛吃了也四脚無力，要跪倒地上，何况是人？不信你們運功看看。」

葉雲泉與溫和春等人不由運起功來，只覺丹田之氣，提之不動，四肢酸軟，不禁神色大變。

金面甲神哈哈大笑：「在下可有說錯否？在座之人武功最高的幾位都已成了廢人，你們還有何恃？」

溫和春又驚又怒，只得使了拖延之計，一邊運氣調息，一邊故意問道：「你如何下毒的？怎地咱們不會發現？」

金面甲神得意一笑，道：「在下把迷藥利用牙箸放下菜中，你們吃菜，便等於服了迷藥。」

溫和春又問：「如此你爲何沒事？」

「傻子，在下事先已服了解藥！」金面甲神道：「這事關係到各地的生命安危，本盟爲了表示愛惜人材，再給一盞茶時間與你們考慮！」

羣豪剛才那股銳氣已洩幾分，一時間，你望我我望你都作聲不得。金面甲神冷笑道：「加入本盟，可享盡榮華富貴，又何樂而不爲？呔，我再數十聲，十聲過後，便得表態，肯加入本盟的便站到左首去，否則格殺勿論！一……二……三……」

羣豪心頭雖然震驚，但此刻亦無人敢示弱走向金面甲神的左方，蘇振中喝道：「賊子！今日是老朽的壽筵，你有本事的便衝着我來吧！」

「四……五……」金面甲神看也不看他一眼，繼續數下去。

蘇振中怒不可遏，身子閃過葉雲泉，向金面甲神欺去，左掌右爪，分擊對方左右雙脅！原來蘇老剛才只顧喝酒而沒吃菜，故沒中毒！

金面甲神斜退一步，冷冷地道：「蘇振中，你莫敬酒不吃吃罰酒，要找死還不容易！」

蘇振中外號「千里追風」，行動自然比一般人快速，那兩招落空之後，立即再奔前一步，一拳揚向對方的胸腔！同時叫道：「池兒，快取爲師的金刀來！」

金面甲神再不閃避，挺胸相迎，只聽「蓬」的一聲，蘇振中那一掌已結結實實地搗在他胸膛上。金面甲神上身一幌，隨即止住。羣豪見他武功如此高絕，更是臉上變色。

這裏面只有蘇振中知道其中的關鍵，因爲自己剛才分神說話，那一拳表面上用了九成眞力，實際上只得六七成，而當拳頭觸及對方的胸膛之上時，才知道金面甲神外衣之下尚穿着一件厚厚的衣服，大概是軟甲之類的東西，因此知道對方接下自己那一拳，並非全憑眞實本領。

金面甲神道：「蘇老頭，你要找死還不容易？老子就先拿你祭旗，來一招殺鷄儆猴也好！」

話音未落，蘇振中的第二拳又至，只見他左臂一翻，已把對方格開，但蘇振中心存拚命，右拳連環擊出！

金面甲神上身向後一彎，右脚倏地飛起，直踹蘇振中心窩，由於脚長手短，金面甲神這一腿，後發先至，而且蘊力千鈞，蘇振中不敢怠慢，脚底一頓，千鈞一髮之際，向後倒飛三尺！饒得他輕身功夫驚世駭俗，也避得甚是狼狽。

歐陽虹與石中玉見狀便知蘇振中不是對方的敵手，雙雙搶了出去，可是石中玉剛走了一步，便一個踉蹌跌倒地上。

楚峻連忙把他扶起，道：「二哥，待小弟跟大哥對付他！」抽出長劍與歐陽虹雙戰金面甲神。

他倆因不與金面甲神同桌，沒中迷藥，又加上深知此刻羣豪安危，實在全仗能否一致擒下金面甲神，以迫其退兵，是故攻勢十分兇狠，招招都刺向對方的要害。

金面甲神空手戰兩小，不敢大意，先求穩守，待十七招一過，對方攻勢稍慢，才道：「兄弟們，這些人不知好歹，先砍殺一陣吧！」

牆頭上一個漢子呼道：「願加入本盟的請貼牆站立，放下武器，大爺數三聲，三聲過後便放箭！」

話音一落，羣豪不待他數便先行找人接戰起來了，有些尚有猶疑的人，見同伴都動了手，只得鼓起勇氣與對方周旋！

黃金堂弟子一來武功高強，二來又佔了有利的地位，在牆上不斷發箭，一開始，羣豪便死了二三十個！

丐帮弟子都是血性男兒，趙三大喝一聲：「兄弟們，要死也得讓他們知道丐帮弟子不是好欺侮的，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

衆丐驍勇異常，身先羣豪，面對強敵，毫無懼色。不一陣，但聽慘叫聲，此起彼落，鮮血四濺！戰况雖然激烈，但死得大多是羣豪這一邊。

金面甲神邊戰邊向庭院退去，歐陽虹叫道：「截住他！」

話音一落，只見牆頭上飛下幾個幪面漢子，幾個起落，已躍上大廳，掩護他們頭目，金面甲神急道：「快些把我兵器取來！」

羣豪那肯放他離去，團團把其圍住，只見外頭馬蹄轟鳴，不斷有人叫道：「五行盟黃金堂威鎭天下！」看來對方當眞尚有不少援兵，羣豪相顧失色！

正在担憂之際，忽聽大廳响起一個霹靂似的叫聲：「停手！」

雙方吃這出其不意的一叫，都是一怔，手脚同時放緩，一齊轉頭望去，只見石九斗緩緩自地上站了起來。

金面甲神顯然一怔，問道：「你沒中毒麽？」

石九斗哈哈一笑：「剛才石某爲何一直不發一聲？難道我是啞巴？」

金面甲神道：「原來你在運功療毒？嘿嘿，『狂牛跪地』藥性強烈，豈有這般容易迫得出體外的！」

石九斗道：「不錯！藥性的確異常強烈，但因石某剛才吃鷄肉時，一入口便知不對，巳悄悄把其吐掉，雖然如此，內力

也猛然消退，石某大驚之餘，又見温長老等人已吃了不少藥，料必都已中了迷藥之毒，所以索性不言，悄悄運功迫毒！」

金面甲神悶哼一聲，道：「石九斗果然厲害，不但武功高強，而且機智聰明，當眞令人佩服！假如你肯加入本盟，敝盟尚有副盟主一職，虛位而待，請石大俠三思！」

石九斗仰天哈哈大笑起來，笑得極是響亮！

金面甲神怒道：「有何好笑？」

石九斗道：「你又非不知石某之爲人及在武林中的地位豈有棄明投暗之理？」

金面甲神道：「你在武林有何地位，有何實權？」說罷也哈哈大笑起來。

石九斗臉色一正，道：「石某就是今日戰敗而死，也無損一個俠字，假如今日屈服于淫威之下，不但半世英名盡付流水，而且必爲同道唾棄！」

金面甲神乾笑一聲：「即使你如今已是名聞天下的大俠，那又如何？只不過是個虛名罷了，若能加入本盟，身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手握雄兵，操武林之生死，那是何等威風之事，大丈夫生於世，理該做轟轟烈烈之事，才不負此生，願大俠三思！」

石九斗哈哈大笑，道：「石某若想手握雄兵，早幾年已可開門立帮了，只是我生性悠閑，不愛理閑事，閣下的好意多謝了！」

金面甲神沉聲道：「願再與你一盞茶工夫考慮，請三思！生則成爲萬人之上，反對則死無葬身之地！」

石九斗一笑。「不錯，石某決定做一件轟轟烈烈之事！」

金面甲神道：「你是否已決定加入本盟？」

「不是！」石九斗笑容如舊。「石某只想殺了你，替今日被殺之同道報仇，難道這件事不轟烈？」

話音一落，大廳內立時爆起一陣如雷的喝采聲，聲音把樑上的灰塵也震了來！

金面甲神胸膛起伏，道：「你不怕死？丐帮的人不怕死尚有話可說，但你身家萬貫，聲名如日正中，所謂艱難唯一死，你不怕？」

石九斗道：「石某若是愛惜家財的，這些年來也不會把其散了百萬白銀，若是怕死的，便只會窩在家裏，而不到江湖走動！」

話音一落，喝采聲再度响起，連楚峻也鼓起掌來。

金面甲神道：「閣下強烈要求死，那還不容易？弟兄們，加一把勁！」

石九斗急道：「慢，石某尚有幾句話要說！」

金面甲神哈哈一笑，道：「閣下若是後悔的話，此刻尚來得及！」

石九斗說道：「石某連死都不怕，還有什麽可後悔的？如今廢話少說，石某只想跟你講妥一個條件！」他邊說邊走，這幾句話說罷，已來至金面甲神身前三尺之處。

石九斗這幾句話，不但金面甲神覺得奇怪，連羣豪也暗中忖測石九斗爲何要跟對方談條件！

「閣下有什麽條件？」

「由石某跟你放手一搏，你我兩人的勝負便決定雙方的命運！」

金面甲神道：「在下勝券在握，尚要與你打賭，豈非傻子？」

石九斗道：「若是石某勝，則你們離開，三日之內不得再來這周圍百里內，若是石某輸了，則任憑你們處置。」

金面甲神搖搖頭，道：「你未必能代表得他們！」

趙三道：「假如石大俠輸在你手下，咱們都任憑處置！」羣豪一呼百諾。

石九斗向羣豪微笑點頭，金面甲神嘿嘿冷笑。

「閣下莫非不敢，還是自忖必敗？」

「笑話！你武功雖高，但在下也未必怕你！只是在下已有十成把握，又何須再讓出五成與你！」

石九斗眉頭一皺，沉吟了半晌才道：「好吧，石某索性再讓一步，假如一百招內石某仍未能贏你，便作輸論如何？」

金面甲神依然搖頭，石九斗道：「再減一半，五十招如何？」

剛才金面甲神挺胸硬接蘇振中一拳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石九斗武功雖高，但要在五十招之內打倒對方，當眞令人難信！

剎那間，羣豪不約而同地道：「石大俠，千萬不可！」

石九斗微微一笑，道：「閣下連這條件也不敢接受，還不是害怕？石某又非三頭六臂！」

金面甲神道：「你也該知道在下辦事一向穩重得很，沒有十足的把握，絕對不會輕舉妄動！」

石九斗眉頭一皺，道：「石某再退一步，三十招如何？」

此言一出，羣豪又是一陣大叫。趙三大聲叫道：「石大俠，你的好意咱們心領了，咱們的生命無關重要，要緊的，是骨氣兩個字，何必爲了一具臭皮囊而一退再退！」

更有的人跟着叫道：「金面甲神，你若不是狗養的，便乖乖地接受石大俠的挑戰！」

「金面甲神是狗養的，所以他不敢答應，是縮頭烏龜，是王八蛋！」

石九斗微微一笑，似乎衆人的意見不足以影响他的主意及信心，轉頭問道：「我看閣下若不再答應，以後要想再招降納叛，也沒人肯了！」

金面甲神道：「在下不答應是恐你會威信掃地而已，你既然冥頑不化，自取其辱，在下尚有什麽顧慮？」

趙三怒罵道：「哼！好不要臉，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明明是怕死，還擺什麽架子！」

另一個丐帮弟子接口。道：「趙三哥，你知道他爲何能說的比唱的還好聽麽？因爲凡是這種人，一定要臉皮比人厚比人硬才行！他臉上戴看一具金屬面具，就算再無恥的事情，再無恥的話，都敢做敢說啦！」

石九斗揮揮手止住羣豪的謾罵，道：「石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假如你敗了是否眞的撤兵？」

金面甲神哈哈大笑，道：「這本是絕無可能的事，但爲了讓你能安心應戰，在下答應你！」

「好！石某當你是一個人，你莫自己糟踏了，且信你一次！」石九斗抱拳道：「請諸位英雄讓開一點！」

金面甲神道：「把椅桌撤掉！」

蘇振中立即叫下人把椅桌搬去一旁，羣豪亦紛紛讓開，廳中空出一個二丈見方的空地來。

石九斗道：「石某要用劍，閣下可以自便！」

金面甲神道：「取本座兵器過來！」

只見一個黃衣漢子一手提着一根銅鐗，一手提着一隻銅錘走了上來。那銅鐗與尋常的有點不同。一般鐗的尖端是方的，這根却是尖頭的，而銅錘也有個尖刺似的尖端，金面甲神左鐗右錘，就這麽一站，已有山岳般穩重的氣勢。

石九斗也把劍抽了出來，氣氛立即一緊，對於石九斗能戰勝金面甲神這一點，羣豪却有極大的信心，但若說他能在三十招內取勝，則連石中玉也沒信心！

石九斗雖然以劍法快速多變著名，但此刻一劍在手，他並沒有攻擊的意思，却如石像般峙立，雙眼如電，緊緊瞪着金面甲神。

金面甲神兩道凌厲的目光自面具上的兩個小洞射了出去，就像兩柄無形的長劍，射向石九斗。

兩人未曾交鋒，已先作了一場無形的較量，對在場武功高強，經驗豐富的老手如温和春、蘇振中和葉雲泉等人來說，但覺驚心動魄，扣人心弦，但對那些武功低微的人來說，又大覺煩悶了。

這場無形較量的結果，似乎難分勝負，兩盞茶工夫過去了，三盞茶工夫又過去了，兩人仍不言不動，温和春、石中玉等人逐漸呼吸急促，連手掌也沁出冷汗來。

一時之間，數百個人竟沒人發出一個聲音，偌大的廳堂只聞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驀地兩人同時大喝一聲，又同時標前，石九斗長劍如長虹貫日般，射向金面甲神的心窩！

這一劍急如奔雷閃電，羣豪只覺眼一花，石九斗一柄長劍已一化二，二化四，如天女洒花般向對方要害攻去！

金面甲神以慢制快，左鐗右錘齊動，只聽「叮叮」兩聲，已把對方攻勢破去。

說時遲，那時快，石九斗身子一歪，長劍在半空劃了半個弧圈，斜削對方的腰際！

這一招速度更快，彷如天上來客般，倏然而至！

但金面甲神仍然不慌不忙把臂一沉，又以錘擋開長劍！

石九斗一招未了，新招又生，羣豪根本分不清他發了多少招，但覺眼前一片白濛濛，武功稍差的根本連他如何發招也看不清楚！

楚峻見金面甲神只守不攻，恐怕石九斗找不到空隙，而三十招又眨眼即至，當下道：「這狐狸幾時變成烏龜？只縮在殼背之內，連頭也不敢伸一下！」

歐陽虹立即知道他的用意，也冷言冷語諷刺起來。

激戰中，但見石九斗長劍斜削對方的胸膛，金面甲神銅鐗一擧，不料石九斗招至一半，手腕一抬，劍尖刺向面具的「口」中！

這一招顯然大出金面甲神的意料，急切之間，只得把頭向後一仰！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石九斗手腕再度一沉，劍尖刺向對方的喉頭，原來這一招才是實招！

羣豪喝采聲幾乎發了出來，猛見金面甲神上身一扭，在間不容髮之際，避過大難！

石九斗一劍刺空，手腕一迴，劍鋒橫削其脖子！這幾招疾如流星劃空，金面甲神根本來不得擧兵器擋架，急切間，只見他雙腿一彎，身子驀地降低了尺餘！

「噹」的一聲，長劍削在金屬面具上，碰出一團火星子！羣豪一齊叫了一聲可惜！

與此同時，金面甲神的銅鐗第一次發出攻擊，猛掃石九斗的小腿！

石九斗雙脚一錯，如流水行雲般換了個方向，長劍正待刺出，金面甲神身子暴長，右錘挾着凌厲的風聲，砸向石九斗的頭顱！

這一招勢如猛虎下山，但同時他脅下也露出一個空門！

石九斗目光如炬，身子一偏，長劍斜刺對方的脅下！

金面甲神哈哈一笑，銅鐗一擧起又把長劍擋開，口中叫道：「二十四！」原來他改變主意，要引對方冒進，好熬過三十招！

石九斗猛喝一聲好，左掌一擧，急拍對方的下腹！

金面甲神向後一退，銅鐗又一擧，反砸對方的手臂，同時大喝一聲道：「二十五！」

石九斗長劍一偏，左掌縮回袖管內，左臂一拂，袖子倏地纏住對方的銅鐗！

金面中神喝道：「二十六！」一拉之下，吃不了對方袖管的糾纏，心頭一驚，右錘直擊出去，銅錘未曾及胸，錘前的尖刺已先至！

石九斗那裏敢大意，右臂一掄，長劍急劈下來，這一招把劍當作大刀使用，使出八成眞力，只聽「噹」的一聲巨响，震得羣豪耳鼓一痛！

但見火星子一濺，銅錘一沉，去勢已盡，而石九斗劍鋒竟劈捲了口，一條右臂震得隱隱生痛！

說時遲，那時快！金面甲神上身微微一彎，手臂暴長，銅錘攻擊對方小腹！

石九斗的身子要想閃開，但是，袖子纏住銅鐗，動彈不得，千鈞一髮之際，右臂又酸軟無力，發不得力，只得飛起右腿一掃！

脚底恰在尖刺未入肉之前，蹬在錘棒上，銅錘橫開尺半，登時刺在空處！

但金面甲神異常驍勇，脚步剛稍穩，右腿一蹬，急踹對方的胸膛，同時喝道：「二十九！」

這幾招雙方兔起鶻落，寫來雖慢，實際上却發生在一瞬間！而貼身搏鬥，更是兇險，不但要鬥力，而且更須鬥智。由於

速度極快，兩方都沒有機會解開袖子與銅鐗的糾纏！

就在此刻，石九斗未待右脚落地，隨即右脚連環踢起，雙方的脚在半空中相碰，石九斗身子凌空，沒處着力，登時向後一退！

可是只退了兩尺，身子去勢便爲袖子扯住！

羣豪此刻的心情比在塲惡鬥的兩人，更加緊張，因爲三十招只剩一招，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五行盟黃金堂的弟子都自心中笑了出來！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石九斗身子凌空一進，借那袖子上的力量一拉，打了個沒頭跟斗，越過對方的頭頂，向其後背落去，同時右手長劍反手向後一送！

當石九斗的身子越過金面甲神的頭頂時，他便知道要糟，猛力向前一標！可是他忘記了自己的銅鐗仍與對方的袖管纏住，他向前標，連帶石九斗也被帶動，故而長劍仍刺去金面甲神的後背上！

針尖只刺入一寸，石九斗便奮力一掙，拔劍扭身，只聽「嗤」的一聲，袖管巳經斬裂，金面甲神呆若木鷄地立着，而石九斗則跌倒地上！

剎那間，廳上靜得連呼吸聲也聽不到！原來這一招快如閃電，除了極少數的幾個之外，都沒看到石九斗巳勝，只道仍是平手！

不勝即敗，這是石九斗應允金面甲神的，這一瞬息間，羣豪不明結果，都是心頭沉重！

半晌，石九斗自地上爬了起來，舉袖拭去額上的汗珠，淡淡地說道：「承讓！承讓！」

金面甲神聲音空洞，喃喃地道：「不錯，幸運之神降落在你身上！」

此言一出，羣豪歡聲如雷，一齊拍起掌來。

石九斗正容地道：「石某的確勝得僥倖，不過到底是勝，而你也確實敗了，希望你能依諾引兵而退！」

金面甲神冷哼一聲：「承你手下留情，在下仍然希望你能加入本盟。」

石九斗揮手道：「不必多說，請吧！將來你我仍是敵人！」

金面甲神灰溜溜地走下大廳，喝道：「還不走！」眨眼間，那些黃衣大漢都退了出去。

不久，外面便傳來一陣如雷轟响的馬蹄聲，由近而遠。蘇振中連忙說道：「池兒，快派人去看一看，提防他們尚有人留下！」

湯金池應了一聲，帶着幾個師弟出去了。溫和春問道：「石大俠剛才那一招，似乎可以刺斃對方！」

石九斗略一沉吟，點點頭，道：「即使不死，也可令對方重傷！」

「既然如此，爲何你一刺即收？」

石九斗哈哈大笑，反問：「溫長老懷疑石某什麽？要是刺斃了對方，你說他那些手下還肯罷休麽？而且咱們又不知道他們到底來了多少人，慘鬥的結果，還是咱們這邊的損失較大！」

溫和春暗叫一聲慚愧，道：「石大俠事事想到旁人的安危，當眞令人佩服！」

一頓又問道：「但假如對方不肯依諾退兵呢？」

石九斗臉色微微一變，道：「假如如此，石某也沒可奈何，只好搏一下了，幸而他還不致於無賴到那個地步！」他又嘆了一聲道：「其實，石某只恢復了九成的功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羣豪死裏逃生，大喜過望，那還顧得了金面甲神是死是活，當下都大讚石九斗起來，更有人把剛才打鬥的情景，加油加醋跟同伴研討起來。

石九斗微微一笑，說道：「諸位太看得起石某了，其實石某之勝，實在僥倖之至！」

葉雲泉忍不住問：「石大俠，老朽想問你一個問題，在未决鬥之前，你有幾成把握？」

「假如在平日，又不限招數，有九成的把握，但……」石九斗苦笑一聲，道：「說句老實話，石某只有三成把握！」

趙三叫道：「明知不可爲而爲之，這才是大英雄的本色！」

此言一起，廳上立即响起一片奉承拍馬之詞，什麽石大俠當然是大英雄啦，石大俠武功天下無敵之類。

石中玉見自己的父親此刻如此受人尊敬，頗有感同身受之勢，連骨頭也輕了幾分。

一個漢子忽然叫道：「丐帮的祖帮主失踪巳久，假如此刻有人要召開武林大會，在下一定推選石大俠當武林盟主！」

又有人道：「還用得着你推選麽？石大俠巳是當然的武林盟主了！」

「石大俠，你今日爲大家拚命，將來若用得着咱們的話，但憑一紙召相，咱們都甘心爲你赴湯蹈火！」

蘇振中見這幾個人面目，十分陌生，料不是什麽成名人物，可是却說得甚是慷慨！今日遇到這件事，他本來以爲結果必定不可收拾，却料不到石九斗能力挽狂瀾，反敗爲勝，心頭對他之感激，更是不能形喻。

當下蘇振中道：「石大俠不但救了大伙兒的生命，而且替老朽挽回面子，老朽人雖老，心未老，將來若用得着老朽的，老朽也絕不推辭！」

石九斗急道：「諸位英雄太招擧我，其實此乃我輩中人應爲之事！」

葉雲泉道：「這是大俠的謙虛美德而已，無論如何大家對大俠都是很感激又敬佩！」

蘇振中道：「如今強敵巳去，料諸位尚未飽餐，就請諸位收拾一下，老朽立即派人再辦酒菜，今夜不醉無歸！只是臨時籌辦，一切自然粗劣，可得請諸位英雄見諒！」

羣豪連忙謙虛客套一番，同時替死去的同道收屍，替受傷的包紮上藥！

不久，湯金池走了進來，道：「師父，城內巳不見一個黃衣漢子了！」

蘇振中道：「快叫人再準備酒菜！」

過了個多時辰，酒菜重新擺了上來，蘇家重新熱鬧起來，而且比中午更加興高采烈！

（未完・十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可飛・圖

神弓・寶斧・歸元劍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淳于石刁亞男等候一個戴了人皮面具的灰衣文士到來，聽他提供情報，他取水晶球說出一統盟有內奸五人，正想在水晶球內指出內奸時，空谷蘭突然從外而入，奪了水晶球，躍上對面豆腐店的屋頂上，三人連忙追出，空谷蘭巳將水晶球交給古玉琴——慧眞子，和他們三人招架了幾招就離開了。慧眞子和刁亞男各顯歸元秘笈功夫，她們先後是南宮世家的主婦，看實力慧眞子優勝很多，他們三人想圍攻慧眞子，慧眞子指出灰衣文士就是辜若萍也是通天教主，指出淳于石想造反，並取出掌心雷示警，要和他們拚命，三人只好由她從容離去……

歸元劍法　殺盡邪魔

儘管沒打算鋪張，也儘管距元宵佳節的佳期還有一個月，但這喜訊，在存仁山莊中却是不脛而走，尤其是負責維護後花園的花匠王媽，更是立即精挑細選地，折了一束自以爲最好看的梅花，便匆匆地去向淳于巧兒道賀。

王媽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担任存仁山莊的花匠巳有十八年的歷史。

當然，她是長孫尚義當權時入莊的「老」人。

不過，儘管她是長孫尚義當權時入莊的「老人」。但對身爲新貴之一的淳于巧兒，却是特別的巴結。

目前，巴巴地趕來獻花道賀，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 × ×

淳于巧兒正在梳粧枱前整裝，由銅鏡中看到王媽匆匆進入之後，立即向一旁的小桃擺了擺手。

她們主僕之間的默契很好，平常，只要一個眼風，或一個小動作，就能明白對方的意思。

現在，也不例外。

雙方不曾說一句話，在淳于巧兒一擺手之下，小桃就會心地退了出去。

然後，淳于巧兒徐徐地轉過身來，道：「白伯母請坐。」

一句話洩漏玄機。

原來這位花匠王媽，竟然是白夫人于倩如所喬裝。

「王媽」一面將手中的梅花插入花瓶中，一面含笑接道：「妳看我像不像妳的白伯母？」

目前的「王媽」，不但施展過易容術，而且由于天氣太冷，衣服穿得較多，顯得很臃腫，怎麽說也沒法跟綽約多姿的白夫人相提並論。

但她竟然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豈非可笑之至。

淳于巧兒嬌笑道：「您現在是王媽的身份，怎會像白伯母哩！」

「這是說，妳認爲一點也不像妳的白

伯母？」

「是不像啊！如果像了，那您如何能混下去。」

「不用『您』呀『您』的，馬馬虎虎，叫我一聲大姊就够啦！」

「大姊……那怎麽可以呀。」

「王媽」神秘地笑道：「爲甚麽不可以，而且……這還是妳自己提起的呀！」

淳于巧兒一楞道：「是我提起的？」

「是呀！」

「可是，我自己怎麽想不起來？」

「那我可以提醒妳一聲，三天前，妳說過，以後，柳如眉爲大姊，白娟娟二姊，妳自居老么……」

淳于巧兒驚喜交迸地，截口接道：「妳……妳是柳姊姊？」

「王媽」含笑點首，道：「不？是柳大姊。」

淳于巧兒抿唇微笑，道：「是！柳大姊。」

柳如眉也混入虎穴中了。

她是怎麽混進來的？羣俠方面，是否還有其他的人混了進來。

柳如眉含笑接道：「我不能逗留太久，現在，請聽着：今宵，三更後，可能有重大變故，請轉知池哥和白姊，提高警覺，候命行動。」

淳于巧兒道：「妳說的『變故』，是哪一方面的？」

柳如眉道：「這個……誰也沒法確定，這兩三天中，表面上風平浪靜，但全都心中有數，這是暴風雨前的平靜，一場石破天驚的惡拚，隨時都可能發生。」

淳于巧兒道：「可是，在目前情況下，我們這邊……這邊……」

「咱們這邊，實力還不够強？」

「是的。」

「大妹子，妳要明白，善戰者，能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也是咱們這邊的最高指導原則。懂嗎？」

「我懂。」

「所以，實力的強弱，並不是戰場上勝負的絕對關鍵。」

「唔……」淳于巧兒接問道：「大姊，聽說令堂不良于行，須要妳親自照顧，照顧……」

柳如眉截口接道：「妳是說，我怎麽能分身到這兒來的？」

「是啊！」

「告訴妳，我娘的不良于行已痊癒了八成以上，可以毋須我親自服侍了。」

「那我該由衷地恭喜妳啊！」

「謝謝！」

淳于巧兒笑笑道：「對了，妳混到這兒來，有沒有遭遇甚麽困難？」

柳如眉道：「沒有啊，反正我是因人成事，一切聽各位前輩的安排，而且……」

「而且怎樣？」

「妳也明白，目前的存仁山莊，雖然是淳于石夫婦當家，但長孫尚義夫婦所領導的那批老人，仍居于分庭抗禮之勢，可以說是面和心不和，說得透徹一點，是暗中各懷鬼胎，是不是？」

「唔……」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想混進來，就更爲方便了。」

「對對對……即使有甚麽破綻，也可以利用他們雙方的矛盾，在夾縫之間，伺機因應……」

柳如眉含笑接道：「所以，不但我混了進來，還有好些人也都混了進來。當然，我們這些人之所以混進來，主要任務就是在必要時，給你們三位做支援。」

「我們三位？」淳于巧兒訝問道：「妳說的是池哥、白姊和我？」

「是的。」

「妳認爲，淳于石會相信辜若萍的說話？」

「不管淳于右夫婦相不相信辜若萍的話，多做些防患未燃的工作總是好的。」

「好奇怪？」

「奇怪甚麽呀？」

淳于巧兒蹙眉說道：「按常情來說，辜若萍于水晶球上所獲得的消息，不可能不向淳于石透露，而淳于石也不可能完全不信。」

柳如眉點點頭道：「不錯。」

淳于巧兒道：「可是已經三天過去了，爲甚麽一點可疑的跡象也看不出來？」

柳如眉道：「這，正是那老狐狸的高明之處，也是可怕之處。」

淳于巧兒沉思着道：「不錯，但不論哪一方面，我們都有準備，我不怕他。」

柳如眉道：「有備無患，話是不錯，但我們仍須格外小心才對，哦……對了，現在，池哥的情況如何？」

提起池哥，淳于巧兒不由目光爲之一亮，說道：「他呀！現在，正在他的房間中……」

說到這兒，她改以「傳音入密」功夫接道：「趁機面壁潛修哩！」

她一頓話鋒，又笑問道：「柳姊，要不要我帶妳去瞧瞧？」

柳如眉道：「爲免萬一節外生枝，還是不看爲妙，而且，我也該走了……」

× × ×

柳如眉走後不久，淳于巧兒也走了。

淳于巧兒是被刁亞男身邊的貼身丫頭召走的。

但，召見淳于巧兒的，却不是刁亞男，而是淳于石。

淳于石是在他的練功房中召見淳于巧兒的。

當淳于巧之一見召見她的人不是刁亞男，而是淳于石時巳本能地提高了警覺。

但她表面上却是神態自若地笑問道：「爹，不是阿姨要見我嗎？」

淳于石含笑接道：「是的，妳阿姨臨時有事，要待會才來。……」

他微頓話鋒又道：「來，坐到爹身邊來，咱們爺兒倆好久沒有閑話家常了。」

淳于巧兒很溫馴地在淳于石斜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淳于石手拈長髯，目光深注地含笑說道：「人逢善事精神爽，乖女兒，現在看起來，比以前更漂亮了哩！」

淳于巧兒嫵媚笑道：「女兒本來就很漂亮嘛！」

淳于石含笑點首道：「對！我淳于石的女兒，當然是美人胚子，只是，實在想

不到，會便宜甘仲池那小子……」

淳于巧兒不依地，以撒嬌的姿態說道：「爹！您這是甚麽話呀！」

淳于石呵呵一笑道：「爹說的，當然是標準的藍青官話呀！對了……」

他忽然頓住話鋒，神秘地一笑道：「爹也有喜事，妳且仔細瞧瞧爹的氣色，是不是容光特別煥發？」

原來到目前爲止，淳于巧兒除了進門時看過淳于石一眼之外，一直是像一個新嫁娘，眼觀鼻、鼻觀心地沒看過第二眼。

當然，淳于巧兒之所以沒對淳于石看第二眼，這是她提高警覺情況之下的自然反應。

現在，淳于石正式提出要求了，淳于巧兒如果還是不看第二眼，那就顯得「自己做賊心虛」了。

因此，她在心中提醒自己，「再看一眼，只看臉，不看眼睛……」

她想得不錯，但做起來可不是那麽同事。

因爲，當她擧目向淳于石的臉上瞧去時，迎接她的目光的，並不是淳于石的臉，而是兩道奇異的光華。

也可以說，她根本沒看到淳于石的臉，只看到兩道奇異的光華。

那兩道光華，不但奇異得不可名狀，也好像具有無窮的吸引力。

淳于巧兒本巳提高警覺，當她感到情況不對，而想將目光移動時，巳經是力不從心了。

淳于巧兒不但巳沒法移動自己的目光，心神方面也感到一陣迷惘。

這就是，「精神功」的玄妙之處。

當然！淳于巧兒也知道「精神功」的厲害，而且也會施展。

但，跟淳于石一比，不論哪一方面，她都差上一大截。

所以，儘管她事先提高了警覺，却經不起攷驗，在淳于石全力施爲之下，一下子就受制了。

淳于石之所以要這麽做，當然是受到辜若萍那密告的影响。

淳于石在半信半疑之下，怎麽也不相信自己親生的女兒也會背叛他。

他，在經過冷靜攷慮之後，決定先行宣佈淳于巧兒跟甘仲池的喜訊，以安其心，然後，再伺機對淳于巧兒施展「精神功」，以測驗其是否存有異心。

淳于巧兒在心神受制的情況下，「原形畢露」。

淳于石雖然費了不少心機，却算是毫不費力地掏盡了淳于巧兒心中的秘密。

掏盡了淳于巧兒心中秘密之後的淳于石，會有何感想，並有怎樣的反應呢？

× × ×

淳于石臉色一陣陰晴不定之後，目注淳于巧兒凝視，冷笑道：「還好，老子疼愛了妳二十年，總算還來得及自己享受一下。……」

「嘶」地一聲，淳于巧兒衣衫盡裂，她那裸露的美妙胴體，使得淳于石目光爲之一亮地，連聲邪笑道：「妙極妙極，跟妳娘一樣，都是人間難得一見的美人胚子，咦……」

「咦」甚麽呢？

原來他發現了淳于巧兒手臂上那顆鮮艷奪目的守宮砂。

滿臉邪念的淳于石，他最初的目光，只不過是在淳于巧兒那美妙胴體上最美妙的部份溜轉着，因而忽略了其餘的部份。

當他發現那守宮砂之後，禁不住目光再度爲之一亮地邪笑道：「妙啊：想不到還是清水貨。……」

他背後忽然有人接口道：「清水貨又怎樣？」

「嘻嘻……清水貨嘛，當然別有一番……一番……」

他忽然嚥下未說完的話，身軀微震地、轉過身來，道：「是妳……」

「妳」是誰？

是刁亞男。

原來這片刻之間，淳于石被淳于巧兒那美妙的胴體撩撥得慾念如焚，根本沒想到別的事情。

因此，刁亞男忽地接口發問，他也很自然地答話。

不過，他那「自然地答話」並未說完就半途警覺過來。

刁亞男冷笑：「我來得不是時候？」

淳于石尷尬地一笑道：「不！妳來得正是時候。」

「是由衷之言？」

「絕對字字由衷。」

「那麽。」刁亞男抬手一指淳于巧兒那美妙的胴體，冷笑說道：「這個如何解釋？」

淳于石涎臉笑道：「這個……自然毋須解釋，妳忘了我們之間的君子協定？」

他們之間的「君子協定」就是「各取所需，互不干涉」。

換句話說，淳于石有玩女人的自由，刁亞男有玩男人的自由。

刁亞男道：「我沒忘記，但你却忘了，這丫頭是你的女兒。」

淳于石道：「現在，她巳經不是我的女兒。」

刁亞男一楞，道：「此話怎講？」

「事情是這樣的……」

淳于石將掏自淳于巧兒心中的秘密說了一遍之後，道：「所以，我才說妳來得正是時候。」

刁亞男道：「你的意思是——？」

淳于石正容接道：「由巧丫頭所說明的一切，足以證明辜若萍所提供的消息，完全正確。」

「唔……」

「儘管辜若萍是不懷好意，希望我們自相殘殺，他可以坐收漁翁之利，但我們却不得不立即採取行動。」

刁亞男沉思着，道：「你打算如何行動？」

「這個……」淳于石諂笑道：「我正等候太上示下哩！」

「你眞的那麽乖？」

「我不是一向都很乖嗎！」

「那麽，首先我不許你動這丫頭的歪腦筋。」

淳于石楞了一下，才苦笑道：「太上諭旨，敢不懍遵。」

刁亞男沒答話，只是將巳進入「催眠狀態」中的淳于巧兒被撕裂的衣衫抄攏。

淳于石目注已被遮住無邊春色的淳于巧兒的嬌軀，噘了一口口水，道：「太上，妳這麼做，總該有個理由吧？」

刁亞男道：「我要將這丫頭和甘仲池，白娟娟等三人，以速成方法，造就成三個只聽命于咱們夫妻倆的超級殺手。」

淳于石禁不住拊掌笑道：「妙極，妙極，夫人高招，高明之至。」

「所以，我才能成爲本盟的太上盟主。」刁亞男含笑接道：「現在，我以太上盟主的身份，命令你立即將甘仲池、白娟娟二人弄到這兒來。」

「得令。」

「還有，爲防夜長夢多，今宵，咱們必須對長孫尚義夫婦採取行動。」

「好，指揮若定的確是大將之才。」

「別油咀滑舌，現在，就立即開始行動。」

「遵命……」

× × ×

甘仲池、白娟娟二人還在等着淳于石去「弄過來」變成超級殺手嗎？

事實是否定的。

當淳于石僞裝成閒逛姿態到達甘仲池的住處時，甘仲池不見了。

不但甘仲池不見了，連伺候淳于巧兒和甘仲池二人的使女小桃也不見了。

以淳于石的身手之高，在目前情況下要將甘仲池「弄過來」，是不會有甚麼困難的。

但他却是乘興而來敗興而去，甚至連一個可以查問甘仲池行踪的人也找不到。

甘仲池是否去找白娟娟了呢？

當淳于石懷着滿肚子的困惑去到白娟娟的住處時，如受電殛地怔住了。

因爲，不但甘仲池不在這兒，連白娟娟也不見了。

留在新房內的只有一個昏迷不醒的淳于長青。

淳于石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他、將淳于長青弄醒之後，才知道，他這個寶貝兒子不但功力被廢掉，連生育的能力也被廢掉了。

儘管對方手下留情，給他這獨子保留生命，却等於是留給他一個廢人。

這，已經是够淳于石難過的了。

但，還有更令他難過的。

——更令他難過之一是：那位將淳于長青變成廢人的人，淳于長青連對方的影子都没看到，但却斷定絕對不是白娟娟。

——更令他難過的之二是：當他懷着既怒且驚的心情回到他的練功室中時，淳于巧兒也居然神秘地失踪了。

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

是陰溝裏翻船？

還是——？

× × ×

對淳于石夫婦來說，這半天中的變化，無疑是最嚴重的打擊。

但，不論這打擊有多嚴重，他們却不得不強抑心中的怒火，冷靜地加以檢討。

現在，他們夫婦都在練功室中。

刁亞男鐵青着俏臉，悶坐一旁。

淳于石雙眉緊鎖，負手來回地踱着方步。

也不知道他已經踱了多少個方步了，踱得刁亞男怒聲喝道：「你給我坐下來好不好。」

淳于石停下來苦笑道：「好，好，夫人……」

刁亞男冷哼了一聲。

淳于石挨着她身邊坐了下來，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其實，妳也知道，我是由于有些問題還想不透，才不自覺地走將起來。」

刁亞男又哼了一聲，道：「走將起來，就將問題想通了！」

淳于石苦笑道：「現在還没有。」

刁亞男一指戳向他的額角道：「憑你這豆腐腦子，幾時會將問題想通過。」

淳于石搔搔自己的頭皮道：「我承認，我的腦子不如妳，但……」

「怎麼樣？」

「廢話。」

「眼前的問題，實在太離奇。」

「單獨以巧丫頭的事情來說，她心神受制，還加點了穴道，絕對不可能自己逃走。」

刁亞男冷笑道：「但事實上，巧丫頭已經逃走了。」

淳于石道：「那不是逃走，也不可能是外人將她救走……」

刁亞男截口接道：「如果說，外人能進入我這練功室中將人救走，那除非是大羅金仙。」

淳于石道：「所以，唯一的可能，是出在內奸上。」

「唔……」

「而最可能的內奸，就是長孫尚義兩口子。」

居室內忽然傳出一串奇異的語聲，道：「盟主，你可寃煞人了。」

那語聲是好像由天花板上傳下來，聽起來，予人一種怪怪的感受。

淳于石夫婦同時臉色一變却没接腔。

那奇異語聲又道：「盟主，盟主夫人，聽不出在下的口音來？」

淳于石道：「你那口音怪怪的，没法分辨你是誰。」

那奇異語聲道：「這也難怪，由于在下的語聲是經過曲折的傳音管道，所以會聽起來怪怪的……」

淳于石道：「你，人在哪兒？」

「在下在地下室中。」

「你是長孫尚義？」

「不錯，盟主你終于聽出在下的嗓音了。」

「你也終於現出原形來了。」

「好說，好說……」

「你方才叫寃枉？」

「是的。」

「你不承認是內奸？也不承認是你將巧丫頭救走的？」

長孫尚義的語聲道：「不錯，在下不會做吃裏扒外的內奸，而且，對于巧兒姑娘的失踪，在下還可以提供一些可靠的綫索。」

淳于石點點頭說道：「我正在聽。」

長孫尚義的語聲道：「在下有九成把握可以斷定，救走巧兒姑娘的，是以前太堡莊的莊主甘仲文。」

「也就是甘仲池的胞兄？」

「是的。而且，我還斷定他們目前仍然潛伏在這地底密室中。」

「你口中的他們是——？」

「巧兒姑娘，甘仲文，還有賤內公孫大娘。」

淳于石訝問道：「公孫大娘？」

長孫尚義的語聲道：「是的。」

淳于石道：「你們兩口子鬧翻了？」

長孫尚義的語聲道：「在下早就跟盟主說過，賤內跟甘仲文難分難捨，在王八好當氣難受的情況之下，我跟她遲早會鬧翻的。」

「噢……」

「我已經在這地下室中，佈下天羅地網，這一對奸夫淫婦，絕對逃不出我的掌心。」

刁亞男插口問道：「要不要我們夫妻下來帮忙？」

長孫尚義的語聲道：「不必，這地下室中，機關重重，賢伉儷下來之後，不但不能帮忙，只而須要我分神照顧你們。」

淳于石道：「你眞會那麼好嗎？」

長孫尚義的語聲道：「天地良心，在下說的，都是眞心話。……」

淳于石截口冷笑道：「那麼，這練功室中有通往地下室的通道，爲何事先不告訴我？」

「盟主又錯怪我了。」

「噢……」

「盟主，練功室中只有通往地下室的傳話管道，没有通道。」

「那麼，方才，甘仲文又是如何將巧丫頭弄往地下室的？」

「那是由另一條通道下來的，盟主當明白，有我那賤婆娘帶路，甘仲文自然可以通行無阻……」

另一串怪怪的語聲接道：「你娘才是賤婆娘哩！」

淳于石笑問道：「那是公孫大娘？」

長孫尚義的語聲道：「不錯。」

「他們還滯留在地下室中幹嘛？」

「盟主，不是他們樂意滯留在地下室中，是在下我將總機關關掉了。」

「噢……」

「所以，方才我才說，我已經在這兒佈下了天羅地網……」

公孫大娘的語聲截口冷笑，道：「作夢！」

長孫尚義的語聲也冷笑道：「騎驢看唱本，咱們走着瞧吧！」

淳于石向刁亞男傳音說道：「刁亞男，趕快調配人手，咱們分進合擊。」

接着，却又揚聲說道：「公孫兄，我看，還是我們兩口子也下來，助你一臂之力吧！」

長孫尚義的語聲道：「這，在下自是求之不得，只是，盟主伉儷可得當心土木機關。」

這當口，刁亞男却向淳于石耳邊悄聲吩咐了幾句之復，悄然退出練功室。

淳于石呵呵一笑道：「公孫兄也未免太小看我這個一統盟主了……」

「在下怎敢！」

「如果說，連區區土木機關，都奈何不了，那我還憑甚麼在武林中，稱孤道寡的。」

「別吹了，爲了便于咱們一網打盡，小爺歡迎你們快點下來領死。」

這，當然不是長孫尚義所說的話。

淳于石一怔，道：「你是誰？」

「小爺甘仲池。」

「好！等着看吧，我會擠出你的蛋黃來……」

說完，他也退出了練功室。

× × ×

長孫尚義、公孫大娘兩口子「鬧翻了」是眞的嗎？

如果淳于石夫婦分辨不出長孫尚義夫婦的「鬧翻了」的眞假，將如何應付？

由于甘仲池已經在地下室中發話，很顯然，正邪羣豪的主要角色，都已進入存仁山莊的地下室中。

那麼，身爲正邪羣豪爭奪目標的南宮不二，近況又如何呢？

是仍然在長孫尚義夫婦的掌握之中？

還是已被辜若萍捷足先得？

或者是已經被羣俠方面解救出來了？

× × ×

存仁山莊的地下室，是長孫尚義夫婦特聘巧匠，費時五年零八個月才完成的，不但有巧奪天工的土木機關，還配合有功參造化的奇門陣法。

所以，與其說是一個地下室，倒不如說是一個地下存仁山莊還比較恰當些。

也所以，要想侵入存仁山莊的地下室，除了必須具備高超的武功之外，同時也必需懂得土木機關和奇門陣法才行。

淳于石夫婦都具有高超的武功，但對土木機關和奇門陣法，却只能算是一知半解。

辜若萍的情況，也跟淳于石夫婦差不多。

因而儘管這三個魔頭，都知道存仁山莊的地下室中，有南宮不二這一個「活寶」值得爭取，也都直接間接地費了不少的心機和心血想要侵入地下室，却都因爲本身的條件不够，而遲遲不敢貿然進行。

所以，談條件，羣俠方面的「前敵總指揮」白夫人于倩如就比較佔優勢了。

由于有慧眞子的幕後支持和調教，于倩如的武功不遜于羣邪方面的任何一人，而對于奇門陣法與土木機關的造詣，雖然談不上精湛，却強淳于石、刁亞男、辜若萍等三人，只不過是略遜于長孫尚義夫婦而已。

儘管于倩如在土木機關奇門陣法方面略遜于長孫尚義夫婦，但由于有水晶球的幻影指示，她仍能在地下室中通行無阻。

羣俠方面的首腦人物，就是被于倩如帶入地下室的。

現在，甘仲池正進入南宮不二的房間中。

× × ×

南宮不二是一個中等身材，由外表看來約莫五旬出頭的斑髮老者。

他住的房間很講究，衣履光鮮，氣色也很好。

準此以觀，儘管他被軟禁多年，失去自由，也失去功力，但生活方面，却是受到很好的優待的。

現在，甘仲池正站在南宮不二身前，神態顯得既恭敬，又拘謹。

南宮不二則正在看一張信箋……慧眞子給他的親筆函。

南宮不二有着一張很平凡的面孔，那是在大街上，人羣中，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得到的那種平凡臉型。

但，最平凡中却放射着一股最不平凡的氣質。

也由于這一股最不平凡的氣質，使得一向就很少服人的甘仲池，不得不由衷地顯得拘謹起來。

慧眞子的信很長，密密麻麻地寫足了五張八行信箋。

當他靜靜地看完那長信之後，才輕嘆一聲，道：「不錯，南宮世家還有第二個活着的人。」

接着，才向甘仲池注目問道：「你就是甘仲池？」

甘仲池恭應道：「是的。」

南宮不二點點頭，道：「很好！古玉琴（即慧眞子）很有眼光。」

一頓話鋒，又道：「你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甘仲池道：「如果連慧眞子前輩也算上，應該是十三位。」

「十二位中有多少練過歸元劍法？」

「都練過，只不過造詣上有深淺之別而已。」

「你自己呢？」

「我——？」

「我的意思是說，你在歸元劍法上的造詣，是深還是淺？」

「這個……據慧眞子前輩說，再晚的歸元劍法，還算是差強人意。」

「七十二式歸元劍法，是否都學完整了？」

「已經全部練過。」

「能不能倒轉來演練？」

「這……再晚沒有試過。」

南宮不二喟然一嘆，道：「孩子，你們不該來的，你們太低估公孫大娘了。」

甘仲池沒接腔。

站在甘仲池的立場，像這種話題，他也實在搭不上腔。

南宮不二又道：「你聽不懂？」

甘仲池默然點首。

南宮不二道：「公孫大娘已有最歹毒的安排，所以，今天她故意開放土木機關和奇門陣法的門戶，好讓正邪羣豪自投羅網，然後一網打盡……」

說到這兒，他又喟然長嘆，道：「所以，你們不但救不了我，你們本身也是進來容易出去難了。」

甘仲池沉思着道：「也許，……慧眞子前輩會有妥當安排。」

「但願如此。」南宮不二苦笑着接道：「方才我問你能不能將歸元劍法倒轉來演練，你一定想不通，我是甚麽用意？」

甘仲池也苦笑着點點頭：「是的。」

南宮不二道：「你們此行目的，是救我出虎口，並將尅制歸元劍法的劍招傳給你，以便消弭目前這一場無邊殺刦？」

「是的。」

「不錯，我是研創出三招尅制歸元劍法的劍招，名爲『驚天三式』，每招九式，一共二十七式。

「你該了解，我是處於虎穴之中，所以，這三招劍法，我只能藏在腦子裏。

「要練這三招劍法，即使是天份最好的人，也非有十天以上的工夫不可。

「而目前，情況特殊，要現買現賣，已不可能。

「所以，現在最省事的辦法，是將歸元劍法以倒轉的順序來施展……」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才話鋒一轉，道：「對了，現在，我必需補充說明一下，否則，你將越聽越迷糊了。」

甘仲池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南宮不二又道：「小子，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這天大的秘密，我也不過是最近半年才發現的。」

「那是有關哪一方面的秘密？」

「自然是有關歸元劍法方面呀！」

「哦……」

「聽着，歸元劍法的每一招，都可以按倒轉順序施展，而且，倒轉順序施展還可以尅制正常順序施展的劍招，小子，聽懂了嗎？」

甘仲池驚喜交迸地說道：「再晚聽懂了。」

南宮不二正容道：「雖然這比練『驚天三式』要省事，但要將正常順序倒轉過來，就像是用手來代替脚的功能一樣，不是一件自然的事，而且，必須有較多的工夫來練習，現在……」

他，揮揮手接道：「爲了爭取時間，你趕快將這消息告訴等在外面的同伴，要他們儘可能地利用每一個片刻，多加演練，至於你，就在我這兒演練，如有多餘的工夫，我還想傳給你『驚天三式』，也是利用每一刻工夫，能練多少是多少……」

甘仲池喏喏連聲地啓門而出。

南宮不二却「喃喃」自語道：「願上蒼保佑他們。」

× × ×

守在南宮不二門外的羣俠是白夫人于倩如，空谷蘭、甘仲文、柏文彬、哈玉珠、胡大明、唐必興、白娟娟、柳如眉、淳于巧兒，三絕和尚等十一位，連同甘仲池，慧眞子二人一共是十三位。可以說，凡是够份量的人全到了。

這些人，在最近這一段時間中，全都練過歸元劍法，只不過是成就上的差別而已。

當甘仲池將歸元劍法倒轉演練的秘密傳給他們之後，這些人就在南宮不二門外的甬道中演練開來。

至於甘仲池，則在南宮不二的房間中演練，當他將歸元劍法倒轉來施展到第三遍時，已經顯得很熟練，也很自然了。

這情形，使得南宮不二連連點首，道：「好！好！我不得不再說一聲：古玉琴很有眼光。」

甘仲池含笑接道：「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古人信不我欺。」

南宮不二拈鬚微笑道：「你認爲，古玉琴是今世之伯樂？」

「難道老前輩不這麽認爲？」

「我老人家不反對，只是，誰又是今之千里馬呢？」

甘仲池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道：「當然是再晚甘仲池。」

南宮不二呵呵大笑道：「好小子！初

見時那麽拘謹，現在，才給你四两顏料，却開起染坊來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不過，我老人家倒是很欣賞你這股狂勁，就跟我年輕的時候一樣。」

甘仲池笑意盎然地，道：「多謝老前輩抬舉。」

南宮不二神色一正，道：「現在，開始傳給你『驚天三式』，希望你將你那驚人的記憶力和穎悟力都發揮到極致，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有最大的成就。」

甘仲池也正容說道：「再晚當勉力以赴……」

室內忽然傳出公孫大娘的語聲道：「南宮老鬼，你很够交情啊！」

南宮不二微微一怔，道：「是嗎！」

公孫大娘的語聲道：「你那三招鬼劍法，我使盡渾身解數，都榨不出一丁點兒來，現在都要全部傳給甘仲池這小子。」

南宮不二道：「難道說，我連這點兒自由都沒有嗎？」

公孫大娘的語聲冷笑道：「你有這個自由，我更索性大方一點，給你一個時辰的時間，到時候，看看究竟是我行，還是你那三招鬼劍法行。」

給南宮不二一個時辰的時間，去調教甘仲池，公孫大娘眞會那麽大方嗎？

如果答案是一個「不」字，那麽，公孫大娘此擧又有何用意？

退一步說，就算公孫大娘眞有那麽大方，也不是有甚麽陰謀，一個時辰的工夫，甘仲池又能學到多少「驚天三式」呢？

但，誰都不能否定：對目前的羣俠來說，多一個時辰的緩衝工夫，總比立即展開一場火併要好得多。

× × ×

公孫大娘好像很守信，沒有立即向羣俠方面發動攻勢。

但，在地下室的另一部份，却有一場如火如荼的惡鬥正在進行着。

那是長孫尚義、公孫大娘夫婦對淳于石、刁亞男夫婦之戰。

現在，公孫大娘、長孫尚義夫婦顯示了眞本領，雙雙大奮神威，將淳于石，刁亞男夫婦逼得節節後退。

而且，公孫大娘夫婦不用地下室中的奇門陣法和土木機關，而完全憑的是本身劍法上的優勢——將歸元劍法的使用順序倒轉了過來。

歸元劍法倒轉使用優於正常使用這一秘密，南宮不二也不過才穎悟不久，公孫大娘夫婦又是怎麽知道的？

是他們自己穎悟過來？

還是……？

其實，這一項秘密的洩漏，只能怪南宮不二自己。

南宮不二這位風流成性，在武學上却是一代天驕的怪傑，方才，高興得昏了頭，——當他跟甘仲池密談時，居然忽略了這地下室中有通話管道可以竊聽的設備。

而這，也就是當公孫大娘忽然借通話管道傳聲說話時。南宮不二怔了一下的原因——他已發覺自己的疏忽了。

南宮不二的這一項疏忽，使公孫大娘知道歸元劍法可以倒轉使用的秘密。

公孫大娘夫婦現買現賣之下，果然發揮了尅制作用，將淳于石夫婦逼得節節後退。

這四大魔頭的火併，倒是很公平，男對男，女對女。

這也就是說，淳于石對長孫尚義，公孫大娘對刁亞男。

公孫大娘一面將刁亞男逼得連連後退，一面笑道：「太上，看在咱們曾經同事一場的情份上，我不想過爲已甚，只要你們夫婦肯服輸，咱們一切都好商量。」

刁亞男冷笑道：「妳打算如何一個商量法？」

「比方說，將彼此的職位調過來。」

「這是說，由你們夫婦當一統盟的盟主……」

「不錯。」

「還有嗎？」

「當然有，你們兩口子分任第一和第二副盟主，不過——」

「不過怎樣？」

「爲了便於駕馭，必須在你們夫婦身上，加那麽一點兒禁制……」

刁亞男截口一聲怒「呸」，道：「妳想得多美！」

話聲中，「唰，唰，唰！」他一連三劍，居然將公孫太娘迫退了三大步，並揚聲喝道：「淳于石，快將劍招倒轉過來施展。」

刁亞男不愧曾經是擅長歸元劍法的南宮世家的女主人。

儘管她曾經受窘過一陣子，但她的反應很快，立即省悟到箇中奧妙而扳回了劣勢。

淳于石雖然是後知後覺却也一點即透，劍招倒轉夫妻雙雙都由劣勢轉爲均勢。

刁亞男並連聲冷笑道：「公孫大娘，我諒準妳沒這一份天才，這一秘密，必然是南宮不二參透的。」

公孫太娘冷笑道：「不錯，南宮不二還傳給我專門對付歸元劍法的『驚天三式』所以，我有的是辦法，來消遣你們兩口子。」

刁亞男道：「我不信……」

辜若萍的語聲截口接道：「我也不相信……」

隨着話聲，週圍燈火忽地黯然失色，一團慘綠光華隨之展現，同時氣溫陡降，一下子令人冷得發抖。

緊接着，「啾啾」鬼哭聲大作。

淳于石夫婦與公孫尚義夫婦的惡鬥，都爲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

現場中，所有的人，都好像變成了慘綠得可怖的魔鬼。

辜若萍，獨孤明三人並肩立于丈外，都是一臉得意的笑容。

長孫尚義強定心神，沉聲問道：「這是傳說中的『寒魄修羅刀』？」

辜若萍道：「不錯，你很有點兒見識吧。」

刁亞男笑問道：「辜教主，你打算帮誰呢？」

「帮我自己，」辜若萍沉聲接道：「從現在起，一統盟由江湖上除名，你們四個，都有我通天教的一級護法，但都必須接受我所施的特別禁制！」

淳于石冷笑道：「就憑你這邪門玩藝

兒？」

辜若萍道：「我知你不見棺材不掉淚，獨孤兄給那兩個男的一點顏色瞧瞧。」

獨孤明恭應道：「請教主示下？」

辜若萍道：「兩個男的，每人割下一隻右耳！」

「得令！」

「得令」聲中，但見慘綠光華一閃，淳于石，長孫尚義二人的右耳不翼而飛。

辜若萍說得輕鬆，就像別人的耳朵不是肉作的。

獨孤明執行得更是乾凈俐落，就像不是由兩個頂尖兒高手身上，而是由兩個死人身上割下兩隻耳朵一樣的不費事。

這情形，淳于石，長孫尚義兩個當事人固然是震驚得連割耳之痛都感覺不到，刁亞男，公孫大娘二人也同時為之臉色大變。

辜若萍目光一掠刁亞男，公孫大娘二人，邪笑道：「二位大美人請放心，對于漂亮女人，我一向就最是憐香惜玉，我不會傷害你們，不過，必須識時務，乖乖地接受我的安排……」

只見瑩白光華一閃，一枝白玉如意已將寒魄修羅刀托住。

慧眞子于倩如二人，雙雙出現當場。

現場中，慘綠光華收斂，寒威立減，「啾啾」鬼哭聲也隨之消失。

辜若萍，獨孤明二人臉色為之大變。

慧眞子長嘆一聲，道：「辜若萍獨孤明，你們兩個都罪該萬死，怨不了誰？」

話落，抬手一招，白玉如意飛投手中，那寒魄修羅刀卻繞着辜若萍，獨孤明二人頸部一轉，也飛投她的另一隻手中。

辜若萍，獨孤明二人砰然倒地，頭顱滾向一旁，鮮血狂噴。

舉手投足之間，殺掉兩個一等一的魔頭，並將寒魄修羅刀收去。

這氣勢，震懾得現場鴉雀無聲。

慧眞子又長嘆一聲之後，才抬手拍拍于倩如的香肩，道：「大妹子，這壓軸大戲，就看妳的了。」

于倩如正容道：「小妹義不容辭。」

「那麼，貧道告辭。」

身形一閃，已消失了十丈外的暗影之中。

這時，長孫夫婦與淳于夫婦竟然在悄聲密談，好像又化敵為友了。

于倩如冷然道：「諸位作何打算？」

公孫大娘搶先冷笑道：「當然是拚個你死我活。」

「妳能代表其餘三位？」

「當然，我現在是一統盟的太上盟主了。」

「恭喜你們又復合了，只是，不知妳這位改組後的新太上，能風光多久？」

「我能風光多久，可惜妳已經看不到了。」

于倩如淡然一笑道：「我知道妳很自信，除了你們四位的超絕身手之外，這兒還有功夫造化的奇門陣法，巧奪天工的土木機關。」

公孫大娘冷笑：「妳明白就好了。」

于倩如道：「我還明白，妳還準備了一千斤炸藥，準備萬一撐不住時，作為與敵偕亡之用！」

公孫大娘臉色一變道：「還有嗎？」

「沒有了，」于倩如冷然接道：「但我不能不提醒妳，妳認為十足可靠的那些法寶，都不管用了！」

公孫大娘冷笑一聲，沒接腔。

于倩如道：「妳不信？」

「如果妳我異地相處，妳相信嗎？」

「但妳非信不可，因為，我們這邊，有一位無所不能的絕代奇人。」

「妳說的是方才那個道姑？」

「不錯。」

「她是大羅金仙。」

「不是，但她却有力量教妳這些費盡心機的設施，全部失效。」

公孫大娘臉色陰晴不定，沒接腔。

于倩如又道：「還是不相信？」

公孫大娘冷然道：「我相信事實。」

于倩如道：「妳何妨檢查一下看。」

公孫大娘對着傳音管道發出發動奇門陣法與土木機關的命令，却是毫無反應。

公孫大娘臉色大變之間，于倩如又道：「妳再親自檢查這大廳中的火藥！」

現場是地下室中的演武廳，也是整個地下室中最寬敞的部份，足可容納一二十對高手放手一搏之用。

當然！這兒也是整個地下室的中樞腹地。

所以，公孫大娘所預置的一千斤火藥，有一半以上安置在這兒的四週。

現在公孫大娘已開始親自檢查火藥。

但檢查的結果，即使她臉色鐵青地，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因為，不但所有導火的引綫被折除得乾乾淨淨，而且，所有的火藥包都被灌足了水，就算是用火把去燒也不可能爆炸。

于倩如淡淡地一笑道：「現在，妳完全相信了？」

公孫大娘強抑心頭怒火，目光一掠淳于夫婦，道：「二位是否要改變主意？」

淳于石眉梢一揚，道：「難道太上已失去自信？」

公孫大娘道：「我不會失去自信，而且，我堅決相信，只要咱們四人同心，放手一拚，至少有六成以上的勝算。」

刁亞男搶先接道：「那就拚吧！」

公孫大娘轉向于倩如道：「妳的助手呢？」

「在這兒……」

接口的是空谷蘭。

緊接着，人影飛閃，羣俠方面，除了慧眞子，甘仲池，白娟娟等三人之外，全到了。

公孫大娘目光環掃，接問道：「甘仲池怎麼還沒來？」

于倩如冷然地道：「必要的時候，他自然會來。」

「很好，」公孫大娘長劍一揮，厲喝一聲，道：「殺！」

「殺」字聲中，公孫大娘當先撲向于倩如，一場無比慘烈的混戰也隨之展開。

公孫大娘等四人都深知己方是處於「背水一戰」的絕境。

所謂「背水一戰」的絕境就是意味着「前進可能有生路」，退後絕對是死路。

所以，他們四人不但將自己的潛能發揮到極致，而且不約而同地放棄防守，採

取「與敵偕亡」的拚命打法。

也所以，儘管羣俠方面是以于倩如，空谷蘭對公孫大娘，哈玉珠，甘仲文對長孫尚義，胡大明，柏文彬對刁亞男，三絕和尚，唐必興對淳于石，以二對一的雙戰陣勢，但對方四人，却有如四隻瘋虎，銳不可當。因此，激戰一開始，羣俠方面，就被迫得連連後退。

倒是沒有適當助手的柳如眉，淳于巧兒二人，在對方十三個高手的圍攻中，有如虎入羊羣，殺得不亦樂乎。

這是一場集緊張，精彩，激烈于一爐的惡鬥。也是當代武林中，正邪頂尖兒高手于一堂的惡鬥。

更是武林最玄妙的歸元劍法的展示。

因為，所有正邪首腦人物，使的都是冠絕今古的歸元劍法。同時，由於雙方都知道歸元劍法倒轉施展有尅制作用，因而，反而沒有人倒過來施展。

正邪雙方都不約而同地，以精湛的劍招，配合精深的內力儘量發揮。

× × ×

惡鬥已逾百招。羣俠方面，儘管在對方的瘋狂攻勢中，不得不被迫而且戰且退，但却是穩紮穩打地並不慌亂。

當雙方激戰到一百五十招時，羣俠方面反而穩住陣腳，不再後退了。

但，就在這當口，奇變突生——

淳于石，刁亞男夫婦突然捨棄原來的對手，雙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分別將淳于巧兒，柳如眉二人制住，淳于石並仰首發出一串得意已極的狂笑。

寒芒一閃——

淳于石，刁亞男二人的腦袋忽然滾落一旁，狂噴的鮮血，使得穴道被制的柳如眉，淳于巧兒二人無法閃避而成為一個「血人」。

寒芒一閃，再閃——

公孫大娘，長孫尚義二人的人頭相繼滾落。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掉四個魔頭的，是甘仲池——使的是「驚天三式」中最精彩的一式「電掣星飛」中的一小節。

眞箇有如電掣星飛，令人目不暇接。

甘仲池好像自己也不敢相信，這現買現賣的一小節劍招會有這麼大的威力而怔立當場。其餘羣俠和刹剩下來的一統盟的人，也全都為之目瞪口呆。

半晌過後才由三絕和尚首先打破沉寂，哈哈大笑道：「好霸道的劍法，好玄妙的劍法，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 × ×

一統盟、通天教都烟消雲散，太保莊東山再起，甘仲池成了新的太保莊莊主。

令人悵惘的是：貌艷如花，命薄如紙的白娟娟，留書出走了，包括她的母親——于倩如在內，沒有任何人知道她去向何處，而她的留書中，也只有簡短的二十七個字——摘自蘇學士蘇東坡的一段千古成絕唱：

月有陰晴圓缺，
人有悲歡離合，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全文完）

血雨紅燈

•本文承自第46頁•

程子務臉上泛起一絲愧色，道：「一則老夫身受香妃的禁制，二則老夫不能治好她的病，始終難以心息……剛才若非要救你乾女兒，老夫也未必……」

崔一山在旁嘆息道：「你眞是一個醫痴！」

沈鷹也知其脾性，不便深責，問道：「如今身體如何？」

「剛才香妃雖然替老夫解了禁制，但她留了幾分力，一時之間尚難以痊癒，須找個濕氣重的地方將養一年半載，老夫想去江廬南山！」

「廬山離此數千里，你身子未痊癒，如何去得！」

古逸飄道：「老夫從未去過廬山，反正有空，便陪程老怪去一趟吧！」

沈鷹稱善，道：「如今還有一件事老夫不明，便是歐陽英，她既然不是『紅燈』的成員，又怎會……」當下扶起程子務及雲飛烟回城。

× × ×

深秋的黃昏，大地的景氣更形肅殺，一輛有篷的馬車平穩地奔馳在官途上，車把子赫然是古逸飄。

車篷內，除了程子務外尚有唐小紅。

不久，馬車便停在一座小庵堂外，古逸飄上前敲門借宿。一個老尼應門道：「施主們若不嫌睡柴房會委屈的，便請進來吧！」

一入庵，忽聽內堂有個女子高聲叫道：「死了很多人……血……你們等等我……我也要死……」

古逸飄臉色一變，手掌落在刀柄上，老尼忙道：「施主勿誤會，這女子被嚇瘋了，日前被老尼引入庵內，希望佛祖大慈大悲，能讓她脫離苦海！」

後來程子務施展他的「金針渡穴」絕技，救醒了那女子，才知她叫歐陽英！

古逸飄一怔，想起襄陽顏家的事來，忙問：「你是歐陽開智的媳婦兒？」

歐陽英垂淚道：「大俠如何知道？」

古逸飄把經過再述一次，又問：「那夜你為何到了三更才回家？」

歐陽英這才把情況說了，原來歐陽英父親本是個俠士，他有一個好友游子湘，武功高強，隱居在襄陽城南。歐陽英本要去向他求救，不料游子湘患病在床，只叫他女兒游金蓮去助顏家一臂之力。

歐陽英心想游金蓮武功與自己不相伯仲，只怕還不足禦敵，便叫她先乘自己坐來的小轎去顏家，自己却再去城西找另一父執戰雄。

歐陽英到戰雄家，才知他已於月前遷了家，她只得趕回家裏，可惜已遲了一步，到家時，家內已如一座屠場，她在又驚又恐之下，受不住刺激，便瘋了……

衆人聽過都唏噓不已，對顏開元的作為極之痛恨！

歇了一夜，古逸飄的馬車又起程南下，歐陽英得悉兒女無恙，便也告辭老尼趕回襄陽了。

（本篇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勝衣將胡來、潘玉、貴妃一一刺死，這邊郭寬帶着衆俠義闖來，有小六和湘西三傑、郭寬、查四，小六都被金龍堂主殺害，湘西三傑的天地人三才劍陣保護着紅綾，沈勝衣見金龍堂主過來搶花名册，闖過去攔截，人劍被金龍堂主殺害，天劍被他手掌印在胸膛，身子立時飛出，地劍同時亦被殺害，現在就是沈勝衣紅綾面對金龍堂主，二人對敵，沈勝稍勝一籌，紅綾旁邊助陣，金龍堂主被沈勝衣封了穴道，動彈不得，沈勝衣按照查四的諾言，只取花名册，不殺金龍堂主，衆人護住花名册離開鬥場，金龍堂主眼睜睜地望着他們離去……

先作宜權計　處理善後事

沈勝衣那樣封住了金龍堂主的穴道，其實已等於封住了他的眞氣，但那剎那他仍然能夠將兩股眞氣運行到雙臂上，也就是利用這兩股眞氣同迫向被封住的穴道。

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金龍堂主的內功修爲事實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若非沈勝衣那種高手，只怕連他的穴道也封不住。

那兩股眞氣雖然不怎樣強勁，仍然能夠震動被封住的穴道，也在他的駕馭下，運行不息，一次震不開，再一次，循環不絕。

荒原上一直是靜悄悄的，沒有活人再到來，連鳥獸也彷彿被那一場血戰驚散，風吹過，血腥味仍然那麽濃重，中人欲嘔，這景像看在眼內，事實也不難令人有進了阿鼻地獄的感覺。

金龍堂主沒有看，只是運行那兩股眞氣，這個人的耐性若是不好，也不會有金龍堂主的出現，只是這些年來，一切都已穩定，安逸慣了，脾氣不免大起來，也不免有些衝動，現在當然非獨已回復本來，而且更冷靜。

他知道要追回花名册，必須將穴道冲開，而不知怎的，他也有種危險在迫近的感覺，要應付解決那就必須回復自由身。

接到消息向這邊趕來的金龍堂弟子應該有不少，可是到現在一個也沒有出現，那惟一的解釋當然就是遇上了逃走的金龍堂弟子，知道大勢已去，索性回頭走。

金龍堂下難道連一個忠心的弟子也沒有？動念間金龍堂主不由想起了黑狗，想到若是能夠好好的利用黑狗，這一戰多一個黑狗在這裏，戰果一定會重新改寫，而只要多一個黑狗那樣的忠心弟子，這時候趕來一看究竟，也可以借助他的力量將穴道迅速解開，何致於弄到現在？

金龍堂主實在不想多想，可是此念一生，還是不由想下去，但眞氣並沒有因此停下。

他終於冲開了八處穴道，也就在這時候，一陣馬蹄聲响遠遠傳來。

——到底還有一個忠心的，金龍堂主此念一動，心頭陡然又一凜。

那若是仇敵如何是好，他的眞氣一鬆之下忙又運行起來，冲向未開的四處穴道，這一急正所謂欲速則不達，眞氣也變得衰弱起來，竟然一些作用也沒有。

他明白那不是衰弱，只是心念分散，眞氣也因此鬆散連忙凝神靜氣，再次將眞氣凝聚，運行，馬蹄聲這時候也更响了。

蹄聲非常急，來騎箭也似，很快奔到，騎在馬上的那個人一個身子緊伏着，就像是害怕掉下來的，他事實也受了很重的傷。

馬經過金龍堂主身旁，衝出了一丈才停下，那個人掙扎着滾鞍下馬，嘴角仍然淌着血，金龍堂主不看這張臉，只看那裝束便已知道是湘西三劍的天劍。

三劍的人劍地劍都死在他手下，這個天劍胸膛亦被他印了一掌，雖然不致命，亦已將天劍的內腑震傷，天劍現在應該去養傷歇息才是，還走來這裏幹什麽？人劍地劍的屍體不是已經收拾去了。

報仇？金龍堂主立即生出了這個念頭，然後他看到了天劍充滿悲憤的臉龐。

果然，金龍堂主終於安定下來，默默的運行眞氣，冲向餘下未解的穴道。

他終於又冲開了一處，只剩三處了，天劍也就在這時候來到了他的面前，拔出了腰間佩劍，那只得半截，也就是斷在他手上。

雖然是斷劍，一樣可以殺人，何况金龍堂主穴道未冲開，一動也都不能動，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

天劍斷劍抵在金龍堂主胸膛上道：「你大概怎也想不我會轉回來。」

金龍堂主冷應道：「你們這種俠客的所爲，有誰能夠推測到。」

天劍道：「他們都已經發誓如若乘人之危動你，就是畜牲，天誅地滅。」

金龍堂主沒有作聲，眞氣運行，又冲開了一處穴道，天劍接道：「可是我沒有，當時我連話都說不出來，那也是拜你一掌所賜。」

金龍堂主只是看着他，他又道：「所以我回來找你，亦無不妥，你殺了我的兩個弟弟，我就是怎樣做，也値得原諒。」

金龍堂主才道：「你這樣做，就不怕查四見怪？」

天劍道：「我與查四不認識，他日黃泉路上也一樣，也只要兩個弟弟能夠安息，我就是不能夠又何妨！」

金龍堂主暗運眞氣，不作聲，天劍接道：「你這種人留在世上，遲早也會有再弄出大禍來，沈勝衣碍着你女兒的情面，也因爲守諾，不能夠殺你，我可是什麽也不管，只要報仇？」

他的劍再擧起，金龍堂主忙又道：「你這算是什麽俠客。」

「俠客也一樣有私仇，我想過了，就是不爲私仇我也要殺你，以免日後再有更多的人死在你的手下。」他說得很肯定。

金龍堂主在他說話間又冲開一處穴道，只剩下一處了，只恐天劍立即動劍，隨即道：「花名册你們拿走了，我以後躲避也恐來不及，那裏還有時間來殺人？」

天劍看着他，突然發現了什麽的，道：「你在拖延時間，是不是？」

金龍堂主一怔，勉強笑道：「這對我有什麽用？」

天劍四顧一眼，道：「我聽得出的，你的聲音一次比一次响亮，周圍沒有人，你是在運內力企圖將穴道完全冲開，已經接近成功的，是不是？」

金龍堂主沒有作聲，拚運那兩股內力冲向最後的一處被封的穴道，天劍也就在這時候一劍力插向他的心窩。

那只是一剎那之間，金龍堂主最後一處穴道已冲開，身形隨着意念轉動而轉動，總算讓開了心窩要害，那柄斷劍仍然刺進他的胸膛內，穿胸而過，直透後背。

他痛極而叫，一個身子不由自主倒退開去，斷劍亦脫出，兩股鮮血一前一後激射出來。

天劍也算目光銳利，一看便知道這一劍不能致命，疾撲了過去。

金龍堂主倒退出三丈才停下，雙手一掩後背一掩胸前，狼狽之極，他身經百戰，活到這把年紀，幾曾受過這麽重的傷，那能不慌亂。

天劍衝到他身旁他好像才覺察，第一個反應竟然是閃避，一面怪叫起來，天劍已顯然豁出了性命，一撲不中再撲，這一撲他是盡了全力，就像一條狗也似，騰空撲出，也不顧空門大露。

金龍堂主若是這時候出手，絕不難攻進天劍空門，將天劍擊殺，可是他竟然仍是閃避，就像一隻受驚的兎子，這一次，天劍終於撲到他身上。

他怪叫一聲，右手力拍在天劍頭上，只拍得天劍的腦袋立即一開爲二，當場氣絕，天劍的斷劍那剎那却又刺進了他的小腹。

他另一隻手跟着拍下，雙手接一絞，將天劍的頭顱硬硬從頸子上絞飛了出去，接將天劍那截無頭屍身也抓起來擲掉。

那柄斷劍這一次却留在他小腹上，鮮血沿着劍柄滴下來，他那襲金紅色的龍袍已經被天劍與他的血濕透，變成了一種怪異的血紅色。

他嗅着那血腥又變得瘋狂起來，一隻尾巴給燒着了的老鼠也似，在那裏團團打轉，怪叫連聲，然後很突然停下，反手封住了幾處穴道，再將刺進小腹的斷劍拔出來倒轉劍柄，又封了小腹附近三處穴道。

鮮血迅速停止了外流，他的一張臉却已變成了灰白色，身子搖幌着，彷彿隨時都會跌倒在地上。

跟着他喘氣，拚命的喘氣，搖幌着走向天劍，將斷劍力插在天劍的胸膛上，再踩上一脚，接在一旁坐下來，解開衣襟，將內衣撕碎，裹着傷口，他身上沒有帶着金創藥，也沒有帶着銀子。

這兩樣是江湖的人不能缺少的東西在他來說却一直是多餘，不說金龍堂弟子到處都是，他無論走到那裏，左右都有人侍候着，用不着他費心。

受傷對他來說更是沒可能的事，現在他雖然不用爲銀子的事費心，傷口却令他大感煩惱，他也沒有想到從其他人身上找金創藥，却不是不屑，而是沒有考慮到，他雖然是老江湖，某些經驗却已因爲拋下了三四十年而雖不致遺忘，亦一時間省不起來。

裹好了傷口他隨即走向天劍騎來那匹馬，策騎向天劍來路奔去，他的心情已安靜下來，心意却沒有改變，仍然要去將那冊花名冊奪囘來。

他希望還能夠趕及，到底他也是一個人，正如一般人一樣，未到絕路就不會絕望。

當然他還希望得囘花名冊之後，將花名冊毀掉，然後進行報復，殺盡那些違背他的人。

金龍堂由他一手創建，要毀也得由他一手毀去，這也是他做人的原則，這之前，他要奪囘花名冊，只是要爲了使金龍堂延續下去，現在他却是要先絕了自己的顧慮，然後一一解決金龍堂的叛徒。

他痛恨背叛他的人，現在除了已死的，除了他，整個金龍堂的人都是叛徒，他要一個也不留，將他們斬盡殺絕，才消得他心頭的憤怒。

那便必須得囘花名冊，他的記性雖然很不錯，但除了接近的幾個，金龍堂還有什麽人他並不清楚，花名冊上却有詳細的記載。

最大的叛徒當然就是紅綾，現在也就與花名冊在一起，看到紅綾他又該怎樣？又有誰清楚他現在的心情。

×　×　×

黃昏，沈勝衣與紅綾還有一羣英雄豪傑已到了城外半里，遠遠已看見巍峨的城牆。

受傷的都在路上留下來，也所以他們並不知道天劍偷身離開找金龍堂主的事。

他們只是担心金龍堂主有些弟子還未知道消息，到來截擊，金龍堂的勢力到底有多大，就是紅綾也不太明白，但只要在花名冊送進衙門內，便應該絕對安全。

一路走來都非常平靜，偶然遇上兩三個形跡可疑的，但看看他們亦悄然離開，金龍堂趕來的人應該是有的，只是看見他們能夠安全跑到這裏來，就是沒消息也應該知道金龍堂主那邊必然已出事，在未清楚事情之前他們當然不會隨便採取行動。

金龍堂雖然也有若干規律，成員到底都是江湖上的下三濫，一切以利益爲大前題，這一次因爲花名冊上有他們的姓名，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安全，他們才會這樣賣力，但若是連金龍堂主也失手，他們當然會認眞考慮清楚，而且要弄清楚是什麽囘事才決定怎樣做。

再說城池在望，不難警動城中的官兵、差役，這也是直接威脅他們的安全，有這許多因素，他們當然不能不小心從事，最安全的做法當然就是先弄清楚局勢。

沈勝衣也沒有理會那些人，繼續趕路，並沒有因爲城池在望就放鬆警戒，緩下脚步。

就在這個時候，金龍堂主一騎已抄捷徑來到了前面不遠的一個林子裏。

馬倦極倒下，金龍堂主馬頭上再加一掌，將馬擊斃，以避免發出不必要的聲音，然後他上了一株枝葉濃密的大樹，看着沈勝衣一夥走來。

沈勝衣他們不過三十來人，半數負傷，那當然傷得並不重，也雖然趕了一段路，仍然有餘力再戰，若是金龍堂主還有手下一定會毫不猶疑的再採取行動，現在他却是只得一個人，還帶着那麽重的劍傷。

連擊倒沈勝衣他也沒有把握，可是他仍然企圖一擊，一股怒火正在他體內燃燒，將他傷口的痛楚燒去，只要想到一掌將沈勝衣擊殺，他便興奮得要叫出來，還有紅綾，他一樣痛恨，却是不知道怎的，就是沒有想到將紅綾一掌擊斃，這惟一的解釋，應該就是一點骨肉之情。

他也已有了一個應付紅綾的辦法，只有殺了沈勝衣，殺掉那些人，將紅綾抓起來，要將紅綾折磨一番，在他來說應該就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他知道紅綾的弱點所在，最是看不得他做壞事，只要他不擇手段，多做一些壞事對紅綾來說，已經足够受的了。

可是怎樣將沈勝衣擊倒？想儘管想，現實到底是現實，看着沈勝衣一夥越走越近，金龍堂主的心簡直要滴血，他是很想盡全力撲下去一擊，但一些信心也沒有。

但他仍然盡量找機會，他本來就不是一個怎樣理智的人，花名冊失竊後更偏激得可怕。

只要有機會，相信他一定會全力一擊，可是事情突然又有了變化，令他不由改變了主意。

那些人來得也實在突然，全都在馬上，飛騎由城那邊向這個方向奔來，遠看只見一團烟塵，然後驟雨也似的馬蹄聲向這邊迅速移來，更接近，簡直就像是雷霆一樣，整塊地面都震動起來。

非獨金龍堂主，就是沈勝衣、紅綾等人亦不由停下脚步。

紅綾的面色不由蒼白起來，羣豪雖然將生死置於道外，可是幾曾見過這般聲勢，亦不禁爲之心寒，沈勝衣却是出奇的鎭定。

紅綾看在眼內，忍不住問道：「沈大哥，你知道來的是什麽人？」

沈勝衣道：「人是由城那邊來的，金龍堂縱然有這般聲勢，相信亦不敢公然在城中橫衝直撞，若是我猜測不錯，那該是官府中人。」

紅綾道：「莫非附近出了什麽事？」

沈勝衣道：「只有我們這件事了，官府方面說不定聽到了什麽消息。」

紅綾道：「他們若是一定要拿走花名冊，對金龍堂採取行動，那如何是好？」

沈勝衣道：「這件事是白玉樓管的，沒有白玉樓的吩咐，他們怎敢擅自處置花名冊？」

紅綾仍然担心的道：「你能够說服他們？」

沈勝衣道：「我有白玉樓的信物，我是絕不會讓你難爲的。」

紅綾歎了一口氣，沈勝衣輕擁着她的肩膀，道：「我完全明白。」

紅綾絕不懷疑沈勝衣的話，若非沈勝衣眞的明白，事情也不是這樣發展，她沒有再說什麽。

羣豪聽到沈勝衣那樣說，亦都放下心來，只得來騎到達。

來的果然是官府中人，三百鐵騎之外，還有錦衣衞，衣甲鮮明，走在最前的却是一個氣宇不凡的中年人，看見他，沈勝衣面上便有了笑容。「他也來了。」

紅綾詫異道：「那一個？」

沈勝衣道：「粉侯白玉樓！」

紅綾一怔，羣豪也不例外，沈勝衣笑接道：「這個人性子其實也很急，我早該知道他會趕來的。」

羣豪不由自主的隨即發出了一聲歡呼，聲震九天。

金龍堂主聽着怒火不由冒起來，却沒有動，就是傻子這時候也應該看出以一人之力，絕對應付不了這許多人。

他不認識白玉樓，可是看見那個中年人，不由自主就省起白玉樓這三個字來，他雖然不知道白玉樓會到來，却沒有忘記沈勝衣有意將紅綾送到白玉樓那兒。

然後他突然有一陣悲哀的感覺，到底是爲了金龍堂的滅亡還是爲了要失去紅綾這個女兒却是連他也不知道。

白玉樓一騎飛快奔至，在歡呼聲中來到沈勝衣面前停下，隨即滾鞍下馬，姿勢巧妙而動作靈活。

沈勝衣迎前去，兩人很自然的一擁肩膀，白玉樓隨即道：「老弟辛苦你了。」

沈勝衣道：「你的消息倒也靈通，這雖然也意料之中，可是你親自趕來，還是在我意料之外。」

白玉樓笑道：「我本來不準備來的，可是知道你插手這件事還是不由趕來了，跟你合作本來就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沈勝衣道：「你若是能够早一些到來，事情相信會更簡單。」

白玉樓隨即問：「查四他怎樣了。」

沈勝衣搖頭，白玉樓歎息道：「我很明白這個人，絕不會隨便將抓到的人放走，一接到消息我已頒下命令着不得留難，而且要盡力帮助他，可惜命令雖然快，比起他的行動還是慢了一些。」

沈勝衣道：「與命令發出同時，你也動身的了。」

「否則那有這麽快趕到這裏來，一路上我已經下了二十七道命令，着各地小心金龍堂的行動，全力協助查四的了，可惜他們雖然不敢怠慢，到底缺乏經驗，完全掌握不住你們的去向。」白玉樓搖頭接道：「江湖人到底有江湖人的一套，不是官府中人所能够應付。」

沈勝衣道：「看見你這樣趕來，大家心裏却已是舒服得很。」

羣豪隨即又一聲歡呼，白玉樓抱拳一匝，目光轉落在紅綾面上，道：「這位想必就是紅綾姑娘了。」

「不敢當。」紅綾忙囘禮，白玉樓接道：「事情我已很清楚，難爲姑娘了。」

紅綾垂下頭，沒有作聲，白玉樓接道：「姑娘盡管放心，查四答應的也就是我答應的，絕不會讓你爲難。」

「多謝白大人。」紅綾拜倒，白玉樓急忙扶住接問道：「你現在打算怎樣，隨我囘京好不好。」

「我……」紅綾看看沈勝衣，白玉樓不待沈勝衣說話，又道：「你若是不嫌棄，做我的乾女兒好了。」

紅綾受寵若驚，怔在那兒，沈勝衣笑問道：「你一共有多少個乾女兒？」

白玉樓笑道：「我有七個兒子，却只有一個女兒，做女兒的整天嚷着要找伴兒，越多越好，我這個做父親的却一直沒有空替她找，難得出來一趟，也難遇上這麽好的女孩子，難道你竟然要破壞我這件好事？」

沈勝衣慌忙道：「這個罪名我可是担當不起。」

白玉樓笑接道：「我們是老朋友了，老朋友有這麽大的喜事，你似乎也要有些表示才像樣。」

沈勝衣一怔，還未答話，白玉樓又道：「要你送賀禮，還要費心思也實在太不够朋友，也罷，由綾兒來替你費費心思好了。」

紅綾聽着慌忙道：「白大人……」

白玉樓立即截道：「怎麽你還這樣稱呼，叫乾爹才是。」

「乾爹——」紅綾紅着臉。「我以爲沈大哥……」

白玉樓笑笑，又截道：「這個稱呼大可以不改，以他這個年紀，叫他叔叔的確把他叫老了，我那個女兒也是叫他沈大哥的。」

紅綾莞爾說道：「沈大哥費了這麽多氣力……」

「這是另一件事，你也別替他担心，這個人一向很寬氣。」白玉樓接問：「是了，你喜歡他什麽？」

紅綾不覺道：「他的人很好，武功很高，有他這種身手的人却很少有他這樣謙遜。」

白玉樓微笑頷首。「他的人是否可以送給你我可是不能作主。」

紅綾這才知道失言，俏臉又紅了起來，白玉樓笑接道：「但他的武功，我倒是可以替你迫出來。」一頓又轉問：「小沈，將你的劍術傳給她當做賀禮成不成？」

沈勝衣在苦笑：「你說成的我若說不成，那不是自找苦吃？」

白玉樓大笑。「那我就老實不客氣，替綾兒做主收下了。」

沈勝衣道：「只是這個賀禮……」

白玉樓道：「囘京城我立即吩咐籌備，你這個賀禮當然在那天之前送出來。」

「可是……」沈勝衣才說了兩個字，白玉樓已截道：「你不要推說沒有空，我已經調查得清清楚楚，你就是花名冊這件事，此外要遇上才會沒有空，我敢保證，這一段時間之內你絕不會遇上其他事，也敢保證任何需要你插手管的事情我都會派人去替你解決，絕不會要你分心。」

沈勝衣看看白玉樓身後的鐵騎，歎了一口氣，道：「這麽優厚的條件，我若是

還不答應，看你要下命令將我軟禁起來的了。」

白玉樓狠狠笑道：「你說會不會。」

沈勝衣正要開口，白玉樓又道：「官字兩個口，你無論如何說我不過的。」

沈勝衣回顧紅綾一眼，道：「你大概怎也想不到你這個義父其實跟其他做官的並沒有甚麽分別，一有機會便拿官威來嚇人。」

紅綾當然看出他們在說笑，也從中看出他們的交情，看出他們其實都是在替自己設想，好讓自己立即能夠適應，忘記過去的事，她也沒有說甚麽，只是看着他們，眼瞳中却巳不由露出了感激之色。

沈勝衣接道：「所以你也儘管放心，他替你安排，絕不會吃虧。」

紅綾道：「我只是想不到，白……乾爹原來是這樣平易近人。」

沈勝衣笑道：「我以爲你會帮着我說話的。」

紅綾道：「沈大哥忘了我是他的乾女兒。」

沈勝衣大大的歎了一口氣。「那可就痲煩了，有你帮着我，我要脫身也比較容易。」

紅綾道：「其實還是很容易的，只要你將劍術好好的傳給我。」

沈勝衣看看紅綾，道：「也罷，反正我也有點倦，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索性就趁這個機會狠狠的要這個官派人來侍候，省回些銀子。」

白玉樓笑道：「那我就叫紅綾兒侍候你好了，你却也莫要將本領藏起來。」

沈勝衣道：「我早就看出你在打我那些本領的主意了。」

白玉樓道：「現在你才知道做官的厲害，是不是遲了一些？」

沈勝衣笑笑，回顧羣雄，道：「我這些朋友，你又怎樣處置。」

白玉樓道：「一個我也不放，都要拿進京城，加以招待。」

羣雄雖然應喏，白玉樓抱拳接道：「姓白的有那麽大的喜事，你們若是不賞面，就太不够朋友了。」

羣雄又是轟然一聲笑應，白玉樓又笑接道：「大家也莫要聽姓沈的，這個人總是喜歡破壞我的形像，其實我那兒與各位平日所到的地方並無分別。」

沈勝衣只是道：「到底如何，大家去到便知分曉。」

白玉樓道：「大家當然都會去的，那一個不去，是瞧不起我，不肯交我這個朋友。」

沈勝衣道：「這句話壓力甚大，我們只好都去了。」

白玉樓目光一轉接問道：「大家都在了？」

沈勝衣道：「能够走動的都在這裏，不能够的留在川集的祥安客棧。」

白玉樓立即道：「那你們先到城裏衙門歇息，我去將人接了就回來。」

聽到這句話，羣雄那還不心服口服，白玉樓接道：「小沈，還有綾兒，你們就替我先招呼這些朋友。」隨即揮手，帶了半數鐵騎，往前奔了出去。

沈勝衣看着白玉樓的背影，不由道：「這個人本該是一個江湖人。」

紅綾亦道：「有他在江湖上，相信江湖上也會平靜很多。」

他們也就在鐵騎保護下，向城那邊走去。

金龍堂主在樹上看得很清楚，那片刻腦筋動得很快，可是始終想不到一個好辦法，他看着沈勝衣等人離開，才從樹上下來。

傷口又在發痛，那其實一直就在痛着，只是他全神貫注，沒有在意，現在心神鬆懈，自然又感到了疼痛。

他坐倒地上，隨即嗆咳起來，那完全不由自主，幸好路上沒有人，否則一定被驚動，他却也沒有多留，休息了一會，便站起身子走進林木深處。

那雖然不一定安全，但比起走在路上，無論如何都安全得多，這也是他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之前他雖然活得有異一般，但因爲身份秘密，只要他不穿上那襲金紅色的龍袍，仍然可以在任何地方高視闊步，現在他就是將那襲龍袍脫下來，亦隨時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因爲要奪回花名册，他一再公開露面，認識他的人巳實在太多，那些曾經臨陣退縮，背叛金龍堂主的人爲了自己的安全，發現他的行踪，就是不向官府上告密，也會通知他的仇人，以他現在的情形，又如何應付得來。

他從來都沒有嘗試過逃命的滋味，現在終於嘗到了，而他雖然沒有這種經驗，但仍然本能的知道該往那兒逃，應該怎樣逃，也知道逃命之外，還要醫理好傷口。

現在他才發覺傷勢的嚴重，是不是遲了一些？

× × ×

飛騎來回，花不了多少時候，沈勝衣他們歇下不到半個時辰，白玉樓便回來了，隨即吩咐棺木等物。

除了沈勝衣紅綾，羣豪都巳倦極睡着，紅綾居然拿着花名册看來仍然是那麽緊張，沈勝衣很明白她的心情是希望能够從白玉樓那兒知道一些關於她父親的消息。

白玉樓才進內堂，她便急不及待的迎上去，就是沈勝衣也發現了白玉樓的神色有異。

「不要太緊張——」白玉樓這句話出口，紅綾反而更加緊張起來。若是事情順利，沒有變化，應該是不會說這種話的。

「出了事？」沈勝衣亦忍不住問，紅綾看得出，他又怎會看不出？只是他仍然看不出，想不透到底出了什麽事。

白玉樓悠然坐下，道：「祥安客棧那兒沒有事發生，受傷的殉難的都在，只少了一個。」

沈勝衣道：「是那一個？」一頓又問：「聽你的口氣，那與金龍堂的人顯然沒有關係。」

白玉樓道：「他是自行離開的，是湖西三劍的天劍。」

沈勝衣怔住道：「他好像受了很重的傷……」

「但還不致於不能走動，情況比其他人顯然好很多，但你們即使在意，相信也不會要他上路，三劍死了兩個，他也巳盡了力，是不是？」

沈勝衣點頭道：「我們離開荒原的時候，他仍然在半昏迷狀態，路上才清醒過來，還吐了些血。」

白玉樓道：「他絕無疑問受了頗重的傷，但他若要跟你們上路應該可以支持得來，當時他所以不走其實是有了打算。」

沈勝衣沉吟着道：「無論他要去幹什麽，其他人就是知道，以他們傷勢的嚴重相信也一樣阻止不來。」

白玉樓道：「我們到達的時候，其他的人都在昏迷中，我也是從店小二那兒知道他買了一匹馬，往東奔去。」

沈勝衣嘟喃道：「他回去荒原那邊，就爲了金龍堂主？」

紅綾面色一變，微喟道：「那也怪不得他的，他兩個兄弟死在家父手上，而他離開的時候在昏迷中，並未起誓。」

沈勝衣亦自嘆息：「想不到他還是要將這件事當做私仇處置。」他抱歉的望着紅綾，欲言又止。

紅綾道：「他這樣做動機也許不只是爲了自己，別的人我也不知道，家父是絕不會罷休的，也絕不會放過任何對他不起的人，我其實也知道要打消他稱霸江湖的念頭只有一個辦法，但我是他的女兒。」

沈勝衣點頭道：「你能够明白最好，這件事……」

紅綾搖頭道：「沈大哥一諾千金，查大人也是，若非如此，我也不會跟查大人合作的，只是湘西三劍骨肉至親，也想得很遠，無論出了什麽事，都不是我們所能兼顧得到，我們到底不是神，怎能够將事情做到完善的地步。」

沈勝衣道：「只是他去得未必是時候，以令尊的內功造詣，他找回去的時候，也許巳經將穴道冲開。」

白玉樓接道：「絕無疑問，我們往東找到荒原那兒，只找到他的屍體，身首異處，騎去的馬却不在。」

紅綾輕歎道：「看情形眞的是沈大哥所說的那樣了。」

白玉樓道：「我們是從三劍衣飾相貌的相同處認出來，這件事我考慮過了，還是不說的好。」

沈勝衣點頭道：「三劍既然都死了，那說出來只有引起大家的不快，就說是因傷致命好了。」

白玉樓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屍體方面我巳經吩咐仵工小心打點，這兒有一個斲輪老手，應該可以好好的整理妥當，倒是那些朋友我們得想個辦法替他們打點一下。」

沈勝衣道：「你所以要他們上京去其實就是這意思。」

白玉樓點頭。「這只是權宜之計，經過這件事——」他目光轉向紅綾：「令尊一定會更加憤怒，就是將金龍堂解散，也會將這件事當作私仇來解決。」

紅綾想了想，低聲問：「乾爹不知道有沒有什麽好辦法？」

白玉樓道：「我是準備在朋友上京的一段時間內利用官府的力量，將令尊找出來，強迫他住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紅綾沒有作聲，白玉樓接道：「我們絕不會干涉他在那裏的生活，而他既然巳解散金龍堂，那麽離開不離開那兒，也沒有分別的了。」

沈勝衣道：「若是他甘願過一些一般人的生活，這其實並無不便，當然，開始到習慣的那一段時間無疑是比較痛苦。」

白玉樓接問道：「綾兒覺得這主意怎樣？」

紅綾歎息道：「家父做了那許多壞事，只是行動被限在一個地方，根本就算不上是什麽懲罰，但待他不再做壞事我亦巳心滿意足，別無所求只是乾爹辛苦了。」

沈勝衣點頭道：「要看穩這樣的一個高手，並不是一件易的事，必須花很多心血。」

白玉樓道：「這也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在官府來說應該很容易做得到，只是現在要將人找到，告訴他這件事，才是困難的。」

沈勝衣道：「你巳經派了人出去找尋的了。」

白玉樓點頭道：「這一路北上，我會繼續派出更多的人小心着，除非他不追來，否則總會給我們的人發現的。」

沈勝衣道：「以常理推測他應該追來的。」

白玉樓道：「我準備明天早上便動身。」一頓接道：「還有一個消息我差一點忘記了告訴你們。」

沈勝衣笑笑道：「是巳有消息傳開，金龍堂主巳倒在我劍下，官府巳掌握了花名册，準備對金龍堂的人採取行動。」

白玉樓點頭笑道：「這是江湖人傳出來的消息，你們江湖人當然未知道的。」

沈勝衣道：「這只怕會引起金龍堂所屬的騷動，拚着一死，到處生事，到底查四與金龍堂主的交易不是所有金龍堂的人都知道。」

白玉樓道：「我巳經考慮到這一點，派出飛騎逾百到處張貼告示，我相信我的人應該能够搶在那些胡亂推測，到處散播謠言的人之前。」

沈勝衣道：「倒是你設想周到，這些人要他們出力的時候不見人，散播謠言却是快得很。」

白玉樓道：「在告示上我特別強調查四與金龍堂的協議，也順便替他洗刷寃名，好讓他九泉之下也能安心瞑目。」

沈勝衣道：「官府方面我看你也得整頓一下的了，查四若非沒有多大信心，也不會悄然單獨採取行動。」

白玉樓道：「我巳經一直做着這工作，做了很多年，只是積陋巳久，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完全改變。」

沈勝衣微喟道：「這之前不是沒有你這種人，只是沒有你這份勇氣，現在有你起了帶頭作用，其他人自會追隨，只要肯做，就是要一段日子才見效，也總是令人興奮，總比不做的好。」

白玉樓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威信也是累積的，正如你，若只是做了一件俠義所爲，也不會人盡皆知你是一個俠客，屑小聞風喪胆。」

「說到我來了。」沈勝衣接問：「朝廷方面有沒有人反對你這樣做？」

白玉樓道：「當然有，而且很多。」

紅綾道：「那不是立即可以分出好壞來？」

（未完・八）



「七大寇」故事

悽慘的刀口

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虎禪正想離開小鎮，青帝門領袖雷肅桐和師弟深仇大師以及三位供奉簡易行、公羽敬、薛東隣抬着先師棺柩阻着他的去路，在衆人面前開棺驗屍，證明刀口和掌紋都是沈虎禪幹的，衆人都證實他是兇手，沈虎禪力爭否認，公羽敬提出只憑表面證據不够，還需請「神判」祖浮沉辨證，才可定罪，深仇大師不服，用他的修羅掌法痛擊沈虎禪，沈虎禪沒有出刀還擊，只左閃右避卒被修羅掌力擊傷，公羽敬再提出不能殺沈虎禪的原因，因爲看他的刀法類似青帝門大師兄的刀法，如果殺他滅口，更無法查清誰是兇手，衆人議論一番，終於大家都不敢動手……

江湖險詐　舉步維艱

雷大先生如意棒

門大綸悶哼了一聲道：「我四肢健全的時候，當然是捕頭，但現在我只有一隻手。」

他捂着斷臂，咬牙忍痛道：「我因公受傷，要休養一段時候，所以此刻我已經不是捕頭。」

深仇大師駭然向公羽敬道：「你說……他就是……」「大師兄」三個字却叫不出來。沈虎禪如果眞是青帝首徒，以入門行輩論，應該是他和雷大先生的「師兄」。

公羽敬道：「你們爲甚麽急着要把沈虎禪殺死？因爲沈虎禪一死，這件案子便已成定局，雷大先生便坐穩了青帝門的總瓢把子。」

雷大先生臉色不變，道：「公羽兄何出此言？」

公羽敬道：「雷大先生早已計劃好要殺青帝的事，與簡公子和薛神捕秘密商議，却恰好讓在下聽去，尚未及通知青帝，青帝已然遭毒手了。」

雷肅桐橫睨了簡易行和薛東隣各一眼，道：「好，原來敎你給聽去了。」

深仇大師怪叫道：「師兄你！你胆敢謀殺恩師——」

雷肅桐截道：「師弟也別裝模作樣了，你曾三次謀害師父不遂的事，何必五十步笑一百步！」

衆皆悸動，沒料到「青帝門」竟然互相指責謀殺青帝，各有陰謀，本來助拳的徐赤水，魯山陰，丁三姑，郝不喜等人倒是全怔住了。

雷肅桐見深仇大師變臉，他冷冷地道：「你弑師是爲了怕師父嫌你殺戳太多，逐出門牆，你也有自知之明，在江湖上沒殺過一千，也有八百，如果沒有青帝門爲你撑腰，你要逃避仇家追殺報仇，怕也沒有躲藏之處，如果師父公然驅逐你，你那有命在？那裏還能如此猖獗，所以你不惜弑師……」

深仇大師全身骨骼格格作响，咆哮道：「你胡說，你胡說。」

雷肅桐洒然一笑道：「沒有胡說，一次是在紫金山上，師父坐觀天象，你先施迷藥，後加突襲，當晚青帝門的高手及時發覺，逐走了你，另一次是在青帝門裏，你趁師父沉迷於煉丹製藥易容之術時，在丹爐裏置毒物，聞着即中毒，可惜當晚師父忽然詩興大發，到書房作詩去了，毒死的是兩名丹僮……」

深仇大師只一叠聲道：「你……」也不知是氣，還是害怕，抑或是要阻止雷大先生把話說下去。

公羽敬道：「還有一次，是在『靈嶠仙府』作客的時候，大師曾率七名黑道人物突擊青帝，但因在下與青帝一起，大師沒有勝算，不敢動手。」

深仇大師忽像豁出去了一般戟指罵：「要不是你得寵於青帝，一天到晚跟他一起我早就得手了！」

公羽敬目光一揚，冷笑道：「就算我不在，以青帝出神入化的武功，你能得手麽？」

轉身向雷肅桐道：「還是你比較聰明，先行奪權，後再殺人，把青帝的實力，近親一一藉故除掉，剩下都是你的親信，又在武林建立了聲望，鞏固了地位，加強了實力，然後再用各種方法，吸收了簡公子，薛神捕兩位輔助……佩服，佩服。」

注目向簡易行、薛東隣看去：「青帝任命二位爲青帝門供奉，實在是死不瞑目。」

簡易行居然無一絲忸怩之色，洒然笑道：「一個人有眼無珠，便生不如死。」

薛東隣淡淡地道：「青帝都沒有看錯你。」

雷肅桐忽然道：「青帝錯看了他！」

公羽敬微笑道：「哦？」

雷肅桐大聲道：「師父既不是死在深仇的手上，也不是我們殺的，那麽能近身殺他的人只有你！」

公羽敬冷笑道：「別忘了，還有一位。」他向沈虎禪看去，繼續道：「如果他眞的是青帝從前的弟子，能在他不備時搏殺的能力，毫無疑問！」

雷肅桐道：「不管怎麽說，今晚的事，全都抖出來了，今晚的人，只有兩條路走。」

簡易行道：「一條就是投靠雷大先生，秘密就是共同的秘密，青帝門的好處也就是大家的好處。」

薛東隣冷冷加了一句：「另一條路我已不用說！」

雷肅桐向公羽敬道：「看來公羽兄在此地公然揭發此事，並不見得聰明，因爲今晚青帝門來的，全是我的人，剩下的人，過了今晚，一樣是我的人，當然死人例外！」

公羽敬笑容似有些發澀：「看來確是如此。」

深仇大師左看看，右望望，站出來大聲道：「雷師兄，既是大家都有殺青帝之心，那麽，就是同一條陣綫上的自家人了。」

雷肅桐微笑着走過去，用手拍拍深仇大師的肩膊。「我們什麽時候不是自己人了？」

沈虎禪忽道：「我只後悔一件事。」

雷肅桐問：「什麽事？」

沈虎禪道：「後悔我剛才爲何不把他一刀殺了！」

深仇大師呵呵笑道：「可惜你現在連殺一隻鷄都沒有辦法。」

雷肅桐忽道：「有辦法。」

深仇大師笑道：「先殺了他，教他成厲鬼報仇麽？」

雷肅桐立刻搖首：「不是。」

深仇大師笑道：「那麽是何辦法？」

雷肅桐大笑道：「我可替他辦到。」

他一說完，手裏忽然多了一口針。

這口針驀然變大，兩頭尖梭，青光閃閃，似鐵非鐵，雷肅桐只一接，針形暴長，幾如尖棒，上繪符篆，生動靈活，說時遲，那時快，「嗤」地一聲，棒尖已刺入深仇大師胸膛！

深仇大師暴喝一聲，人往後退，棒尖已沒入了他的胸際，他的臉容，也出現一種既悲憤又駭然的神色來。

棒尖已刺入他的心坎裏。

深仇大師往後疾退，棒尖已向前疾伸。但棒長有限，深仇大師暴退之勢未止。刺入肉裏的棒尖，在深仇大師暴退的身形中，等於是倒拔了出來！

深仇大師一面看見棒尖上濺迸的血珠，一面發出怒吼，只要他一直退及安全距離，縱然負傷，也要運「修羅掌」之力將雷肅桐劈於掌下。

却就在此時，他身形遽然一頓！

因爲他的左右肩膀，一起給後面二人搭住。

左邊是簡易行、右邊是薛東隣。

深仇大師的身形像一塊木板的邊角給兩口巨釘釘死了。

所以雷肅桐的棒尖，就刺破了這塊木板，刺穿了深仇大師的心窩，棒尖帶着血珠在背肌裏「疾」地露出一截尖頭，又「嗖」地收了回去，回到了雷肅桐的手裏。

雷肅桐手裏的棒子，忽然又變回三寸長的兩頭尖梭的小針，像一支普普通通的針一般乖巧無奇。

但深仇大師已經死了。

就死在這一口針之下。

× × ×

雷肅桐殺了深仇大師之後，回過頭來跟沈虎禪說：「我已替你完成了心願，應該感謝我才是。」

沈虎禪雙眼望定雷肅桐手上的小針：「這就是『青帝三絕』的『如意棒』？」

雷肅桐笑道：「『修羅掌、如意棒、絕滅刀』，你也會一樣啊。」

沈虎禪淡淡地道：「但不似閣下的棒能伸縮自如。」

雷肅桐聞語怔了一怔。公羽敬忽道：「深仇大師實在太愚鈍了。」

他笑了笑又道：「雷大先生既知道他會弒師，又怎會讓他有機會弒師兄？再說，青帝門的權力，一人享盡總好過分庭抗禮。」

簡易行冷笑：「所以他非死不可。」

薛東隣却道：「而且公羽兄也不必來這套離間挑唆的說辭。」

雷肅桐掃視衆人一眼，微微笑着道：「現在局勢已非常明朗，諸位願意加入我『青帝門』，共守秘密，自有好處。」

他笑了一笑又道：「諸位都是聰明人，聰明人一定知道怎麽做。」

唐寶牛怒道：「我寧可做笨人。」

簡易行笑道：「你本來就是笨人！」

方恨少道：「你莫欺人笨，今天你們打着旗號捉賊，結果你們自己都是賊！」

溫柔站過去，跟方恨少，唐寶牛等在一起，清叱道：「弒師滅同道，這種事情，虧你們做得出來！」

簡易行邪笑道：「如果溫姑娘覺得這樣的事已駭人聽聞，那麽我們還有些事足令你羞不欲生！」

方恨少怒道：「姓簡的，枉你是讀書人——」唐寶牛聽簡易行出語辱及溫柔，渾忘了一切，憤怒中將雙拳揮舞得風車也似的急旋，撲擊簡易行！

沈虎禪驀喝道：「老唐！」

唐寶牛猛然止住，問：「什麽事？」

沈虎禪雙眉雙鬆，在月色下看來黑得深沉發亮：「你不是那厮的對手！」

唐寶牛不管了，舞拳揮出，一面喊道：「誰叫他辱及溫姑娘，不是對手就拚命算了！」

眼看他比海碗還大的拳頭就像擊中簡易行，簡易行忽然一矮身。

矮身的同時，他左右手已各掣中一根亮幌幌的「太白刺」。

太白刺如同電掣星飛，急刺唐寶牛下盤！

唐寶牛大喝一聲，雙手一捉，要硬抓住太白刺，憑蠻力奪了過來。

但簡易行却往後一縮，唐寶牛還待再撲，簡易行靈動的雙脚却沿着一棵大樹幹疾行了上去。

唐寶牛以爲對方胆怯而逃，而他正恨不得能在溫柔面前吐氣揚眉，大出鋒頭，巨喝一聲，攫身撲去！

他這一撲，却撲了一個空，抱住了樹幹，簡易行却在樹幹上藉力一蹬，半空一個觔斗，靈動無比也歹毒萬分的，雙刺直刺唐寶牛頭頂。

如果不是方恨少，唐寶牛早就死了。

方恨少在這瞬息間，身形一閃，摺扇一張，在刹那間以摺扇一開一闔，挾住了一枚太白刺！

方恨少的摺扇非常奇特，除左右各一非玉非鐵的扇骨外，就再沒有支骨，扇紙亦非紙非絮，任何兵器，一旦被挾中，嵌在裏面，難以掙脫。

可是如果沒有溫柔，唐寶牛仍是一樣死定了。

因爲太白刺一共有兩支，方恨少挾住一枝，仍有一枝直戳唐寶牛的門頂！

溫柔身形疾閃，如燕子一般飛掠過來，拔下玉簪，「叮」地格住了太白刺！

顯然溫柔的武功遠比衆人想像中一個靠師門威風行走江湖的嬌滴滴小姑娘來得高，但是憑他們三人之力只怕仍未必是簡易行之敵。

可是簡易行根本沒有打下去。

他突然從一個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飄起，捨棄了被方恨少摺扇所挾的太白刺，驀然撲向公羽敬！

他手中僅賸一根太白刺！

但就在他撲擊的刹那之間，這支太白刺，遠比剛才對唐寶牛攻擊時更凌厲十倍的力量，刺向公羽敬。

這一刺與剛才相比，猶如柳條跟鞭絲所捲起的力量相較；公羽敬清嘯一聲，忽然舉起地上一塊大石。

石爲之裂。太白刺仍刺下。

公羽敬已不在原地。

他本來可以在簡易行裂石的電光火石間還擊的，但是，薛東隣雙手忽然發出一種奇特的藍綠陰慘之色，自後攻到！

這藍手攻到之時，却震起漠漠金光，公羽敬大喝一聲，以三十年眞煞交熬煉就的「大力金剛神法」，與薛東隣的「金光藍手」，強對了一招！

「砰！」地一聲，薛東隣、公羽敬各自一幌，雷肅桐的「如意棒」，驟然暴長三尺，「嗖」地刺到！

公羽敬運起「大力金剛神法」，沉肘一壓，震開「如意棒」，但薛東隣、簡易行的太白刺與金光藍手又已夾攻而至！

金手藍光薛東隣

在旁觀戰的方恨少，唐寶牛、溫柔等互覷一眼，方恨少道：「以一敵三，只怕公羽大俠難有勝算。」

唐寶牛道：「公羽大俠幫老大說話，我們帮他去！」

溫柔道：「不行，要有一個人守護你們的老大。」

沈虎禪捂胸道：「不必管我，你們且管出手。」

郝不喜、徐赤水、魯山陰、丁三姑、占飛虎、猿青雲早聽了雷肅桐等人那一番話，心想：這自是他們報身「青帝門」獻功的好時刻，各自長身竄出，郝不喜陰陰地冷笑道：「誰也不准去。」

溫柔等公羽敬已情勢危急，清叱一聲：「讓開！」就要動手，郝不喜等人也紛紛展開了截擊，場中戰局却已大變！

公羽敬的「大力金剛神法」與薛東隣的「金光藍手」一撞，兩人俱覺血氣一陣翻騰，但簡易行閃電般的一刺，仍給公羽敬雙臂夾住。

「大力金剛神法」跟一般內力發源於丹田不同，是在門頂聚氣，小臂聚力，公羽敬這一夾，可摧金裂石，但簡易行的太白刺乃是以西方太白庚星的精英煉成，饒是「大力金剛神法」，也拗之不折，太白刺却似炙鐵銷熔一般，軟而拉長，簡易行一扯之下，太白刺暴長七尺，竟似麵粉搓就的一般！

如果此刻雷肅桐的「如意棒」不是當胸刺到，公羽敬就可以趁機反擊簡易行！

但「如意棒」夾着尖嘯向咽喉刺到！

公羽敬小臂一交，用俗稱「橋手」格開棒尖，但雷肅桐的棒尖，突然改了方向，「嗤」地刺入公羽敬的小臂裏！

公羽敬運聚於雙臂的「大力金剛神法」，仍擋不住雷肅桐的一刺。

接着下來雷肅桐的打法，更爲奇特，竟然不住往敵人前後左右跳躍刺戳，却並不攻向要害。

這種攻勢無疑比一擊致命更可怕，因爲一擊必殺的打法只要給封架，就可以給予痛擊，但雷肅桐的「如意棒」只求傷敵，只要敵人的血流到一定的程度，即就根本不必再戰了。

最幾怕的是這種刺法專揀身上不重要部位攻擊，如脚趾，耳垂，手指，臂側，這些部位往往是難以防範又不易防備的。

很快的公羽敬身上就湧出三道血泉。

薛東隣藍手一揚，發出淡金色的光芒，打在公羽敬背上！

前羽敬運「大力金剛神法」，硬捱一掌，衝出「如意棒」棒影之外。

「喀」的一聲，原來郝不喜在乘虛偷襲，六片「劍甲」，刺在公羽敬背後，但公羽敬却把「大力金剛神功」之力，將擊在身上的「金光藍手」巨勁，倒灌了出去，郝不喜六甲齊折，逆射回身上，穿了六個血洞。

公羽敬餘勢未休，背部「砰」地撞在郝不喜身上，郝不喜半聲未哼，倒飛丈半，整個身子被撞得嵌入一棵大樹幹裏！

這下才是「大力金剛神法」的沛然巨力！

但公羽敬畢竟也被郝不喜阻了一阻。

這阻了一阻的瞬息間，雷肅桐的如意棒又發出了厲嘯，彷彿一根棒子變作了七八十支尖針，向公羽敬倏忽刺來。

這時薛東隣也倏地跨前一步，雙手更發出幽幽藍光，藍光之外，有一種極濃烈騰動的淡金之色，無疑薛東隣也準備盡全力協助雷肅桐一舉格斃公羽敬。

雷肅桐大喝一聲，如意棒正要刺出，驀然之間，如意棒被人執住！

金光藍手！

雷肅桐一震，背上「嗤」地一聲，「太白刺」已沒入他的背脊。

他怪吼一聲，仍待反擊，但公羽敬張臂抱住了他。

然後他就聽到一陣炒栗子般的爆响，那是他骨節逐根碎裂的聲音。

雷肅桐強自呼吸着，但一股血泉，堵塞了他的氣孔，他暴睜着眼睛，眼眶却已爆裂，看到的只是一片血紅。

「你們……」下面的話沒有說完，喉間已噴出了滲和內臟碎片的血塊。

簡易行看着他，惋惜地道：「三大供奉，本就是一路的。」

薛東隣放開了抓住如意棒的手，因爲如意棒現在對雷大先生而言已沒有什麽用處了，「不這樣，我們又怎能放倒你？」

雷肅桐全身骨節發出極响「卜」地一聲，也發出一聲厲吼，公羽敬就在這時放開了手，他「叭」地摔到了地上，像一塊爛泥。

公羽敬審察一下身上的傷，道：「我殺他忎眞不容易。」

薛東隣笑道：「累公羽兄受傷了。」

簡易行臉有得色地道：「殺了這個心腹大患，掛點彩有什麽要緊？怎麽樣，我的計劃不錯罷？」

豈知他剛問了這句話，地上的雷肅桐，驟然像一支箭般撲起，如意棒全刺入簡易行的咽喉裏去。

簡易行在刹那之間，至少給了雷肅桐二十記重擊。

雷肅桐已經不需要這些重擊。

他一擊得手，精力耗盡，生命也告終了，仆地而歿。

但他瀕死一擊已足够手刃一名大仇。

簡易行「咿咿呀呀」了老半天，終於口裏口外，都灌溢滿了血水，倒了下去，

血巳倒流得他滿臉都是。

× × ×

這場中的突變，令方恨少，唐寶牛，溫柔及魯山陰，徐赤水，丁三姑，猿青雲，占飛虎等都目定口呆，說不出話來。

——原來公羽敬，薛東隣，簡易行竟是一路的。

——他們相鬥只是「做戲」。

——他們引雷大先生刺殺了深仇大師，再合力狙殺了雷肅桐，而簡易行也在該行動中喪生了。

江湖險惡，這句話人人都知悉，但江湖人險惡一至於斯，就算邪派高手如丁三姑等也爲之咋舌。

不過不管驚詫也好，錯愕也罷，雷大先生死了，深仇大師死了，東天青帝死了，簡易行也死了，「青帝門」的大權，自是落到薛東隣和公羽敬的身上。

所以公羽敬問出那一句：「諸位是聰明人，要投入青帝門，效忠薛兄和在下的，此正其時！」

魯山陰第一個慌忙跑出來，大聲道：「我。」

公羽敬用手招了招，笑道：「你眞是聰明人。」

魯山陰走過去，一臉忠誠地道：「我待公羽大俠，忠心不貳，鞠躬盡瘁，死而後巳。」

公羽敬說道：「看你是第一個出來的勇者，我就册封你爲『青帝門』的總堂主吧！」

魯山陰感激得幾乎立即下跪：「屬下魯山陰，感謝公羽門主拔擢之恩，日後任何遺喚，萬死不辭。」

公羽敬伸手扶他起來，笑道：「何需萬死呢……」

公羽敬的雙臂正搭在魯山陰的雙肘上，魯山陰的身子，突然劇烈顫抖起來，神色也自慘變，嘶聲道：「門主，你……」

話未說完，便巳噎聲，在他身上巳發出剛才公羽敬抱住雷肅桐身子的時候的那種「拍拍」竹子爆裂一般的聲音來。

公羽敬柔聲道：「一死便可以了，死一萬次，那太辛苦了。」

魯山陰臉容辛苦巳極，想求饒却發不出聲音來，在一旁的薛東隣却笑道：「這怨得誰來？剛才我和簡老三假意和雷大先生合攻公羽兄的時候，你們不也是一樣死盡忠心，恨不得立斃公羽兄的模樣？這教公羽兄怎會放過你們？」

徐赤水人雖險詐，但跟魯山陰份屬結拜，兩人共掌「俠義門」東西兩宗，甚有交情，當下袖袍一展，七枝「無音神雷」激射而出，人也掠去，準備待得公羽敬接得暗器，他巳救了盟弟逃跑。

可惜，公羽敬根本沒有理會「無音神雷」。

薛東隣一長身，在「金光藍手」以分光捉影的功夫一陣疾閃，七枚雷珠巳然抓住，右「金光藍手」憑空一抓，扯住了徐赤水衣領。再一揑，揑住了徐赤水的頸脈，徐赤水「啞」了半聲，張大了嘴，薛東隣把七枝神雷，全拍入他的口裏，然後放開了他。

徐赤水的下場，眞是可想而知。

一時血肉橫飛，令人不忍卒覩。

公羽敬一時沒讓魯山陰死去，要他目覩徐赤水的慘死，魯山陰眞是驚駭若絕。

而公羽敬的「大力金剛神法」，却由不得他作任何掙扎。

薛東隣笑着在魯山陰身上脇旁搭了一搭，道：「讓他死吧，我們還有些手尾要收拾呢。」

「手尾」係指仍活着的沈虎禪，方恨少，唐寶牛，溫柔，丁三姑，門大綸，占飛虎，猿青雲諸人。

魯山陰給薛東隣的「金光藍手」一拍，自是斷了氣，可是，自他口中是陡地迸射出一口血泉！

血泉噴在公羽敬的臉上。

公羽敬猝不及防，更沒有料到薛東隣在一拍之間，巳以「金光藍手」的特異力道，催促魯山陰噴出蘊有內家功力的血泉，射個正中！

同時間，薛東隣的手巳「滑」過魯山陰的脇下，同時戮中公羽敬的腋下。

公羽敬反應巳不可謂不快，他像一頭鷹似的盤旋下昇，疾射飛退，背後「砰」地撞在停放東天青帝遺骸的棺廓上。

無論他怎麼快，因爲目爲血水所遮，薛東隣的「金光藍手」巳先切中他的雙臂腋窩。

公羽敬的身上起了一陣難以形容的震顫，帶着輕微的抽搐，他背部沿着棺木滑下。

薛東隣笑了。

他滿臉痲皮更顯得狡獪可憎。「沒想到公羽敬也一樣會中計。」

公羽敬長吸了一口氣，誰都可以看出他同時也是力抑着惱怒。

「凡是人都會中計。」

「但能令公羽敬都中計，也可以算不枉此生了。」

「我中計是因爲當你是朋友。」

「你當我是朋友，簡老弟是怎麼死去的？」

薛東隣冷笑。

「我沒有殺他。」

「他當然不是你殺的，」薛東隣冷冷地道：「但你故意讓雷肅桐死臏下一口氣，格殺簡老弟。」

「如果我此際不出手放倒了你，」薛東隣冷峻地道：「只怕不出今晚你就會做了我。」

「如果我不當你是朋友，有誠意共掌『青帝門』，又怎麼會把我練功的罩門，透露給你知道？」

「其實就算你不說，我也千方百計探知練『大力金剛神法』的罩門破處是在『攢心穴』。」

薛東隣冷冷地道：「所以，不管你告不告訴我實話，結果都一樣。」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其實我的『金光藍手』和你的『大力金剛神法』正好勢均力敵。難分伯仲，而且兩人都是獨沽一味，浸淫數十年，要眞的分個高下，怕也非要三、四日夜不可，聽說你也練刀法，手上却沒有刀。」

「可惜我不能給你機會？」薛東隣道：「不然我眞想跟你分個高低。」

「爲什麼不給我機會？」公羽敬語音有哀求之意。

「你也別怪我，那是因爲你太狡獪了，給你機會，幾乎是等於不給自己活路。」

薛東隣緩緩的走了近去，雙手藍氣大盛，金芒陡亮。

「可惜你忘了一點。」

「那一點？」薛東隣巳舉起了雙手，「別忘了，在我這種人面前，拖岩時間是沒有用的。我巳經倒過五次，懂得怎麼不再倒下，也不想再倒了。」

仆倒過的人走路特別小心，正如失敗過的人特別珍惜成功，何況薛東隣巳倒過五次，如果他再倒，只怕「年齡」也不任由他再起了。

「你忘了狡獪的人自己會造機會！」

薛東隣怔了一怔，還未意會到公羽敬話裏的意思，公羽敬往後一個急仰，手中掠起了一道迅逾閃電的刀光！這道刀光何等之快，勢道更是何等之烈！

薛東隣手舉逾頂，這一刀劈下，他雙手交叉一架，「金光藍手」非同小可，這一刀仍未能把他渾如金石的雙手剁下來。

但刀勢順此下劈，自胸及腹，薛東隣被剖開兩爿，血湧如泉，肌肉反捲，骨節蹦裂，創口青藍！

公羽敬一刀命中，隨即收刀。

他本來手中無刀，刀從何來？

刀自棺中來。

這本來是擱置在棺中東天青帝遺體時的大刀，長逾七尺重逾百斤，銳不可當。

公羽敬一刀旣中，望着薛東隣睚眦欲裂的臉孔，道：「我的刀，一直準備好在這兒，就等你以爲我『大力金剛神功』巳破，三日內難以恢復，因而大意，一刀了結。」

他歎道：「你這次倒下，可再也爬不起來了。」

薛東隣倒下。

任何人在這種情況倒下都爬不起了。

薛東隣也不例外。

× × ×

這些變化中的變化，變化後的變化，變化裏的變化，使方恨少、唐寶牛、溫柔的腦子，簡直有點受不了。

沈虎禪忽然笑道：「其實千變萬化，萬變不離其宗，可謂根本沒什麼變化。」

公羽敬望着倒下去的薛東隣，舒了一口氣道：「變化其實只有一個，我才是東天青帝敎了三天的棄徒，剛才那一刀便是『絕滅刀』。」

沈虎禪道：「好刀。」

公羽敬道：「刀法更好。」

沈虎禪道：「人却不好。」

公羽敬道：「不好的人才能使出最好的刀法，刀是用來殺人的，不是用來看的，心不够狠，手不够辣，就不懂眞正的刀法。」

他笑笑又道：「沒有好的刀法，再好的刀也沒有用。」

滅絕刀

沈虎禪道：「青帝只敎了你三天，就能練出這樣子的刀法了，了不起。」

公羽敬道：「其實敎多少天都一樣，只要明白刀理，頓悟刀意，剩下的便是苦練，青帝敎會我的刀法後，見我權慾過重，怕我武功愈高貽禍愈深，便不再敎，我跟他本是師徒，後來却成了朋友。」

沈虎禪點點頭道：「被朋友所殺，總好過被徒兒所弒。」

公羽敬搖首道：「我沒有殺青帝。」

沈虎禪一愣，在現刻的局勢下，公羽敬實在再也沒有必要做了不認賬的。

公羽敬道：「當然，我跟青帝常在一起，一方面是監視他，一方面是想趁機下手，但我總怕一擊失手，以青帝武功，只有死路一條，所以遲遲不敢下手……」

他望定沈虎禪道：「沒想到給你捷足先登。」

沈虎禪微歎道：「我也沒有殺死青帝。」公羽敬聞語也是一愕，他也深知此時此境，沈虎禪毋須再作隱瞞。

「那麼，是誰殺死青帝？」

「重要的是武林中還有誰有這樣的刀法？」沈虎禪反問。

公羽敬苦笑道：「說實在的，我倒一直以爲是你殺的，而我雖知你不是青帝首徒，我才是，不過青帝死前，也沒有寫下了你的名字，但我還是以爲，能使這樣的刀法格殺青帝的，只有你。」

沈虎禪道：「原來『找沈虎禪』四個字，是你的手筆。」

公羽敬道：「這倒不是，但血掌却是我蓋下去的，我特別留意青帝一舉一動，所以青帝死時，也是我第一個發現的。」

沈虎禪道：「所以你故意留下了模仿我的血掌印，讓雷大先生等來找我麻煩，讓我們拚個不亦樂乎之際，你調度了青帝門中自己的親信來，好從中取利。」

公羽敬笑道：「豈止從中取利而巳？這叫一網打盡。」

沈虎禪道：「偏生雷大先生，深仇大師都不知道你原來就是青帝棄徒，且做了門裏供奉，而且深識『絕滅刀法』！」

公羽敬笑道：「不錯，那你可知道爲何我阻止深仇大師那蠢禿驢殺你？」

沈虎禪道：「一方面，你是想抖出雷大先生和深仇大師的秘密，好讓他們自傷殘殺，另一方面，如果青帝確如你所說，非你下手的話，你也很想知道是不是我殺的。」

公羽敬哈哈笑道：「不錯，一點也不錯。」

他瞇着眼睛又道：「可惜青帝不是你殺的，否則的話，我眞該謝謝你才是。」

沈虎禪冷笑道：「你旣然做下了這種事，自然想把我們都殺了滅口是不是？」這句話也正是驚懼惶惑中的門大綸、占飛虎、猿青雲、丁三姑想問的。

公羽敬笑笑道：「憑我武功，殺光這裏的人，又有何難？不過，我也正待用人之時，說不定會考慮一下……那要看你們是否具有眞心誠意了。」

猿青雲和占飛虎互覷一眼，剎那間，他們同時決定了一件事：

不管怎麼樣，先求保住性命再說！

——何況投入「青帝門」，可是一件大大的好事，說不定從此青雲直上，遠比在衙門裏吃刀口飯更有前程遠景！

當下兩人心意巳定，上前躬身拜道：「我們願投效青帝門，做牛做馬，任憑差遣！」我倆忠心不貳，只聽公羽大俠吩咐，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

公羽敬喝道：「好！」

兩人心中一喜，公羽敬道：「你們大有前途，但要入我們，先立一功才行。」

猿青雲道：「公羽門主令下，我等無有不從！」

公羽敬道：「你倆先把門大綸殺了，提首來見，即任你們爲青帝門『白虎、朱雀』堂主。」

占飛虎唯恐落人之後，拔出鐵尺，向斷臂負傷的上司門大綸撲去，一面仍大叫道：「遵命！」

猿青雲見占飛虎掠去，怕他搶了功，也抽出銅銬，夾擊門大綸。

沈虎禪見狀冷笑道：「你就算把這裏的人殺光，或全變作你的部下，但三大供奉中已死其二，兩個當家的也身亡，你獨當門主，也不怕人起疑？」

公羽敬哈哈一笑：「有甚麼好疑的？我才不當門主，門主由任小時去充當，我挾天子以令諸侯不是比虛有其位的好！」

「何况，任小時其實是我親兒，只是過繼給青帝，人人都以爲是青帝的嫡子，其實，我早已伏好了安排，只欠那一刀罷了——」

「那一刀，却不知是誰倒先替我做了。」公羽敬嘀咕道。

方恨少怒叱：「狗賊，還有我們哪，你休得意過早！」

公羽敬笑道：「你和他那兩三下唬人的把式，對我可不管用。」

那邊門大綸的情形，已十分危殆。

門大綸的主要武功一雙「奔雷手」，但現在他只剩下了一隻手。

而這並不等於說，他的武功還剩下一半，因爲，一個人在受傷且血流如注的情況下，武功剩下的不到四分之一。

何況猿青雲及占飛虎都是武功相當不弱的六扇門好手。

這些六扇門中捕頭，捕人時都有一套歹毒難防的方法，門大綸在吃痛強持的情形下，已支持不了多久。

公羽敬將手中七尺長刀幌了一幌，登時「虎」地一聲在空氣裏剪出一聲刀風。

這柄刀，長、大、沉重，要是旁人，只怕連提都提不起，但握在公羽敬手裏，就像一支羽毛一般。

方恨少立刻站在沈虎禪身前。

唐寶牛又攔在方恨少身前，喝道：「你要幹甚麼？」

公羽敬道：「瞎子都知道了我要幹甚麼？」

溫柔搶前說道：「要殺，先勝了我再說！」

公羽敬笑道：「那麼標緻的人兒，誰捨得殺了？」

他說着，還笑着，忽然飛起一刀，這一刀之威，無可匹禦，尖呼半聲，在旁的丁三姑已被他一刀兩段！

溫柔嚇得花容失色，說道：「好卑鄙，你！」

公羽敬一刀斬殺丁三姑，尚未回身，只覺刀鋒的寒氣，已浸入脊骨。

他沒有立即回身，鼻際已聞到淡淡的旃檀香味。一個人在回身的刹那，也就是防守最弱的刹瞬之間，他知道敵手的刀，非同小可，他不敢輕試。

他雙手緊握着刀，汗涔涔淌下，人未回身，但全身肌肉、每一絲神經，都準備在敵人刀鋒再有寸進，他立時全力回守劈殺！

敵手沒有動作。

他的人也似凝住。

只聽方恨少驚中帶喜地叫道：「老大你——！」

× × ×

沈虎禪已神奇般的站了起來。

他的刀已遞了出去，離開公羽敬的背脊不過半尺。

他並沒有再遞伸半分，連刀也未曾出鞘，可是刀意已如寒冰般滲進了公羽敬的背肌，使他衣服下的肌肉起了一陣寒慄。

公羽敬握刀的手穩如磐石，但却不能使心頭狂跳慢下來：「看來，我是低估了你。」

沈虎禪道：「你是低估了我。」

公羽敬問：「你沒有中掌？」凡是捱了「修羅掌」絕對不可能有再戰之能力。

「修羅掌確是厲害非凡，不過，我是故意捱這一掌，情形自當別論。」

公羽敬道：「哦。」他是在等沈虎禪說下去。

「這件事，有人在陷害我。我跟青帝雖非師徒，但在五年前，却見過他一次，對他很是欽儀。我沒有殺他，我也在奇怪他爲什麼要在死前留下『找沈虎禪』四個字。我聽得你誣賴我是青帝舊徒，更使我決心把這件事探查下去。」

他笑了笑，道：「要探察此事眞相，最好的方法，是讓別人當我死活都一樣，沒有戒心，所以，我决心挨這一掌。」

公羽敬冷冷地道：「不過，修羅掌掌力摧肝裂肺，你吃了這一掌，只怕也不是好玩的罷？」

沈虎禪笑道：「一點也不好玩。不過，你給薛神捕以『金光藍手』錯了腋下重穴，不能施展『大力金剛神法』，一樣不是好玩的。」

公羽敬沉下了臉。

沈虎禪忽然道：「我現在是佔了點上風。」

公羽敬哼道：「你未必殺得了我。」

沈虎禪道：「至少我這一刀，八成能傷得了你，你身邊這一刀，至多只有兩成勝算。」

他忽然收刀而立，道：「我這樣縱贏了你，也勝之不武。」

「我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

× × ×

公羽敬開始也不敢相信會有這樣子的便宜事，所以他並沒有立即回過身來。及至他終於回身過來，沈虎禪並沒有出手，他才說道：「你會後悔給這個機會我。」

沈虎禪笑道：「人總要做一些自己會後悔的事。」

公羽敬冷笑：「不過，你不會後悔很久的，你已經沒有機會再後悔了。」

公羽敬舉起長刀，刀尖向着沈虎禪。

沈虎禪的刀橫持，刀仍不出鞘。

公羽敬獰笑道：「我勸你還是拔刀吧，絕滅刀可不是修羅掌，能够硬挺的。」

沈虎禪道：「讓我挺挺再說。」

公羽敬大喝一聲：「看刀！」一刀劈下，驟然之間，刀鋒改向，斬向溫柔！

溫柔猝不及防，無法閃躲。

眼看一刀命中，「噹」的一聲，沈虎禪的刀，搶架在公羽敬刀鋒下。

沈虎禪接過這一刀，步法已經亂了。

公羽敬即刻回刀，飛斬沈虎禪！

沈虎禪居然能迴刀架住，身法詭異，令公羽敬大爲吃驚。

但這一刀之力，仍將沈虎禪震得倒飛丈餘，背脊「砰」地撞在銅棺上！

公羽敬提刀逼近。

溫柔，方恨少，唐寶牛三人一起撲前，公羽敬一刀施斬，刀風將三人掃跌出去，一刀當頭向沈虎禪斬落！

不過逼退三人緩得一緩的刹瞬之間，沈虎禪又站了起來，硬架住這一刀。

這時，仍是勢均力敵的形勢。

沈虎禪雖被逼至棺柩前，但刀未出鞘，公羽敬處處搶攻，但未奏效。

就在這時，公羽敬猛然有了個決定。

同時間沈虎禪已搶得主動，一刀反擊過去！

這一刀之威，除了公羽敬的「絕滅刀」或能架得住外，不作他想。

但是公羽敬居然回斬了一刀。

在這種情形之下，雙方搶攻，只造成一種結果：同歸於盡！

可是公羽敬仍能够封架。

他是力圖運一些殘餘的「大力金剛神法」，以右臂來擋格。

「卜」地一聲，公羽敬的臂骨斷折。

公羽敬的刀眼看就要斬入沈虎禪的脖子裏！

沈虎禪驟然坐倒，刀落空，刀勢緊接下沉，要把握機會斬殺沈虎禪！

這刹那間，沈虎禪跌倒上望，公羽敬沉刀下瞰，兩對眼睛發出了刀鋒交擊般星花飛散，死生存亡，全在瞬間！

公羽敬犧牲一條胳臂，是非要把沈虎禪斬殺不可。

× × ×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疾逝裏，公羽敬的眼光，忽然凝在沈虎禪背後，竟有一種說不出的表情。

——是驚惶、是恐懼、是哀告、是不信，不可思議而又難以宣言的眼神……

這時，「叮」地一聲，沈虎禪刀已出鞘。

刀已刺入公羽敬腹中，在背肩上凸露出一截尖刃來。

突出來的尖刃青森而不沾血，這時刀鞘仍嵌在公羽敬左臂膀上。

「颼」地一聲，沈虎禪收刀。

刀回到鞘中，誰都不曾看清楚他的刀。連公羽敬也未曾看見。

他瞪着目，張着口，十指箕張，臉肌扭曲着驚駭與荒誕，倒不是因爲驚訝於自己爲何竟死在沈虎禪刀下，而是神魄欲飛於沈虎禪背後出現的那人。

沈虎禪背後是棺材。

人，就自棺材昇起。

× × ×

公羽敬啞嘶倒地。

沈虎禪回過身來，就看見棺材裏緩緩立起的人。

這棺廓是用來停放東天青帝任古書的屍體的。現在自棺中站起的當然也是「東天青帝」任古書。

只聽任古書嘆道：「絕滅刀，到頭來，絕滅了他自己。」

他微笑着瀏覽一下人人看他的表情：「怎麼？見到鬼了麼？」

方恨少好久才能舒一口氣：「子不語怪力亂神，你不是鬼，你只是死了的人復活而已。」

唐寶牛喃喃地道：「媽呀！」

任古書笑道：「你叫我？」

唐寶牛說道：「一個人被剖腔裂腹死了多日還在你面前問你話，叫他什麼都一樣。」

任古書笑道：「我其實未死。」

沈虎禪一直看着他的「傷口」，終於道：「你也沒有傷口。」

任古書說道：「這道悽慘的刀口，實在是花了不少功夫，弄上去的，看來有點像。」

方恨少忍不住道：「何止像。」

唐寶牛道：「簡直是眞的一樣。」

任古書笑道：「這樣的傷口，只有一人製造得出來。」

沈虎禪試探着問道：「『神判』祖浮沉？」

任古書道：「聰明。」

沈虎禪道：「眞要是聰明，就不會被人騙到現在。」

任古書笑道：「聰明人小事被人騙，大事裝胡塗，才是眞聰明。」

沈虎禪道：「所以，我沒有砍你一刀，公羽敬也沒有砍你一刀，你是自己砍自己一刀。」

任古書撫髯笑道：「我也沒有砍自己一刀，而是請祖浮沈替我畫了一道刀口上去。」

沈虎禪道：「他是各種傷口的『神判』，自然能勝任。」

任古書微笑道：「何况，近期的我也精於藥物易容。」

沈虎禪道：「所以你就詐死。」

任古書道：「我不詐死就得眞死，近年來我雖浸淫詩書之中，但畢竟看得出來，三大供奉三個劣徒，無一不想殺我。」

他苦笑一下又道：「人到了這種地步，也實在不是滋味。」

沈虎禪瞪目道：「奇怪。」

任古書道：「奇怪什麼？」

沈虎禪說道：「憑你在青帝門的武功和地位，實在可以親手清理門戶，何需如此？」

任古書長嘆了一口氣，道：「如果由我來清理門戶，那首先被清理的，便是我自己。」

他搖頭歎息：「自我專注詩書，不理門戶之後，實權已爲兩個劣徒三個居心叵測的供奉奪去，忠於我的人早被剪除。」

他苦笑又道：「至於我的武功，早因我近年棄武就文，久於疏練，等到發覺情形不妙想急加苦練之際，因年邁力弱，心意不專，導致走火入魔，一身武功，等於全廢了！」

「誰說高手不須苦練？越是高手，練得越苦，我這一荒疏，下場便如此。」東



天青帝任古書搖頭太息。

他這番委實驚人，雷大先生雷肅桐得其武功之一「如意棒」，深仇大師又得其一「修羅掌」，公羽敬亦得其一「絕滅刀」，武功都有如此造詣，而他本身，居然在晚年走火入魔，失却了武功。

「其實我這失去了武功，一半也起自於心神不定，很想將過去無謂的武功造成的殺伐血腥驅去，才致功力散失的，亦可以說是自願的。」任古書浩歎道，晚年的他，確在唐詩宋詞中留連忘返，餘無他念，才造致「青帝門」部下奪得大權，而武功荒疏的。

「所以你故意寫下了我的名字？」沈虎禪問。

「我在五年前見過你，對你為人，有一定的瞭解，我裝死要裝得像，就要有可以殺我的人，而且這人肯為我報仇的，我在他們監視之下，亦無法向外求助，遲早死在他們手下，所以我先遂了他們的心願，這個幫助我的人，武功要高，至少可以敵得住他們，而且要使他們找到你，我才可以脫困。」

任古書補充道：「我設下了這道刀口，他們以為你是我的棄徒，一定會假借為我報仇的名義來找你，把你殺掉，如讓你不會同去分薄他們的權勢，而且也澄清了他們的嫌疑，而唯一知道你不是我舊徒的公羽敬，也不能說出眞相，我就藉此讓他們鬼打鬼一番。」

沈虎禪冷冷地道：「所以他們都來找我的麻煩。」

任古書笑道：「不過這麻煩你都是應付得來，我沒有看錯。」

沈虎禪道「幸好你沒有看錯，不然我這條命就生錯了。」

任古書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我跟你只一面之緣，但遇生死大難即以性命相託，也算對得起你了。」

沈虎禪靜了半晌，道：「祖浮沈既知此事，你應該要他出面拯救你才是。」

任古書笑道：「祖浮沉在『青帝門』，是我僅賸的心腹，我死後，他是下一個被剪除的目標，他自顧尚且不暇。」

沈虎禪問：「你縱橫江湖數十年，相交滿天下，其中不乏武功，才智都在我之上的好手，何故偏找上了我？」

東天青帝任古書仰天哈哈笑道：「相交滿天下，患難無一人，我今日是無權無勢無武功的東天青帝，誰來救我？」

他語音一頓，道：「我雖選着了你，實在也不該讓你知道這秘密的。」

沈虎禪道：「怕我見有機可趁，一刀殺了你。」

任古書看着他道：「正是。」

沈虎禪問道：「那你為什麼又告訴我這些？」

任古書笑道：「我一生人已看錯了不少人，才至有今天，再看錯一兩個，又有何妨？」

沈虎禪笑了。

「一個人看錯了別人，次數越多，我知道怎樣才看對了人。」沈虎禪道：「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任古書笑着拉過了神色木然的任小時，道：「這孩子雖不是我的骨肉，但他却是無靠無罪的，也不知公羽敬這狼心狗肺的傢伙給他吃了什麼，弄得他癡癡呆呆的，不過近日我精研岐黃之術，自信還治癒得了。」

他笑笑又道：「我帶他去，雲遊四海，也望他能忘了這殺父之仇，至於『青帝門』，我撒手不管，交給祖浮沉了，如果你要——」

沈虎禪立即道：「我不要。」

說罷，回身，向方恨少，唐寶牛道：「完事了。」

只見門大綸和占飛虎及猿青雲仍廝拚着，沈虎禪大喝一聲：「還不住手！」

三人停下手來，見地上屍體狼藉，連公羽敬都死了，任古書却復活了，都停了手，不知如何是好。

沈虎禪冷冷地道：「虧三位還是公門中人，想當年『四大名捕』，何等威風持正，你們……」

轉過頭對「東天青帝」任古書道：「讓在下等送前輩離去。」雷肅桐，深仇大師、公羽敬，簡易行、薛東隣、魯山陰、徐赤水、丁三姑，郝不喜等雖已亡斃，但「青帝門」、「俠義堂」、「雪山派」，六扇門中仍有不少好手伺伏其間，沈虎禪待要護送武功全失的東天青帝離開。

沈虎禪乍然接觸到那小孩任小時其白如紙的臉色，心頭也是一震，只覺得小孩茫然烏亮的眼光，令他感到沉重。

——有朝一日這孩子長大，會不會報父仇呢？

——冤冤相報，又何時方了？

東天青帝似看出沈虎禪所思，嘆了一聲，說道：「此事因老夫而起，當盡力化解。」

沈虎禪微微一笑，豁然道：「既然人在江湖，仇殺誤會，在所難免，也不必迴避了。」

東天青帝任古書微喟道：「雖是如此，若事因老夫而種下禍胎，總覺不安。」

沈虎禪淡淡笑道：「前輩急流湧退，放下屠刀，不必為這些凡塵孽數介懷。」

轉身望向方恨少、唐寶牛：「走了。」方恨少吟道：「天下旣沒有不散之筵席，也不會有打不完的仗。」

唐寶牛却向溫柔不捨地看了一眼，走了幾步，再看一眼，又跟前了幾步，再回過頭來望。

溫柔想叫住他們，櫻唇微啓，臉頰却飛紅了上來。

那一輪明月，早巳垂西，清光依然，只不過小鎮上已平息了殺伐，回復了寧靜。打翻的攤子，三兩張獸皮，沾滿了血跡，舖在地上，這一切，對興緻勃勃初入江湖有理想有抱負的小寒山燕溫柔來說，猶如一場夢一樣。

（完）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名人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游天虹和安美有時又戲點鴛鴦；有時又狂風駭浪，衝破一池春水，游天虹看安美此女不簡單，目的來頭不清楚，一時又說爲妹妹安麗報仇而來；一時又說爲取郭志賢收藏的資料而來。游天虹見她用手槍威脅自己，來勢兇狠，三番四覆被她掣肘，幾乎被她制服。到底游天虹是千門奇俠，她棋差一着，終被游天虹縛住吊在窗外，正在想審問她的來歷，忽然門外鈴响，不等門開就撞入一個冒充警員進來，後面跟住的正是麥漢利的得力助手阿龍，搜查安美下落，沒有搜出便同游天虹道歉離去，原來安美身手不凡，雖然被縛也可解開，匿藏起來……

拍檔女郎

也不知過了多久，安美才在喘息中推開他：「你這渾蛋，現在可以相信我不是麥漢利的人吧？」安美說道。

「是的，對不起啊！」游天虹由地毡上爬了起來，「眞的是不打不相識，我不但猜錯了你的身份，更想不到你有這麼好的身手！」

「過獎了！」她也站了起來，走過去燃點了一支香烟，「這只不過是雕虫小技而巳，算得了什麼？爲什麼你不問問我如何從地獄邊緣走回來？」

「那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我用睡褲當作繩子，當然不可能縛得太穩，所以你雙手就有機會掙脫、鬆縛。」游天虹過去接過她手中的香烟，也吸了一口，又說：「只要有腰力，自然就可以利用剛才的方法去抓住繩頭爬上來；而你的腰力，我今晚巳經領教過了。」

他會心地微笑着！

她却含嗔地瞪了他一眼：「像你這種男人，就算今天不死在我手上，改天亦會死在別的女人的手上！」她又一本正經地說：「少說廢話，還是坐下來商量一下，如何去把郭夫人找出來；她手上擁有的文件，足可令我你二人平添一筆財富。」

爽約赴會

游天虹道：「你以爲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

「你應該比誰都更清楚！」

「你錯了！」游天虹道：「一直我都以爲你知得很多，偏偏就是你不知道，這次她是由我手上溜掉的；如果我知道她在那裏，我早已經去找她了！」

「嗯——」她噴了一口烟霧：「我不怕坦白對你說，其實我知得並不多，你一定知得比我更多。我很需要一筆錢，因爲我要遷居到外地去！」

「你終於也承認，你並不是剛由外地回來的！」

「事到如今，我們既是拍檔，什麼事都不怕說得坦白一點。安麗雖然是我妹妹，但我們的感情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的好，一年之中亦難得有一次見面的機會。所以我當然對你說爲她報仇是假的，爲了取得那份秘密文件，希望發一筆橫財，那才是眞的。」

「你可知道文件的詳細內容？」

「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郭志賢生前擁有它，差點兒就可以得手了，可惜他太笨，所以錢未到手，人已死去了。如果換上我和你，情形一定又會不同——」

「不要把我估計得太高，其實我很愚蠢，否則我早巳把你的身份猜到了。但至今爲止，我腦海中仍是一片模糊。」

「你不必爲我太傷腦筋！」安美說：「我自小家境不好，所以很早巳經出來混，認識的男朋友之中，有三山五嶽人馬，也有海員，那枝手槍，就是我一個海員男朋友由外地帶回來的。還有什麼疑問要問嗎？」

「有，例如你還有些什麼拍檔？」

「沒有，絕對沒有。」安美又說：「我只是從我妹妹安麗的一個小女兒口中，知道了這個秘密，所以才希望憑此弄到一筆錢而已。」

「安麗早已有了兒女？」

「是的，她結過婚，但分居了。安麗把女兒寄養在我們的一位姨母家中。」

游天虹彷彿記起了，他在安麗的香閨，似乎也見過一幀照片，但當時他只以爲那是安麗的丈夫和兒子，因爲現在的孩子們，髮型都是男女不分的。

安美又說：「安麗的女兒告訴我：她媽媽知道有個男人擁有一份秘密文件，只要從他手上奪得這份文件，她就可以得到一大筆金錢，然後帶她一齊去旅行。可惜，安麗可能錯手殺了郭志賢之後，也被人滅口！」

「你怎麼會說安麗只是錯手殺人？」

「因爲她只是爲錢，殺了郭志賢之後，對她並無好處。」安美道。

「但我的想法不同，她可能任人擺佈。只是她事前並未想到，被人利用完之後，跟住就被人殺了滅口而已。」游天虹又說：「但無論如何，事情發展到這裏，總算有了一個結論，就是：第一，那秘密是關乎麥漢利身份揭秘的，所以剛才他的手下之一的阿龍，才會這麼緊張。第二，那份文件一定還未找到。」

「是的，如果找到了，阿龍他們就不必跑上來了。」

「本來我答應過麥漢利不再理這件事的，但現在，他先破壞了我們之間的協議。」

「你是指阿龍？」

「不錯，阿龍是他的心腹之一。他可能仍在門外等着我們出去，然後跟踪我們，所以，你我都不可以就這樣出去。」

「給你提醒了我，否則天亮之後，我就走。但現在，我們必須想想辦法。」

「放心先去睡一覺再說，天亮之後，我自有辦法。」游天虹拖住安美一齊爬上床去！

安美又一次倚偎着他，沉沉睡去。

× × ×

翌日醒來，已是日上三竿。

游天虹跑到窗口，俯視街上的情形，回到床緣對安美說道：「阿龍那班人可能仍在下面等待着你。」

安美有點忐忑不安地說：「那怎麼辦？」

游天虹看看她赤裸着身體，半伏臥在床上，就伸手過去拍拍她的屁股：「起來吧，我會有辦法對付他們的。」

於是他們分別匆匆梳洗之後，安美坐在鏡子前面，略作化粧，游天虹則到客廳去，撥了一個電話。

回頭他們穿好了衣服，就一齊外出。

他們故意把臂同行，就像情侶一樣，然後坐上了游天虹的汽車裏去。

但是，負責駕駛的，却是安美。游天虹只坐在她的身畔而已。

車子開動後，果然有另一輛房車在後面，亦步亦趨地跟踪他們。

安美瞥了望後鏡一眼之後，說道：「你的目光的確銳利。」

「你把車子開到前面路口，就向左拐彎開入橫街去。」游天虹又吩咐安美：「我會在拐彎後，趁他們的車子未追上來之前，迅速落車，然後你把車子停在距離路口十碼左右的路邊上……」

當游天虹把他的計劃對安美說清楚了之後，車子很快巳經開到路口。

安美於是一邊打出「左轉」的燈號，一邊把車子減慢，然後慢慢地拐了彎。

游天虹是依照原定計劃，爭取時間迅速落車，安美則在車門關了之後，往前再駛十碼左右，就停在馬路一旁。

這時候，跟踪他們的汽車也駛入這一條橫街來，看見游天虹的車子既然停在前面，自然也不得不停下來。

這汽車只有三名大漢，但阿龍並不在內。

昨晚游天虹見過的「軍裝警員」也不在。

正當車上三名大漢注視着前方，却又因爲發覺前面那車子裏只得一個女人，不見了游天虹之際，游天虹此時却由附近樓宇的梯間走了出來，衝到他們的車子旁邊來，迅速拉開了車門。那輛車子的前面坐了兩個大漢，後面只坐了一個。現在游天虹就是閃電似的坐到了後面的座位去，以手槍抵住了後面那名大漢的腰間：「不要動！」

由於游天虹的動作太快，令到那車子內三個人頓感愕然！因爲當時他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面，尤其是當他們發覺游天虹的車子裏只得安美一個人在着的時候，每個人都在想着：爲什麼？爲什麼不見了游天虹？

豈料就在這時刻，游天虹巳由路旁竄上車來，前面二名大漢驚愕之餘，回頭張望，游天虹立即警告他們：「把你們雙手抱住後頸，否則我先殺了你們的同伴。」

抵住後面那大漢腰間的手槍，是一柄實彈手槍，百份之百是眞槍，絕非裝腔作勢！那是游天虹從安美那兒取得的。游天虹問道：「你們爲什麼要跟踪我？」

坐在前面司機位旁邊的一名大漢說：「你怎可說我們跟踪你？這條馬路是公衆的啊！」

「他媽的！你們這一班飯囊——」游天虹突然手往前抓，抓住了在他前方的一名大漢——就是剛才說話那大漢的頭髮；但是游天虹的右手仍然握住那支實彈手槍，要脅住坐在他右側的一名大漢。然後他又狠狠地說：「連你們的領班是阿龍，老闆就是麥漢利，我也知得一清二楚，你們怎麼騙得了我？」

那坐在前面的大漢，頭髮被抓得隱隱作痛，想反抗也不可以，何況他也不想游天虹開槍先殺了他的同伴呢。

游天虹又問：「可是阿龍的主意？」

「嗯——」前面那大漢道：「既然你明知我們身不由主，又何必難爲我們？」

游天虹一邊放鬆了左手——就是抓住前面那大漢頭髮的左手，一邊又說道：「好吧！既然你們這麼說，我也不妨告訴你們：我與麥先生有約在先，本來我們同意了，互不侵犯，但他却不應該派阿龍帶人冒警進入我的家中來。現在你們又悄悄跟踪我，這就等於違約。所以我一定要你們解釋！」

前面那大漢道：「我們只是奉命行事，阿龍要監視的其實不是你，只是那女子。」

「那女子是誰？」

「你問得滑稽啊，人是你帶着的，怎麼會問我？」

「我對女人一向很有禮貌，今天將近天亮時，她突然由窗口爬入來，我以爲她是小偷，但她却對我說她的生命受到威脅，要我護送她到警局裏去！」

「她說謊，其實她是安麗的姊妹，她找你，是因爲你曾經接觸過郭太太妮娜！」那大漢

又說：「據我所知，她是要追尋一份文件的下落。」

「那是什麼文件？」游天虹故意問。

「嗯——」大漢猶疑了一下：「坦白說吧，我們對這件事，也只是一知半解。最清楚的，可能是龍哥。」

游天虹還想說什麼，豈料就在這剎那間，前面那車子已經急急開走了！

車內一名大漢焦急地提醒游天虹：「你上當了！」

游天虹道：「快些跟踪她——」

那司機立刻也開車衝前。

游天虹道：「這也好，是她迫我站到你們這邊來的。」

一名大漢有些驚喜：「游大俠，你眞的肯帮我們？」

「是的，我也對她的所作所爲感到很有興趣呢。」

安美開着游天虹的汽車，轉彎抹角的，開的速度十分快，有時亦放慢，十分機警的，但是，她始終無法可以擺脫阿龍手下的跟踪。

安美把車子開到了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迅速下車。

游天虹向一名負責駕駛的大漢說：「不要把車子開過去，就停在這裏吧，我不想打草驚蛇！」

那三名阿龍的手下，既然聽到游天虹要帮他們，他們當然要言聽計從。

車子停在路口，他們也可以離遠見到安美一再回頭張望，一邊却匆匆走進了一幢大厦裏面去。

游天虹回頭問身邊那三名阿彪的手下：「你們可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嗎？」

三名大漢異口同聲說：「不知道。」

游天虹想了想，說道：「那麼，你們守在門外，讓我入內看看好嗎？」

「嗯——」三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終於也說：「好吧！」

於是游天虹便單人匹馬，闖進了那幢大厦去。

大厦有一名司閽。

他看見游天虹是陌生人，立刻就攔住他問：「先生，請問你要找誰？」

「嗯——」游天虹立刻摸出一張百元大鈔，塞進對方的手心：「剛才那位小姐，是我未婚妻，我們吵完架之後，她口口聲聲要生要死的，然後就開了我的汽車走到了這兒來。我怕有意外，所以才匆匆跟來了。我想，她一定有什麼親友住在這裏吧！」

「大概是的。」司閽道：「她乘升降機，上了十五樓。我也只是從指示器見到的。」

「謝謝你。」游天虹立刻乘另一部升降機上去。

當游天虹上到十五樓時，又是一怔！

原來十五樓這一層，共有四個單位，到底安美進了那一個單位？游天虹當堂呆住了！

游天虹正在不知何去何從之際，梯間突然閃出了一條人影，游天虹來不及回轉頭來，已聽到了背後傳來一聲叱喝：「舉高你的雙手，不要動！」

游天虹認得她就是安美，他並沒有舉起雙手，只是轉過身去，「你的手槍在我這裏，我們還是不要再玩捉迷藏遊戲了。」

「你爲什麼出賣我？」安美手上果然沒手槍，她却含怒地瞪住游天虹。

「爲什麼會這樣指責我？」

「你以爲你跟踪我，我就不知道嗎？」

「那爲什麼你一聲不响，就把我的車子開走？」

安美道：「你向他們查我底細，查到了一些什麼？」

「現在我開始相信妳的身份是與麥漢利無關。」

「那麼，你現在也應該是有誠意與我合作了吧？」

「嗯—你想我們如何合作？」

安美道：「一齊去找郭夫人。」

「你以爲她的手上，眞的有一份價值數百萬元的秘密文件？」

「是的，」安美道：「如果你眼看數以億計的金錢即將溜入你的口袋，花數百萬元購回一份文件，你也認爲值得，因爲那文件足以破壞你的計劃。」

「好吧，」游天虹道：「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始工作。但是，如何打發那三個阿龍的手下。」

「人是你惹來的，你自己想想好了。」

游天虹忽然想起了什麼，又問：「你跑到這兒來幹嗎？」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引你上來。」

「嗯——我回去想個藉口交代一下，你給我一個連絡電話吧！」

「中午十二時，在郊區茶座見，希望你切勿失約。」

游天虹無可奈何，只好先乘升降機落樓。

回到街上，阿龍的三名手下之中，只得二個在着。

游天虹對他們說：「給她溜掉了，上面的單位太多，不知她進了那一層，你們要不要在這裏等她？還是我先走了。」

這時候，阿龍的另一名手下回來了。

原來剛才他只是去打電話，現在他就對游天虹說道：「麥先生想請你回去談談。」

「對不起，我怕沒有時間。」游天虹說。

「事在人爲而已，游天虹先生，我知道你一定有時間的。」一名大漢突然拔出了一支手槍，抵住了游天虹的腰間，示意着說：「請上車吧！」

游天虹正待有所行動之際，另一名大漢已迅速伸手到他的腰間，拔去了他的手槍——那支手槍本來就不是屬於他的，是安美的。

游天虹無可奈何，惟有上車，車子立卽開走。

儘管處境十分惡劣，游天虹是經得起風浪的，他仍然保持非常冷靜的態度，故意問道：「各位看來好像都是本地人吧？」

游天虹當時坐在後面座位的中央，左右兩旁分別坐了二名持槍大漢，前面那名大漢負責開車，因此，游天虹心裏亦早已明白，任他有三頭六臂，也是插翼難飛。

坐在游天虹左側的一名大漢，也就是由他身上奪去了一支手槍的一名，他顯然是這三個人之中的頭目，這傢伙面目冷峻，連帶說話的聲音也是顯得冷冰冰的：「是本地人又怎麼樣？」他反問游天虹。

游天虹道：「麥先生分明不是本地人，你們幾位肯助他一臂之力，大概亦不外乎爲了一個『錢』字而已。」

那頭目厭惡地說：「你少嚕囌好嗎？」

「我只是替你們不值，人家賺的是數以億計的金錢，敢問各位所得又是幾何？」游天虹又說：「這些數目字的比例，連三歲小孩子也會計算得到，但有一件事，我敢打賭，你們三位固然想不到，就是包括了阿龍在內，他可能連發夢也想不到呢？」

那大漢頭目不耐煩地斜瞟了他一眼：「他媽的，我懷疑你正在發夢才是眞的。」

游天虹仍然不厭其煩地說：「姑勿論你們怎麼想都好，我只本着同是江湖中人，從旁提醒你們，同時亦請將我這一番說話告知阿龍，

目前有人利用本市地位模糊不清，謠言紛呈之際，佈下了一個空前未有的龐大騙局，涉及的金錢數目，數以億計，他們得手後勢必逃之夭夭，而你們既是受僱性質，相信所得之利益决不可能太大，但將來承担的責任可大了，這只不過是我本着江湖道義的一番忠告罷了，信不信由你。」

三名大漢分別透過望後鏡交換了一個眼色，却一言不發。

直至到車子開到一處游天虹也熟悉的地方，三名大漢才押他下車，示意他進入屋內去。

游天虹所以對這兒一帶環境如此熟悉，是因爲他曾經來過，他猜得到，麥漢利一定也在屋內。入到了屋內，游天虹果然發現麥漢利的面色十分難看，毫無疑問，阿龍或者他的三名手下，一定已將游天虹和安美在一起的事，告訴了麥漢利。

麥漢利生氣地瞪住游天虹：「我一直尊重你是本市江湖道上很有名氣的人，豈料你却是一點也不守信用，違背了我們的諾言不特已，還處處與我作對！」

游天虹却是氣定神閒地說：「麥先生，你眞的是恃勢凌人，惡人先告狀。」他說話的時候，又往圍繞着他的數名大漢之中，找尋着阿龍，但見不到其人，所以他又說：「你那個渾蛋助手阿龍呢？你既要責怪我，何不先去問問他？他竟然帶人冒警去騷擾我，還硬要破門而入，這又算是什麼？假如換上了別人，相信早已報警。」

麥漢利道：「阿龍說，他曾目睹一名女子潛入你府上，那女子正是我們要找的人，當時雖然找不到她，但到了今晨，終於也證明了阿龍沒有做錯，只是你和她顯得高明而且有技巧而已！」

游天虹也心裏明白，當時安美只是掙脫綑綁雙手的睡褲，再利用腰力爬回窗緣，解綁後迅速爬回房內將她的衣服取去，然後躲到窗外水泥屋簷上，以避過阿龍等人的搜索。

阿龍他們當時既然找不到安美，相信一定也會向麥漢利報告。所以游天虹就說：「那女子是今天將近天亮時，才被我發現的。當時她正偷入屋內，到處搜索，我企圖抓住她時，她反而以手槍要脅我；還好我對女人一向另有一套，所以她不但被我制服，還要乖乖的陪我睡了一覺。」

麥漢利也知道游天虹是個絕不簡單的人，所以他靈機一觸，又問：「她有沒有告訴過你，她到底想找一些什麼？」

「當然有，不過——」游天虹故意猶疑了一下：「這時候，我似乎不大方便說出來吧！」他又向在場的大漢們掃了一眼。

麥漢利好像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於是示意各人暫時出去。於是房間之內，只得麥漢利和游天虹二人在着。麥漢利對游天虹道：「你現在可以坦白說了！」

游天虹道：「她說：有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只要找到手，即可獲得數百萬元！」

「嗯——這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因爲我接觸過郭太太，所以她才以爲我擁有那份文件而已。」

「然則，你可知道爲什麼那份文件會值數百萬元麼？」

「如果我說知道，你也不會相信，但那女人的一番說話，却值得咀嚼。」

「她還對你講過什麼？」

「她說：有人正在進行一宗大陰謀，文件乃揭發這宗大陰謀的有力證據，所以，只要誰得到它，誰就可以擁有數百萬元財富。說句老實話，我也希望得到那份財富。」

「我們總算一場朋友。」麥漢利道：「我想與你進行一宗交易，假如你能奪得那文件的話，優先賣給我好嗎？我的價錢相信一定也能令你滿意。」

「好極了！不過，我却有條件。」

「你有什麼條件，不妨提出來，看我是否做得到。」

「你的手下衆多，而且都是中看不中用之流，正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以後最好不要讓他們在我左右出現；也就是說：要我做得又快又好的話，切勿再自作聰明，以爲他們眞能監視得住我。」

麥漢利聽了游天虹一番說話之後，忍不住笑道：「你這個人的確有點自大狂，但說句老實話，我非常欣賞你。好吧——」他邊說邊伸出手來，跟游天虹握了一下：「我們就這樣決定好了。」

游天虹走了。麥漢利問他身邊的人：「這傢伙的口氣好大啊！」

他身邊的人却說道：「憑他在江湖上的人緣和名氣，相信一定可以爲我們辦妥這件事，問題只是他得手之後，我却担心他未必會順順利利的與我們交易！」

「那是我們的致命傷，任何情况下，亦不可以讓那份文件公開！」麥漢利以命令的口吻，對他身邊的人說道。

× × ×

游天虹匆匆趕到張雪兒的辦事處去，因爲他中午還要赴安美的約會。

張雪兒把手上已搜集到的資料，向游天虹做了一次總結：「我派人去查過了，丘明的確就是擁有小綠島主權的人，他有權將那小綠島出售。」張雪兒又說：「同時又根據我們初步的資料顯示，麥漢利不但會正式與丘明交易，還會辦股票上市；他打算籌備一間規模空前龐大的地產公司。」

游天虹問道：「有沒有郭太太的消息？」

「沒有，警方也急於要找她呢。」張雪兒道。

「如果她運氣好的話，最好當然是先讓警方把她找到，否則，最低限度也應該讓我們找到她。不然她就會凶多吉少。」

游天虹雖然沒有把他昨夜的「艷遇」以及今天見過麥漢利的經過說出，張雪兒亦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於是道：「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最先找到郭太太的人會是麥漢利。因爲她一定會用她丈夫收藏的秘密文件，私自約會麥漢利談判。所以，當我們有辦法找到她的時候，大概會已是一具女屍吧！」

游天虹亦有同感，所以他嘆了一口氣：「她眞笨！」然後他又問：「關於丘明，還有一些什麼消息？」

「你猜猜上流社會的人如何稱頌他？」張雪兒故意賣了一個關子，反問游天虹。

「再世華陀？」

「不！上流社會的先生太太們，都稱他做『神仙手』，因爲不管什麼病，只要經過丘明雙手一摸一按，就會好了八九成，眞令人難以置信！」

游天虹沉吟着，自言自語似的說：「他的所謂『穴道按摩』，眞的有此功力？」

「是的，簡直就好像玩魔術似的，我也先後與幾位名流夫人用電話談過，她們都對丘明讚不絕口。」

游天虹「嗯」地一聲，又陷於沉思之中。

張雪兒一邊翻閱着她案頭上的資料，一邊又說道：「有件事你可能會有些興趣，就是在宴會中突然之間『痙攣病』發作的病人喬南天，他原來並無這種病的紀錄。而且，在那次事件發生之後，沒有人再看見他，他目前已經失蹤了。」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他受僱於丘明，當丘明開始在上流社會揚名之後，自然不需要再利用他，那麼當然就會有人要他遠遠避開。現在我們只希望他不會是另一個受害者就好了。」

「我的想法就是：丘明雖然有錢，但沒有名氣。他想爬上本市的上流社會，苦思無計之餘，終於學到了一門手藝，就是所謂『穴道按摩』，但是這還不夠，因爲根本就不會有人知道。於是他就揀了那天晚上，趁住麥漢利請客，嘉賓滿堂之際，悄悄用錢僱用了喬南天這個天才演員，表演了那一幕，藉此引起上流社會注意。現在證明他的計劃十分成功，本市的上流社會，終於也知道了有丘明這個人存在。再加上麥漢利這位名人與他的地產大交易，以後就不怕沒有人知道丘明是誰了。亦有人私底下說：『億萬巨富丘華照總算得虎父無犬子。丘明雖則是個私生子，也總算得爭爭氣氣，並沒有令老父丟臉！』同時又因爲他的手術是不收費的，人們自然更多談論了。他這個計劃倒是安排得不錯。」

游天虹道：「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麥漢利固然不是什麼好東西，丘明也有些問題；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眞想看看他的神仙手如何起死回生。」

「你想看到倒也不難，我是可以派人打聽打聽。目前丘明忙個不了，許多有錢的先生太太們，明知他不收費，又是富豪後裔，都爭住送禮給他，目的亦無非求得丘明替他們治病而已。」

「你替我安排一下吧，我相信其中必有竅妙！」游天虹又問：「麥漢利至今爲止，收集了多少資金？」

張雪兒翻閱着一些統計表：「已超過一億元。如果他心足的話，這時候收手正是最佳選擇。」

游天虹道：「他是不會這麼快便收手的。要知道他是個胃口很大的人！」

他看看時間差不多了，他還要赴安美的約會，又對張雪兒道：「今天我不可以與你一齊午膳。」

張雪兒聽他這麼一說敏感地追問道：「你約了誰？」

游天虹立即半開玩笑地說：「約了一個女人。」

游天虹又嬉皮笑臉地俯首向前，輕輕吻了張雪兒一下：「別管得我那麼緊好嗎？事實上這件事牽涉重大，其中就有不少是女人。」他又說道：「你還是用心一點去替我找找郭太太吧，她才是所有女人之中最重要一個。」

說完他再吻了張雪兒一次，就匆匆地走了，張雪兒怔怔地瞪住他的背影，心頭一陣甜，卻又似湧起了一陣酸，對於游天虹這樣一個男人，她眞是一些辦法也沒有。

× × ×

郊區茶座是位於一處山崗之上的高級消費場所，如果沒有私家車，就要有勇氣僱用計程車，然後才可以到那兒去。

爲什麼要說「有勇氣」？因爲那兒的侍應生的眼角生得很高，連開車門的門僮，對一些僱用計程車的顧客，會用另一種目光，另一種態度去對待。

游天虹開着他的車子趕到這兒時，剛剛是中午十二時正，約女人，他一向準時，有時甚至還會早幾分鐘。

門僮急忙搶了過去，爲他開車門，代客停車的司機也很有禮貌地走了過去。

這間位於山崗之上的茶座，名目上是「露天茶座」，其實却是蓋上茶色玻璃棚架的園林茶座。

這兒背山面海，環境淸幽，加上園林之間添置了不少假山眞石、人工瀑布、小橋流水，樹影婆娑，竹聲瀟瀟，置身其間，也的確足以令人心境開朗。

靠近懸崖那邊的一列座位，還可以憑欄遠眺，俯覽着市區的景色。

整個園林茶座都是空氣調節的，太陽透過頭頂上的茶色玻璃，冬天只有帶給顧客們陣陣溫暖的感覺，夏天也不會令人覺得悶熱。

茶座分室內、室外兩個部份，室外就是人工園林那邊，花草樹木之中有眞亦有假，室內這裏面，沒有太多卡位，亦有一間間豪華的貴賓廳，假期裏，有些先生太太們會躲到這兒來開賭局。

游天虹一時之間倒也忘記了問淸楚安美，到底是室內還是室外部份。

他担心安美先到了，所以由室外那邊巡視了一遍，見不到安美，這才轉入了室內來。

一名侍應領班很有禮貌地，給他找了一個卡位。

他也看得淸楚，安美還未到。

游天虹叫了一杯咖啡，然後放眼四望，豈料視綫所及，那邊忽然有人向他揮手招呼！

那是記者柳天！

游天虹心裏一凛，怎麼柳天也在這裏？眞湊巧！

柳天走了過來：「我們眞有緣啊！」他又問道：「約了朋友麼？」

「是的。」游天虹担心他坐下來，萬一安美來了，一定給他嚇死。

但是，柳天偏偏就是毫不客氣地，在他的面前一個座位坐了下來。「有件事，我要告訴你，我又捐了一筆錢給一間養老院。」柳天會心地笑了笑。

游天虹心裏當然明白，他捐的，全是麥漢利企圖收買他的錢。所以他提醒柳天：「我不反對你做事如此廉潔，只希望你最好不要打草驚蛇！」

柳天這才左右張望，低聲問道：「你可是已經胸有成竹？」

游天虹道：「事情總會有水落石出一天的，目前我已有七分把握。但是，仍須你的合作。如果你仍像過去一樣，知道什麼就寫什麼，寫什麼就刋登什麼。那麼，我可能全部敗在你的手上。」

「只要你與我取得默契，我沒有理由與你存心搗蛋的。」柳天又問：「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游天虹雖然得到了柳天的保證，但仍然不敢太過相信他，因爲游天虹也明白到：他雖然不會故意搗蛋，但到底他也是一名記者。有時爲了盡忠職守，有時也是爲了沒有題材，或者交差，那就非寫不可。

所以他故意說道：「暫時可仍未有新的發現。」他又問柳天：「你呢？」

柳天道：「我剛收到一項十分可靠的消息，麥漢利即將與丘明正式簽約成交。因爲好一些大股東們，在無法可以證實丘明出售小綠島之前，不會正式加入麥漢利的集團。因爲他們都是正式的生意人。」

「你可知道他們幾時成交麼？」

「相信不出三天之內。在一間律師樓落訂作實。」

游天虹雖然從張雪兒那裏知道麥漢利至今爲止，已收集了過億元的資金。但他仍然問柳天：「麥漢利到目前爲止大約收集得了多少股本？」

「超出了一億元，但他仍不滿足，看情形他還要釣大魚呢。」柳天果然消息很靈通：「聽說這一次，落訂會是五千萬港元。數目眞不

細啊。」

這時候，突然有一名侍應領班走了過來。

「請問那一位是游天虹先生？」

游天虹仰首問道：「什麼事？」

那侍應領班道：「請你到二號電話間去接聽電話。」

游天虹心裏想：誰知道他在這裏？除了安美之外。

他只好對柳天說了一句：「對不起！」然後就跟隨着那侍應領班到走廊那邊去。

走廊那邊是可以通到後面洗手間去的通道，設有一連三個電話間，分別編了號。侍應領班把游天虹帶到中間那一間去。

游天虹走了進去之後，將門掩上，然後才執起電話筒：「誰？」

「對不起，累你等我。」由電話裏面傳出來的，正是安美的聲音：「你有郭太太的消息嗎？」

游天虹問非所答：「你在那裏？」

「我仍在市區裏面。」

「你似乎對時間方面太過隨便了。你約我什麼時候見面的？」

「不要生氣，先聽我解釋好嗎？」

「趁我未擲下電話之前，快些說吧！」

「我一直被麥漢利的人跟踪，始終無法擺脫他。不過，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我正在等一個十分重要的電話。」

「是有關郭太太的？」

「對了，你眞聰明。」

「那麼，以後我們如何連絡？」

「我會給你電話的。」

「你知道我的電話號碼？」

「你家在何處，連睡房我也入過了，當然知道。」

「好吧！」游天虹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那麼，你今天又失約了？」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你原諒我吧！」她說。

電話終於掛斷了。

游天虹回到他的座位去，柳天又由那邊走過來：「怎麼啦？你不是約了朋友吧？」

游天虹只好坦白對他說：「本來是的，不過剛來過了電話，她失約了。」

「那眞好極了。」柳天把手一揮召來侍者，叫侍者把他的飲料搬過來。然後又在游天虹對面坐了下來：「我剛有點事，跟你商量。」

游天虹也樂得有個人作伴，因爲他來了這裏之後，連東西也未吃過。當然不可以就這樣走的。

柳天坐定之後，態度審愼地左張右望然後說道：「毫無疑問，麥漢利的身份是假的。」

游天虹反問：「爲什麼你會這麼說？」

「他不是麥美倫先生的弟弟，這裏的紳商巨富們，個個表錯情。而他却繼續招搖撞騙，看來還會有許多人上當啊！」

「嗯——」游天虹沉吟道：「然則，你打算怎辦？」

「我是一名記者，我的責任是揭發社會上的罪惡，但是這件事，我却有些困難。」

「是因爲『受人錢財，替人揞災？』——」游天虹問。

「不！麥漢利給我的錢，我已經對你講淸楚，都捐了出去。」柳天又說：「主要是沒有足夠的證據，好容易給他反噬。」

「你需要一些什麼證據？」

「足以證明他身份的證據。」

游天虹又故意問：「你以爲眞的會有這種證據麼？」

「是的，肯定的！」柳天道：「目前的情勢就是：誰得到那些證據，誰就可以致富，除了我之外！」

「你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因爲別人得到它，一定會好好地利用它去向麥漢利勒索一筆可觀的金錢，但我就當然不會。」

游天虹呷了口咖啡，含笑瞪住他：「爲什麼你會這麼笨呢？」

「不是我笨，而是每個人對於金錢的看法並不一樣；我覺得人生在世不過幾十年光景，金錢無疑是助我們渡過生活難關的最佳工具，但當我的生活並未發生任何難題時，它就變得不太重要了。」柳天抽了一口香烟，「同時我又覺得，人之所以爲人，是因爲人是有人性的；假如人沒有人性，與禽獸又有何分別呢？我就是憎恨那些不擇手段去賺錢的人，所以我認爲自己才是一個眞眞正正的人，也因此而感到驕傲！」

游天虹認識了柳天不少時日，自然也知道他的爲人，所以他覺得柳天說得一點兒也不誇張。

柳天又說：「我們之所以能成爲知心的朋友，也正是因爲我了解到你的爲人，知道你與我之間有個共同的觀點，就是憎恨那些不擇手段去賺錢的人。我與你不同的地方就是：你要使用更高明的老千手法，去反騙對方；而我就利用我的筆和報紙的篇幅，去揭開他們的假面孔。」

「好了，我們不如還是談談那份證據好嗎？」游天虹道：「我們既然都知道有一份證據，你可知道它落在誰人的手中？」

「目前我還未知道。」柳天看看腕錶，「不過大約一小時之後，我就會知道。」

至此，游天虹才知道柳天原來約了人在此「秘密相聚」。

因此他忍不住說：「原來你約見的是個女人。」

豈料柳天却說：「不！那是一個男子。」

「男子？」游天虹又是一怔！因爲據他所知，足以要脅住麥漢利的那一份秘密文件，應該在郭太太的手上。但是，爲什麼會落入一名男子的手上？難道，郭太太妮娜又有了什麼令人意料不到的意外？

這刹那間，又輪到游天虹緊張起來了。

游天虹低聲問柳天：「約唔的人究竟怎麼說？」

「他約我下午一時三十分在此相會。」柳天又一次看他的手錶：「我故意來早，是爲了先看看這兒一帶的環境，想不到這麼湊巧，遇上了你。」

柳天的個性，游天虹是十分了解的。但他仍然提醒他：「你怎麼知道這不是一個陷阱呢？」游天虹又說：「你不要忘記，麥漢利最多詭計。」

「你放心好了，我不是那麼容易上當的人。」柳天道：「對方約我時，雖然在電話中，但我也反覆詢問，證明他不是麥漢利的人，而是有事求我帮忙，我才答允到這兒見他。」

「他怎麼說？」

「他有一份秘密文件要交給我，因爲他知道我是一名很有正義感的記者，所以他才會相信我，但他有條件。現在我就是要來聽聽他的條件。」

「對於這件事，我仍覺得懷疑。」游天虹道：「萬一他是麥漢利派來的人，目的只是試試你是否謹守諾言，那你豈非完了？」

「麥漢利要試我，還有其他方法，何必這麼間接？假如他要殺我，也早已動手了。何況，目前我不是表現得很安份麼？最低限度，目前我並沒有在報紙上揭發他，或者攻擊他。」

（未完・七）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萬里飛虹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雲岫和茅棻被射鵰世家纏住，苦鬥才能脫身，茅棻重傷，他們落荒而逃，來到一戶農舍，原來是毒婆婆棲身之所，得毒婆婆爲茅棻療傷，並贈解毒丸，才和毒婆婆分手，來到澠池以西的英豪鎭，制服了雁過留聲的黑白兩道人物，收留作僕人，改名雁留聲，從他口裏知道鐵馬鏢局失鏢之事是金陵公子姜雲楠幹的。三人備馬趕去金陵找到姜雲楠，經過格鬥取回失物——古畫。他們三人再次易容，逕向西將鏢貨交到地頭，就回老家去了，雖然白昭容爲他生了一個兒子，但彭小娟因毒發而死，在萬念俱灰之下，留書棄家而去……

振奮雄心　重闖江湖

他們主僕三人說話之間，來騎已經追及，而且擦身而過，似乎並無停留之意。

銀霞郡主心頭剛剛一寬，忽然猛的勒住韁繩，面上的神色也爲之一變。

敢情擦身而過的四匹快馬，此時已經一字擺開，攔住他們的去路，其中一人是成王府的侍衞領班路峯，這就難怪銀霞郡主要爲之面色一變了。

成王寬仁厚德，對路峯一向恩寵有加，想不到他竟然忘恩負義，居然迫害小主人來了。

銀霞郡主雖是滿腔怒火，却不敢輕擧妄動，只是暗凝功力，作好嚴密的戒備，因爲四個攔路者之中，她認出一個是錦衣衞的一流高手，此人姓韋名彰，一對點穴鏺辛辣無比，他不只是名滿京師，在江湖道上也是一個頗具份量的人物。

韋彰是他們這一行四人的頭兒，他向銀霞郡主打量一陣，回顧身旁的路峯道：「路大人，是不是她？」

路峯道：「好像不是——」

韋彰哼了一聲道：「路大人只怕看走了眼了，喂，朋友，摘下你的帽子讓咱們瞧瞧。」

路峯並未賣主求榮，是銀霞郡主的一項安慰，不過韋彰要她摘下帽子，這還是一個無法應付的難關。

於是她啞着嗓門道：「爲甚麽？戴帽子也犯了王法？」

韋彰哈哈一笑道：「違抗聖旨，私自逃婚，妳自然犯了王法，聽下官的良言相勸，只要郡主跟隨咱們回去，昭武伯會不究既往，替妳担當一切的。」

銀霞郡主冷冷道：「你胡說些甚麽？我不懂。」

韋彰哼了一聲道：「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再要裝呆賣傻下官只好冒犯妳了。」

銀霞郡主撤出長劍，嬌叱一聲道：「朋友侮辱斯文，迫人太甚，不管你是甚麽官兒，本公子要給你一點敎訓。」

她知道今日之事不是僅憑言語所能解決的，韋彰是這般人的頭兒，如果不除去

此人，這一關必然無法通過。

她用蹬飄身，由馬背之上拔起，劍光有如怒龍出海，挾着一片嚴霜，猛向韋彰撲了過去。

韋彰是名滿京畿的第一高手，他根本就沒有將銀霞郡主放在心上，此時，見她騰身撲擊之勢，竟然捷如閃電，寶劍有如經天長虹，挾着森森劍氣，向他着凌空掃來。

他知道王府子弟多半習得一點花拳綉腿，決未想到一個養尊處優的郡主，竟然身具上乘武功。

由於變起倉促，他後悔自己適才太過大意，在毫無準備之下，他必然接不下這凌厲的一擊，於是他由馬背上拔起，向身後倒竄而去。

但他倒竄不過五尺，忽然一頭栽了下來。

是他沒有逃過銀霞郡主的三尺青鋒，還是拔起之後眞力不繼，以致栽了這個觔斗？

不是這些，因爲他的時運不好，拔身倒縱竟然撞到路峯的劍鋒上去了。

這是送上門的買賣，路峯怎肯放過，長劍全力一揮，韋彰的腦袋立即跟身體分了家，他焉能不栽倒下去！

路峯一劍奏功，另兩人却傻了眼，其中一人大喝一聲道：「路大人，你這是做甚麽？」

路峯道：「這不能怪我，是韋大人撞到我劍鋒上來的。」

那人冷哼一聲道：「但你却揮劍剁下他的腦袋，哼，姓路的，你可知道你在做些甚麽？」

路峯說道：「我知道，今後路某將要亡命天涯，四海雖大，沒有路某容身之地了。」

那人道：「總算你還有點自知之明，不過如若你能戴罪立功，在下倒願在昭武伯駕前替你美言幾句。」

路峯嗯了一聲道：「這倒是一個好辦法，不過路某却另有打算。」

那人道：「哦，說說看，你是什麽打算？」

路峯道：「很簡單，只要沒有人知道韋大人是我殺的，不是就可以平安無事了麽？」

這兩人是昭武伯曹欽手下的高手，他們自然聽得出路峯不懷好意，在韋彰被殺以前，他們認爲這一遭必然可以建立一次大功，想不到禍起蕭牆，他們倒變作別人要除去的對象了。

以兩搏一，他們不見得就怕了路峯，只不過他們瞧見過銀霞郡主的身手，一旦動起手來，他們必會落得一敗塗地，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除了儘快逃走，他們已經別無選擇。

這兩人倒是心意相通，他們猛的扭轉馬頭，反臂向坐騎拍下一掌，但見八蹄翻飛，逕向來路狂馳而去。

路峯冷哼一聲道：「想逃？那有這麽便宜！」語音未落，右臂急揮，長劍挾着厲烈的勁風，插入前面一個後胸之上。

前面的被長劍的衝力帶得飛墜丈外，後面的呆了一呆，脅下忽然傳來一陣劇痛，眼前一黑，他也栽下馬去。

是小飯桶助了路峯一臂之力，使來人全軍盡墨，沒有活下一個活口，路峯由敵人的背上拔下長劍，就便抹乾血跡，這才向銀霞郡主長長一揖，道：「路峯參見郡主。」

銀霞郡主道：「不必多禮，你們是怎麽找上我的？」

路峯道：「找到郡主容易得很，只要隨便問問，就可以知道郡主的去向了。」

銀霞郡主意似不信的道：「這話怎麽說？我改了裝扮誰還認得出來？」

路峯道：「郡主改了裝扮，穿的却是王府的服式，這是民間罕見的，所以目標顯著，一問便知，再說郡主一直沿官道行走，也很容易叫人找到。」

銀霞郡主愕然道：「咱們的經驗太差了，看來走江湖還是一門頗深的學問。」

路峯由馬背上取下一個包裹交給小菁道：「這兒是普通便裝，妳服侍郡主到林中換一換，小飯桶，快來帮我將這些屍體埋掉，留在這兒難免會驚世駭俗。」

他們處理好了現場，路峯立即帶着他們走小路，憑他的江湖經驗及機智，終於擺脫追騎，到達荊山南麓的石橋驛。

此時天色向晚，夜幕已然伸張，依銀霞郡主之意，只要到鎭上問明姜雲岫的住處，當晚就可以去到姜家了，路峯却勸她先行落店，待打聽明白了明早再去也不算遲。

姜雲岫中過擧人，一擧成名天下聞，在石橋驛，自然是一個人人皆知的名人，經路峯找店小二一問，却得來一個十分意外的答覆。

「姜擧人在獲知妻子亡故之後，就留書走出，不知所踪，二夫人傷心之餘，也拋下孩子出家當尼姑去了。」

這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使得萬里投奔的銀霞郡主目瞪口呆，她沉默半晌，忽然銀牙一咬道：「咱們去東海。」

路峯愕然道：「去東海？郡主，爲甚麽？」

銀霞郡主道：「他的師父東南西北四魔天隱居東海，我想他必然是找他的師父去了。」

路峯遲疑半晌道：「郡主，茫茫大海，水天無際，咱們又不知道姜公子的確實位置，這……」

銀霞郡主道：「我聽姜公子說過，那是一個孤島，在高麗的南邊，由膠州灣乘船向東走並不太遠。」

路峯道：「由膠州灣乘船向東走是黃海，高麗南端有一個島名叫濟州島，姜公子所說的孤島可能是在濟州島附近。」

銀霞郡主啊了一聲道：「你好像對高麗很熟，以往到過？」

路峯道：「屬下是遼東人，幼年父母雙亡，由家叔撫養成人，在屬下五歲時，家叔擧家遷移釜山，屬下的童年是在那兒渡過的，所以對高麗南部的地理環境頗爲熟習。」

銀霞郡主大喜道：「那好，咱們就去膠州灣。」

路峯道：「這樣不妥，膠州灣距離京師太近，容易被曹欽查覺，咱們去上海吧，由吳淞口僱船出海，比膠州灣遠不了多少。」

銀霞郡主道：「好吧。」

他們言談之間，三名彪形大漢忽然走了過去來，其中一人身着白衫，年約三旬，現在已是秋天，他的手中還在搖着一柄烏骨摺扇，神態之間顯得十分輕狂。

他走到銀霞郡主的身側，右脚一抬，踏到銀霞郡主所坐的長櫈之上，雙眉一揚，冷冷道：「朋友那兒來的？是姜雲岫的朋友？」

路峯，小飯桶，及小菁三人見白衣人意欲侵犯郡主，不禁面色一變，呼的一聲全都站了起來。

銀霞郡主揮手要他們坐下，神色平靜的淡淡道：「閣下是此地的官府？就算是官府也不能無緣無故的向陌生人找碴！」

白衣人哈哈一笑道：「官府不能大爺能，因爲大爺不是官府，說實話吧，朋友，姓姜的究竟躲到那兒去了？」

銀霞郡主道：「這就怪了，姜同年是本地人氏，你應該問店小二才對。」

白衣人道：「大爺自然問過店小二了，哦，你適才說姜同年，是什麼同年？」

銀霞郡主道：「小生跟姜雲岫同榜中舉，自然是同年了，咱們路過此地，想順道拜訪一下，瞧閣下這等氣勢，莫非姜同年開罪了閣下？」

白衣人見銀霞郡主容顏秀美，的確像一整天埋首故紙堆中的書呆子，他的神色緩和了，那隻踏在櫈上的脚也收了回來。

這是形勢好轉的跡象，銀霞郡主不想多事，自然願意化干戈爲玉帛。

誰知白衣人身後的一名面色陰沉、頷下留着短髭的勁裝大漢，忽然一掌飛出，五指像鋼鉤一樣猛向小飯桶肩井穴找去。

小飯桶年紀雖輕，可也習得一身頗爲高明的武功，而且小傢伙是一個鬼精靈，不管情況如何，他時時都在提功戒備，短髭大漢自然抓他不到。

他沒有抓到小飯桶，却抓到了一雙筷子，抓錯了不要緊，他竟然一個虎跳，躍閃三尺，捧着那隻抓人的右手，放聲悲嚎起來。

他是做甚麽？莫非中了筷子的暗算？不錯，筷子插入掌心，由手背穿了出來，此等錐心蝕骨的痛苦是難以忍受的，勿怪他要痛苦的哀嚎了。

這自然是小飯桶的傑作，但不能稱爲暗算，抓蛇的被蛇咬，是他學藝不精，說甚麽也不能抱怨別人。

不抱怨要看甚麽人了，這般傢伙無風還要生出三尺浪，小飯桶傷了一個人的右手，他們怎肯善罷干休！

另一名勁裝大漢果然拔出長刀，口中一聲暴吼，揮刀就向小飯桶猛劈。

此人一動傢伙，食堂中登時大亂，一般食客鷄飛狗跳般的逃了出去，食堂桌櫈齊飛，四個人在那兒展開兇狠的拚鬥。

一對是小飯桶與勁裝大漢，另一對是白衣人與小菁，小飯桶使的是一柄短劍，跟勁裝大漢的長刀相比，他只能挨打，很難傷到人家，不過他仗着身材矮小，採用一套特殊的戰法，東蹦西跳，見縫就鑽，抽冷子向對方刺出一劍，逗得勁裝大漢火冒三丈，就是將他無可奈何。

小菁的處境就不同了，她沒有小飯桶那麽刁鑽，碰到的又是一個身手極高的敵人，交手不足十招，她就連連遇險，危如累卵了。

白衣人的確是一位高手，摺扇點劈敲打，奇招百出，小菁完全處於被動，幾乎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了。

白衣人勝券在握，忍不住發出一聲得意的狂笑，其實兵兇戰危，瞬息萬變，他笑得似乎早了一點。

的確，他只笑出了一半，就像被人一把掐住脖子，再也笑不出來了。

莫非他當眞被人掐住脖子？不，只是銀霞郡主凌空賞了他一根纖纖玉指而已。

指力破空，急如勁矢，一下就擊中了他的玄機重穴，他如何還能笑得出來？

白衣人被銀霞郡主所制服，勁裝大漢難免神色一呆，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小飯桶焉能放過，短劍出手，一吐即收，下手並不太重，只是點破了勁裝大漢的氣海穴道。

現在惡鬪結束了，白衣人一夥全盤皆輸，連生命都揑在別人的手裏，只好俯仰由人，聽憑宰割了。

但他却惡狠狠的哼了一聲道：「朋友好高明，不過你們却惹了大禍，今後，嘿嘿嘿……」

銀霞郡主冷冷道：「亡命天涯，四海難容，是不是這樣？」

白衣人一怔道：「原來你已經知道咱們是誰，好胆量，當今之世，敢於跟總盟主公然作對的不多，說說看，朋友是那位高人？」

白衣人這麽一說，倒輪到銀霞郡主發呆了，她原以爲這般人是昭武伯曹欽派來的，想不到他們都是武林黑白兩道總盟主楊無過的部屬。

她敢於反抗聖旨，又何在乎一個楊無過？不過武林黑白兩道遍佈江湖，跟這般人結下樑子，只怕會寢食難安！

她沒有想到這些，路峯却想到了，他忽然彈身而起，一把扣着被筷子插傷右掌那人的左腕，再扭頭對小飯桶及小菁道：「帶着他們兩個，咱們要另外找個地方跟他們好好的談談。」

小飯桶道：「咱們還回不回來？」

路峯道：「只怕不能回來了，跟店家把賬算清吧。」

小飯桶在跟店家算賬，小菁配好了他們的馬匹，銀霞郡主在路峯傳音解釋之後神色也自然了，因而他們帶着三名俘虜離開，並未惹起太多人的注意。

他們進入山區，找到一個十分荒涼的所在，路峯招呼小飯桶停止前進，先點上白衣人三位的死穴，然後將他們丟入絕澗之內。

處理完了三具屍體，小飯桶不解詢問道：「路大人……」

路峯瞪他一眼道：「甚麽大人小人的，我跟你說過，叫路大哥。」

小飯桶道：「對不起，路大哥，其實這不能怨我，叫順了嘴嘛，一時很難改得過來。」

路峯面色一正道：「咱們遍地仇踪，掩藏行跡還來不及，你再要這麽漫不經心，咱們只好不跟你一道走了。」

小飯桶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銀霞郡主不要他，路峯這麽一說，他一時慌了手

脚，連忙打恭作揖的道：「原諒我吧，路大哥，小飯桶再也不敢了。」

路峯微微一笑道：「好啦，你還有甚麽問題？」

小飯桶道：「小弟是想咱們應該問問他們的來歷，是誰派他們來的？以及爲甚麽來找姜公子？」

路峯道：「是的，咱們應該問，不過咱們如果知道楊無過與司禮太監曹吉祥的關係，就不必浪費口舌了。」

銀霞郡主愕然道：「司禮太監是朝廷重臣，他怎能與江湖人物勾結？」

路峯道：「此事由來已久，在王振擅權之時，神燈教主楊無過就一直受到王振的庇翼，曹吉祥與楊無過是同門師兄弟，他們自然要表裏爲奸了。」

銀霞郡主啊了聲道：「曹吉祥營私植黨，培養武力，這只怕不是國家之福！」

路峯道：「郡主說的是，適才被咱們處死的三人，既是楊無過的屬下，他們來找姜公子，不外兩種原因，一是尋找郡主，一是網羅姜公子，姜公子既然不在，咱們也應該迅速離開，問不問都是一樣，所以屬下不想浪費時間和唇舌。」

銀霞郡主道：「你說的對，不過咱們今晚……」

路峯道：「今晚只能讓郡主委屈一下，找一個農家或獵戶寄宿一宵。」

銀霞郡主道：「也只好如此了，咱們走吧。」

他們的運氣不算太壞，在夜幕罩臨之前，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家獵戶。

翌晨他們向東走，一路小心謹慎，而且幾度易容改扮，在風聲鶴唳之中，總算平安的抵達了杭州灣。

他們原是要去吳淞口的，爲了減少途中的危險，才選擇了途程較近的杭州灣。

此地的海船很多，却找不到願去濟州島的，經不惜重金，才找到一條雙桅烏篷海船。

到達濟州島以後，雖是身在異域，由於路峯會說高麗話，倒也沒有甚麽困難。

經路峯向當地的漁船探詢，據說在濟州島東南約莫六十多浬海程，有一個孤島名叫「鱷魚頭」，那兒原有一股海盜盤據，後來出現一個海怪，將島上的人畜吃光，鱷魚頭也就成爲一個恐怖的名詞了。

鱷魚頭既然是一個恐怖的孤島，他們自然僱不到船了，金錢雖然可愛，畢竟是身外之物，拿生命去冒險，一般人是不會願意的。

路峯曾經找他僑居此地的叔父帮忙，結果只能買到一條海船，好在路峯幼年久居海島，對駛船也有一點經驗，加上鱷魚頭相距濟州島不遠，他們終於找到了這個人人害怕的孤島。

銀霞郡主沒有猜錯，姜雲岫的確是在島上，他跟着四位師父隱居潛修，過着隱士一般的生活，只不過這位豪邁不羣的奇俠，似乎已經壯志全消，不再有當年的那份豪情了。

他想不到銀霞郡主會找來島上，神色不由一呆，但一呆之後，他又平淡的微微一笑道：「郡主雅興不淺，竟然玩到孤島上來了。」

銀霞郡主幽幽一嘆道：「家破人亡，那裏還有甚麽雅興，我只是一個天涯亡命的孤女罷了。」

姜雲岫愕然道：「究竟出了甚麽事？郡主。」

小飯桶道：「往事一言難盡，公子先安置了郡主再慢慢聊吧。」

姜雲岫道：「好，各位跟我來。」

島上的房屋不少，多半是以石塊爲牆，棕葉爲瓦，雖是不太美觀，避風雨倒是不錯的，他撥出兩間房屋，供銀霞郡主一行居住，只是陳設不週，當得是家徒四壁，因而帶着歉意的道：「很抱歉，郡主，在這兒只能苟延殘喘，不是妳千金之軀所能生活下去的。」

銀霞郡主說道：「別這麽說，公子，你能在這兒生活，我爲甚麽不能？能够活在這塊乾淨的土地之上，未嘗不是一種幸運。」

姜雲岫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莫非朝中出了變故？」

銀霞郡主當即將石亨曹吉祥乘景泰皇帝病重之時以禁軍迎接英宗復位，景泰帝一驚而薨，以及兵部尚書于謙被害，昭武伯曹欽迫婚之事，作了一番扼要的敍述。

姜雲岫道：「令弟呢？」

銀霞郡主道：「見濟在兩年前便因病去世了。」

姜雲岫長嘆一聲道：「想不到郡主的處境，也是這般不幸，不過郡主金枝玉葉，怎能亡命天涯，寄居孤島終非長策。」

銀霞郡主幽幽一嘆，淚珠滾滾，幾乎奪眶而出，良久，她忽然目光一抬，瞧着姜雲岫道：「我身冒奇險，萬里迢迢的來找你，今後只有你才是我的依靠，你也需要有人服侍，不是嗎？大哥。」

姜雲岫心頭一懍，想不到這位天潢貴冑的郡主，竟然垂青到他的頭上來了。

這是飛來的幸福，但他却無意高攀，因爲他歷盡人間坎坷，遭到兩次喪妻之痛，對人生他已失去奮鬥的勇氣，對女人更是不敢招惹，如非心灰意冷，他也不會逃到這孤島上來了。

於是他以冷淡的口吻道：「郡主的智勇與關注，使在下十分欽佩，也衷心感激，只是一個歷盡滄桑，屢遭不幸的人，對人生已是一片灰黯，在下心如寒潭，只怕要辜負郡主的這片熱情了。」

銀霞郡主神色一呆，原已滾滾欲落的淚水，此時再也忍不住了，不過天潢貴冑，畢竟不同於常人，她立即抹乾淚水，凄然一笑道：「大哥！你該不會攆我吧？」

姜雲岫道：「在下還不致如此不近人情，但在下還有四位師父，走，我帶妳去見他們。」

× × ×

東南西北四魔天原是要到九江鐵馬莊去找姜雲岫的，後來他們無意中發現一個山洞，內中竟然堆集着數不清的金銀珠寶，由於這一項發現，使他們改變再入江湖的初衷，決心留在孤島，江湖上的恩恩怨怨都不願再去追究了。

他們並不愛財，但這些錢財却可以使他們老有所養，人生的榮辱他們看得多了，縱然是蓋世英雄，到頭來還是難免黃土一坯，他們勘破了人生，因而不再作出山之想。

姜雲岫帶着銀霞郡主，再招呼路峯，小飯桶及小菁一同去參見他的四位師父。

此時四魔天剛剛做完了晚課，姜雲岫先進去參拜，再將銀霞郡主的遭遇，以及他們主僕四人投奔前來的經過向四位師父作了一番簡敍，然後請示道：「師父，咱們要不要收留他們？」

東魔天諸葛欣向幾位弟妹瞥了一眼道：「你們有甚麼意見？」

南魔天雙忌宣聲佛號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他們既已來到本島，焉有拒絕收留之理。」

北魔天北宮婉道：「二哥說的不錯，王子皇孫竟落得這般慘狀，實在也怪可憐的。」

東魔天點點頭，再問西魔天道：「三弟有沒有意見？」

西魔天毋鎬道：「小弟沒有意見，只是雲岫俗緣難了，又要離開咱們了。」

東魔天道：「天意如此，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雲岫，你跟他們去吧。」

姜雲岫愕然道：「師父，弟子是請示能不能將他們留下，不是要跟他們再出江湖。」

東魔天道：「我知道，不過郡主金枝玉葉，怎能長留荒島？你應該替她解決困難，使她重返皇室。」

姜雲岫道：「皇室劇變，骨肉相殘，弟子只怕心餘力拙，沒有使她重返皇室的能力。」

東魔天道：「事在人為，你會有機會的，先到六橫島找你大師兄吧，他會全力幫助你的。」

他取出一塊旗形鐵牌交給姜雲岫道：「你大師兄姓朱名炎，他是天火門的門主，天火門下從不涉足江湖，門下弟子全以打漁為生，因而江湖之上知道天火門的不多，但他們實力之強，不在當代任何一門派之下，有你大師兄全力相助，任何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姜雲岫道：「師父，弟子不想再闖江湖了。」

南魔天宣聲佛號道：「事到頭，不自由，師父也不想離開你，但咱們不能違背天意。」

姜雲岫知道已無法再留荒島，只得跪下向四位師父拜了三拜道：「請問師父，六橫島在甚麼地方？」

東魔天道：「在浙江象山縣象山港外，你們向西南走，只要找到舟山羣島，就可以找到六橫島了，今晚風向頗好，多帶一點乾糧食水去吧。」

姜雲岫道：「弟子叩別師父……」

× × ×

六橫島是象山港外的一個最大的海島，島上全是漁民，他們患難相扶，休戚與共，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北自桃花山，南至南韮山，全是他們的勢力範圍。

他們的組織只是自助，與外界決無關連，但附近的人却稱他們為魚帮，輕易沒有人願意招惹他們。魚帮的頭兒就是朱炎，一般人都稱他為朱大爺，沒有人知道他是天火門的門主。

這天晌午時分，姜雲岫的船靠上了六橫島，立即有十幾條漁船圍了過來。

一名赤着胳膊的精壯漢子向立在船頭的姜雲岫道：「你要做甚麼？朋友，如果需要甚麼帮助，請說。」

姜雲岫雙拳一抱道：「在下姜雲岫，是專程來拜訪朱大爺的。」

赤膊漢子雙目精光暴射，向姜雲岫上下打量一陣道：「朋友認識朱大爺？」

姜雲岫道：「不認識，是有人介紹在下來的。」

赤膊漢子道：「誰？」

姜雲岫取出旗形鐵牌道：「是旗牌令的主人。」

赤膊漢子一見旗牌令，忽然神情一肅，同時抱拳一拱道：「貴客請稍待，在下這就去通報家師。」語言一落，足點船舷，身形像急弩離弦一般，凌空躍上碼頭，放步狂奔而去。

片刻之後，一名身着紫袍的中年大漢，領着十餘人急馳而來。

姜雲岫猜想這位紫袍大漢八成就是師兄朱炎，因而迎到岸上，雙拳一抱道：「你是大師兄朱炎？小弟姜雲岫奉恩師之命特來拜候。」

紫袍大漢果然就是天火門主朱炎，他一把抓住姜雲岫的雙手，哈哈一陣大笑道：「師弟，師父他老人家在那裏？你是幾時投入他老人家的門下的？」

朱炎身後一名年約二十四五，面貌清瘦的少年道：「爹，此處不是談話的地方，師叔他們舟車勞頓，也應該歇息一下，有話何不待會再聊？」

清瘦少年是朱炎的獨子朱承熙，別看他年歲不大，機智武功，却是天火門中的翹楚。

朱炎仍然放聲大笑道：「熙兒說的是，爹是太高興了，來，快拜見師叔。」

朱承熙趨前兩步，躬身一揖道：「侄兒朱承熙參見師叔。」

姜雲岫還了一禮，道：「賢侄不必多禮。」

接着朱炎為他介紹了天火門中幾個重要的人物，朱門四弟子于照，呂烈，單灼，蕭烱，以及總管陸大超等人，然後目光一抬，向銀霞郡主投下一瞥道：「這位是弟妹吧？師弟怎不替愚兄介紹一下？」

銀霞郡主嬌靨一紅，向朱炎襝衽一禮道：「朱銀霞見過大師兄。」

這位郡主倒是眞怪，別人說她是姜雲岫的妻子，她不只是不加分辯，反而來個「見過大師兄」。

但姜雲岫却不願讓別人誤會，立即加以解釋道：「大師兄誤會了，她是當朝郡主，小弟那裏高攀得上。」當即為銀霞郡主等一行作了一番介紹。

他們邊走邊談，此時已經來到一個井然有序的漁村，村裏的居民多半以打魚為生，也有開設各種店舖的。

朱炎的住宅與一般民房相差不多，只是房屋較大較多而已。

他們走進朱府，廳堂之上已經擺下--桌豐盛的酒席，姜雲岫等的確餓了，也就不作客套，觥籌交錯的開懷吃喝起來。

酒過三巡之後，姜雲岫才將他當年被人棄在孤島「鱷魚頭」，巧遇四魔天，以及拜師習藝的經過，詳詳細細的為大師兄朱炎敍述，然後長長一吁道：「小弟中舉之後，由於不願逐鹿官場，竟致落拓江湖

，弄得滿身恩怨，及父母雙亡，兩度喪妻之後，感到人世無常，因而心灰意冷，乃離家避世，遠赴荒島，原想追隨幾位師父隱居海外，以終了此身的，估不到，唉……唉……」

銀霞郡主幽幽道：「大哥，是小妹對不起你，不過人生數十寒暑，只是曇花一現，咱們在這短暫的歲月之中，總應該在世上留點甚麼，縱然是雪泥鴻爪，也不算虛渡此身，你說是麼？大哥。」

朱炎雙掌一擊，哈哈一陣大笑道：「說得好，師弟，你身負五家之長，一身武學世無其匹，李太白說天生我材必有用，你要是這般消極，不只是辜負你一身所學，也辜負了上蒼對你的培育。」

銀霞郡主道：「振作起來吧，大哥，小妹的生死不足惜，但曹太監勾結江湖草莽，暗中培植武力，一旦養癰成患，又不知有多少生靈要遭到刦難了，大哥仁心俠骨，難道你能夠忍心不管？」

朱炎道：「不錯，楊無過在太行山區建有龐大的山寨，其中披甲執堅的武士，不下十萬之衆，一個武林人物，竟然擁有如此雄厚的武力，他的用心豈不十分可怕！振作起來，師弟，大師兄願意全力支持你。」

姜雲岫原本不是一個易於灰心喪志之人，再經銀霞郡主與朱炎的一再激勵，他那逐漸冷却的心志終於滋長出一綫生機，但對險惡的未來，他仍然存有不少顧慮。

經過一陣沉默之後，他目注朱炎道：「大師兄，楊無過在太行山藏有十萬甲兵，大師兄是怎樣知道的？」

朱炎道：「天火門雖是從不涉足江湖，但對江湖動態，以及各派勢力的消長，愚兄仍然是關心的，因此，本門經常派出密探，在江湖上刺探各方情勢，神燈教在太行山練兵已經有幾個年頭了，怎能瞞得過本門的耳目！」

銀霞郡主道：「楊無過居心叵測，但如非有朝中大員的支持，他絕對不敢如此囂張，此事關係國家安危，與千萬生靈的命運，大哥，你要想個辦法。」

姜雲岫道：「郡主放心，咱們會盡力的，只不過賊勢太過強大，就算大師兄不惜傾全派之力帮助咱們，也難與天下黑白兩道為敵，不過……」

銀霞郡主道：「不過怎樣快說嘛。」

姜雲岫道：「咱們可以使用不規則的戰法。」

銀霞郡主道：「怎樣叫做不規則的戰法？」

姜雲岫道：「不跟賊人打硬仗，有利則戰，無利則走，逐次消滅賊人的主力，相機突入太行山賊人的總壇，只要搜到賊人與曹太監勾結的證據，將它呈給朝廷，一切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朱炎道：「好辦法還是讀書人行。」

姜雲岫道：「要實施不規則的戰法，還得要有兩項附帶的條件，一是易容改扮，二是增強功力，因為咱們必須掩蔽行藏，神出鬼沒，才能使賊人防不勝防，這樣就得深明易容之術，以及能夠獨力作戰的武功。」

朱炎道：「易容之術好辦，你嫂嫂就是千面神駝的傳人，增強功力就難了，這不是一蹴可就的。」

姜雲岫道：「小弟此次回到鱷魚頭，二師父又傳給小弟一項極端玄妙的步法，名叫『九幻迷踪步』，此種步法不難學習，在對敵時，無論敵人多強，一經展開九幻迷踪步，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小弟再傳給三師父的無雙刀法『陰陽界』，相信天下都可去得了。」

朱炎道：「好，咱們就這麼辦。」

於是他精選門下弟子三十八名，加上朱炎父子，及四大門徒，一共四十四人，另外隨着姜雲岫前來的銀霞郡主，路峯，小飯桶，小菁等，合計四十九人，立即開始學習易容術及增強武功。

百日之後，這四十九人已經成為鋼鐵一般的隊伍，他們離開六橫島投入江湖，一股震撼人心的巨浪迅速在江湖上昇起。

× × ×

飛龍寨位於安徽休寧縣以西的齊雲山，寨主神龍劍客任桀，以一柄神龍劍飲譽武林，武功之高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

這天晌午剛過，飛龍寨前出現了三男二女，一個是白髮蒼蒼的老者，一個四旬左右的書生，一個徐娘半老的青衣婦人，以及兩名十五六歲的少年男女，距離寨門約莫兩箭之處，他們就被人攔了下來。

飛龍寨雄峙武林，隱然執東南幾省武林道上的牛耳，像這麼一個門派，自然不是陌生人能夠隨意進來的。

現身阻路的是飛龍寨的一個小頭目鄢七，他帶着四名武士負責寨前巡邏，發現有人闖山，他立即率衆攔住去路。

「喂，你們做甚麼來的？」

「遊山。」

這話答得乾脆，天下名山大川，常常留有騷人墨客的足跡，除了當今皇上的紫禁城，這齊雲山並不是一個禁地。

但鄢七却哼了一聲道：「到別處去遊吧，各位，飛龍寨不歡迎遊客。」

白髮老者微微一笑道：「朋友這麼說就太小氣了，皇宮上苑咱們都可以瞧瞧，飛龍寨只是一個賊窩罷了，咱們肯瞧應該是貴寨的無上光輝。」

鄢七面色一變道：「老小子好大的狗胆，居然敢到飛龍寨來挑衅，上。」他舉手一揮，身後的四名武士一起狂呼着衝了過去。

這般飛龍門下，武功全都不錯，尤以這位鄢七，掌中一根三截棍，頗有幾分火候。

鄢七門的是白髮老者，他以為憑他這一手絕活，最多三招兩式，準會讓白髮老者趴在這裏，但在三招兩式之後，他失望了，同時神色大變，鬥得驚心動魄。

因為他一招攻出，往往會失去目標，直待別人出聲招呼，他才知道白髮老者站在那裏。

這個仗如何打法？他簡直是被人玩弄在掌股之上嘛，不過此人倒也夠種，他大喝一聲住手，免得那四名武士丟人現眼，然後將三截棍往地上一抛，冷冷道：「動手吧，朋友，鄢某認栽。」

白髮老者哈哈笑道：「動手？你在說笑話吧，咱們喜歡遊山並不高興殺人。」

鄢七呆了一呆，然後面色一整道：「你們究竟做甚麼來的？大丈夫做事應該光

明磊落，拿幾個下人尋開心，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

白髮老者道：「好，你去告訴任桀，就說白頭翁找他說話。」

鄢七道：「請稍待，在下這就去給各位通報！」

他率領四名武士馳進寨門，迎面遇到神龍劍客任桀，領着弟子黃定國，女兒任雙燕，總管邱公廉，及寨中高手二十五名，風馳電掣般向寨門奔來，顯然白髮老者一行前來找碴，任寨主必然已獲得訊息。

現在武林一統，黑白兩道全部臣服於楊無過的淫威之下，只要按時獻出子女金帛，倒也能夠相安無事，如今居然有人到飛龍寨來惹事，莫非當今武林，還有不屬盟主管轄之人？

及遇到鎩羽而歸的鄢七，神龍劍客腳下一窒道：「鄢七，來人是甚麽來歷？」

鄢七道：「稟寨主，來人共有男女五個，那老者自稱白頭翁他要面見寨主。」

任桀沉吟半晌，想不出白頭翁是何許人物，總管邱公廉道：「出去瞧瞧吧，見了面就會知道的。」

任桀點點頭，腳下一挪領先向寨外馳去。

距離寨門一箭之地，任桀停了下來，及舉目向跟前的五人一瞥，全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之人。

此時白髮老者雙拳一抱道：「小老兒白頭翁見過任大寨主。」

任桀哼了一聲道：「咱們似乎面生得很，朋友找任某有何指敎？」

白髮老者道：「寨主這麽說就不像江湖中人了，一同生二同熟嘛，以前沒有見過面有什麽要緊，至於指敎嘛，那可不敢當，聽說寨主以一套神龍劍法威震江湖，小老兒有些不信，所以想來試試。」

任桀哈哈一陣狂笑道：「好得很，朋友請。」

黃定國躬身一禮道：「師父，殺鷄焉用牛刀，讓弟子去敎訓他一下。」

任桀道：「來者不善，你還是要小心一些。」

黃定國道：「遵命。」語音一落，幌身越衆而出，同時摘下長劍，目注白髮老者道：「黃某候敎，老朋友請。」

白髮老者正待撒劍迎戰，他身後的青衫少年道：「慢點，路大俠，讓小飯桶打個頭陣。」

敢情白髮老者是路峯所扮，青衫中年是姜雲岫，半老徐娘是銀霞郡主，少年男女自然是小飯桶及小菁了。

路峯知道小飯桶的功力原也不弱，現在又極得「陰陽界」絕世刀法，及「九幻迷踪步法」，不要說一個黃定國，就算任桀親自動手，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不過小飯桶是郡主的親隨，兵兇戰危，他可不敢作這個主，因而扭頭向銀霞郡主瞧去。

「去吧，小飯桶，手底下收着點兒，不要傷了別人的生命。」

這是銀霞郡主的吩咐，也是對路峯的答復。

小飯桶應了一聲，取下長刀，彈身一躍，輕飄飄曳落在黃定國身前的五尺之處，當眞是身如飄絮，點塵不驚，瞧得黃定國心神一懍。

小飯桶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輕功之高，黃定國縱然再練十年，只怕也無法達到此等火候，兩者相形之下，這位飛龍寨的得意弟子，在氣勢上已經弱了三分。

不過神龍劍法，天下無雙，輕功雖是比不過對方。在兵刄上必然可以扳回這一頽勢，於是長劍向懷中一抱，冷冷道：「在下黃定國，朋友請賜告名號。」

小飯桶道：「在下范通，黃兄請。」他說話之間，長刀一推，擺出一個招式，一股凌人的霸氣隨着奔放而出。

黃定國雖然不曾身經百戰，對搏殺的經驗也不算少，他曾經會過不少高人，却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凌人的氣勢，不必動手，他已經注定是一個敗字。

神龍劍客任桀瞧得心神狂震，忍不住扭頭對邱公廉道：「公廉，你看那青衣少年擺出的是什麽刀法？」

邱公廉說道：「好像是西魔天的陰陽界——」

任桀嘆息道：「看來飛龍寨難以逃過這一刧數了，公廉，你替瞧住一點……」

任桀要親自出戰，邱公廉伸手一攔道：「等一等，寨主，笨鳥先飛，這場讓我吧。」

不待任桀答允，他已奔入場中，同時出聲招呼道：「黃賢侄，令師叫你，這場讓給老朽吧。」

黃定國應聲退了下來，他的衣衫幾乎濕透，適才精神上所受的壓力，使他有些支持不住，此時壓力雖已解除，他却腳下虛浮，好像體力已經用盡一般。

飛龍寨的人心寒了，他們不忍瞧着面色蒼白的黃定國，所有的目光一起投向鬥場。

鬥場之上形勢未變，只是黃定國換爲邱公廉而已。

邱公廉是老一輩的人物，當得是久歷風霜，身經百戰，他沒有機會跟西魔天交手，否則他也許不會活到現在，不管怎樣，只要是武林中人，對名震江湖的高深武學，都會有一種嚮往之心，只要有可能，他們一定不會放過較量一下的機會，縱然因此而丢掉生命也在所不惜。

現在邱公廉遇到了，雖然小飯桶不是西魔天，能夠見識一下絕世刀法也不枉虛渡此生。

於是，他握着慣用的兵刄旱烟鍋，雙拳微微一拱道：「老朽邱公廉，少俠請賜招。」

小飯桶冷冷道：「有僭。」振臂一推，一刀揮了出去。這一刀如同驚雷驟發，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但那股扣人心弦的寒芒一閃即斂，小飯桶混身放射出來的霸氣也逐漸收斂起來。

這似乎只是一招。

本來嘛，一刀定生死，招出分陰陽，陰陽界絕世刀法一招就已足夠。

的確不錯，邱公廉沒有接下小飯桶的一招，他敗了，而且是在鬼門關走了一個來回。

敢情邱公廉的旱烟鍋斷成三截，散落在身側的草地之上，他胸前的衣衫裂開兩條五寸長短的縫隙，如非小飯桶手下留情

，任何一處都足以奪去他的老命。

他呆立半晌，用衣袖抹了一下額頭的冷汗，接着，雙拳一抱道：「多謝少俠手下留情。」身形一轉，向任桀立身之處奔去。

在飛龍寨，除了神龍劍客任桀，就以邱公廉的武功最高，他竟然鬥不過人家一個孩子，飛龍寨豈不是一敗塗地。

然而，任桀不甘心飛龍寨毁在別人的手裏，他要以多勝少，將飛龍寨作孤注一擲。

於是他撤出長劍，大吼一聲道：「給我殺——」彈身一躍，逕向路峯撲去。

眼看一場混戰難以避免，一股清越的長嘯忽然響了起來。

嘯聲初起，飛龍寨自任桀以下，如同當胸挨了沉重的一擊，他們不敢再往前衝殺了，因爲這股肅殺冷酷的嘯聲，具有殺人於無形的功能。

嘯聲再轉高亢，四週山鳴谷應，那股駭人的威勢，好像世界已到末日。

最後飛龍寨的二十五名高手先後摔倒下去，他們面色慘白，口溢血絲，受到十分嚴重的內傷。

黃定國任雙燕在盤膝運功，他們比二十五名高手稍好一點，但也全身顫抖，面無人色。

任桀與邱公廉也在運功抗拒，他們雖然還沒有受傷，但已面紅耳赤，冷汗被體，只要嘯聲繼續下去，飛龍寨只怕沒有一個能夠活命。

是誰具有此等超凡入聖的功力？一陣嘯聲就能使萬騎解甲，全軍癱瘓！

這個自然是姜雲岫的傑作了，放眼天下，除了他誰能具有如此深厚的內力？

他決非嗜殺之人，適才發出嘯聲，原是想阻止混戰，以免多傷人命。

但在嘯聲發出之後，他忽然改變了心意，要給予飛龍寨一個嚴厲的懲罰，因爲飛龍寨曾經將他當做叛逆，夥同其他門派，在江湖上對他展開搜捕。

對敵人勿須仁慈，這是他重出江湖所抱的宗旨，雖然他知道長嘯再繼續下去，今後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飛龍寨這個門派，但他却毫無停止之意。

銀霞郡主瞧得心有不忍，因而出言相勸道：「饒了他們吧，大哥，再下去他們就沒有一個活人了。」

沒有一個活人那可不行，他可以使飛龍寨鷄犬不留，但對邱公廉却不得不網開一面，因爲他懷念白昭容，覺得對她有一份虧欠，邱公廉是白昭容的舅父，愛屋及烏，他的嘯聲只得停了下來。

嘯聲停止，飛龍寨如同獲得皇恩大赦，雖然未來的發展可能並不樂觀，至少他們暫時保住了生命。

此時任桀睜開雙目，失去血色的嘴唇仍在輕微的顫抖着，他向姜雲岫瞥了一眼，道：「爲甚麽，飛龍寨與閣下素昧平生你爲甚麽要毁掉咱們。」

姜雲岫冷哼一聲道：「這就要問你了，姜雲岫跟你何怨何仇？飛龍寨爲甚麽要傾全派之力抓他？」

任桀面色一變道：「閣下原來是姜雲岫的朋友，好，你動手吧。」

姜雲岫哈哈一陣狂笑道：「你認爲我不敢？」一片駭人的殺氣，在狂笑之際奔放而出，他的短槍也摘了下來，雖然他還沒有出手，但那股驃悍的氣勢，已經令人心胆皆寒。

此時如果讓他出手，相信普天之下沒有人能夠承當他短槍一擊，任桀適才已在他長嘯之中耗去大量的眞力，只要他短槍一吐，神龍劍客的名號就是明日黃花了。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人叢中忽然響起一聲悽厲的慘呼，一條纖細的人影，跌跌撞撞的奔了過去。

她是任桀的愛女任雙燕，一個美麗而任性的姑娘，但她那粉頰之上此時是一片蒼白，咀角之旁還掛着幾縷血絲，顯然她受了內傷，必然是姜雲岫嘯聲所做成的。

那麽她衝過來做甚麽？是想找姜雲岫拚命。

不，她不是拚命，是替他爹求情，因爲噗的一聲她在姜雲岫的身前跪下下來，道：「殺我吧，朋友，子代父死，希望你放過我爹。」

姜雲岫估不到這位任性的姑娘會來這麽一招，他不由神色一呆，手裏的短槍再也攻不出去了。

邱公廉瞧出了這是一個轉機，他立即趨前數步，雙拳一抱道：「朋友，你如果是姜少俠的朋友，你就應該知道他的妻子白昭容是老夫的外甥女兒，你不要誤會，老夫不是跟你攀親戚，只是請你聽老夫的一點解釋。」

姜雲岫道：「好，前輩請說。」

邱公廉先拉起任雙燕，再嘆息一聲道：「如果閣下的女兒落入人手，你的寨子再被人以重兵包圍，閣下奮戰不利，只落得兵敗將亡，請問閣下會不會迫訂城下之盟？」

姜雲岫一怔道：「這個……」

邱公廉道：「咱們答允嫂捕姜少俠是出於無奈，而且以姜少俠夫婦的功力，敝寨縱然找到了他又能怎樣？寃有頭債有主，閣下既是替姜少俠討還公道，就應該去找神燈敎……」

姜雲岫道：「多謝指敎。」身形一轉就待離開鬥場。

邱公廉道：「慢點，姜少俠……」

姜雲岫神色一呆，到底薑是老的辣，邱公廉居然識破了他是易容改扮。

他緩緩擰轉身形，道：「前輩有甚麽指敎？」

邱公廉忽然面色一沉道：「你太薄情了，少俠，你丢下妻兒一走，你知道他們現在過的是甚麽生活。」

白昭容母子過的是甚麽生活，正是姜雲岫想知道的，他曾經回過家，結果只知道白昭容當了尼姑，小兒子被一男一女兩位友人帶走。

他找遍附近的尼庵，查不到半點綫索，兒子的下落更像石沉大海一般。

他後悔當日太過衝動，沒有替白昭容母子着想，現在夫妻勞雁分飛，父子骨肉乖離，這一場都是他錯誤造成的，邱公廉說他薄情，他的確當之無愧。

不過他原本不是無情之人，而且感情極端豐富。

這就有問題了，但凡感情豐富的人，多半受不了感情的挫折與打擊，許多不應

該犯的錯誤，都會在此等情形之下發生。

其實姜雲岫與白昭容的感情無比的深厚，從離家到現在，他時時都被悔恨的痛苦在折磨着，只是不願承認而已，現在邱公廉給他當頭一棒，他不只是呆若木鷄，幾乎無地自容。

最後神情激動的道：「前輩，她在那裏？」

邱公廉道：「在……」

銀霞郡主道：「前輩，此地有些不便，咱們何不換一個地方。」

邱公廉呆了呆道：「好，咱們走。」

銀霞郡主心思細密，她認爲姜雲岫目前面對的敵人強大無比，邱公廉當衆說出白昭容的所在，似乎不太相宜。

邱公廉向任桀打了一聲招呼，然後跟着姜雲岫往山下走，待離寨約莫兩里，邱公廉停下脚步道：「昭容在龍眠山慈航庵中，庵主百忍師太認爲她俗緣未了，不肯爲她剃渡，不過她十分恨你的絕情，能不能讓她回心轉意，那就難說了。」

姜雲岫道：「多謝前輩賜告，晚輩就此告辭。」

銀霞郡主道：「邱前輩，請問白姐姐的清修之處，除了前輩還有何人知道？」

邱公廉道：「寨主父女師徒都知道，因爲昭容曾經來過飛龍寨，並將決心出家之事告知老朽，老朽苦勸不聽，只得將她安頓在慈航庵裏，由於庵主百忍師太與老朽是方外之交，這樣老朽才能安心點。」

銀霞郡主道：「那就糟了，大哥，咱們得趕往龍眠山，但願咱們還來得及。」

姜雲岫一怔道：「妳是說——」

銀霞郡主一嘆道：「大哥揚威飛龍寨，不待咱們走下齊雲山，只怕已經轟傳江湖了……」

姜雲岫道：「妳說的不錯，江湖傳言不脛而走，看來咱們不能再躭擱了。」

邱公廉歉咎不安的道：「這是老朽的疏忽，不該當衆指認少俠的，爲了彌補罪過，老朽跟你們走一趟龍眠山吧。」

姜雲岫道：「不敢勞動俠駕，晚輩告辭。」語言一落，轉身向山下急馳而去。

× × ×

龍眠山在安徽桐城縣的西北，屬於北峽山脈的山系，姜雲岫等一行五人，西經祁門縣，北越馬鞍山，逕向大渡口奔去。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到達貴池水西岸的七里鎮，準備打一個尖再繼續趕路。

此地是一個山鎮，雖然不是窮鄉，却也是一塊僻壤，鎮上也有兩家酒館，除非碰到趕集，酒館的生意多半不會太好。

今天這家酒館的生意也不太好，整個食堂只有三個客人。

一名身着藍袍的老者，身材頗爲高大，長像威武，氣勢不凡，令人一眼瞧出，就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他身旁坐着一名艷如桃李的白衣女郎，嬌靨之上是一片冷肅。

這兩人的身後立着一名驃形大漢，此人的長像實在不敢恭維，他那雙兇焰四射的眼珠，幾乎要突出眼眶之外，再加上一張橘皮臉，兩隻暴出嘴唇之外的黃板牙，那份醜惡之狀，實在不忍卒覩。

這三人全都帶有兵刄，藍袍老者背負長劍，醜惡大漢的腰際插着兩柄開山大斧，白衣女郎的兵刄是一隻晶瑩如玉的橫笛，由他們的神情猜忖可能都是武林高人。

姜雲岫等一行五人也來到這家酒館，他們剛剛踏進店門，便感到這間食堂之內正彌漫着一股駭人的殺機。

在江湖閱歷來說，姜雲岫也算得見多識廣，身經百戰的了，當他流目四矚，發現食堂上的三名食客之際，面色竟然爲之一變。

他只是神色微變，立即恢復正常，仍未瞞過心思細密的銀霞郡主，她緊緊依在他的身旁，悄悄詢問道：「大哥，有什麽不對麽？」

姜雲岫道：「沒有什麽，小二，跟咱們來點酒菜。」

他在臨窗之處找了一張桌子，招呼銀霞郡主等坐下，並向店小二要酒菜，不再瞧看那三名食客。

誰知那名長像獰惡的大漢忽然嘿嘿一陣冷笑道：「你們要酒菜？嘿嘿，先要問問大爺肯不肯？」

小飯桶雙一目瞪道：「你說甚麽？大塊頭，咱們向店家要酒菜關你甚麽事？」

獰惡大漢道：「我家主人包下了這家酒館，你們想要酒菜大爺自然要管了。」

姜雲岫立起身來道：「既然如此，咱們到別家去吧。」

他不願惹事，因而想遷地爲良，但那位白衣女郎却櫻唇一撇道：「想走？嘿嘿，那有這麽便宜，姓姜的，你應該還記得姑奶奶，血債血還，留下性命來吧。」

敢情白衣女郎是天山雙煞之一的笛姑，姜雲岫一進店門就已認出這位煞星，他要報殺夫之仇，這場惡鬥只怕難以避免。

他現在並非本來的面目，笛姑可能是由他揹着的短槍猜出來的，猜，還得證實，給她來個死不認賬，也許可以免去這場是非。

姜雲岫並不怕事，只是既殺其夫，不忍再殺其婦，雖然當初找碴的是天山雙煞，他還是想忍讓一下。

於是他淡淡一笑道：「妳認錯人了吧，姑娘，咱們好像沒有見過。」

笛姑哼了一聲道：「不要裝了，姓姜的，姑奶奶從齊雲山就跟着你，還想跟我裝呆賣傻？」

姜雲岫呆了一下道：「笛姑，我並不是怕妳，否則當初就不會放妳走了——」

笛姑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咱們鎮口見。」嬌軀一擰，逕與藍袍老者帶着獰惡大漢奔向鎮口。

這才叫是禍躲不脫，姜雲岫不想惹事，麻煩偏偏找到頭上來了。

別人已經走了，他還站在那兒發呆，銀霞郡主道：「走吧，大哥，別讓人家等得太久。」

姜雲岫吁了一口長氣，只好硬着頭皮向鎮口奔去。

江湖仇殺，在這個小鎮上是罕見的，因而萬人空巷，在鎮口的山坡上形成一片熱鬧的場面。

到了鬥場，姜雲岫仍然願意化干戈爲玉帛，雙拳一抱道：「笛姑，當日錯不在我，但在下仍願表示一點歉意……」

笛姑面色一寒道：「你殺了我的丈夫，就只表示一點歉意？」（未完・十九）



長劍篇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照等押着重貨上道，這日正在一個驛站歇宿，驛官任暹正爲此担心，當晚，忽有八騎人馬來到，專橫跋扈，聲稱是皇差，並要在驛站歇宿，任暹見是皇差，便不敢不從，安排他們住宿……半夜，秦照睡醒和張子揚踏入院中，忽見一個長臉人走來，忙上前喝問，兩方一言不合，大打起來，接着，對方同夥接連現身，他們明顯的是要搶去秦照等人所押之重貨，其中一個少年更被秦照認出是個姑娘家，從而知道他們正是江南巨寇「雲四」姑娘等人一夥，雙方一番苦鬥，秦照不敵，正當危急之時，出雲和尚適時出手相助，使秦照倖免於難……

出雲老和尚　援手護災銀

出雲和尚不待雲四姑娘說完，遂即高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姑娘你要再提起替天行道四字，老衲聽得多了，你說錯了，這些錢既非出自無道昏君，更非用之無道之途，哼！本來公門中事，老衲向來是理也不理，只是這一次關係着百萬蒼生，却不容老衲袖手旁觀，雲姑娘還請多多海涵才是。」

雲四姑娘儘管是臉上氣得青一陣白一陣，只是曉得對方這個和尚，非比等閒人物，便自不能冒然衝動。

楞了一會兒，她才冷冷笑道：「大師父，你是出家人，這件事我勸你還是少管的好，你要知道……這批貨，我是奉命，勢在必得——」

說到「奉命」二字時，她特意的把聲音提高，圓睜着一雙眼睛，果眞是「勢在必得」的模樣。

出雲和尚聆聽之下呵呵笑了。

「無量佛——老和尚今夜多事，倒要看看誰能勢在必得？阿彌陀佛——」雙足跨動，站出了一個架式。

老和尚雙手合十，平開兩腕，却有大股內在的勁力，無風自起，把身上的一襲僧衣獵獵鼓起，老和尚擺起的這個架勢，當眞是夠瞧的了。

雲四姑娘所以說出「奉命」，無非是抬出了身後之人，想讓對方有所畏懼，却是沒有發出預期的嚇阻效果，以她素日個性，眞恨不能立時拔劍，給對方一個厲害，偏偏是她沒有這個胆子。

然而，她身邊的人却不知天高地厚，顯然耐不住了。

先時，聽見雲四姑娘哨音來援的高矮二人，早已不耐，其中那個虬髯矮子，有個外號，人稱「飛天刺蝟」姓江名元猛，飛賊出身，最是手狠心辣，這時眼看頭兒與一個不曾相識的和尚窮逞口舌，心裏早已不耐，更氣人的是那和尚胆敢螳臂擋車，四姑娘居然頗有畏懼表情，似乎在和尚的堅持之下，大有退縮之意。

江元猛實在捺不住心裏的一腔怒火，

當下上前一步，厲聲叱道：「你這和尚眞是可恨，我家姑娘與你好好商量，你却偏要從中搗蛋，難道我們還怕了你不成？」

出雲和尚雙手合十，不慍不怒的道：「阿彌陀佛，這位施主又待如何？」

「又待如何？」江元猛怒叱道：「老子開你的膛！」

這傢伙倒是說幹就幹，驀地騰身而起，起落之間，已撲到了和尚身前。

他的兵刃是一對牛耳尖刀，驀地抖出來，照着對方前胸小腹兩處要害猛力扎了下來。

這番出手，頗是出乎在塲各人意料之外，尤其是雲四姑娘——也許現塲只有她一個人才眞正識得和尚的厲害，是以乍見之下，由不住爲之大吃了一驚。

「慢着！」

這些喝叱，顯然慢了一步，却已無能阻擋住「飛天刺蝟」江元猛的出手之勢。

眼看着這對七首，閃爍出兩道銀光，一下子扎在了和尚身上，衆人俱都爲之一怔。

這番得手豈非太容易了？

事情的發展，顯然更爲出人意料。

衆目之下，那雙七首敢情雙雙插中在和尚事先佈好的掌心之內，每一口刀尖都被和尚有力的大食姆三指緊緊拿住，妙在和尚這番布施，誠然在對方發刀之先，是以才會瞞過了衆人的眼睛，也使得出刀的江元猛大吃了一驚。

老和尚臉上兀自掛着微笑，顯然不以爲忤，對於江元猛的攻勢，簡直不把它當回事。

他這裏儘管不當它回事，江元猛那邊可是作了大難，只見他滿臉漲得通紅，像是施出了全身勁道，兀自未能把掌中的雙刀奪下，心裏一急，嘴裏也就不乾不淨起來。

「禿驢！老王八旦，老子……」

話還沒有說完，即見出雲老和尚長眉微展，兩手輕輕一振，江元猛的身子驀地竄天直飛而起，篤篤兩聲，手上雙刀已深深扎進到樑木之內。

妙在這雙短刀，雖然深深扎入樑木，却仍然緊緊地握在江元猛手上——敢情在其飛身上竄的一霎，同時亦爲老和尚隔空點中了穴道，是以這雙手也就保持着原狀，分不開來，只是僵直的在半空中搖幌着，却是並不下墜。

出雲和尚不過是牛刀小試的展示了一下身手，却把現塲各人驚得無不爲之赫然色變。

雲四姑娘固不待言，蓋因爲她早已識得對方和尚的厲害，倒是董方，何允中等，並不知和尚底細的人，目睹此情景之後，亦都嚇得一個個目瞪口呆，深深知道老和尚身手了得。

眼前情形，明顯的說明了，只有兩條路可行，一條是與老和尚一拚生死，另一條便只有走路一途。打既然打不過，只好知難而退了。

雲四姑娘却顯得極不甘心，她臉色蒼白，圓瞪着雙眼，直直的看了對方老長一段時間，才自點點頭，冷笑一聲——

「好吧，今天晚上，我們算是認栽了，栽在了大師父你的手上！」

「阿彌陀佛——」出雲和尚雙手合十，深深一揖道：「雲姑娘造福蒼生，老衲專此致謝。」

雲四姑娘眉毛挑了一挑，極想發作，到底不敢輕舉妄動，她這邊連她自己在內，還有七把好手，却不敢面對和尚一人，實在是老和尚身手太已驚人了，一個弄不好，自己等的一世威名，便將付於流水，權衡輕重之下，這口氣便只得吞向肚裏。

揮了一下手，雲四姑娘面若寒霜的道：「我們走！」

隨她同行的幾個人，一個個神色沮喪，退向門前。

雲四姑娘一脚待將跨出之前，終因氣忿不過，冷笑一聲，目注向出雲和尚道：「大師父，你是出家人，今夜你硬要插手管這件閑事，只怕你將來後悔不及……今夜我可以不與你計較，只怕有人會放不過你……」

出雲和尚一雙長眉，頻頻眨動不已，聆聽之下，只見他神色頗是黯然的點了一下頭道：「老衲明白……老衲明白……老衲知道雲姑娘妳身後的能人是誰……請代爲致意一聲，說我和尚問候他了！」

他顯然沒有退出之意，分明是管定了這件閑事。

雲四姑娘點頭道：「好吧，我爲你把話帶到就是，大師父你不聽我良言相勸，那就走着瞧吧！」

老和尚雙手合十高喧了一聲：「阿彌陀佛——這裏還有一位施主，就請下來一塊走吧！」

話聲一歇，一隻大袖倏地向着空中揮了一揮，風力過處，空中的「飛天刺蝟」江元猛驀地滴溜溜打了個轉兒，直直地墜落了下來。

也就在落地的一霎，江元猛身上的穴道也已自行解了開來，啊唷！叫了一聲，倏地翻身坐起，圓瞪着一雙紅眼，那副樣子，眞像是要把和尚生吞下去。

「我……給你這個禿……」

想到了剛才那一句「禿驢」帶來的懲罰，不能不心存警惕，是以只說出了一個禿字，下面的話可就萬萬不敢出口，一時只管望着對方和尚，張口結舌發起傻來。

早有他隨行的一個同伴，上來用力的拉了他一下，頭也不回的隨着雲四姑娘一行數人轉身自去，却留着一雙明亮幌眼的七首高高插在大樑之上，爲後人留下了一段茶餘飯後的趣談。

「千手神捕」秦照原以爲此番休矣，無論如何，再也難以保全住差事，自忖着災銀果然有失，自己也只有自殺身死之一途，却是萬萬沒有想到，竟然在危機一瞬之間，出現了這個救命的和尚。

這個和尚非但是救了秦照的命，最重要的是保全了護送的災銀——在秦照的眼睛裏，這趟子差事簡直比命還要緊，這麼一來，眼前這個和尚對他可眞是恩重如山了。

老和尚看着他嘻嘻一笑道：「你也不要謝我，這只是頭一回，只怕下來事情還多着呢！你這個差事可眞不好當，阿彌陀佛——不可說——不可說——」

一面說，幌了一下頭，這就向室外踱出。

秦照忙自追出道：「大師父請留雲步，大師父……」

出雲和尚站住了脚步，回過身來道：「秦施主有事麽？」

秦照深深一揖道：「早先不識大師父高人，多有失禮，還請原諒。」

出雲和尚「唉！」了一聲，像是嫌其嚕嗦，倏地轉身就走。

秦照話還沒有說完，急忙追上道：「大師父——在下還有後話……喂喂……」

前行的老和尚一路前行，並不理睬，一直走出了這片跨院，向自己居住的後院柴房過來。

秦照自是不容失之交臂，亦步亦趨的跟了過來。

出雲和尚終於站住了脚步。

從他站立之處，跳過一片竹籬，便是那條筆直的驛道，和尚的一雙眼睛，只是目不轉睛的向着那邊注視着，緊接着得得蹄聲響處，一行八匹快馬，風馳電掣的自眼前馳過，即行快速遠颺而逝，正是雲四姑娘一行八人的背影，果然知難而退了。

看到了這裏，出雲和尚才微微點了一下頭，回身道：「他們走了！」

秦照這才明白，何以老和尚要走到這裏，原來是存心監視對方的離開，心裏甚是欽佩。

「你受傷了……」

老和尚那雙長長的眸子，在他身上轉了一轉：「進來！」遂即步進了柴房。

柴房裏別無物什，一張木板硬牀，上舖草墊，另有一張倚牆而立，缺了一隻腿的八仙桌子，上面一個破碗，內置燈油，燃着豆大的一點亮光，光度僅僅只能辨物而已。

「坐下來。」

說了這一句，老和尚便儘顧自己的找尋着什麽。

「千手神捕」秦照心情沉重的坐下來，嘆了一口氣，以手撐着下頷，陷入沉思之中。

老和尚已來到了他面前，秦照忙欠身欲起，却被和尚一隻大手又按了下來。

「不要動，讓我瞧瞧你的傷。」

他手裏拿着一叠薄薄的像是乾了的荷葉，打開來，才知是一種特製的膏藥，遂即在他全身傷處，各自貼下一張。

秦照立刻便感覺大見輕鬆，一種凉凉的清快感覺，很快的便掩飾了先前的疼痛，這麽靈異的效果，却是他前此從來也沒有感覺過的。

他用着一種驚異但感激的目光，向着老和尚注視着，却不知如何致謝才好。

老和尚緩緩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對方眼前雖然走了，却是不會就此甘休——」老和尚緩緩的道：「你要怎麽來防患未然？」

「這個……？」

似乎他便只有苦笑的份兒了。

老和尚輕輕一嘆道：「由此下去，至杭州這一段短短行程，最是多事，你要特別注意了！」

秦照怔了一怔：「老師父，你是說姓雲的那個女賊她還會來？」

「她當然會來，不過，這一次來的人、却比她更要厲害的多……」

秦照可就又傻了臉。

「雲四姑娘本人並沒有什麽特殊了不起的能耐！」老和尚吶吶的道：「但是她背後的人，却極有來頭，武功之高，當今武林之中，只怕很難找到敵手……」

聽到這裏，秦照不禁又是一呆，冷笑道：「反正我這條命捨給他們了，一個人一條命，他們誰來都行，看着辦吧！」

老和尚低低的唸了一聲道：「阿彌陀佛——要是這樣，這一次我也就不必多事了……」

秦照立刻覺出對方臉色不悅，同時亦發覺到自己的「意氣用事」，苦笑着搖搖頭道：「老師父不必怪罪，是我說錯了話，唉……眼前我可是亂了方寸……」

一面說，他果然顯得那麽浮躁，站起來在房子裏轉了一圈，又回來坐下，頻頻用拳頭在桌子上敲着，一副忿恚，却又無可奈何的模樣。

老和尚輕輕的又喧了一聲佛號道：「無量佛——秦施主你對這件事，却是急躁不得，據我所知，意圖染指這批銀子之人，又豈止雲姑娘一夥？人數還多着呢！」

秦照苦笑了一下，道：「老師父所指的，莫非是皖北下來的幾個巨盜？」

出雲和尚一笑道：「你倒也有些耳聞，不錯是由皖北下來的！」

秦照冷笑道：「沈邱四老？」

出雲和尚搖搖頭：「眞要是這四個人，倒也不值得担憂了。」

秦照的臉色突然爲之一變，在他眼裏，傳說中的沈邱四老在皖北地面，又是作案纍纍的巨盜，殺人越貨，無所不爲，實在想不出，那個地方還有什麽人比他們更厲害？

他如今已是驚弓之鳥，乍聽及此，禁不住神色大變，只是怔怔的看着面前和尚不發一語。

出雲和尚原本想說出來自遼東的「金鷄太歲」過龍江其人，只是料着對方未必認得，却也不便過早說出其人的行踪，略一思忖便沒有接說下去。

「老師父，這件事在下確是不知如何應付，還請大師你指引一條明路才好。」

秦照說時，滿臉渴望求助表情，悲忿膺胸，兼以觸及自己家破人亡之奇慘遭遇，由不住熱淚怒湧而出，點點滴滴拋落塵埃。

老和尚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的遭遇，確實奇慘，一個服務公門，努力盡職的人，落到你今日的境地，實在令人同情，難得你却仍然堅持正義，不離你所工作的位置……這也是爲什麽我這個早已跳出三界外的出家人，還要來管這件閑事……」

說到這裏，老和尚微微頓了一頓，輕輕地發出了一聲嘆息道：「我既已經伸手管了這件閑事，便很難置身事外，只怕事情的發展，到頭來連老衲也無能收場……這件事若有失閃，我固然愧對於你，最重要的是無顏以對皖省百萬災民……阿彌陀佛……」

老和尚情不自禁的可就又喧起佛號來了，一雙銀眉只是頻頻眨動不已，顯然內心遇到了極大的困惑——當然，對老和尚來說，最大的困境是，他是早已封劍之人，要他出手管閑事，已是有違佛前誓言，

若要出手殺人，即或是被迫傷人，也是違背出家人的本份，內心更是萬萬難以自安，他在決定之前，內心勢將作了一次猶豫掙扎。

秦照聽說老和尚自承協助自己，不覺精神一振，站起來深深向着對方一拜道：「大師父如肯出來相助，實在功德無量，在下也就寬心大放了！」

出雲和尚面色忽然沉重的搖搖頭，吶吶說道：「你那裏知道這件事的棘手……老實說，老衲雖然自承助你一臂之力，可是是否就能够穩操勝券，却是一點把握也沒有……這是我生平所遇最感困難的一件事，如僥倖助你成功，乃屬我佛上天之德，如果失敗了，那就不堪設想了。」

說到這裏，頹然自嘆一聲，滿臉沮喪表情，一時搭下眉頭，不再言語。

「千手神捕」秦照雖不識對方這個老和尚的來頭，只是方才觀諸他的出手，武藝之高，簡直是他生平僅見，嘆爲觀止，對他來說一個人的武功能够練到這等境界，實是不可思議。

然而，以老和尚這等能耐之人，竟然在面對前途之際，猶自如此顧忌，顯然對於即將來到的敵人，大生畏懼，以此推想，暗中敵人的實力誠是可想而知。

有此一念，秦照不禁又自担起心來。

出雲和尚一笑道：「雖然前途多波，倒也未見得便是絕路一條，夜色已晚，你身負重任，手下人更需多加安撫，却不便在我這裏多躭擱，且先回去，明日午時我來看你，再作行程安排，且回去吧！」

說得有理，秦照這便起身告辭。

出得柴房，一陣寒風刮來，禁不住使得他機伶伶爲之打了一個寒戰。

恍惚中似乎聽見一陣亂噪之聲，由前院傳來，猛可裏即見一條人影，極其快速的由前院竄了過來。

院子裏一片漆黑，看不十分清楚，借助於天上的月光，才能依稀窺知來人似乎身着黑色緊身衣靠，是一個高瘦個頭，背形略拱的漢子。

由於來勢極快，不過是幾個起落，已來到了眼前。

「千手神捕」秦照一經着眼，首先已自警覺到，對方絕非善類，耳邊上再聽見身後自己人的吶喊之聲，便自料定不錯，狹道相逢，自是不容對方輕易過關。

當下怒叱一聲：「鼠輩，那裏走？」

話聲出口，秦照左足向前微一彎屈，右手抖處，「嘶——嘶——」先自飛出了兩口飛刀，直迎着來人左右雙肩上齊發了出去。

來人鼻子裏「哼！」了一聲，手裏原拿着一根彎曲的鐵杖——蛇形枴，就勢向前方一探，耳聽得「叮噹！」兩聲，已把飛來的一雙飛刀雙雙打落塵埃。

秦照脚尖用力一點，一個虎撲之勢，已到了這人身前，兩隻手用野馬分鬃的招式，驀地向前一探，直向對方小腹上擂過來。

這人滿臉氣躁忿恚表情，身後又有窮追之人，是不欲再多逗留，冷笑一聲，不等秦照的雙手來到，先自拔身直起，直向着高有兩丈的屋簷一角上落去。

「千手神捕」秦照一招走空之下，覺出雙方來人一身輕功不弱，却是放他不過，緊跟着一個淩空翻身之勢，尾追着騰空追起——却在縱身直起的一霎，已把束在腰上的一口緬刀抖了出來，反向對方漢子當頭直劈下來。

這人一横手上的蛇形拐，「噹！」的一聲，架住了秦照緬刀，好小子，身子骨的確是够滑溜的，即見他全身向後一個倒翦之勢，兩隻脚同時在瓦面上用力一踹，「唰！」一聲再次飛出了一丈五六，直向着正中瓦面上落去。

月色如銀，洒落在瓦面上，就像是染了一層霜也似——這人在月光之下，便不易遁形。

他似乎因爲已經敗露了身形，急於思退，身子一經縱出，緊接着在瓦面上一個疾滾，嘩啦啦碎瓦聲中，第二次又自縱身而起，身勢之快，有如一隻戲簷的狸貓，反弓着身子，直向另一座瓦簷上撲去。

秦照心中一驚，想不到對方滑溜至此，看來比較輕功，自己還不是他的對手，因恐他趁隙脫逃，心裏一急，左手翻處，嘶！打出了一枚暗器「瓦面透風鏢」。

那漢子「嘿嘿！」一笑，月色裏顯示着他森森白牙，像是一隻猖猖的狼。

蛇形枴再一次揮出，「嘿！」一聲，激起了火星一點，秦照的飛鏢，便自又被磕飛一旁。

那漢子手足兼施，「呼！」一聲由瓦脊上第三次躍身而起，却是脚上頭下，想去攀附斜生當空的一截樹枝——這一次却是未能合了他的心意。

猛可裏，那截斜刺生出的樹身，忽然嘩啦一响，硬生生的向後收進了尺許，是猝然間爲巨風所襲，這麽一來這漢子翹起的雙脚，便直落了個空，整個身子重心頓失，一個倒栽，又成頭上脚下之勢，直落下來。

與他身子幾乎同時之間，一條人影，突然自空而墜，呼嚕嚕大片風聲裏，落下來一個高大的人影，正是住在柴房的那個出雲老和尚。

先時，在和尚現身之先，秦照早已取了一支「瓦面透風鏢」扣在右手——他雙手發鏢絕技，遠近馳名，此時更不遲疑，嘴裏一聲叱道：「看鏢！」

聲出，鏢現！

左手抖處，一點寒星，直向着先時現身的那個夜行人後背上飛來。

那人原有一身俐落功夫，只是爲忽然現身的和尚嚇了一跳，兩面應敵，可就亂了身法，聆聽之下，忙自向右面一閃，却是慢了一步，閃開了正面却是閃不開側面，「噗！」一聲，秦照的這一鏢。不偏不倚的正好打在了他小腿肚子上。

這人「啊！」了一聲，身子向前一蹌，就勢向着瓦面上一個疾滾，嘩啦啦，可又壓碎了大片的瓦。

正當他挺身往起的一霎，「呼！」地一聲，那個高大的出雲和尚，又自來到了眼前。

這人一聲悶哼，身子不及躍起，先自把手上的蛇形杖倏地掄起，直向着正面和尚身上力砸了下去。

和尚冷哼一聲，右手霍地向前一探，硬生生地直向着對方蛇形拐上力拿過來。

這漢子吃了一驚，由對方和尚的手眼身步上看來，立刻他便知道來人不是好相與，自己決非敵手，再者腿上的鏢傷，痛楚難熬，更不敢與對方戀戰，是以不待蛇形枴打實在了，倏地向後一撤，一個疾滾，便自躍向了另一片屋脊之上。

要論起來，這人身法確是够快的，負傷之下猶能如此，實在太不簡單，無奈今夜他運氣不佳，竟會遇見了這個難纏的和尚，可眞是流年不利。

他這裏身子方自落下，面前人影一閃，對方和尚挾着大股氣力，又自攔在了眼前。

這漢子二話不說，身子向後一折，一式「金鯉倒竄波」，嗤！再次穿了出去。

饒是這樣，他仍然禾能逃開和尚的糾纏，一時間，但見人影穿梭，滿空飛影，有如相互撲戲的一雙大雁。

在這場看來像是遊戲的追逐過程裏，先見的那名漢子無論施展出何等身法，掉換過許多方向，却都無能把眼前和尚給抛開一旁。

這漢子情急之下，大吼一聲，蛇形枴就在他第五次落身的同時，摟頭蓋頂的直向和尚當頭直落下來——在他想來，和尚即使身手過人，也不敢以空手、硬性迎接自己的枴勢。

却沒有料到，事情敢情蹊蹺得很。

他這裏蛇形枴方自以無比巨力猛揮直下，却不料和尚的一隻巨靈之掌，竟自突然改變了方向，居然改由他身後遞出，「噗！」地一聲，抓住了蛇形枴的穿身，堅跟着用力的向後一帶，已自那漢子手中奪了出來。

那人雖是施展全身力量，緊抓住杖身不放，無奈和尚的臂力是大得出奇，兩相較力之下，那人兩隻手的力道竟敵不過和尚一隻手，手中蛇形枴硬生生地便自到了對方老和尚的手裏。

隨着老和尚的杖勢輕落，「呼——」一聲，一片杖影已落在了那漢子眼前，却未曾眞的落下，要不然那漢子必將腦漿迸裂。

一股淩人的勁道，直由鐵枴枴首逼出，指向這人面門，迫得他眉眼生寒，連連眨動不已。

此時此刻，這漢子倘若心存脫逃，那怕是移動一下，也只怕有性命之憂，原因即在於老和尚傳諸鐵枴的內力勁道，實在驚人，這使他不得不暫時放棄脫身的念頭，只是頻頻翻着雙白眼珠子，儘自在老和尚身上轉動不已，想是對這個老和尚的出現，感到無比的詫異。

是時「千手神捕」秦照也已來到了眼前，也許是他心中充滿了仇恨，對於來此意圖不軌的任何匪人，都大感恨惡，眼前這個人也不例外。

當下怒叱一聲，一抖手上的緬刀，直向這人胸前插來。

刀光乍然一現，只聽得老和尚道：「施不得！」大袖捲處，「嗆啷！」一聲，已將他手裏的緬刀捲住，力道之猛，幾乎使得秦照掌中刀爲之脫落。

老和尚雖然出手止住了秦照落下的刀勢，一雙眸子却是瞬也不瞬的盯在對方那漢子臉上，另一隻手上的蛇形枴仍自指點着對方的臉，使得那漢子空有脫逃之心，却無脫逃之膽。

秦照收回了刀，這才看清了對方那漢子的尊容，月色之下，這人有一張瘦削的臉，尖下巴，臉上似有一道彎彎曲曲的凸出疤痕，最明顯的是，這人那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珠子，因此，在他正面看人的時候，也像是斜着眼睛似的，却是怪異得很。

想是被老和尚的枴勢逼得進退不得，大不是滋味，這人冷笑着道：「老和尚你這算是幹嗎？要下手就快，逗着大爺好玩，我可要罵你了！」

出雲和尚微微一笑，放下了手上蛇形枴。

那漢子踟躕了一下，仍是不敢離開。

「阿彌陀佛——」出雲和尚道：「足下身手不弱，方才那一式『彩虹在天』，便是中原武林少見的招式，敢莫是來自白山黑水之鄉麽？」

這幾句話，頓時使得尖臉漢子爲之一愣。

「咦——老和尚你怎麽知道？」嘿嘿冷笑了幾聲，他連連眨動着那雙白菓眼，却又搖搖頭道：「我們先不談這個……老和尚，你我素不相識，幹什麽跟我過不去？你這出家人還要管閒事麽？」

原來這漢子正是「金鷄太歲」過龍江手下跟班祝天斗，因奉命打探災銀之事，前來刺探，不意運氣不佳，一上來便露了行藏，又遇見了這個和尚，如此一來，丟人現眼，便爲意料中事。

是時衆多捕快，早已齊集房下，燈籠火把煊染成爲一片，大家夥仰首房上，叫囂着要把祝天斗給生擒下來。

「千手捕快」秦照却看向出雲和尚，意思是要聽候他的發落。

在他想，對方賊人此刻已是甕中之鼈，插翅難飛，擒住了他，便不難由他嘴裏探出一干同黨的下落用心，難得他自行送上，無論如何不能讓他跑了！

出雲和尚在聽過祝天斗一番話後，嘿嘿笑道：「你說對了，我這個出家人正是要管閒事，今天你落在了我的手裏，活該你倒霉——來來來，且跟我下去說話！」

祝天斗一雙吊梢眉斜抛了一下，冷笑道：「你！休想——大爺要走，你們誰又能阻得了？」

話聲一頓，身形突擰，有如旱地拔葱般，嗖！地拔空直起，直向着這片屋脊樓閣高簷上落去。

祝天斗前此試了多次，未能逃脫，這一次改向高裏竄，在他以爲自己輕功一流，和尚身法雖快，未見得就有像自己這般高來高去的本事。

他可是又想錯了。

隨着他起身的勢子，一雙脚尖還沒落實了，對方和尚竟然較他更要快上一籌，居然搶先一步落在祝天斗預期落足之處。

同時間，隨着和尚一隻揮出的大袖，噗嚕嚕，大截袖影，直向着他臉上拂了過來。

祝天斗一驚之下，施了一個凌空觔斗，驀地向下墜落，這一落，其勢如鷹，直向地面上墜下來，這一手反進爲退，充分表明了祝天斗的靈活急智，只是較諸那個和尚，他仍然是慢了一步。

老和尚依然搶先他一步，落在地面。

同時間，和尚手裏的那根蛇形枴，向前微探，噗！地一聲，已打在了祝天斗肩窩裏，後者頓時便動彈不得。

這麽一來，祝天斗才算眞正知道對方這個和尚確是武功高不可測，自己若不見機行事，只怕眼前在他手裏討不了好來。

「阿彌陀佛——」老和尚眸子裏閃爍着精光，直直的逼視着他道：「你叫什麽名字？是誰叫你來的？實話實說，我或許網開一面，開脫了你，要不然，哼哼……你也看見了，只怕你是衆怒難犯！」

秦照在旁邊一驚道：「老師父，千萬不能放走了他，你老人家把他交給了我，我有法子要他說話！」

老和尚冷冷一笑，怒聲向着祝天斗道：「你可聽見了？還不實話實說！」

祝天斗近看對方這個和尚，越覺他菁華內蘊，正氣逼人，心知他所說不假，再見秦照手下一千公門中人，一個個如狼似虎，自己眞要落在了他們手中，只怕也是去死不遠，當下低頭尋思了一下，咬牙切齒的冷笑了起來。

「大和尚，我信過你就是了，在下姓祝名天斗，不過是爲人當差，小人物一個而已，至於說是誰着我來的，在下可不便說，也不敢說，老和尚你自己去琢磨吧，好了，話已說完，殺剮聽便，你就看着辦吧！」

秦照在一旁看得火起，怒聲道：「死在眼前，還敢逞強，看我不宰了你！」

倏地怒從中來，起手一掌，摑在了對方臉上。

祝天斗爲老和尚手中鐵枴點住了穴道，轉動不得，這一掌只打得他滿咀鮮血。他却厲悍得很，斜着一雙白眼珠，怒視着秦照連聲獰笑不已。

「這又算什麽英雄好漢？有種放開了老子，跟你一對一的好好玩玩！」

秦照越發有氣，忍不住又摑了他一掌，却爲老和尚伸手阻住道：「算了。」

出雲和尚接着輕喧了一聲佛號，向着祝天斗微微點頭道：「我知道了——臨淮關麥家那件勾當，便是你主僕所幹的了，可是？」

祝天斗哼了一聲，斜看了他一眼，未置一言。

老和尚心裏越加有數，浩嘆一聲道：「無量佛——這麽說，老衲已知道你家主人是誰了。」

祝天斗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大師父你還要管這件閑事麽？我勸你還是回山吃齋唸佛的好，要不然……」

出雲和尚哼了一聲，眼睛裏精氣逼人：「要不然，又待如何？」

祝天斗聳了一下肩頭，滿臉不屑的道：「大師父既然知道臨淮關發生在麥家的那事件，當然也應該知道有一個叫『萬里黃沙追風客』黃通的人，他又落得了什麽下場？」

出雲和尚忽然仰首大笑了一聲。

祝天斗嚇了一跳，嘴上却不服輸的道：「老和尚你是明白人……姓祝的是一番好意才告訴你這些……你應該知道，任何人若是開罪了我家主人，都不會有什麽好下場……我勸你還是……少管這件閑事的好！」

出雲和尚微微點了一下頭，喧了一聲「無量佛」，道：「你說的倒也是兩句實話，老衲知道了！」

說罷，驀地垂下了指點在對方肩窩處的那根蛇形枴，並將蛇形枴交還道：「你走吧！」

祝天斗似乎沒有想到老和尚竟然這麽容易的便放過了自己，一時還有點不敢置信。

接過了蛇形杖，祝天斗試着動了一下身子，覺得一切如常，並無不妥之處，他就更奇怪了。

「大和尚……你這是什麽意思？」

「你可以走了……」出雲和尚揮了揮袖子，面若寒霜的說道：「告訴你家主人，就說出雲寺的出雲和尚，在這裏問候他了……」

祝天斗愣了一愣，「出雲和尚」這個四個字，他彷彿曾經聽說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料必這個和尚大有來頭，且轉回去禀報主人再說。

當下冷冷一笑，向着和尚抱了一下拳道：「這麽說，祝某人告辭了——」

一雙眸子轉過來，又在一旁的秦照身上看了一眼，哼了一聲，反過手來，把先時插中在後胯上的那隻瓦面透風鏢一下子拔在手中，低頭看了一眼，連連咬着牙道：「好朋友，你報個萬兒吧……姓祝的忘不了！」

秦照對於出雲和尚放他離開的這番措施，頗不以爲然，只是人是對方擒下的，自不使硬加攔阻，況且老和尚這麽做，說不定涵有深意，也就沒有多說。

聽了祝天斗的話，他嘿嘿冷笑了兩聲道：「我看你是明知故問吧，我姓秦，這趟子買賣，就是由我姓秦的押送的，你總該明白了吧！」

祝天斗獰笑着點了點頭道：「哦！原來你就是秦照，我知道你，今夜你賞了我一鏢，姓祝的老死也忘不了，我們後會有期。」

說完，向着老和尚拱了一下手，驀地騰身而起，直向着牆外縱去。

秦照見他明明是敗軍之將，偏偏還要故作姿態，心裏實在氣不過，忍不住循着他縱出的背影，霍地又發出了一鏢，叱了聲：「打！」

祝天斗顯然已經防到了有此一着，一隻脚方自踏上了牆頭，身子倏地一個疾轉，蛇形枴向外一封，「噹！」地一聲脆响，火星一閃，已經把秦照發出的鏢，磕飛半天，自此冷笑了聲，頭也不回的一逕走了。

「千手神捕」秦照悵恨的看着他離開的背影，重重地跺了一下脚，嘆道：「眞不該放了他，這下再想抓他可就難了。」

出雲和尚自從測知對方的出身來路之後，神態之間一直顯得很是沉重，聆聽之下，只苦笑着搖了搖頭，說道：「讓他去吧！」

幾個公門「捕快」，這時燈籠火把的齊偎了過來！

出雲和尚看見如此陣仗，便甚麽也不想多說，嘆了口氣，竟自轉回到所居住的柴房裏去了。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天星誤傷少林寺知客僧，找到主持悟方禪師，查問陰靈敎總壇的下落，悟方禪師叫他去川中九頂山找丐帮帮主九頭神丐楚乞，冷天星連忙拜辭，在路上收留了周餘、吳缺二人，他倆自願作爲僕人，一同上路，三人一直趕到九頂山下，連一個丐帮弟子都沒有見到，突見一個女子傷重在洞中，冷天星將她救治，知道她叫岳曉秋也是來找丐帮帮主，是被陰靈敎徒擊傷，四人正在找尋上峯頂之路，又被敎徒阻截，三人失蹤，冷天星回到鎮上，恰巧遇上小神手，帶他到陰靈敎總壇。

逞威演武廳　秋寒楓江冷

小神手連忙陪笑道：「這是敝舵主申一飛，因爲……三日前下座曾到過總壇一次，敝舵主則是初次前來，不諳總壇禮數，故而由下座代稟！」

那老者淡淡哼了一聲道：「這也罷了！……」聲調一沉，道：「驗符！」

小神手這次並未爭先，冷天星也沒再木立不動，立刻探手懷中將那預置的銅牌掏了出來，遞了上去。

那佩劍老者略一顧視，伸手一揮道：「進！」

冷天星輕道一聲：「多謝！」

身形一轉，向內走去。忽然，只聽身後的老兒大喝道：「回來！」

冷天星微吃一驚，暗暗手握劍柄，轉回身來道：「上座還有甚麽吩咐？」

那佩劍老兒氣冲冲的道：「本敎首重紀律，爾不過一個雙花舵主，怎敢對本座如此無禮！」

冷天星鋼牙緊咬，只好強壓怒氣道：「下座初次進入總壇，不諳禮數請上座見諒！」說着深深施了一禮。

那老兒由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念你是不諳規矩的邊疆分舵舵主，下次如再有這等犯上失禮之事，定然稟明敎主，發交刑堂治罪！」

冷天星只好強壓怒氣，又應了兩個是字，再度向內走去。

不久，小神手也自後跟了上來。那地道十分綿長，至少已走了六七十丈，尚不曾見到盡頭。上下四壁皆是巨石舖嵌，平整光滑，但兩側却一無所有。

冷天星悄聲問道：「原先是丐帮總壇也在此地麽？」

小神手點頭道：「一點不錯，丐帮在這裏修建了六七百年的基業，如今全被陰靈敎霸佔過來了！……」

說話之間，忽見一片光亮傳了過來。原來那地道已到盡頭，盡頭處是一片佔地千畝的草坪，樓台殿閣，建築得十分宏偉。但四面却瑗繞着一個插天巨峯，峭壁千仞，就算是飛禽走獸，也難過分毫，除了那條暗道之外，可說別無出口。

冷天星目光四轉，對着那一大片建築，却不由有些茫然之感，粗粗看去，那一大片建築，至少也有廣厦千間，就算一間間搜尋過去，只怕也要費上不少時間，才能搜尋得完，要想一下子查出岳曉秋以及周餘吳缺等被囚何處，實在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除非……

方在忖思之間，忽聽一片喝叱打鬥之聲傳了過來。冷天星不由一怔，轉向小神手看去，只見他也是一付茫然，顯然並不知這喝叱打鬥之聲因何而起。

冷天星略一忖思，縱目四顧，見四週並無陰靈敎之人，心頭一動，輕聲向小神手說道：「咱們過去看看！」

小神手不置可否，立刻隨冷天星循聲撲了過去。

轉過兩重院落，只見一座寬大的庭院，出現眼前，在院門上高懸着一方巨匾，上面有三個清楚的大字：「演武廳」

冷天星不禁有些失望，看來是陰靈敎中自己演練武功，並非因外敵入侵而起的搏鬥！但定神看時，却不禁又有些奇怪之感。

原來演武廳中萬頭鑽動，顯然所到之人極多，看來陰靈敎中之人大部份已到了此處。此外，在演武廳外，則懸了一方白底紅字的巨大木牌。

冷天星湊了上去看時，只見那上面的大意是，奉敎主之命選拔人才，不論總壇分舵，只要武功精絕者，均將重用。

冷天星忖思多時，悄聲道：「這總壇之內，想必你是來過的了？」

小神手道：「小可已經四進四出，從沒出過差錯。」

冷天星道：「在下有一件不情之請，想請你去代我探查一下被擄之人的下落，至於我，不免見獵心喜，想在這裏擊敗幾名高手，混個一官半職！」

小神手會意的微微一笑，道：「冷大俠小心了！」

四顧無人，轉身馳去。冷天星扯扯衣襟大搖大擺，直入演武廳中。

演武廳之人雖多，但却俱都聚精會神的注視場中兩名搏鬥的陰靈敎徒，對他們走了進來，誰也不曾注意。

冷天星縱目四顧。只見正面有一座高台，台前兩排座椅，坐着的至少胸綉三枚白色骷髏，顯然都是堂主以上之人。

台上則繡簾低垂，不知簾後是否有人，隱隱約約之中，却似乎有數名綠衣侍女不停來回移動。

此刻場中勝負已分，只見一個綉有兩個骷髏的陰靈敎徒遍身血污，被抬了出去，顯然在搏鬥中受了重傷。

那獲勝之人，則是一個襟綉三枚骷髏之人，只見他趾高氣揚的道：「越級相搏，只有自取其辱，本座的三枚骷髏豈是輕易來的？」

場中有一陣喝彩之聲，也有一陣低沉的噓聲。

那獲勝之人待喝彩之聲略息，又道：「本座已連勝三場，如無人下場，本座就算今日的魁首了！」

場中靜寂無聲，顯然都已被他的氣勢所懾。

只見他四顧一周，笑道：「既然無人下場，今天……」

忽然——一個低沉的聲音，叫道：「慢……」

場中却像起了一個沉雷，千百雙目光頓時向冷天星瞄了過來。

那獲勝之人怔了一怔道：「是那位向本座挑戰？」

冷天星沉聲道：「是我！」身形一轉，向場中撲去。

那人鄙夷的看了冷天星一陣，道：「報職，通名！」

冷天星沉聲道：「漠北分舵舵主申一飛！」

那人傲氣更足，大喝道：「一個小小的邊疆雙花舵主，見了本座爲何不快些施禮致敬！」

冷天星略一呆怔道：「這……若在其他地方，下座自應依禮致敬，但在這演武廳中……」

那襟綉三枚骷髏之人大怒道：「演武廳中又有甚麽不同！」

冷天星笑道：「演武廳中，全憑武功以定高下，倘若少時下座獲勝，也許可奉敎主之命，取代你的地位，此刻又何必施禮！」

那襟綉三枚骷髏之人大怒道：「似你這等欺上無禮之人，縱然武功高過本座，又怎能擢升上職，本座即刻就要稟明敎主，重罰於你……」

忽然——只見一個綵衣艷婢，忽由台上一躍而下，奔向場中聲若銀鈴般的宣諭道：「代敎主有令，特準這一分舵舵主比試武功！」

那襟綉三枚骷髏之人又氣又怒，但在代敎主令諭下却又沒有絲毫反抗餘地，以致滿腔怒意俱都發到冷天星的頭上，當下却只好向那綵衣侍婢俯首道：「下座遵諭！……」接着幌首挺胸，向冷天星厲叱道：「今天你我是生死之搏！」

只見他雙掌一搓突然全力推了過去。

冷天星大笑，說道：「不論如何拚搏之法，下座完全奉陪！」單掌一橫，迎了上去。

陰靈敎總壇演武廳中，一時靜得出奇，一雙雙目光俱都盯注在冷天星與那胸綉三枚骷髏之人的身上！

冷天星雖然未戴面紗面罩，但在廢寺中易裝之時，他却抹上了三手神君的易容之藥，白晳的面孔變成了紫中泛黑，由外貌看來，已經完全改觀，故而雖是站在大庭廣衆之下，也並不怕被人看出破綻。

那襟綉三枚骷髏之人怒於冷天星狂妄，一出手就是「十絃齊撥」的一記絕招，匝地疾湧的掌力之中，夾有十縷利如鋼刀的指風。但聽天崩地裂般的一聲暴響，已與冷天星迎出的一掌擊個正着。

場中頓時響起一陣啊的輕呼，因爲那襟綉三枚骷髏之人竟在一擊之下踉蹌退出了三四步遠方才勉強拿樁站穩，而冷天星却若無其事，面含微微冷笑，傲然挺立場中，一動未動！

在所有陰靈敎徒的心目之中，這實在是一件十分意外之事，那襟綉三枚骷髏之人名爲公羊弼，是外五堂白骨堂的堂主，列爲陰靈敎八大堂主之一，是敎主陰司無常史去惡的得力屬下，也是陰靈敎中的一流人物。

而冷天星僞飾的申一飛，却不過僅是個塞外的分舵舵主，在陰靈敎中不論聲望地位，都比公羊弼差了甚多。

是以在兩人交手之初，一般逆料都認爲必是公羊弼獲勝無疑，即使申一飛雖然武功不弱，也萬不可能在一招之內就使公羊弼受挫。

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冷天星從從容容的單掌一揮，不但化解了公羊弼的那一記絕招，而且竟使公羊弼立受重挫，這就實在太不尋常了。場中的陰靈敎徒，在啊的一聲驚呼後，立刻又恢復了靜寂，個個目瞪口呆，繼續注視着場中的變化！

那襟綉三枚骷髏的白骨堂堂主公羊弼，略一調息，一躍而回，怒叫道：「你這是那一門的功夫？」

不但他要這樣問法，在場的陰靈敎徒內心中俱都有此疑問，因爲冷天星那從

容容揮出的一掌，在陰靈敎中實在不曾見過。

冷天星淡淡一笑道：「少林一派的大力金剛掌！」

「大力金剛掌？……」白骨堂主公羊弼兩眼一瞪道：「身爲陰靈敎徒，爲何要學外門武功？單是這一點，本座就可稟明敎主，將你送往刑堂治罪！」

冷天星大笑道：「這話說得太過份了，試問所有陰靈敎門人弟子，在入敎之前，那一個是不具有外門武功之人……」

目光四顧一週，朗聲又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本敎正圖威服天下，爭霸江湖之際，更應明瞭各派武技，以爲他日爭戰之助……」

公羊弼沉着面色喝道：「強詞奪理，一派胡言！」

冷天星仍然朗笑道：「上座既認爲此言不當，何不就稟明敎主，將下座治罪！」

雙手環抱胸前，一副傲然之態。

公羊弼氣得面色青白，大喝道：「莫非你認爲本座辦不到麽？」

但就當他眞的欲行走向台前稟報之際，一名侍婢却忽然如飛一般由台上一躍而下，高叫道：「代敎主有諭……」

公羊弼怔了一怔，只好收住脚步，肅身俯首，恭聆諭示。

只聽那侍婢繼續說下去道：「漠北分舵申舵主之言不無道理，比武較技，並不以本門武技爲限，儘可各展所長！」宣諭既畢，不待兩人反應如何，嬌軀一轉，又復躍登台上而去！

冷天星心甚懷疑，不知陰靈敎主陰司無常史去惡因何不在此地，而這隱在簾後的代敎主又是個什麽樣的人物！忖思之中，却哈哈一笑，道：「代敎主已有明諭，方才下座施展的少林之技，此番却要用終南之學，上座小心了！」話聲一落，右掌五指一駢，五縷指風點了出去！

公羊弼吃過一次大虧，那敢再存輕忽之心，當下趕忙側身一閃，斜出一掌，欲圖在避開冷天星指風之時，趁虛一掌，直攻要害。殊料冷天星點出的五指原是虛招，就在公羊弼側身出擊之時突然招式一變，閃電般以掌易指直拍而下！

公羊弼掌招甫出，冷天星掌勁已到，只聽拍的一聲，登時又結結實實挨了對方一掌！儘管他已運出護身罡力，但這一掌仍把他擊得七暈八素，頭重脚輕，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冷天星仍是若無其事，冷冷一笑道：「下座還有一式崆峒之學，不知上座可願再試上一試？」

右掌淩虛一抓，就欲當頭拍下！

公羊弼內腑受創，脚步踉蹌，拿樁不穩，已無應戰之能，而冷天星出掌如電，氣勢萬鈞，眼見公羊弼將立喪掌下，已屬必然之事。

忽然——高台上一名侍婢飛身而下，大叫道：「住手！」

冷天星掌力堪堪就要拍到，但被那高台上躍下的侍婢及時喝止，只好右臂一挫，收掌後退！

那侍婢面無表情的繼續說道：「代敎主有令，比武較技，只可點到卽止，不可造成死傷！」

公羊弼面如淡金，正藉機就地瞑目調息，冷天星則傲然負手而立，對那侍婢所傳的令諭反應冷淡。

那名侍婢宣諭方畢，另一名侍婢又復相繼而下，緊接着高聲道：「代敎主有令，外五堂白骨堂主公羊弼武技不精，難當重任，應卽解卸堂主之職，遺缺由漠北分舵舵主申一飛暫代，俟敎主回壇，再行處斷！」宣諭完畢，就欲回身登台。

冷天星輕笑一聲，叫道：「且慢！」

那名侍婢收步轉身，奇道：「還不回台前謝恩，要說什麽？」

冷天星笑道：「請上復代敎主，下座並不以一名外五堂堂主之職滿足！」

那侍婢冷冷一笑，並未答言，轉身一躍而去。

全場靜得落針可聞，但却仍沒有入場挑戰之人。

冷天星靜靜注視，只見台上的竹簾後有一陣輕輕的騷動，不久，在台前首位上站起一人，向竹簾後深深一禮，雙肩幌動，捷逾飛鳥，一躍之間，已到冷天星面前，面無表情的一笑道：「申舵主何時加入本敎？」

這話問得十分突然，冷天星不由爲之一怔。

但他早已成竹在空，小神手曾根據丐帮的消息向他說得十分清楚，當下不慌不忙的道：「三月之前。」

回答之間，向那人仔細看去，只見那人是一個六旬左右的老者，瘦骨稜稜，但雙目灼灼，冷峻逼人，在左胸上則綉着比堂主爲高的四枚骷髏。

冷天星心頭暗忖：看來這人大約是追魂閻羅時子孤了。

只見他雙目一轉，又問道：「在入敎之前呢？」

冷天星淡淡一笑道：「江湖中人，最好莫追問出身……」

那綉着四枚骷髏的老兒也微微一笑道：「本座冒昧了，申舵主又是如何加入本敎的呢？」目光凌厲的在冷天星臉上一轉接下去道：「是由人引介，還是……？」

冷天星毫不猶豫，朗聲道：「由人引介，引介之人就是上座。」

那老兒噗哧一笑道：「是我……爲何本座却不認識於你？」

冷天星笑道：「總護法輔弼敎主，日理萬機，那裏會記得這許多，下座係與塞外二十四杰同時由上座引介入敎的！」

時子孤重重一拍前額，笑道：「不錯，倒是本座健忘了！……」聲調一沉，道：「雖然你武功不錯，精擅武林各家之長，但由一名塞外舵主一躍而爲外五堂的堂主，也應該知足屈就了！」

冷天星道：「下座不願有負己身之學，既是本敎提拔人材，下座意欲一飛冲天，一鳴驚人！」

時子孤眉頭一皺道：「好大的口氣，要怎樣才能使你滿足？」

冷天星仍然從容笑道：「這就要看下座武技造詣與各位上座的高強程度了！」

時子孤面色一沉道：「好吧，既你已勝了外五堂的堂主，可接受內三堂中的堂主挑戰！」

冷天星目光四外一掠道：「如果無人

挑戰呢？」

時子孤伸手向台前三張巨椅上一步道：「就由你挑戰也是一樣！」

冷天星仔細看時，只見方才在暗道之外驗符的那名老兒霍然在座，當下不由微微哼了一聲，身形鵲起，落向內三堂三名堂主之前。

三名銹着着三枚骷髏的老兒立刻霍然而起，目泛怒光。

冷天星從容一笑，向方才在暗道外驗符的那名老兒雙拳微拱道：「下座不揣冒昧，想向上座討教幾手功夫，不知……」

那老兒原是內三堂司禮堂堂主，名爲石不歸，聞言早已氣得面色發青，抖索不停，重重的哼了一聲，道：「難道本座還會怯戰不成？」

說話之間，右臂一探，就向冷天星腕間扣去。

冷天星冷冷一笑，身形微側，輕悄無比的閃了開去，一起一落之間，已然躍回廣場之中。

司禮堂堂主石不歸原想先給冷天星一點顏色瞧瞧，殊料弄巧反拙，反而幾乎下不了台。場中更是肅靜無嘩，俱皆目瞪口呆。

以一個雙花舵主，能夠在三招之內擊敗了外五堂的一位堂主，進而又向內三堂堂主挑戰，這實在是令人難以思議之事。

冷天星躍回場中，目注石不歸尷尬而來，唇角間泛出一絲冷蔑的笑意。

石不歸已是面色青白怖人，雙目中突然凸起無數條紅絲，當接近冷天星面前丈餘之外時，忽而一步一頓，嗒嗒有聲，落足之處俱皆陷下一寸餘深，顯然他已運出了一種邪門神功。

冷天星眉頭微皺，倒也不敢怠慢，連忙摒息凝神，全力戒備。

石不歸愈走愈慢，身子也愈顯得沉重，最後只見他雙掌一翻，掌心之中盡呈赤紅之色。

冷天星雖暗中全神戒備，但脚下不丁不八，一副從容無備之態，見狀冷冷一笑，道：「大約這就是血焰掌了吧！」

石不歸怒哼一聲，在六尺之外收住脚步，道：「還算你識貨！你自忖能接得下麽？」

這倒並非他的托大之言，血焰掌是陰靈敎中上乘的獨門神功，掌力一發，威勢擴及數丈方圓，不要說被正面擊中，就算沾上一點邊兒，也會化爲一灘膿血而死，活不到兩個時辰。

冷天星朗然一笑道：「功力不敵，有死而已，上座儘管發招！」

石不歸桀桀一笑，雙掌力前推，但聽一陣隆隆之聲大起，由他掌心中發出兩股紅濛濛的光華，波的一聲，彌漫了開來，頃刻間數丈之內盡是耀目的紅光，原來他存心將冷天星一擊致死，這兩掌已蘊足了十二成功力的極限。

冷天星頓時被那片灼熱炙人的紅光包圍，掩沒其中。

怪的是只見一股白色光霧旋滾而前，直逼石不歸身側。

石不歸大吃一驚，定神看時，方才看出冷天星的護身罡力已經凝聚成形，將週身尺許之內圍起了一片銅牆鐵壁般的光幕，絲毫未曾受到血焰掌的威脅。

石不歸吃驚之餘，內勁一鬆，血焰掌力立止。

冷天星也將護身之力一收，笑道：「領敎，領敎！……」說話之間，右掌凌空左右微微一甩，輕聲道：「這兩記耳光無非略懲你在總壇入口之處的囂張跋扈，與侮慢本座之罪！以儆下次！」

石不歸略一呆怔之間，左右雙頰上被結結實實的摑了兩掌。

這兩掌凌虛而發，即使所有在場之人，也沒看出冷天星曾經發了兩掌。

只見石不歸雙頰之上頓時各自凸起了五條青紫的指痕，同時口鼻之中也有一縷鮮血汩汩流了出來。

石不歸被打得眼前火星亂冒，驀然一聲大叫道：「罷了，罷了，想我石不歸列身內三堂司禮堂主，竟被人如此戲弄，還有何面目立於人世……」

突的揮手一掌，向天靈之上拍去。

這一掌出得奇快，不要說冷天星沒有出手救援之意，就算他願意出手相救，也是無法來得及。

但聽蓬的一聲，眼前紅光迸現，石不歸巳然腦漿四溢，死於非命，屍身歪歪的倒了下去。

場中頓時響起一片驚呼，這又是陰靈敎中前所未有之事。

高台上一名侍婢又復飛馳而下，高聲宣諭道：「代敎主有令，石堂主既係死於自絕，顯然，經不起失敗的挫折，死無足惜，屍體可即移往靈堂待殮！與申舵主無關。」

全場一片肅然。四名鬼魅般的門人迅速的趕入場中，一言不發，分別拉起石不歸的四肢，疾步而去。場中只留下一灘未乾的血跡，猶在徐徐流動。

總護法追魂閻羅時子孤又復一躍入場，皮笑肉不笑的道：「恭喜申舵主，既巳力挫內三堂司禮堂主，依例即可代理該堂堂主之位，俟建有功績之時，再行補實。」

冷天星微微一笑道：「下座巳說過不飛則巳，一飛冲天，不鳴則巳，一鳴驚人，內三堂司禮堂主之位，仍不能滿足下座野心！」

時子孤大感意外的啊了一聲，道：「你還想怎樣？」

冷天星淡淡道：「下座如再行挑戰，不知目標在於何處？」

時子孤面色鐵青，冷冷的道：「內三堂堂主之上，只有本座一人了！」

冷天星道：「既是如此，請恕下座只好得罪了！」

時子孤寒着臉道：「你居然向本座挑戰？」

冷天星雙眉一軒道：「莫非於例不合麽？」

時子孤呵呵乾笑道：「合得很，本座也正要試試你究有多大藝業……」聲調一沉，道：「進招！」脚下不丁不八，一副從容無備之狀。

冷天星略一猶豫，道：「既承相讓，得罪了！」

兜胸一拳，搗了出去！

時子孤冷笑一聲，待拳力將到，方才反掌一拍，迎了過去。

但聽蓬的一聲，雙方勢均力敵，俱皆退後一步。

冷天星朗聲一笑道：「總護法神功大力，果然與衆不同。」

時子孤冷笑道：「好說好說，這一拳無非試試你的虛實，下一招中將是高低立判之局！」

冷天星仍然從容笑道：「這話正與下座想法一樣！」

單掌凌虛一抓，猝然拍了下去！

時子孤微微一驚，凜於冷天星掌力之中居然有數縷白濛濛的霧氣發着一串刺耳的呼嘯之聲，趕忙右肩一挫，默運全副勁功，出掌向冷天星肘間反切了過去！

這一招本是險着，但也是以攻制攻的高明之招。殊料冷天星招式之間變化多端，就當時子孤橫掌切到之時，突然骨節一陣暴響，拍出的掌力突然消失。

時子孤不禁微微一愣，但他念頭還未轉得過來，却聽波的一聲，冷天星掌力雖巳消失，但却以閃電之勢向他腕脈之間扣了過來。

這一着太快捷，也太詭異了，時子孤萬萬料不到冷天星在掌力拍出之後能夠突然卸去功力變掌爲扣，加上冷天星手法快捷得使人無從防範，閃避格拒都巳無及，匆忙中只好把內勁提聚到十二成的極限，由被扣住的腕間彈射而出，欲圖將冷天星的五指震了開去！

但他這一着又估計錯誤了，冷天星先發制人，五指猶如收緊的鋼箍，時子孤彈出的內勁竟然硬被逼了回去。但聽格登一聲，冷天星五指略一加力之下，時子孤右腕立斷，一隻右手斜斜的垂了下去。

冷天星向後微微一帶，道：「失禮失禮，下座失手了！」

在他一帶之下，時子孤登時一下子摔出了丈餘遠近，一屁股蹲在地下，再也爬不起來。場中頓時又響起一串驚呼！

冷天星三招之內，重創內三堂司禮堂主石不歸，巳是大出衆人意料以外之事，如今交手不過兩招，就將總護法右腕扭斷，摔出丈餘之外，這眞是令人意外得難以思議之事。

總護法追魂閻羅時子孤畢竟不愧是陰靈敎中的一流高手，當下運功閉住右臂上的穴道，減去了流血與痛苦之感，強提一口眞氣，一反身又倒躍了回來。

冷天星見狀不由驀的一驚！

原來時子孤面色有如一張白紙，雙目却突如銅鈴，左手五指如勾，一縱身疾撲而上，大喝道：「本座如不殺你，雖死不能瞑目！」

冷天星爲他的神態氣勢所驚，心頭微微一寒，但手中却不遲疑，雙掌環掃劈了出去！

時子孤身爲陰靈敎總護法，身手自有不凡之處，加上他志在拚命，所出自是狠絕之招。就在他左掌一抓之際，張口一噴，一股絲絲怪嘯的白色霧體，向冷天星摟頭蓋頂罩了下去！

冷天星早巳有備，護身罡力適時彈射而出，將那股白霧完全摒絕在外，同時蓬的一聲大震，雙方掌力巳經擊個正着。

在腥臭刺鼻的濃烈白霧之中，但見一條人影倒甩出兩丈餘遠，蓬然落於地上，略一掙扎，登時七竅流血，氣絕而死。

那人正是時子孤，被冷天星環掃的兩掌擊個正着，內腑寸寸而斷，故而當場立時斃命！冷天星輕輕哼了一聲，也自踉蹌退出三四步遠，一仰身跌了下去。這一來，成了兩敗俱傷。

冷天星並未傷在時子孤的掌力與那口噴的腥臭白霧之下，但時子孤存心致他於死，却另外施展了一記絕着。

原來當他最後危急之時，也就是被冷天星雙掌環掃擊中之前，却丹田一突，由肚臍四周，透穴射出了三縷黑氣。

那三縷黑氣有如利箭般直穿冷天星的護身罡氣而入，撲入了他的衣袂之內，使他立刻眼前發黑頭重脚輕，一跤跌倒，昏了過去。

場中頓時一陣大亂。在人叢中擠來一個銹着一顆骷髏的少年，兩眼滴溜亂轉，皺着眉頭向場中瞥了一眼，輕吁一聲，悄悄退了出去，像一片輕烟般消失了。

原來那人正是小神手。台前一列坐位上的陰靈敎高手頓時紛紛起身圍了過來。

高台上先來的是四名侍婢，而後是一個面蒙輕紗的紫衣少女，蓮步姍姍，向場中走來。所經之處，陰靈敎徒不論地位高低，俱皆俯首屈身，恭敬施禮，嘈雜喧囂之聲立刻靜肅了下來。

那紫衣少女在四名侍婢簇擁之下，一副弱不禁風之態，輕紗朦朧之中是一副美艷絕倫的面龐，但見杏眼桃腮明眸皓齒，在輕紗掩映之下，若隱若現，益發顯得神秘誘人。但在她左襟之上，却顯明的銹着五顆骷髏。

所有陰靈敎徒，俱都打扮得形同鬼魅，但這少女却如天仙化人，有如地獄之中忽然出現了天使。

場中靜得落針可聞，一個個陰靈敎徒俱都像木雕泥塑，動也不動。

那胸銹五顆骷髏的紫衣少女秀眸一轉，淡淡的道：「他們兩人都死了麽？」

兩名胸銹三枚骷髏的敎徒俯首而出，分向地上的兩人走去。

不久，兩人之一回報：「時總護法內腑被震粉碎，巳經不幸氣絕！」

紫衣少女雙眉微蹙，道：「時總護法襄助敎主創立本敎，厥功至偉，如今不幸慘死，令人扼腕……遺骸先移忠烈堂，俟敎主回壇後再行從優殮葬！」

那回報的三骷髏敎徒恭應一聲，倒退三步，伸手一掙，奔來四名胸銹一顆骷髏的敎徒，恭謹的抬起時子孤的屍體，徐徐而去。

另一名檢驗冷天星的三骷髏敎徒費了許久時間，方才回報道：「申舵主內外傷勢不重，但却被黑蝎毒霧襲入體內，業巳深入骨髓，生命垂危……」

紫衣少女眉頭皺了半晌，道：「把他抬入內院！」

「啊！……」衆人不由輕輕驚呼，因爲這又是一件出乎尋常之事，後院即是內宅，代敎主居然要把一個垂死的塞外舵主抬入內宅，委實頗出乎衆人意外。

但代敎主既巳下令，就無人敢於反駁，而且抬入內宅之事，應是代敎主隨身侍婢之責，故而全場仍是靜肅無聲。

四名侍婢並不多言，立即俯身抬起冷

天星，姍姍向內走去。

紫衣少女秀眸又轉動了一下，道：「此地善後之事，請內三堂巡管祈堂主負責料理！」話罷轉身姍姍而去。

×　　×

不知過了多久，冷天星又悠悠的醒了過來。

一陣骨節痠痛，使他不由微微皺眉呻吟。

耳際間只聽一個清脆的聲音叫道：「快去稟報代教主，他醒過來了！」

冷天星聞言不由驀的一驚，腦海中靈光浮動，頓時記起了一切，由潛入陰靈教以至與總護法時子孤兩敗俱傷。但昏迷後的一切都是茫然無知，究竟自己昏迷了多久，昏迷後又發生了些什麼事，却無法想像得出來。

不久，只聽環珮叮噹，香風撲面，一片姍姍的步履聲傳了過來。

冷天星偷偷啓目看去，只見數名侍婢簇擁下，那名代理陰靈教教主的紫衣少女輕步而至。只見她已換上了便裝輕羅薄紗，益發婀娜誘人。

冷天星趕忙重新閉上雙目輕輕呻吟。

紫衣少女踱至床前，悄聲道：「他可曾說過什麼？」

一直守在床前的一名侍婢連忙回道：「沒有，他不過剛剛清醒過來。」

紫衣少女嗯了一聲，俯身叫道：「申舵主……申一飛……」

冷天星顧目微微呻吟裝做仍然昏迷。

其實，他暗中却已默默運息一周天，只覺血調氣順，不適之狀盡消，骨節的痠痛也因一番運息而完全消失。

少女怔了一會，輕輕冷笑道：「申一飛，你可知本座爲你破例如此優容，那是因爲看你武功高強，本教正在用人之際，希望你知道感恩圖報……」

冷天星自是仍無應聲。那紫衣少女輕輕踱了幾步，忽然揮揮手道：「妳們權且退下！」

四名侍婢各自福了一福，立即魚貫而退，最後一名侍婢並且順手輕輕把門掩了上去。

冷天星再度偷偷睜目細看。

只見這是一間不算太大，但却設備華麗的臥室，躺臥的床榻繡褥錦衾，香氣襲人，顯然本是女子閨房。

冷天星暗暗訝異，難道說這是那紫衣少女的臥室？

但他又覺得不像，因爲不論如何，她以代教主的身份絕不能把一個負傷欲死的塞外舵主弄到自己的房間之內。

忖思之間，只見那紫衣少女已在綉榻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微微吁了一口長氣道：「申一飛，你還不醒來麼？」

冷天星深恐在談吐之間露出馬脚，故而仍裝昏迷不醒，欲圖待她離去之後，再設法逃離此處。

紫衣少女淡淡哼了一聲，又道：「倘若我對你改個稱呼，大約你就不會再裝做昏迷不醒了吧！」

冷天星不由心頭一震，但仍然不聲不響。

那紫衣少女站起身來，往返踱了幾步，冷笑道：「這人當眞是冥頑不靈了……冷天星，你還裝死麼？」

果然，這話比仙丹還靈，冷天星像觸到蛇蝎一般一下子由床上彈身而起，猛然拔出懷中的短劍，閃電般抵在紫衣少女後心之上，沉聲喝道：「如妳敢喊出聲來，立時就叫妳慘死當場！」

紫衣少女冷冷一笑，若無其事的顧目、閃身走開坐於方才的座椅之上，淡淡的喝道：「傻瓜，你怎不懂用用腦子！」

冷天星面色一紅，收起短劍，强做鎭定的傲然立於一旁，道：「妳什麽時候看出我不是漠北舵主申一飛？」

紫衣少女格格大笑道：「你瞞得了所有陰靈教徒，却瞞不了本座，從你首次出手，挫辱白骨堂主公羊强之時，本座就已看出你的身份了！……」聲調一沉，又道：「你的易容之術，大約是得自三手神君吧？」

冷天星忽然覺得這明艷的紫衣少女判事之明，與滿腹機心，簡直到了令人可怕的程度。

他冷冷的掃了她一眼，道：「既是被妳看了出來，冷某也不需加以否認。」

紫衣少女格格笑道：「至少，你還够得上直爽，仍是可用之材！」

冷天星也淡淡笑道：「既妳看出了我的身份，爲何却不當場戳穿？」

紫衣少女笑道：「本座已說過了，你仍是可用之材！否則，就算你有八條性命，也早被本座取來了！」

冷天星哼了一聲道：「雖然妳聰明過人，但這一點妳却大錯而特錯了！」

紫衣少女嬌甜的一笑道：「本座料定之事，從來不會有錯。」

冷天星目光一轉，道：「妳是陰靈教的代教主，諒來你該是陰司無常史老兒的女兒了？」

紫衣少女笑道：「不錯，我就是本教教主的獨生之女史紫娘！」

冷天星朗笑道：「既然妳能看出我的眞實身份，大約也該知道我與貴教之間的關係吧！……」聲調一沉，咬牙切齒的道：「陰靈教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實不相瞞，冷某今日冒險闖入陰靈教，目的就想將陰靈教踏爲平地！」

紫衣少女仍是嬌甜的一笑，對冷天星的激動全無反應，秀眸掃了他一眼，慢悠悠的問道：「聽說你已得入九重天，學了一身超凡入聖的武功，可是眞的？」

冷天星怔了一怔，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道：「這是聽誰說的？」

紫衣少女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須知沒有不透風的牆，紙裏也難包得住火，本座這話對麼？」

冷天星仍是淡淡一笑道：「冷某沒有話說！」

紫衣少女離座而起，笑道：「這也沒有關係，且說說你混入陰靈教，欲要怎麼進行消滅陰靈教的步驟，是硬拚硬打，還是另有計劃？」

冷天星甚感奇怪，這陰靈教主的獨生女兒看來聰明過人，心機深沉，但她這問話却是多麼奇怪。唯一的解釋是她想藉此試探自己的虛實，但這也極不合理，她既知道自己與陰靈教有不共戴天之仇，何以還要把自己由垂死的邊沿上救了回來，又

問自己這些奇怪的話語？

但他却不甘示弱的朗然一笑道：「未入陰靈教之初，原認爲此處有如龍潭虎穴，其實，聞名不如見面，單憑冷某的手中短劍，也並不把此地放在心上。」

紫衣少女噗哧一笑道：「既然如此，爲何你却傷重幾死，若非本座悉心救治，大約你早已化爲一灘血水了！」

冷天星面色微紅道：「那不過是陰靈教徒手段卑劣，暗用毒素傷人！……」

紫衣少女格格笑道：「對敵搏戰，以優勝爲目的，不論用何種手段，只要能勝得了對方，才能稱爲強者！」

冷天星由鼻孔中輕嗤一聲道：「小人之見！」

紫衣少女不以爲意的笑道：「那麼，現在你準備怎麼樣呢？」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在下是恩怨分明之人，承芳駕救命之恩，日後必有所圖報也！」

紫衣少女緊盯着道：「是怎麼樣的圖報法呢？」

冷天星略一猶豫道：「至少，日後我可以三次饒妳不死！」

紫衣少女格格大笑了一陣，話鋒一轉道：「這事暫且不提，且說你目前準備怎樣對付陰靈教？」

冷天星雙目一揚，道：「芳駕不妨再召徒衆，當場指明在下身份，冷某但憑手中一柄短劍，與陰靈教決一勝負存亡！」

紫衣少女杏目一轉，道：「你如此看不起陰靈教麼？」微微一頓，道：「陰靈教中，自總護法以下，也許不見得與你武功相將之人，但這却並非陰靈教中的實力止僅於此！至少，單憑十二客卿之中，就有足以擊敗尊駕之人！」

冷天星淡然一笑道：「陰靈教中還有客卿！」

他意在試探陰靈教的虛實，故而方有此問。

紫衣少女也淡然一笑道：「十二客卿俱是教主昔年江湖友好，個個均具獨門絕技，在陰靈教中雖無職位，但比總護法地位還要崇高，就連本座見到他們，也要離座而起，喊上一聲世叔世伯！……」

冷天星哼了一聲，默然無語。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忽道：「這樣吧，本座且帶你去看上一樣東西，也許會使你改變一下這種暴虎憑河的策略！」說吧姍姍而起，舉步向通連的一扇小門走去。

冷天星則懷着滿腹的困惑，隨後跟了上去。

門內是一條甬路，通連着另一房間。

冷天星並不敢粗心大意，心中暗忖：這女孩子陰險得很，分明是一個笑裏藏刀之人，對她不可不防。

忖念之間，立即提起了全身功力，暗暗把短劍握在手中，準備隨時出手應變。

紫衣少女步履姍姍，回眸一笑道：「至少我目前對你並無惡意，用不着這樣加意提防！」

冷天星面色微紅，把握在手中的短劍重復插回懷中，只見那紫衣少女已然收步停了下來。

冷天星對她的神秘舉動，高深難測，對她疑心莫決，見她忽然在甬道之中收步停了下來，微微一驚，不自覺的又要去伸手拔劍。

紫衣少女露齒一笑，忽而伸手向左側壁間輕輕按去。只聽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過後，一道暗門隨之打了開來。

冷天星又是微微一驚，心想原來此處尚有地下機關的佈設，這女人只怕對自己當眞沒安好心了。他對機關陣法之學並非外行之人，在九重天將近三年的時間中，他曾以百日的時間學習過機關陣法之學。

當下連忙細細觀察，只見那地下建築既無八卦九宮之設，又無兩儀四象之式，一時之間竟然看不出一個明堂。

但情形却極顯然，此地如非是玄奧高深的一片地下機關，就是一處平平常常的地下石室。

紫衣少女又復回眸一笑，舉步向門內走去。門內是一條傾斜的石階，通往黝黑的地下秘室。冷天星果已看清了其中並無機關佈設，毫不遲疑跟了下去。那石階不過只有十丈左右，下面是一片狹路，與一堵巨石鑲嵌的高牆。紫衣少女伸手在壁間的一方細小花紋上一按，一道石門立刻應手打了開來。

冷天星舉目看時，只見那原是一間貯藏寶物的秘室，其中有重約百斤的純金佛像，一串串發光的珍珠、玉石、瑪瑙、貓兒眼，琳瑯滿目，霞光燦爛。

冷天星不屑的重重哼了一聲道：「芳駕把我帶來此處又是何意，是誇耀妳的財富麼？」

紫衣少女答非所問的道：「這是教主給我專用的藏寶室，其中所有物品，皆屬我一人所有，而且除我之外，誰也不敢踏入這間秘室。」

冷天星冷冷的笑道：「金銀珠寶盡是身外之物，芳駕死後，這些東西並不見得能帶到陰司裏去！」

話中充滿了諷嘲的意味。紫衣少女嬌笑不語，顧自蓮步輕移，向牆角之上走去。牆角中在雜亂垂掛的一串串珠寶之下，却有一隻巨大的鐵箱。紫衣少女指指那隻鐵箱，道：「你可知道，這箱中是甚麽物件？」

冷天星鄙夷的一笑道：「大不了是價值連城的金銀珠寶而已！……」聲調一沉道：「須知這些身外之物，尚看不到冷某眼內！」

紫衣少女笑口不絕的道：「你何不打開看看？」

冷天星懷着滿腹疑團，伸手向那鐵箱之上托去，那鐵箱並未加鎖，卡嗒一聲，立刻打了開來。

冷天星不由啊了一聲，呆呆的怔了起來。

原來那箱中並無金銀珠寶，也沒有甚麽值錢的物件，却盛着一個被手足反縛，細得像肉球般的少女。

那少女僅着褻衣，鞋襪俱無，雙目緊閉，顯然在於昏迷之中。

呆怔駭異之間，只聽紫衣少女笑道：「這箱子雖大，但盛上一個活人，就顯得小了一些，所以只好讓她委屈一些，受點繩索的束縛！」

冷天星幾乎訝異得跳了起來，道：「這女孩子是誰？」

紫衣少女笑道：「你不能用腦子猜上一猜麽？」

冷天星駭然叫道：「看來她才是眞正的陰靈敎主的女兒！妳……妳……」

他把聲音放得低低的又道：「原來妳是冒充的！……」

原來那箱中被縛的半裸美女，與那紫衣少女的身段模樣，完全一模一樣，分不出點滴差異。

紫衣少女噗哧一笑道：「在此講話，不怕被人聽去，用不着如此細聲小氣！」

冷天星滿頭玄霧的道：「這……究竟是怎麽同事，姑娘……」

紫衣少女道：「你已經猜對了，她才是眞正的陰靈敎主之女，至於我……」

伸手輕輕數扯，拉起了蒙在臉上的一層人皮面具，由於那面具做得太細膩太神似了，不但戴着面紗，就算摘去面紗與最熟稔之人相對而立也是無法辦認得出來。

在那人皮面具之後是一張模樣雖然不同，但却更爲秀美的臉龐，尤其眉宇之間的一股秀氣使人禁不住要爲之神魂顚倒。

冷天星目瞪口呆，幾乎說不出話來。

紫衣少女把那掀起的人皮面具重新弄好，繼續說下去道：「爲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已費了兩年時光，先是想盡辦法，混入陰靈敎充當她的貼身婢女，而後，等把她的言談擧止，以及一切關係摸熟之後，方才下的這一絕招，由於設計周密，才使所有之人深信不疑……」

眸光一轉，笑道：「只可憐這無辜的女孩，被綑在箱中已經半年之久了……」

說話之間，伸手掏出一顆白色藥丸，一按那被綑少女的結喉穴，把藥丸給她服了下去。

冷天星微微一驚，道：「這……是甚麽？？」

紫衣少女笑道：「每隔半月，必須給她服用一丸，以延續她的生命，否則，大約她早已變成一堆枯骨了！」

冷天星仍然疑團未解，目光一轉道：「但她其他的侍婢呢？」

紫衣少女笑道：「當我得手之後，四名侍婢都換上了我自己之人，至於面目，像我一樣，大多都是假的！」

冷天星皺眉道：「那麽姑娘的眞正身份是……？」

紫衣少女忽然面色沉凝的道：「你總該知道秋風山莊吧？」

冷天星道：「秋風秋雲二山莊，被稱爲武林中的二秋，與寒月堡，寒心堡，同稱二秋二寒，在下自然知道。」

紫衣少女嘆口氣道：「我就是秋風山莊僅存的遺孤白菱秋！」

冷天星啊了一聲道：「秋風山莊也遭了刦運？」

白菱秋咬牙道：「全莊百餘口盡遭毒手，只有我僥倖得脫！……」

冷天星不由他心情大激動的道：「秋雲山莊與我楓江世家俱遭同樣血刦，仇敵幾乎包括了半個武林，料不到姑娘的秋風山莊也有相同的遭遇……」

恨恨的嘆吁一聲道：「直到如今，在下還不懂得爲何他們會向我二家施展這樣的毒手！」

白菱秋咬牙冷笑道：「若干年來，武林中盛傳九重天尊武功已有秘笈留於世上，藏在無人知道究在何處的九重天內，不知是甚麽人忽然傳出了一項謠傳，說在猺山之中發現了去九重天的路綫圖！

這消息立刻震動了武林，不論正邪雙方，黑白兩道，各門各派的人物俱皆派遣高手，趕到猺山。

但猺山之中，根本沒有此物，但趕去的羣雄却彼此起疑，誤會重重，因而展開了一場空前的火拼，結果死亡纍纍，不下百餘之衆。

九重天的路綫圖並未出現，天下羣雄野心不死，於是又疑心到沒有趕去猺山的門派，認爲必然是他們已獲此物，否則不會不派出高手趕去猺山。

未曾到猺山的就是二秋二寒與楓江世家，這也是我們各家慘變的主要原因，至於陰靈敎，他們志霸江湖，對於九重天尊的遺學自然更是志在必得，所以他們趕盡殺絕，在逞兇無數門派之中，陰靈敎下手最兇最恨的一派，即以我家而論，半數以上的家人都是死於陰靈敎徒之手，故而我千方百計，混入陰靈敎，要先向他們尋仇報復！」

冷天星連忙趨前一揖道：「姑娘不但計謀卓絕，才智過人，而且矢志復仇，大義凛然……」

白菱秋扁嘴一笑道：「你先別往我臉上貼金！……」

面色一肅，接下去道：「須知眼下你我處境時時都有危險，還是應付眼前局面要緊！」

冷天星也沉肅的道：「姑娘智計過人，在下願聽調遣……」

白菱秋迅快的蓋上箱蓋，恬然一笑道：「冷少俠之來，是小女子一大臂助，至於計劃如何，尚須伺機行事！眼下重要的是不宜露出馬脚，謹守機密要緊……」蓮步姍姍，向外走去。

冷天星連忙相偕而出，悄聲道：「昨日尚有在下三名友人被擄，今日亦有與在下同來的……」

不待他說完，白菱秋微笑接道：「這些我已盡知，早有妥善安排，你不必費心了！」

× × ×

第二天；

陰靈敎總壇之內雖然一如往常，但氣氛都有些沉悶窒息，一個個穿梭往來的陰靈敎徒，俱皆行色匆匆不苟言笑。

辰時正總壇內傳出了一片巨鐘之聲。

在鐘聲散播中，無數敎徒紛紛趕往廣大的聚義廳。

只見聚義廳中座位羅列，有的已有人入座，有的却仍空在那裏。

聚義廳前按看職位高低，已有百餘人鵠立庭中。

不久，只聽有人高喝道：「代敎主駕到！」

聚義廳的敎徒登時站得筆直，有如一尊尊的石像，聚義廳內落坐之人也一下子站立了起來。一陣細碎的步履聲傳處，白菱秋在四名侍婢簇擁下，雍容的登上了正大的高椅之上，緩緩落座。要知道陰靈敎發生什麽大事？請看下期便知分曉。

（未完）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H.K.N.G.

